武俠世界

高處不勝寒（新派俠情湖海恩仇錄） 馬騰・著

兩個年輕高手於獨孤峯上決鬥，其中一個居然自甘死在另一個的劍下，到底他因何要這樣做？而他的死，又引發出什麼事情？



第30年

21

$ 8.00

編者話

馬騰先生新作∟高處不勝寒⌉在今期和大家見面，兩個年輕高手高勝寒和秦銳來到獨孤峯決戰，而秦銳更是甘心死在高勝寒劍下……原來秦銳曾因護送一件暗鏢，半途被人截劫，他也同時受了極重的內傷，活不了多少時日，因此要求高勝寒幫他找出原兇……高勝寒根據一些線索，尋踪覓迹，最後被他揭發一夥强盜的罪行。故事情節迂迴曲折，佈局巧妙離奇，是一篇不可多得之佳作。

☆ ☆ ☆

新秀上官雲龍撰寫的∟恩仇未了情⌉也於今期開始連載刋出，題材新穎，情節緊湊，文筆流暢，兼而有之。

黃木先生新著∟覆雨翻雲⌉也於今期刋登，篇篇均是名家佳作，請細意欣賞！

☆ ☆ ☆

下期將刋登的巨型小說乃傅紅雪先生所著∟南宮雪傳奇故事⌉之∟火併⌉，琉球島上風起雲湧，錯綜複雜，天龍幫借火燒人，幾乎燒垮了唐山幫和大和會……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08.00
一年港幣 $41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34.00
一年港幣 $46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294.00
一年港幣 $587.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0年
第21期
（總號151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八元・
H.K.$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湖海恩仇錄／馬騰・文 可飛・圖

高處不勝寒



孤峯決鬥 單身犯險

「縹緲危亭，笑談獨在千峯上。與誰同賞，萬里橫烟浪……」

獨孤峯上，小亭內，正有一人憑欄朗吟，意興遄飛。

驀地，一把聲音像天外傳來般，打斷了亭內那人的朗吟，「好興緻，好詞句，好一個高勝寒。」

亭內人聞聲乍然回首，目光及處，只見一人如飛般掠上峯頭，不禁雙眉剔動，朗聲道：「秦銳，來得正是時候！」話聲中，身形一動，走出亭外。

那人好快的身法，就在亭內人兩步走出亭外的利那，亦倏然掠到亭前，在亭前約二丈處，刹住身形。

兩人四目交投，彷彿膠着了般，久久沒有移開目光。

半晌，亭內人首先開口道：「秦銳，果然名不虛傳！」

被亭內人稱為秦銳的人，穿一身鐵青色的勁裝，薄唇尖鼻，目光銳利，年約三十左右，渾身散發出一股冷森的銳氣，就像一把尖錐。

秦銳。人如其名。

秦銳緊抿着的雙唇微掀，語聲如錐刺鐵：「高勝寒，你也不賴！」

亭內人穿一襲白衣，劍眉朗目，鼻如懸膽，英姿不凡，眉目間有一股冷傲之氣，年紀與秦銳相若。

高勝寒掀唇一笑：「話已說過，你我也該動手了。」

秦銳目光倏地暴縮：「好！」

那一聲好字才自唇間吐出，他的劍亦已出鞘。

一劍在手，銳氣更盛！

而他的劍，乍看之下，以為是一把錐子，看清楚，原來是一把仿似錐子般的長劍。

「好劍！」高勝寒不由脫口讚一聲，「錚」然一聲，拔出腰間長劍。

秦銳兩道目光立時像鐵遇磁般，被高勝寒手上那把劍吸引住了。

「寒碧劍！」

高勝寒手上那柄劍通體泛現出碧綠色的花紋，隱隱透出一片青森森的劍氣，人也變得更加冷傲不可親近。

「秦銳，你我是點到即止，還是要分個生死？」

「生亦何歡，死亦何懼，秦某若敗在你劍下，有何面目偷生！」

「秦銳，你我……」

高勝寒話聲才出口，便被秦銳截斷了：「不用多說，我意已決！」

高勝寒深深地看了秦銳一眼，好一會，才道：「好！」

——他從秦銳緊抿着的雙唇，銳利如錐的目光，看出秦銳是一個寧折不屈的人，所以，他只好說「好」。

秦銳劍一動，擺了一個「錐子破袋」式，人劍有如欲破袋而出的錐子般。

高勝寒微吸一口氣，亦擺出一個「高處不勝寒」的勢式。

兩人互相對視了足有一刻鐘，秦銳終於舌綻春雷般，發出一聲喝叫，發動劍勢。

高勝寒亦在那刹那發動。

銳氣寒光飛閃中，一黑一白兩條人影錯閃而過，身形閃轉騰挪中，兩條人影交纏在一起，劍光掣閃擊刺間，偶爾發出一兩聲輕脆的「叮叮」擊刺聲。

看樣子，兩人在一時三刻之間，不可能分出勝負生死。

* * *

太湖東邊有一個叫野鴨塘的大鎮集。

這個鎮集之所以名叫野鴨塘，全因為鎮外靠太湖那面，有一大片蘆葦塘，塘內棲息了數不清的野鴨，因而得名。

而鎮上的人，幾乎有一半人家，靠獵殺野鴨為生。

鎮內那些食肆，因為鴨子來源充足，從而創製出了不少以鴨肉為主的菜餚，而鎮內那家太湖樓，亦以炮製全鴨席而馳名遠近。

午後，原本座無虛席的太湖樓，由於大部份的食客皆已經結賬離去，顯得冷清清的，只有寥寥幾個人客還在淺斟低酌着，那些伙計因此得以喘口氣。

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個白衣人登上二樓，在靠着湖邊臨窗的一副座位上坐下來。

一個正自倚在一條樓柱上歇口氣的伙計馬上走過去，招呼那個白衣人：「公子爺，要吃些甚麼？」

白衣人聞言抬頭瞧了那伙計一眼：「先來一壺女兒紅，再來一碟湖上鮮，貴店若有甚麼拿手菜式，只管弄兩個上來。」

那伙計一邊迭聲答應，一邊用抹布再抹拭一下桌面，跟着便退了開去。

待那伙計退開去後，那白衣人便憑窗外望，觀賞那一望無際、烟波浩瀚的湖面景色。

很快，那個伙計便送上一壺酒，並替他擺好杯筷，邊替他斟酒，邊說道：「公子爺，請先喝兩杯酒，你要的菜很快便送上。」

白衣人收回目光，點點頭，端起酒杯，喝了一口，臉上露出滿意的神色，微點一下頭，又喝了一口，才將杯子放下。

那伙計這才退開去。

未幾，白衣人要的幾樣菜亦先後送上，白衣人邊吃邊喝着，悠然欣賞着窗外的烟波水色。

那個伙計又倚在那條樓柱上，雙眼卻乜着那個白衣人，心裏暗讚一聲，好個一表人材的公子哥兒。

要知道幹酒樓的眼光最銳利，每天都有不同的人客來光顧，正所謂各式人等皆見過，要不是特別的人物，又怎會引起他們的注意。

白衣人的酒量似乎不很大，並沒

有一般江湖人喝得那麼豪氣——大碗大口地往口裏倒，那一壺酒足足喝了有半個時辰才喝完。

他並沒有再添酒，伸了個懶腰，便起身招手叫那個伙計過去算賬。

待那個伙計算好賬，他拿出一塊足有二兩重的碎銀，塞在那伙計的手中：「多了的，賞給你。」

那伙計一聽，喜得滿臉堆上笑容，連連哈腰，道：「多謝公子爺的賞賜……」

白衣人擺擺手，打斷那伙計的說話：「小二哥，你不用謝，我想你代我向你們老闆說一聲，我要見他。」

那伙計一聽，臉上頓時現出爲難的神色：「公子爺，這……小的只怕……辦不到。」

白衣人臉上頓時現出訝異的神色：「你只要去說一聲便成，有甚麼辦不到的？」

那伙計朝櫃枱那邊瞥一眼，吶吶地道：「咱老闆平常很少到店子的……十天半月才來一次。小的……走不開……如何……」

白衣人不等他說完，已明白他的說話：「你是說，你們那個老闆不在店內？」

那伙計點點頭，緊緊地捏着手中那塊碎銀，生恐那白衣人會要回。

也難怪他那麼緊張手中的那塊碎銀的，他幹一個月，最多也不過二三兩銀子工錢，如今那白衣人一出手便賞給他兩多銀子，足夠他在這裏幹半個月的工錢，他自然不想被他收回去。

「公子爺，咱老闆大多時候都在家中。」那伙計急巴巴地道：「公子爺找咱老闆有何貴幹？」

「我有一點事情要找他，你可否告知你老闆的居處在那裏？」白衣人有意無意地瞧一眼那伙計緊捏着銀子的手。

那伙計握着銀子的手不自覺縮了一下，急忙道：「咱老闆就住在鎮南大街上，最尾的那所大宅就是，你自己去找他吧。」

白衣人點點頭。

那伙計於是將老闆的住址說出來，白衣人馬上向樓下走去。

那伙計看着白衣人走下樓梯，這才鬆了口氣，鬆開捏着那塊碎銀的手，看了一眼，這才往櫃枱那邊走去。

* * *

白衣人來到鎮南大街最尾的一座大宅門前，打量了一眼，才走上去拍門。

那座宅子說大不大，說小不小，門前有一對石獅子，大門緊閉。

門聲才响，宅子內有人大聲問道：「誰啊？」

「請開門，區區要見你家主人！」白衣人高聲道。

話聲才落，兩扇大門「呀」地一聲打開着，一個年約四十左右的壯健大漢當門而站，兩道炯炯有光的目光在白衣人的身上溜轉着：「你是誰？」語中透出懷疑。

「高勝寒！」白衣人道出姓名。

這白衣人原來就是與秦銳決鬥，還不知誰勝誰負。

他這一次突然來到野鴨塘找一個開酒樓的老闆，更加令人感到奇怪。

「高勝寒？」那漢子在口裏唸了一遍，目中露出疑惑之色，顯然，他並未聽聞過這個姓名。

「請問，你家主人在麼？」高勝寒說話雖然有禮貌，但語氣却顯得有點冷。

「你找我家主人幹麼？」那大漢也不客氣地問。

高勝寒的語聲更冷：「有一件事要當面問他！」

「甚麼事？」那大漢一點也不含糊。

「區區若是對你說出來，你能夠代你家主人作答麼？」高勝寒語冷如冰。

「這……」那大漢囁嚅着，不敢自作主張。

「你既然不能作主代答，還不帶我去見你家主人？」高勝寒說着一步跨入門內。

那大漢猶豫了一下，急忙讓開去。

高勝寒鼻子裏輕輕「哼」了一聲，走入門內。

豈料，那漢子就在那刹那，突然向他出手攻擊！

——一掌切向高勝寒的頸側。

那一掌若是被切中，高勝寒非倒下去不可。

因爲，掌未到，高勝寒已感到一股勁力疾襲向頸脖。

單從那股掌勁襲頸，已顯出那漢子掌上的造詣不俗。

一個酒樓老闆，居然養了一個身手不俗的下人，這就透着不簡單了。

雖然是在猝然受襲的情形下，高勝寒的反應仍然不慢，身形向下急挫的同時，一掌疾撞向那個漢子的胸腹部位。

那漢子顯然料不到眼前這個年紀輕輕，名不見經傳的白衣人身手及反應那麼敏捷，一掌切空的刹那，胸腹上挨了一下，痛得他「喔」地叫了一聲，彎起身子，一張臉煞白！

高勝寒隨即直起身來，冷冷地道：「現在可以帶區區去見你家主人了吧？」

那大漢用手捂着胸腹部位，痛得直不起腰來，額頭也滲出汗珠來，急急點頭。

「那還不快帶路！」高勝寒眼中寒芒閃射。

「不用勞動閣下大駕，雷某就在這裏。」一把聲音忽然响起。

高勝寒聞聲雙目倏睜，往語聲傳來的方向瞧去。

只見一個年約四十許的中年人，

正自大步走來，顯得頗有氣勢，一點也不像一個生意人。

「閣下就是雷老闆？」高勝寒目光一凝。

那中年人脚步一停，上下打量了高勝寒一眼：「閣下找雷某有何貴幹？」

很明顯，姓雷的不但聽到一切，也瞧到一切。

「閣下就是雷金獅？」高勝寒瞬也不瞬地瞧着姓雷的中年人。

中年人點點頭。

「主人，他……」那個漢子似乎疼痛稍減，急急開口對雷金獅說話，但馬上被雷金獅擺擺手，截斷了他的說話。

「是太湖樓的老闆？」高勝寒語聲轉冷。

雷金獅又點點頭：「閣下也該將來意說出來了吧？」

「區區要向你打聽一個人的下落。」高勝寒道。

「雷某只是一個生意人，可不是包打聽，閣下大概找錯人了。」雷金獅目光閃爍。

「區區並沒有找錯人。」高勝寒肯定地道。

「閣下既然說得那麼肯定，請說來聽聽。」雷金獅似笑非笑的。

「項青鋒！」高勝寒一個字一個字說出來。

雷金獅目光閃爍了一下：「閣下原來要找項青鋒！」

「雷老闆這麼說，一定認識項青鋒這個人了。」高勝寒直視着雷金獅。

雷金獅點點頭：「請問閣下找項青鋒有何貴幹？」

「恕難奉告。」高勝寒道：「雷老闆，請將項青鋒的下落說出來。」

「雷某爲甚麼要將項青鋒的下落說出來？」雷金獅不以爲然地道。

「就憑區區腰間這柄長劍！」高勝寒右手放在腰間的劍柄上，輕拍了一下。

雷金獅眼角肌肉搐動了一下，無可奈何地道：「好吧，雷某是個生意人，不想惹上江湖是非……」

高勝寒沒有說話，等他說下去。

「項青鋒如今就在離此七十里外的打鼓鎮！」雷金獅露出一副勉强的樣子。

「沒有記錯麼？」高勝寒逼視着雷金獅。

雷金獅忽然笑起來：「閣下總不會沒有聽說過一句話，『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高勝寒二話不說，掉頭走出門外，大步往鎮外走去。

雷金獅一直注視着高勝寒的背影遠去，才收回目光，落在那漢子的臉上：「魯九，馬上去請鮑爺來！」

魯九答應一聲，急急走出門外。

雷金獅負手往內走去。

* * *

項青鋒根本就不在打鼓鎮上。

雷金獅居然睜大眼，對高勝寒說假話。

項青鋒一直都在距野鴨塘約五十里外的蘆葦集上。

因爲他的家就在蘆葦集上。

只不過，他在蘆葦集上的名字不叫青鋒，而是叫百福。

在蘆葦集上，項百福是個家傳戶曉的人物。

因爲他是集上的首富，爲人樂善好施。

但項青鋒這個名字，却無人知曉。

這一日，他的興緻很好。

昨晚，他在自己開設的賭館內，一口氣在天九桌上，贏了一個從揚州來的客商二萬兩銀子。

二萬兩銀子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因此，他興奮得很，以至今日的心情很好。

心情好，那當然要喝點酒了。

這時候雖然已是午後，他却悠然坐在自己開設的望湖樓上，喝着珍藏了二十年的狀元紅。

望湖樓名符其實，憑窗外望，可以盡覽太湖景色，原來，望湖樓就建在太湖邊。

一邊賞覽太湖景色，一邊喝着香醇的陳年狀元紅，確是一件賞心樂事。

項青鋒喝下一口酒，正要往杯中斟酒的時候，一個漢子匆匆自樓下走上來，快步走到他的身邊，正想開口說話，項青鋒已不耐煩地道：「我不是早已說過了麼？今天無論有甚麼事也不要來找我，我今天只想喝酒！」

那漢子碰到這一個軟釘子，仍然恭敬地垂手而立，並沒有馬上走開去，右手掌往他面前一攤，低聲說道：「主人，請看清楚……」

項青鋒早已看到那漢子手掌上的那件物件，臉色微變了一下，霍然站起來，疾聲道：「快帶我去！」

那漢子答應一聲，往樓下走去。

項青鋒急急跟在那人的身後。

* * *

集北外頭有一片柳樹林。

項青鋒跟着那漢子走入林中。

未幾，那個漢子自柳林內走出來，走回鎮內。

柳林內有一塊空地，項青鋒與一個黑衫人面對而站。

項青鋒道：「鮑彤，你手持符令召我來此，可是有甚麼急事？」

黑衫人頷首道：「不錯，你可認識一個叫高勝寒的人？」

項青鋒眼中露出茫然之色：「高勝寒？我還是第一次聽聞這個人的姓名。」

「你眞的不認識這個人？」鮑彤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項青鋒。

項青鋒肯定地搖搖頭。

「這就奇怪了！」鮑彤道：「昨天午

後，那個人不知怎的，居然去找雷金獅，打聽你的下落！」

「那人怎會找到老雷的？」項青鋒大爲詫異。

「老雷也不知道。」

「那人可有對老雷說，他找我有何貴幹？」

「那人不肯說。」

「那人多大年紀？甚麼模樣？」

「據老雷說，大約三十不到，相貌英挺不凡，眉宇間流露出冷傲之氣，他也不知道此人是何方神聖，但他却看出，此人年紀雖輕，身手却不凡。」

「高勝寒，他找我到底有何事？」項青鋒一臉疑惑：「老雷可有將我的下落告知那人？」

「在未弄清楚那人的來意之前，老雷又怎會冒失地將你的下落洩露。」

「老鮑，你來，就是要告知我這件事？」

「嗯！」鮑彤點一下頭：「老雷的意思是，你最好暫時不要外出走動，待弄清楚那人的意圖後，才採取行動。」

「那人不肯將來意對老雷說出來，老雷有何辦法弄清楚那人的意圖？」

「騙！」鮑彤笑笑，接附在項青鋒的耳邊，說了一陣悄悄話。

「老雷這個主意不錯！」項青鋒連連點頭：「那人也不知是從那裏冒出來的，忽然間要找我，眞敎人摸不着頭腦。」

「但總不是在你那方面出了紕漏，不然……」鮑彤忽然將下面的話咽住，古怪地瞧了項青鋒一眼。

項青鋒的臉色微變一下：「老鮑，我自問沒有出過甚麼紕漏……」

「你自己小心一點，我走了。」鮑彤說完便轉身往林外掠去。

項青鋒却怔怔地站着沒有動。

——他是在想着，那個叫高勝寒的人，找他到底有何事情。

* * *

高勝寒來到打鼓鎮。

他幾乎問遍了鎮上的人，也找不到項青鋒的下落。

他得到的回答是，鎮上根本沒有一個叫項青鋒的人。

起先，他還不死心，後來他遇上一個幾乎有九十歲的老人，那老人對他說，他世代居住在打鼓鎮，據他所知，鎮上從未有一家是姓項的，他要找姓項的，簡直是白費氣力。

聽了老人那番話後，他才死了心，同時，也猛然想起，雷金獅極可能騙了他，項青鋒根本就不是住在打鼓鎮上。

這時候天色已晚，他決定在鎮上留宿一宵，明早返回野鴨塘，找雷金獅問個清楚明白。

他在鎮上那家平安客棧住下來。

他本來想在棧內的食堂吃晚飯的，當他看到食堂內一個座位也沒有，只好到外面去吃。

在一家叫太白居的酒家吃過晚飯，他便返回客棧，洗個澡，便上床睡覺。

鎮集的夜晚一般來說，都不開夜市的，所以，街上很清冷，幾乎沒有一個行人。

高勝寒徒步而行，眼看便走到平安客棧前，驀地，背後有人向他招呼：「朋友，聽說你到處找項某，是麼？」

高勝寒乍然聽聞之下，心頭微震了一下，脚步一窒，慢慢地轉過身，只見黯黑中丈外的地方，站着一個身材健碩的人，一雙眼烱烱有光。

由於背光的關係，看不清楚那人的面目。

那人看到他轉過身來，馬上又說道：「閣下是誰，亟於找項某，有何貴幹？」

高勝寒睜目看清楚那人的面目，但却辨認不出，他只好踏前一步，那人目光一閃，馬上退了一步，像是怕他會忽然向他出手攻擊，保持一定的距離。

「你就是項青鋒了？」高勝寒看出，對方是不想讓他看清楚他的面目。

「正是！」對方點頭。

「區區高勝寒。」

「高勝寒？恕項某孤陋寡聞，並不認識閣下。」那項青鋒道。

「項青鋒，你怎知道區區在找你？」高勝寒心中思疑。

「你在鎮上逢人便打聽項某的下落，項某又焉會不知。」那項青鋒目光閃爍。

高勝寒看得最清楚的，就是他那雙眼。

「你眞的是項青鋒？」高勝寒一點也不相信眼前這人就是他要找的項青鋒。

那是因爲那個九旬老人對他說過。

——鎮上從來就沒有一戶姓項的人家。

如今這個項青鋒却忽然「爆」了出來，怎不敎他心中思疑？

「酒可以亂喝，飯也可以亂吃，人却不可冒名頂替！」那項青鋒咧嘴笑起來。

不等高勝寒說話，又道：「閣下，到底找項某意欲何爲？」

「朋友，別裝了，你根本就不是項青鋒！」高勝寒冷笑一聲。

「何以見得？」項青鋒目光閃爍了一下。

「因爲這鎮上根本就沒有姓項的人居住！」高勝寒直視那人，一字一頓地說出那句話：「既然鎮上沒有人姓項的，你却自稱是項青鋒，這足以証明你是假的！」高勝寒忽然逼前一步。

那項青鋒馬上退了一步，與他保持丈許的距離：「嘿嘿，你要是不相信，項某告辭了。」朝高勝寒抱拳一拱，轉身欲走。

「慢着！」高勝寒目中寒光一閃，

疾喝一聲。

項青鋒身形一窒，扭頭道：「閣下意欲何爲？」

「區區想知道你是誰！」高勝寒沉聲道。

「項青鋒，如假包換！」項青鋒昂起頭。

「你根本不是項青鋒！」高勝寒冷笑一聲：「你是雷金獅派來打探區區來找項青鋒的意圖的！」

「隨便你怎麼說。」那項青鋒道：「你既然不相信，我也無話可說，項某失陪了！」掉轉頭便走！

「今晚你若不將眞正的身份及來意抖出來，休想走得了！」高勝寒話才出口，身形亦動，閃撲向項青鋒。

項青鋒冷笑一聲。「憑你，還留不住項某！」身形一擰，手脚齊施，攻向撲過來的高勝寒。

他馬上便知道自己太小看了對方。

只見眼前寒芒掣閃，喉頭生寒，全身的肌肉頓時僵硬，不敢稍動一下。

原來，他根本連高勝寒是如何拔劍也看不清楚，喉頭便被鋒銳的劍尖抵住，只要高勝寒握劍的手稍爲用力往前一送，他便立刻嗚呼哀哉。

高勝寒身手之高明，實在匪夷所思。

「朋友，現在可以說眞話了吧？」高勝寒語聲比劍尖還要冷銳。

相距四五尺遠，高勝寒終於可以看清楚項青鋒的面目。

項青鋒的面目倒也不俗，年紀大約三十五六左右，高勝寒却肯定眼前這人稍大，而且長了一個鷹勾鼻，這人却不是，單憑這兩點，就足以証明他不是項青鋒。

那項青鋒眼中閃過一抹恐懼之色，口氣却很硬：「我說的都是眞話，你不相信，我無話可說！」

「你到底是誰？」高勝寒的語聲冷得敎人心頭打顫。

「項青鋒！」那項青鋒忽然往前一送，只聽「噗」地一聲，抵在他喉頭上的劍尖，刺入了他的喉嚨內。

高勝寒料不到對方居然會「自尋死路」，冷不防之下，來不及應變，眼睜睜看着劍尖刺入項青鋒的喉嚨內。

那人口一張，吐出一口血來，接雙眼一翻，有氣出，無氣入。

「說，你不是項青鋒！」高勝寒似乎有點手足無措。

看樣子，他還不慣殺人。

「喔！」那人又吐出一口血，接頭一歪，斷了氣。

高勝寒雖然恨那人寧死也不說出假冒項青鋒的意圖，但也很佩服那人的不怕死，令到他不由又想起了秦銳。

秦銳也是一個不怕死的人。

寧折不屈，果然人如其名了。

高勝寒就是看在秦銳這一點，答應幫忙他。

他這一次涉足江湖，正是受秦銳死前所託。

原來，秦銳找他決鬥，已抱了一死之心。不過，他不是存心死於高勝寒的劍下的，他盡了全力與高勝寒決鬥，結果，技遜一籌，死於高勝寒的劍下。

高勝寒敬他是一條不怕死的硬漢，慨然答允代他查明這件事情。

高勝寒這個人平生最愛遊覽名山大川，很少涉足江湖，不大與江湖人交往，因此，江湖上聽聞過他的大名的人不很多，認識他的，更是少之又少。

深深地瞧了那個假項青鋒一眼，高勝寒手腕微一運力，將劍尖自其喉嚨內抽出來。

假項青鋒身子失去支持，跌落於地上。

幸好這個時候並沒有路人走過，不然，一定會驚動了鎮上的人。

高勝寒回劍入鞘，快步走回客棧。

* * *

翌日，他離開打鼓鎮，趕往野鴨塘。

——他要找雷金獅問個清楚明白。

那知道他才走出鎮外不遠，便被幾個漢子阻住了去路。

那幾個漢子一共五人，穿一式的黃色勁裝，一律手執單刀，將高勝寒圍堵起來了。

高勝寒雖然江湖經驗不多，但也看得出，這五個漢子是衝着他來的，而且來意不善。

果然，那五個漢子一聲不吭的，高勝寒才停住脚步，他們已揮刀撲向高勝寒。

高勝寒一眼便看出，那五個漢子刀法犀利，心頭暗懍，身子一個疾旋。

就在他身子疾旋當中，一道晶瑩有如飛虹乍展般，閃繞了一匝。

只聽一陣錚錚噹噹之聲不絕於耳，那五個漢子各自發出一聲悶哼，蹌退開了。

本來，高勝寒於出手之間，殺傷那五個漢子，但他不是一個嗜殺的人，而且，他也想從那五個漢子的口中，問出他們的身份及意圖，所以，他便手下留情。

那五個漢子顯然料不到高勝寒的身手那麼高明，一出手便擊退他們的攻擊，不禁驚愕了一下。

高勝寒立時喝道：「你們是什麼人？」

「殺！」五個漢子暴喝一聲，代替了回答，揮刀撲向高勝寒。

高勝寒冷冷一笑，亦揮劍反撲那五個漢子。

只見劍光閃耀，那五個漢子東倒西歪的，跌退開去，臉上露出驚駭的

神色，瞧着伏劍而立的高勝寒，如見鬼魅一樣。

也難怪他們那麼驚駭的，因爲他們根本看不清楚高勝寒的身法與劍招，便已各自被刺傷了手腳，他們從來沒有見識過如此詭奇迅幻的身形劍法，怎不敎他們驚駭呢？

那簡直是神乎其技。

「說！你們是什麼人？」高勝寒冷厲的目光在五個呆若木雞般的漢子臉上掃過。

五個人緊閉着咀唇，不吭一聲。

高勝寒不由心中有氣。「你們難道不怕死？」

那五個漢子仍然不吭聲，但却動了——各自用手上的刀抹脖子！

這可是高勝寒料想不到的，螻蟻尚且貪生，他怎也想不到，這五個漢子居然不怕死，待到他有點反應——撲前去欲阻止，已來不及了。

那五個漢子各自悶叫一聲，喉間鮮血湧現，「咕咚咕咚」栽倒下去。

看着那五具屍體，這一次輪到高勝寒呆住了。

——他不明白，那五個漢子爲何寧願死，也不肯將身份透露。

從昨晚到今早，他先後遇上了六個不怕死的人。

不過，他不相信那六個人是甘願去死的，他認爲，那六個人必是受到什麼威脅，才寧死也不洩露身份的。

他爲昨晚那個假項青鋒與眼前的五個漢子感到可悲。

——若是連自己的命運也不能支配，那是可悲的。

那五個漢子雖然寧死也不吐露眞正的身份，但高勝寒却猜到，他們與昨晚那個假項青鋒必是一夥的，是雷金獅派來的。

咬咬牙，他在心裏暗道：「雷金獅，這一次我不會再受騙，也不會放過你！」

吸口氣，他大步往野鴨塘走去。

＊　＊　＊

走出不到半里路，高勝寒忽然聽到前面傳來打鬥聲。

遲疑了一下，他加快腳步往前走。

越往前走，打鬥之聲越響，間中雜着叱喝聲。

從叱喝聲中，高勝寒聽出，打鬥的應是一男一女。

他本就感到好奇，這一來，令到他好奇心更大。

他往前奔掠。

很快，他便看到一男一女在路邊激烈地打鬥着。

兩個人的年紀都很輕，男的不過二十四五，女的大概還不到二十，兩人雖然鬥得激烈，但很明顯，女的處於下風。

高勝寒不想讓那雙男女發現他，匿在路旁的一棵樹後，看看兩人到底爲了什麼打鬥。

「姑娘，你還是乖乖地就範吧，在下包保不會像這樣子對付妳，嘻嘻，妳試過之後，包妳捨不得離開我。」那個年輕人邊邪笑着，邊向那女子逼進了一步。

「該死狂徒！」那女子怒喝一聲，「本姑娘若不將你斬成十八塊，誓不罷休！」

「姑娘，妳若將這股狠勁用到床上……嘻嘻，那才過癮啊！」男的嬉皮笑臉，一劍將那女子的劍逼開，左手疾抓向她的酥胸。

高勝寒看着，不由在心裏暗罵一聲：「下流！」

那女子驚怒得眼中噴出火來，往後急縱一步，一劍削向那狂徒的手中。

那人哈哈一笑，手勢一翻，巧妙地抓住那女子的手腕。

那女子不由發出一聲驚叫。

那狂徒却「嘿嘿」一笑。「姑娘，省口氣吧，待會在下自會敎妳叫個够。」

那女子揚手向那狂徒的臉上抓去，却被對方一把抓住她的手腕，並乘勢往前一扯，將她扯入懷中。

那女子又羞又怒又急，硬是被扯入懷中，但却張口便咬！

高勝寒看到這裏，再也忍不住，猛喝一聲，人劍如矢般，射向那狂徒。

那狂徒正自一卸肩，避過那女子的噬咬，驀地聽到背後傳來一聲朗喝，吃驚之下，急忙半轉身子，用那女子作「擋箭牌」。

那女子乍聞喝聲，急忙睜眼瞧看，看到一個白衣人自一棵樹後掠射出來，眼中頓時露出喜色。

那狂徒於半轉身的刹那，亦已瞥到掠射過來的高勝寒，起先眼中掠過一抹驚色，繼之却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

——因爲那女子已落在他的手上，他可以用那女子來要脅高勝寒。

高勝寒果然不敢動手，一下子刹住身形，戟指那狂徒，怒喝道：「下流狂徒，快將那姑娘放開！」

那狂徒嘿嘿一笑，「朋友，你憑什麼要我放開這姑娘？」

高勝寒一揚手中利劍。「就憑我手中這把劍！」

「你是誰？」那狂徒眼中閃過一抹輕蔑之色。

「高勝寒！」

「你是她什麼人？」那狂徒冷不防在那女子的臉上親了一下。

那女子羞怒得尖叫起來。

「區區與那姑娘素不相識。」高勝寒看得眼中寒光暴射。

「哈哈，你眞是狗咬耗子，多管閒事！」那狂徒大笑起來。「到口的天鵝肉，你却叫我不要吃，你以爲我是白痴？」

「你到底放不放那姑娘？」高勝寒踏前一步。

「廢話！」那狂徒笑道：「你若敢動手，我馬上殺了她！」

「只管動手！」高勝寒冷冷地道：「區區與她素不相識，她死活都不關我事。」

話聲才落，人劍如虹，縱射過去。

那狂徒料不到高勝寒居然不理會那女子的死活，不由呆了一呆，但隨即便怪叫一聲，身形往下一蹲，以那女子的身體遮擋着自己。

那女子料不到高勝寒不將她的生死放在心上，心裏又氣又恨，流下淚來。

高勝寒縱掠到兩人的頭上，倏地凌空一翻，翻落那人的身後，長劍自脅下倒穿而出，刺向那人的腰背要害。

那人怪叫一聲，腳下一旋，與那女子換了個位置。

高勝寒那一劍若是繼續倒刺出去，那就會刺入那女子的身上。

那女子禁不住發出一聲驚叫。

高勝寒背後像是長了眼睛般，劍勢一窒，劍尖距那女子的身體不到四寸。

那女子幾乎暈厥過去。

劍勢一窒的刹那，高勝寒身形一個旋風轉，劍隨身展，劍光如輪，斬向那人的腰背。

那人急忙旋動身子，又與那女子換了個位置。

高勝寒就在那人身子旋動的刹那，身形一個反轉，劍光反轉，恰好與那人旋轉過來的身子迎個正着。

那人頓時發出一聲短促的慘叫，隨着劍光自他的身體斬過，血光暴射！

那女子的身上，被鮮血濺得一身都是。

那人身形一歪，倒在地上，身軀幾乎斷成兩截。

那女子用力一掙，掙脫出去，扭頭看到那人的死狀，嚇得以手掩臉，不敢再看。

高勝寒長長地舒了口氣，還劍入鞘，看一眼那女子，「姑娘，妳不會怪區區殺了這淫徒吧？」

那女子聞言放開手，吶吶道：「他……該死有餘，我……怎會怪你……殺死他。」

「區區本來也不想殺死他的。」高勝寒輕吁一口氣。「但他太下流卑鄙了，這種淫徒若放過他，說不定又會有無數女子遭到他的侮辱！」

「謝謝你。」那女子朝高勝寒深施一禮。「你的大恩，我終生不會忘記。」

「姑娘言重了。」高勝寒還禮不迭。「這種人該死有餘！」

「請問恩公高姓大名？」

「高勝寒。」

「剛才恩公已說過了，我却忘了。」那女子靦覥地看了高勝寒一眼。

高勝寒微微一笑。「請問姑娘高姓芳名？」

「小女子柳依依。」那女子道。

「原來是柳姑娘。」高勝寒接問：「柳姑娘可認識那淫徒？」

柳依依搖搖頭。「他自稱姓蔡，名大慶，他的臭名我倒是聽聞過，乃是一個採花賊！」

「那區區殺他，也不爲過。」高勝寒鬆了口氣。

「恩公要去那裏？」柳依依問。

「野鴨塘。」高勝寒道：「柳姑娘，請你不要再叫區區恩公，就直呼區區姓名吧。」

「那怎成。」柳依依發急道：「恩公於我有大恩，我怎能直呼恩公大名。」

「柳姑娘若再稱區區恩公，區區馬上便走！」高勝寒正色道。

柳依依看出高勝寒是認眞的，只好改口道：「那我叫你高大哥吧。」

高勝寒還想說話，柳依依已道：「高大哥，我也要到野鴨塘，咱們正好同道。」

「柳姑娘也是野鴨塘人氏？」

柳依依點點頭，「我家就在鎮上西大街那頭，高大哥若不嫌寒舍簡陋，請到寒舍一坐。」

「好的！」高勝寒一口答應。「不過，要待區區辦完一點事，才能到妳家拜會令尊令堂。」

「高大哥到鎮上辦些什麼事？」柳依依道：「若是我可以幫忙的，我一定竭力幫忙，以報答高大哥你救命之恩。」

高勝寒遲疑了一下，才說道：「柳姑娘，妳認識鎮上那家太湖樓的老闆——雷金獅麼？」

柳依依眨眨那雙大眼，點頭道：「認識，鎮上的人，有誰不認識雷老闆，若是不認識的，就不是鎮上的人了。」

「他這個人怎樣？」

這時，兩人是邊行邊說。

「這我就不大清楚了。」柳依依蹙起兩道秀眉。「不過，據說，他很有錢，樂善好施，鎮上的人都很敬重他。」

「他在鎮上只開了一家太湖樓麼？」

「不，除了太湖樓外，鎮上大半的店鋪都是他開的。」柳依依道：「但他從來沒有倚仗財勢，欺壓鎮上的人。」

「他會武功麼？」

「這就不清楚了。」柳依依道：「照說，他只是一個生意人，應該不會武功。」

「柳姑娘，未知師承那位前輩高人？」高勝寒忽然問。

「家父所傳。」柳依依道：「家父雖然會武功，但却從沒有在江湖走動，據家父說，是祖先的訓戒。」

「懂得武功而不在江湖上行走，難得，難得。」高勝寒讚道。

「祖訓如此，家父不敢有違。」柳依依道：「家父於授我兄妹武功時，曾

嚴加訓誡，不得仗着一身武功欺負別人，更不准在江湖上行走，違者，逐出家門，廢除武功。」

對於柳依依父親家訓之嚴，高勝寒暗暗佩服。

「高大哥，你到野鴨塘，可是去找雷老闆？」柳依依忽然問。

高勝寒點點頭。「區區有點事要向雷老闆問個清楚明白。」

「我幫得上忙麼？」柳依依怯怯地問。

高勝寒搖搖頭。「一點小事，區區一個人足以辦妥，多謝姑娘的好意。」

「高大哥，那你記着辦完事後，到舍下坐一會。」柳依依殷切地道。

「柳姑娘，區區從不信口亂說，辦完事後，一定到府上拜訪。」高勝寒已答道。

兩人說着話，不知不覺之間已來到野鴨塘。

高勝寒瞧一眼柳依依身上那件沾滿了血漬的衣裙，說道：「柳姑娘，妳身上那件衣裳……要不要換一件？」

柳依依垂眼看一下身上那件衣裙，秀眉微蹙，但隨即雙眉一舒，搖搖頭道：「快到家了，不換也吧，我可以繞路返回家中，那就不會令到鎮上的鄉親大驚小怪了。」

「柳姑娘，眞的不用換？」

柳依依用力點點頭。「高大哥，我等你來……」臉上忽然一紅，眼中情意流露，腰肢一擰，往鎮西那邊走去。

高勝寒看得心頭沒來由地一跳，生出一種從未有過的異樣感覺，怔怔地瞧着柳依依那婀娜的身形，忘了往鎮上走去。

忽然間，急急走着的柳依依嬌軀一歪，痛叫聲中，跌倒下去。

高勝寒忙急叫道：「柳姑娘，妳怎麼啊？」身不由己地，往前奔去。

跌落地上的柳依依用手撐起身子，撫着腳雪雪的呼痛，掙扎了兩次也站不起來。

「柳姑娘，妳到底怎麼了？」高勝寒奔到柳依依身前，蹲下來關切地問。

「扭傷了右足踝。」柳依依雙眉微蹙，似乎痛得很厲害。

「讓我看看。」話出口，卻感到不妥，臉上一陣發燒。

──男女授受不親，那怎好意思瞧着一個女孩子的足踝？

柳依依的臉上也飛上了紅暈，羞怯地道：「唉，我眞沒用，不小心扭傷了足踝……」邊說，邊伸出那隻扭傷了的右腳。

高勝寒一顆心沒來由地突突的直跳起來。

柳依依滿臉通紅，輕輕地提起裙子，露出雪白的足踝。

高勝寒長了這麼大，還是第一次看到女孩子的足踝，由於緊張的關係，他感到一陣窒息，幾乎不敢瞧看那隻雪白纖美的足踝。

柳依依忽然張口發出一聲痛呼。高勝寒吃了一驚，急聲道：「柳姑娘，很痛麼？」

柳依依點點頭，咀裏還雪雪呼痛。

高勝寒想伸手去摸柳依依的足踝，但馬上又將手縮回去，柳依依看在眼內，忍不住「噗嗤」一聲笑出聲來。

高勝寒更加感到尷尬，一張臉也紅得像大紅布那樣。

柳依依看到他那樣子，更加忍俊不禁，忽然間一頭偎入高勝寒的懷中。

高勝寒只覺腦袋轟地一聲響，血衝腦門，那剎那腦袋一片空白。

也就在那剎那，柳依依驀地一指戳在他的軟痲穴上。

高勝寒身子一軟，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柳依依「格格」一笑，運指如飛，一連點了他身上五處大穴。

高勝寒頓時動彈不得。

而他內心之震驚，亦從他大睜着的雙眼中，表露無遺。

柳依依隨即身子一拗，跳起來，伸手攏了攏有點散亂的髮絲。

高勝寒終於從震驚中逐漸平復下來。「柳姑娘，妳這樣……做，是什麼意思？」

「高勝寒，你是個聰明人，大概不用我說出來吧？」柳依依一張俏臉沉下來。

「區區仍然想妳說出來。」高勝寒顯得很冷靜。

「我的任務是要抓住你，所以我這樣做！」柳依依咬着咀唇道。

「妳……到底是什麼人？」高勝寒雖然已想到，仍然忍不住問。

「你應該猜到。」柳依依用力咬咬咀唇。

「妳是雷金獅的手下？」高勝寒直視着柳依依。「那個什麼蔡大慶，是你的同黨？」

柳依依點點頭。

「那一切，都是一個佈局？爲了要抓住我？」高勝寒眼中居然沒有一絲怒意。

柳依依不敢與他對視，移開目光。「你不該找上雷老闆，他不會放過你的。」

「妳眞的叫柳依依？」

柳依依默默地點點頭。

「妳既已抓住我，爲何還不將我帶回雷老闆那裏？」高勝寒居然還露出一絲笑容。

柳依依又咬咬咀唇，咀唇微掀，欲說還休，接彎腰抄起高勝寒，往西面掠去。

* * *

看着躺在石室地上的高勝寒，雷金獅臉上露出一種餓獅噬人的可怕神色。

「姓高的，說，你找項青鋒有何意圖？」

高勝寒一副豁出去的模樣，一點也不驚慌。「雷金獅，區區要找項青鋒，關你甚麼事？」

雷金獅俯視着高勝寒。「你可知道，他與我是同一──夥的，他的事，就是雷某的事！」

「好吧，區區將意圖告知你。」高勝寒忽然露出一絲促狹的笑意。「區區找項青鋒，不過想與他交個朋友。」

「你──」雷金獅氣惱得吹鬚瞪眼。「你大概不知死字怎麼寫，居然尋雷某開心！」

話落，他上前一步，接連往高勝寒的身上一陣亂踢，踢得高勝寒一個身子像皮球一樣往前翻滾。

高勝寒咬着牙，沒有哼一聲。

「姓高的，你若再胡說八道，雷某殺了你！」雷金獅狠狠地吼道。

「要殺便殺，區區沒有話說！」高勝寒毫無懼色。

「你他媽的，以爲雷某不敢殺你！」雷金獅兇惡地揚掌欲擊下去。

高勝寒連眼皮子也沒有顫動一下，咀角含着一抹冷笑。「雷老闆，怎麼還不動手啊？」

雷金獅氣得眼中噴火，悶吼一聲，朝高勝寒一陣拳打腳踢。

直到高勝寒暈厥過去，他才罷手。

「你他媽的，雷某倒要看看，是你的骨頭硬，還是我的拳頭硬！」拋下這句話，他隨即走出石室。

* * *

高勝寒醒過來的時候，石室內黑沉沉的，幾乎伸手不見五指。

他感到喉嚨乾澀，渾身的骨頭像散了一樣，疼痛難當。

吸口氣，他想坐起來，却力不從心。

他估計這時候已是夜晚，他很想喝一口水。

可惜，他這個小小的願望，只怕也無法如願。

因爲石室內根本就沒有水。

他只好閉上眼睛，盡量放鬆自己，什麼事也不去想，這樣會好過一點。

而他之所以寧死也不說出他這次來找項青鋒的意圖，因爲他知道，若他說出來，只怕馬上便沒命，他知道，他一日不將意圖說出來，雷金獅一日不會殺他。否則，何需費那麼多人捉拿他，而不乾脆殺了他！

換言之，他來找項青鋒這個秘密，成了他的護身救命符。

這時候，他越來越對雷金獅與項青鋒這兩個人感到興趣，幾乎忘記了，他此刻身陷險境，隨時有生命之危。

驀地，他聽到屋外傳來一下低微的悶哼聲，跟着，那扇鐵門輕輕被推開來，一條人影閃了進去。

高勝寒雖然睜大眼瞧着門口，仍然看不清楚閃進來的是什麼人，但從其纖細的身影，他猜測那人極可能是個女子。

他猜得沒有錯，果然是個女子，當他聽到那人壓低聲音向他說話：「高兄，你還能動麼？」

語聲入耳，他幾乎忍不住驚叫出聲，幸好那人及時輕噓了一口氣，他才警覺地將到口邊的話咽住。

你道那閃入石屋的人是誰？

原來竟是柳依依──佈局誘捕高勝寒的柳依依！

高勝寒在乍然認出是柳依依之後，胸膛一陣急劇起伏，他很憤怒！

他甚至懷疑，柳依依這一次來，又不知要耍些什麼花招。

柳依依閃入屋內，馬上壓低聲道：「高兄，你在那裏？」

高勝寒怒哼一聲：「柳姑娘，你想要什麼花樣？區區這一次說什麼也不會再上妳的當！」

柳依依「殊」的一聲，示意高勝寒不要大聲說話，摸到高勝寒的身前，悄聲道：「我是來救你的，你還能走麼？」

高勝寒微哼一聲：「柳依依，妳以爲區區是個傻瓜，任妳擺佈？」

柳依依焦急地道：「高……你相信我吧，他們明天要向你逼供……你若不說……一刀刀將你身上的肉割下來……我不忍心……所以來救你。」

話未說完，也不管高勝寒是否同意，伸手一把抄起他，揹在背上，往外急走。

高勝寒想說什麼又咽住了，他雖然對柳依依仍然有所懷疑，但想深一層，大不了一死，那何不看看她又想玩些什麼花樣。

走出石室門外，高勝寒看到門外地上，躺着一條人影，大概是負責守着石室的，被柳依依擊倒了。

柳依依的輕功身法頗高明，雖然揹着一個人，仍然能夠輕易地縱掠過圍墻，往外奔去。

高勝寒活了這麼久，第一次如此接近一個女孩子，夜風拂起柳依依的髮絲，拂在他的臉上，隱隱嗅到一陣陣教人陶醉的體香，令到他感到一陣迷醉。

好一會也聽不到高勝寒的聲息，柳依依忍不住扭頭問道：「高大哥，你沒有事吧？」

高勝寒聞聲乍然驚醒過來，臉上一陣發熱，心裏暗自責備自己荒唐，忙開口道：「我……沒事，柳姑娘，你還是放下我，讓我自己走吧。」

「走出鎮外才說吧。」柳依依微喘了口氣。

高勝寒正想堅持，驀地，後面雷金獅的宅子那邊，響起一陣呼喝聲。

高勝寒心頭一跳，脫口道：「柳姑娘，你放下我，不要管我，自個走吧，免得被他們發現你……」

柳依依却緊緊地抓着他，「你受了傷，我怎能放下你，我在救你出來之

前，已豁了出去，就算我死了，也要救你出去！」

「柳姑娘……」

「高大哥，你不用再說了，我不會改變主意的！」柳依依語聲堅決，脚下更快。

高勝寒聽出柳依依很堅決，只好不再吭聲。

而他亦已完全相信了柳依依。

＊　＊　＊

奔到鎮外的一片樹林子前，高勝寒無論如何也要柳依依放下他，柳依依拗不過他，只好奔入林中，將他放下。

「柳姑娘，快將我身上被點封的穴道解開，」高勝寒看着嬌喘連連的柳依依，心中大是過意不去。

柳依依掠掠髮絲，跟着出手解開高勝寒身上被點封的五處大穴。

高勝寒長長地吁了口氣，活動一下手脚，隨即運氣調息起來。

站在旁邊的柳依依看着盤坐調息的高勝寒，目光柔柔的，情意流露。

高勝寒只調息了三個週天，便張開眼，當他接觸到柳依依那柔情如水的目光，心頭不由猛震了一下。

柳依依料不到高勝寒這麼快便調息完畢，自己的心意被他看破了，頓時心如鹿撞，羞臊得臉上一陣臊熱，幸好林中很黑暗，不會被高勝寒看到她臉上的飛紅，她忙將目光移開。

「柳姑娘……我們走吧。」高勝寒心頭也突突的直跳，不敢看她，從地上跳起來。

柳依依喉嚨一陣乾燥，幾乎說不出話來。「你身上的傷……不礙事麼？」

高勝寒伸展一下手臂，「只是皮肉之傷，不礙事。」

「那我們走吧。」柳依依偷瞥了高勝寒一眼。

高勝寒點點頭，當先向林外走去。

兩人走出林外，正欲向東南面奔去，兩條人影有如天馬行空般，掠落在兩人身側丈外的地上。

柳依依一眼看到那兩個有如天外飛來的人影，禁不住瑟縮了一下。

夜色雖然深濃，由於是在曠地上，星月微光映照下，高勝寒一眼便看清楚那兩個人的面目。

站在左邊的那個，正是太湖樓的老闆雷金獅。

右面那一個，蠶眉鳳眼，頗有威儀，年紀與雷金獅相若，高勝寒却不認識。

柳依依却認識那人，名叫鮑彤，身份與雷金獅一樣，都是她的「主子」。

「雷老闆，想不到你這一個生意人，居然是個高手！」高勝寒夷然不懼。

「柳丫頭，妳好大的膽子，居然背叛雷某，妳不是活膩了麼？」雷金獅兇狠地注視着柳依依。

柳依依的身子縮了縮，沒有吭聲。

「雷金獅，你與項青鋒原來是一道的！」高勝寒踏前一步，擋在柳依依的前面。

「姓高的，你應該猜到。」雷金獅道：「那賤人雖然救了你，你一樣逃不了！」

跟着又厲聲道：「賤人，妳爲何要背叛我？」

柳依依咬着嘴唇，不作聲。

「哼哼，妳不說，我也猜到！」雷金獅道：「妳一定是春心大動，喜歡上姓高的小子！」

柳依依仍然不吭聲，但却垂下頭。

「雷老闆，你胡說甚麼？」高勝寒憤然道：「她救我，是不忍心看着我被你們折磨！」

高勝寒口裏雖然那麼說，心裏却有幾分相信雷金獅所說的，不過不好意思不否認。

「姓高的，你若說出找項青鋒的意圖，咱們馬上放你與那賤人走！」鮑彤接口道。

「區區要是將意圖說出來，只怕你們不但不會放我走，恨不得馬上殺了我！」高勝寒冷笑一聲。

「你既然不肯說，那我們只好痛下殺手了！」鮑彤眼中閃過一抹殺機！

「區區既然膽敢來找項青鋒，便不怕死！」高勝寒毫無懼意。

「好，那就讓我秤秤你有多少斤兩？」鮑彤說着疾往高勝寒欺過去。

高勝寒微吸一口氣，蓄勢以待。

鮑彤「嘿」地暴喝一聲，一拳擊向高勝寒的面門。

高勝寒身形急挫，一掌直插向鮑彤的脅下。

鮑彤身形疾旋，左掌掃向高勝寒的腰側部位。

高勝寒身形一歪，一脚踹向鮑彤的左腿側。

鮑彤身形縱起，雙脚飛踢向高勝寒的上半身。

高勝寒居然不閃不避，右手食中二指疾戳向鮑彤的足心。

鮑彤悶哼一聲，收脚不迭，凌空一個後翻，落在丈外的地上，模樣有點狼狽。

「姓高的，果然有兩下子！」雷金獅話才出口，手中的虎頭大刀颯地斜斬向高勝寒。

高勝寒本身最擅劍，拳脚功夫稍遜劍法，而他與人動手，習慣了用劍，這一次沒有劍在手，他已感到不是味道，他能夠擊退鮑彤，那是因爲鮑彤的拳脚功夫比他還不如。

刀未斬到，刀風已襲體，高勝寒心中暗凜，身形斜竄開去。

雷金獅吼喝一聲，刀隨身進，「霍霍」，一連向高勝寒連斬三刀！

高勝寒不敢攖其鋒銳，急縱起來，接連翻身，一拳擊向雷金獅的天

靈。

雷金獅身形急挫，刀舞雪花蓋頂，護住頭頂。

高勝寒收拳不迭，身形一翻，掠了開去。

就在這刹那，他聽到柳依依發出一聲驚叫。

目光急瞥之下，他看到鮑彤正在攻擊柳依依，柳依依招架不住，肩上撲了一掌，踉跌出去。

高勝寒心裏又驚又急，腰身一折，斜掠向鮑彤。

雷金獅不讓他阻止鮑彤向柳依依下毒手，暴吼一聲，身形一個虎縱，虎頭刀刃口一翻，削割高勝寒的胸腹。

高勝寒左掌斜探，疾拍落刀身上。

雷金獅那把虎頭大刀硬是被拍開去。

高勝寒亦乘勢一個斜翻，「颯」地一聲，落在柳依依的身前，掌一緊，堪堪接住鮑彤擊向柳依依左胸的一掌。

高勝寒被震得退了兩步，差點撞在柳依依的身上。

柳依依急聲道：「高大哥，你沒事吧？」

「沒甚麼？」高勝寒就這一句話的時間，接下了鮑彤八掌十一拳，同時還擊了五拳三掌。

「颯」地一聲，雷金獅冷不防斜刺裏一刀斬向高勝寒的肩背部位。

站在高勝寒背後的柳依依忙急叫一聲：「高大哥小心左側！」叫聲中，她一脚踢向雷金獅的右腰！

高勝寒聞聲急往右偏閃開去，左臂被鮑彤的拳頭擦過，一陣發痛。

雷金獅顧忌柳依依那一脚，急忙跳後一步，那一刀自然斬了個空，心中大怒，厲喝聲：「妳這個賤人！」刀勢一變，掃斬向柳依依的腰身。

柳依依疾忙斜閃開去，錚一聲，拔出腰間利劍。

但她那裏是雷金獅的對手，不到三招，她已被雷金獅的虎頭大刀逼得連連後退，毫無招架之力。

鮑彤亦拚命攻擊高勝寒，令到他無暇顧及柳依依。

高勝寒心中大急，幾次欲逼退鮑彤，但鮑彤一退又進，死纏着他。

柳依依忽然發出一聲痛呼。

原來，她左臂被雷金獅的大刀削走一塊皮肉，痛得她直打顫，更加不濟了。

高勝寒乍聞柳依依發出痛叫，心頭震動了一下，掌勢一緊，硬是將鮑彤逼退一步。

他立刻一個斜縱，撲向雷金獅，一掌擊向他的背側。

雷金獅正施展出一招殺着，欲斬殺柳依依之後，好與鮑彤全力夾攻高勝寒，驟覺一股勁力襲來，心中一凜，慌忙收勢斜跳開去。

鮑彤的拳如影隨形般，疾擊向高勝寒的肩頭。

高勝寒身形一矮，左掌往外一撇，掃擊向鮑彤的下盤。

鮑彤怪叫一聲，縱跳起來。

高勝寒身形一竄，擋在柳依依的身前。

雷金獅的大刀堪堪斬到。

高勝寒避無可避，只好行險着，直欺入雷金獅的懷中，拳掌齊施，攻向他的頭胸要害。

這是兩敗俱傷的打法，雷金獅這時縱使可以斬殺高勝寒於刀下，他勢必撲上高勝寒那一拳一掌，不死也活不了。

雷金獅當然不會與高勝寒拚命，只好向後斜縱開去。

柳依依在後面看到那種生死一髮的驚險情形，幾乎窒息過去。

他只注意到高勝寒與雷金獅生死一髮的情形，却忽略了鮑彤，待到她驚覺的時候，鮑彤的右手五指已抓落她的左肩頭上。

她欲避已無及，只覺左肩一陣疼痛痲軟，左肩頭已被鮑彤扣住！

她疾忙一劍向鮑彤刺去。

鮑彤左手一切，切落柳依依的右手腕上，頓時劇痛難當，那柄劍脫手掉落地上。

跟着，鮑彤一連點了她身上三處大穴。

柳依依頓時有如一個廢人，受制於鮑彤。

高勝寒接連被雷金獅橫斬直劈了五刀，逼得他左縱右閃，幾乎傷在刀下，祇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他吃虧在赤手空拳，而他最精擅的是用劍，若是一劍在手，只怕不到十招，雷金獅就會敗在他的劍下。

「姓高的，你若不想這賤人死在我的掌下，馬上束手待縛！」鮑彤疾喝一聲。

高勝寒聞聲心頭劇震了一下，急忙縱跳開去，雷金獅也停了手。

「高大哥，你不要管我，快走！」柳依依尖聲大叫。

「賤人，住口！」鮑彤揮掌摑了柳依依兩個嘴巴。

柳依依一張臉頓時腫脹起來，嘴角淌血。

「鮑彤，你欺侮一個沒有抵抗力的女子，還是男子漢麼？」高勝寒心中又驚又怒，眼中噴出火來。

「姓高的，你若是顧念那賤人不顧生死救你，你最好跟我們回去！」雷金獅得意地道。

高勝寒看到柳依依痛苦的樣子，一陣心痛，這時候，他已完全相信她是眞心救他的，若她在玩花樣，那何必救他，豈不是多此一舉？

「高大哥，你不要聽他們的，你走吧，你就算束手就擒，他們也不會放過我，也會殺死你！」

「賤人！」鮑彤又力摑了柳依依兩

掌。

柳依依的臉腮頓時腫起老高，連牙齒也被打落幾顆。

「鮑彤，你不是人！」高勝寒怒不可遏，但却不敢妄動。

「怎麼樣？」雷金獅陰陰地道：「是看着那賤人被活活打死，還是束手就擒？」

「我……」

高勝寒一個我字才出口，柳依依忽然嘶叫道：「不要聽他們的……替我報仇！」雙眼陡地怒張，嘴巴用力一閤，身子震顫了一下，頭一歪，身子軟軟的，要不是鮑彤一直扣着她的左肩頭，早已栽倒下去。

「柳姑娘，柳姑娘！」高勝寒嘶聲大叫，猛撲過去。

柳依依已永遠不能回答他。

她已咬舌自盡了。

鮑彤也看出柳依依已死，冷笑一聲，將柳依依猛推向撲過來的高勝寒。

高勝寒一動，雷金獅亦動，一刀疾斬向高勝寒。

高勝寒根本就不理會雷金獅的大刀，仍然疾撲過去，雷金獅那一刀竟然阻截不了高勝寒的撲勢。

高勝寒恨不得將鮑彤的腦袋擰下來！

他心中只有一個念頭——殺了鮑彤！

——他要替柳依依報仇！

他眼中暴射出敎人心悸的怒光。

他一把將柳依依接住，一把摟入懷中，接斜縱開去，嘴裏喃喃地道：「柳姑娘，妳不要死，妳說話啊……」

雷金獅本來跟着縱撲過去，揮刀斬向他的，但看到他那樣子，不知怎的，竟然停下手。

鮑彤也沒有動手，兩人怔怔地看着高勝寒。

高勝寒就像瘋了一樣，緊緊地摟着柳依依，嘴裏喃喃有聲，那模樣看了敎人心寒。

好一會，高勝寒才小心翼翼地將柳依依放在地上。

雷金獅與鮑彤也就在那剎那，同時撲向高勝寒。

高勝寒陡地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狂吼。

雷、鮑兩人被震得窒了一窒。

高勝寒也就在那剎那疾縱起來，自兩人之間掠過。

雷、鮑兩人同時暴喝一聲：「休想跑！」身形疾轉，縱掠起來。

高勝寒淩空一翻，雷、鮑兩人都截不住他。雷金獅忙喝道：「老鮑，不要讓他跑了！」

高勝寒身形急墜，掠落在地上，身形着地一滾，伸手便抓在柳依依掉落在地上的利劍。

原來，他根本不是想跑，他要去拿柳依依那把劍，他要用柳依依那把劍，替她報仇！

抓住那把劍後，他立刻躍跳起來。

雷、鮑兩人恰好一前一後，落在地上。

「姓高，今晚你休想跑得了。」鮑彤厲喝一聲。

「今晚若不殺你兩人，區區死也不會走！」高勝寒一劍在手，氣勢大盛。

「殺！」雷金獅揮刀便斬！

鮑彤亦拳掌齊施，自後撲擊。

高勝寒劍一振，劍隨意展，但見寒芒幻閃，倏前忽後，詭幻莫測。

三條人影閃錯而過，刀光與劍芒一觸即分。

緊接着，三條人影又交錯閃躍，劍芒與刀光有如虹飛電掣，令人目不暇給！

陡地，鮑彤發出一聲慘叫，身形斜蹌出去。

雷金獅吃了一驚，閃目瞥視之下，只見鮑彤連蹌出數步，一跤跌在地上，掙扎了一下，便不動。

雷金獅急叫一聲：「老鮑！」但却聽不到他的回應，心中更驚。

高勝寒一劍在手，仿似換了一個人般，顯得生龍活虎，一劍在手，如虎添翼，雷金獅微一分神之下，幾乎被劍鋒削中他的左肩膊。

他忙收斂心神，舞刀急攻。

高勝寒緊咬着嘴唇，身形急變，劍勢如驟雨乍下，最妙的是，他每一劍皆極有分寸，就像劍尖上長了眼睛般，每一劍皆是從他的刀光隙縫中刺入去的。

這就令到雷金獅手忙脚亂，左閃右避，每一招皆不能完全施展，半途便要變招。

雷金獅心中凜駭不已，他還是第一次見識到如此奇詭精妙的劍法。

他後悔不帶多一些人來。

驀地，高勝寒劍勢倏變，劍尖有如毒蛇吐信一樣，一連五劍，分刺向雷金獅胸腹頭臉五處大穴！

雷金獅雖然刀法精熟，也無法招架，只好閃退開去。

倏地，一道虹芒有如匹練般疾射向雷金獅的胸膛。

雷金獅大吃一驚，手中大刀急往胸前封擋。

只聽「鏘」地一下激撞聲響起，濺起一溜火星，緊接是雷金獅的一聲慘吼，身形陡地往後飛跌出去。

高勝寒身形一縱，急掠過去。

「砰」一聲，雷金獅摔跌在丈外的地上，胸腹上插着一把劍，露出外面的半截劍冗自顫晃着。

雷金獅居然仍未死，當高勝寒掠落在他身旁的地上時，他大瞪着一雙眼，死死地看着高勝寒。「你……好……犀利……劍法……你到底是甚麼……人……」

「說，項青鋒在那裏？」高勝寒大聲問。

「我……為甚麼……要告……訴

你？」雷金獅的語聲越來越低微。

「因為你死得不值！」高勝寒大聲道：「我要找的是項青鋒，要不是他，你不會死，你死了，他却仍然活着！」

雷金獅雙眼睜了睜，似乎被高勝寒那番話說動了。「他……蘆葦……」語聲倏地一斷，他的頭跟着無力地歪向右邊。

高勝寒急得大叫：「雷金獅，說下去啊！」

雷金獅却一點反應也沒有，他的雙眼雖然瞪得大大的，却是呆定的，仿似死魚眼一樣。

高勝寒不由呆住。

剛才，他由想將雷金獅揪起來，用力搖動他，希望能夠將他自死神的手中，扯回來，好讓他說出項青鋒的所在。

幸好他不是一個輕易衝動的人，才沒有做出瘋狂的事情。

「蘆葦，那是甚麼意思？」高勝寒喃喃自語，「莫非項青鋒住在蘆葦灘中？」

跟着他又搖搖頭。「蘆葦灘怎能居住人，莫非雷金獅說的『蘆葦』兩個字，與項青鋒根本無關？」

忽然間，他想起鮑彤，心裏熱切地希望，他並沒有死，那就可以從他的口中問出項青鋒的下落。

他急步往鮑彤躺着的地方縱過去。

當他看到鮑彤僵硬地躺在地上，他不用細看，也知道鮑彤死了。

但他仍然查看清楚，確定鮑彤已死，才轉身走向柳依依躺着的地方。

他很後悔在憤怒之下，瘋狂般殺死了雷、鮑兩人，令到唯一的線索也斷了，雖然雷、鮑兩人一定還有手下，但他相信那些手下不會知道項青鋒的下落。

不過，他仍然想去碰碰運氣。

* * *

柳依依躺在地上，仿似熟睡了般，沒有先前那麼悽厲，顯得頗安詳。

高勝寒輕輕地將她抱起，就像生怕將她驚醒，深深地看了她一眼，才慢慢地向東南方走去。

他要找一塊好地方，將她埋葬。

他雖然說不上對她有愛意，但却有點喜歡她，畢竟，她是第一個如此接近他的女孩子，而且，還是第一個喜歡他的女孩子。

對於那種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受到的異樣感覺，他這一輩子也忘不了，當然，也忘不了柳依依這個令到他第一次感受到男女之愛的女孩子。

他感到欠了她一份情。

雖然，她曾騙過他，但在她默認喜歡他後，他已原諒了她。

走着走着，他忍不住仰頭發出一聲悲嘯。

* * *

高勝寒又來到野鴨塘。

雷家的人似乎還未知道雷金獅與鮑彤已死，並沒有在大門兩旁掛起白燈籠。

高勝寒來到雷宅大門前，大步走上門階，握起拳頭，大力往門上擂。

「砰砰」的擂門聲震天價响，高勝寒並沒有運用內力，要不，那兩扇大門早已被他擂破。

「誰啊？」隨着那聲帶着惱怒之意的語聲，大門猛地拉開來。

又是上次那個開門的漢子。

高勝寒不等他張口，一把揪住他的胸衣，狠聲道：「快說，項青鋒在那裏？」

那漢子一眼看清楚抓住自己的，是上次那個令他吃了苦頭而自稱高勝寒的年輕人，頓時不敢發作。「我……不認識項青鋒，怎知他在那裏？」

「你還裝佯？」高勝寒逼視着那漢子。

「大俠，我真的不知道項青鋒的下落，我這是頭一遭聽聞這個人的姓名。」那漢子發急地道。

「你在雷家是甚麼身份？」

「我……是雷老闆僱用的護院。」那漢子急急道：「請大俠高抬貴手，不要難為我。」

高勝寒想了一下，放開那漢子。「你知道雷老闆除了做生意之外，還有幹別的勾當麼？」

那漢子鬆口氣，搖搖頭。「我只知道他在鎭上及別的地方有不少生意，別的就不知道了。」

「他家裏平時有些甚麼人來往？」

「大都是生意人，只有一個鮑爺與他來往頗密。」

「你知道蘆葦是甚麼意思？」高勝寒話出口，就連他自己也感到多此一問。

果然，那漢子露出疑惑之色，搖搖頭。「蘆葦？蘆葦不就是蘆葦麼？有甚麼意思，這我就不知道了。」

高勝寒聽他那麼說，並沒有太大的失望，看了那漢子一眼，轉身便走。

還未走下門階，那漢子在背後叫道：「大俠，我只知道附近有一個地方叫蘆葦集！」

「蘆葦集！」高勝寒聞言霍地轉過身。「在那裏？」

「距這裏約十數里，西南面。」那漢子伸手朝西南面指一下。

「雷金獅可有去蘆葦集？」

「有。」那漢子道：「在那裏，他也有生意。」

「謝謝你。」高勝寒壓抑着心中的興奮，快步往鎭外走去。

鍥而不捨　幾乎送命

走遍了蘆葦集，問了不少人，高勝寒也不得要領。

因為，據鎭上的人說，鎭上雖然有姓項的人家，但却沒有一個叫項青鋒的。

而鎮上姓項的人家，少說點，也有數十戶。

數十戶人家，若是逐戶去查問，也要費不少時候，而且，說不定還會打草驚蛇。

不過，他認定項青鋒住在這鎮上，他發誓一定要將他找到。

看看時候已是晌午時分，高勝寒決定先吃過午飯，才繼續找尋項青鋒。

他在望湖居內，找了一個座位坐下來。

要了一壺酒，三個菜，他慢慢地吃喝起來。

喝着，喝着，他不由又想起了與他在獨孤峯上決鬥的秦銳。

本來，秦銳是不會死的，他却甘願死在他的劍下。

他是以一死來求他幫忙查清楚這件事。

本來，他可以自己去查的，無奈他身受極重的內傷，活不了一個月，所以，他才出此「下」策，找上他，與他決鬥，希望能夠用一條命，換取他的幫忙。

高勝寒雖然生性淡薄，喜歡閒雲野鶴的生活，但他畢竟也是一個武林人，天生一副俠義心腸，偶爾也會抱打不平，而且，更識英雄重英雄，本來，他很敬重秦銳是一條漢子，就算秦銳不以一死來求他，他也會慨然允諾的，秦銳自甘求死，而且是死在他的劍下，令到他一直耿耿以懷，認為他欠了秦銳一條命，因此，他發誓一定要替秦銳查明那件事，好讓秦銳死得瞑目，而他也心安。

而秦銳之所以要求他查明那件事，乃是因為他在一個月之前，與兩個朋友護送一件暗鏢，那知道却在距太湖約五十里外的虎跳崗下，遭到一夥幪面人的截劫，結果，寡不敵衆之下，他的兩個朋友被殺，他也受了極重的內傷，暗鏢也被劫走。

他這一次之所以會護送暗鏢，是應那兩個朋友所請，慨然應允幫忙的。

原來，他那兩個朋友是開鏢局的，兩人分別任正副總鏢頭。

秦銳與這兩人是生死之交，兩人也從沒有要他幫忙護鏢，要不是那一次保的暗鏢價值鉅大，那兩個朋友也不會找他幫忙。

據那兩個朋友所說，那件暗鏢是一件翡翠九龍璧，價值約百萬兩銀子之鉅，那兩個朋友為了慎重起見，才請秦銳幫忙護鏢。

暗鏢被劫，結果，秦銳那兩個朋友的家人傾盡所有，加上秦銳的幫忙，才能賠償那位鏢主，總算不用瑯璫入獄，不過鏢局却解散了。

秦銳眼看兩個朋友不但身亡，家人幾乎也瑯璫入獄，自然不肯罷休，他發誓，就算拚掉一條命，也要將那夥劫鏢的幪面人找出來。

他就因為負傷追查那夥劫鏢的幪面人，以致無暇料理傷勢，待到他千辛萬苦查出一點眉目，却發覺自己的傷勢惡化，不可能治癒，而且活不了多少時日，但他又死不甘心，於是，他才找上高勝寒。

本來，高勝寒在江湖上，可說藉藉無名，直到現在，高勝寒也想不明白，他怎會找上他的。

唯一解釋就是有人指點他來找他的。

項青鋒是經過秦銳千辛萬苦才查出曾參加劫那件暗鏢的其中一個幪面人。

那是唯一的線索！

就連秦銳，也不知道雷金獅是一夥的，不然，他也不會要他去找雷金獅，打聽項青鋒的下落。

只要找到項青鋒，就有可能找到那夥人，如今，項青鋒可說是唯一可以偵破那件劫案的線索。

* * *

喝了半壺酒，高勝寒感到興味索然，便不再喝，要了兩碗飯，吃起來。

驀地，他感到有點暈眩，心中暗吃一驚，手往桌上一按，藉勢縱拔起來，一頭穿出窗外。

他坐的那副座位，就靠在窗下。

窗外就是湖。

「噗通」一聲，高勝寒落入湖中。

就在高勝寒躍起穿窗的剎那，附近幾張食桌上的幾個食客先後撲掠過去，但都慢了一步，未能將他截下。

有三個跟着穿窗而出，投入湖中。

望湖居內其他的食客不知發生了甚麼事，但都知道不是好事，膽小的馬上結賬離去，膽大的見有熱鬧可瞧，自然留下來瞧瞧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湖水猛地起了一陣漣漪，有三顆腦袋先後自附近的湖面冒起來，兩個探頭出窗外探看的「食客」馬上大聲問道：「找到那傢伙麼？」

那三個人甩甩頭，其中一個聳聳肩。「找不到，那傢伙像一頭泥鰍一樣，不知溜到那裏去了。」

「再找！」那個漢子朝水中的三人叫道。

那三個人腦袋一縮，沒入水中。

望湖居的二樓上，臨湖那邊的一個窗口旁，正有一個人站在窗旁，稍微探頭俯視着下面。

那人不是別人，正是高勝寒費了不少工夫也找不到的項青鋒——項百福。

原來他一直就在樓上。

一板之隔，高勝寒怎也料不到，他亟欲找尋的人，就在他的頭頂樓上。

項青鋒皺起雙眉，抓在窗框上的手由於用力，指甲陷入了木中。

「沒用的傢伙，煮熟了的鴨子，也

會讓他逃了！」說話間，不覺間勁力陡運，居然將窗框抓裂。

說眞的，他很想抓住高勝寒。

雷金獅與鮑彤的死訊，他已接到。

高勝寒一來到蘆葦集，他便知道了。

在高勝寒那樣在集上東查西問，幾乎整個鎮上的人都知有一個人在找項青鋒，他若是還懵然不知，那他就不是項青鋒了。

他馬上派人監視高勝寒的行動，在高勝寒走入望湖居後，他亦從後門登上二樓，吩咐手下在米飯中下了蒙汗藥，欲生擒高勝寒。

高勝寒的江湖經驗確是不夠，但他的反應却是出乎意料的敏捷，這是他始料不及的，因而令到他功虧一簣。

要是不能弄清楚高勝寒找他的目的，那他會寢食不安的！

「一定要抓住他！」項青鋒五指用力一抓，那窗框被抓得碎裂。「抓不住他，也要將他殺了，免留禍患。」

水面又起了漣漪，三顆腦袋先後露出水面，項青鋒一眼看清楚那三個人，不由低罵一聲：「飯桶！」

那三個人都是項青鋒的手下。

探頭出窗外的兩個漢子一見那三人露出水面，幾乎同時間問道：「找到麼？」

水中的三人都搖搖頭。

「他奶奶的，那傢伙一定潛入泥中，不然，他中了迷藥，不可能逃得了！」一個大細眼的漢子抹去臉上的水珠，不甘心地大聲說。

「上來吧，咱們馬上找幾條船，在附近一帶水面搜索，他就算鑽入泥中，我不相信他不用冒起來呼吸的！」

項青鋒在樓上聽聞，不由點點頭。

* * *

高勝寒才落入水中，暈眩的感覺便馬上消失。

原來，凡是中蒙汗藥的人，只要喝些水，或是浸在水中，便可以將藥性解去。

高勝寒雖然江湖經驗不多，但對於各種藥性頗有研究，所以，他一發覺中了迷藥，便馬上投入水中。

才沒入水中，他馬上向湖水深處潛去，直潛出二十多丈遠，才抓着一棵水草——蘆葦，將一根蘆葦折斷，含在口中，藉以呼吸。

他就那樣潛在水中，慢慢地往湖中潛游。

待到那些人划着小船，在附近的水面搜尋，他已潛游出百多丈外，他稍為冒出水面，分辨一下方向，跟着又潛入水中，朝東面岸邊泅去。

東面那一邊是大片蘆葦，只要泅入那片蘆葦叢中，那就輕易脫身了。

那些在附近水面搜索的人果然沒有發現他，他從容地自那面上岸，在附近找了一個樹林子，躲在林中，將濕衣脫下來，掛在樹椏上晾乾。

經過這一次事故之後，他深信項青鋒確在蘆葦集上。

他在望湖居內遭人下藥，這無異是說，項青鋒就在蘆葦集。

他甚至相信，項青鋒極有可能是望湖居的老闆，就像雷金獅一樣，明裏是生意人，暗裏却是大盜，表面的身份只是用來掩飾眞正的身份。

項青鋒這時候已在家中，正與一個人在內室密談。

那間內室只有他一個人才可以進去。

與他密談的人是一個年約三十多歲的漢子，身份比他低，但項青鋒却不敢托大。

「項爺，首領囑屬下轉告您，無論如何，一定要弄清楚那個姓高的意圖，這件事是因您而起的，你一定要將它擺平。」那漢子壓着聲對項青鋒說。

「煩你轉告老大，我一定會照辦。」項青鋒道。

跟着，他將日間差點捉到高勝寒的事，向那漢子說了一遍。

那漢子聽完後，也連說可惜。

跟着，他有點躭憂地道：「項爺，只怕這一來，會暴露了你的所在，他若不是一個蠢人，說不定會懷疑[illegible]居的人。」

「這一點我早已想到了。」項青鋒陰陰一笑，「我已在望湖居設下陷阱，只要踏入望湖居一步，不是我誇口，擔保他插翅也飛不了。」

「項爺，你果然智計過人。」那漢子奉承地道。

「你要不要留下來看看？」項青鋒頗為得意，「待捉到那小子，才回去向老大報喜訊！」

「有好戲可看，屬下怎肯錯過？」那漢子一臉諂色，「屬下也想見識一下，那姓高的小子，是何許人也，居然膽敢惹上咱們？」

「那你等着看好戲吧！」項青鋒拍拍那漢子的肩頭。

兩人相視而笑。

* * *

二更過後，高勝寒悄然來到望湖居。

他繞着望湖居打了個半轉（望湖居有一面是臨湖的，所以，他只能繞個大半），發覺不到有甚麼不對，才自後面翻牆進入望湖居內。

望湖居內黑沉沉的，不見一點燈火，屋內的人大概都睡了。

他略為打量一下，便向灶房旁邊的一排房子走去。

他猜測那一排五間屋子，可能是在店內留宿的人睡覺的地方。

他猜得沒有錯。

還未走到那排屋子前，已聽聞一陣有如雷鳴般的鼻鼾聲。

他心中竊喜，悄沒聲息地掠到屋前，那一陣鼻鼾聲，直震耳鼓。

他將耳朵貼在門上，傾聽一下，除了鼻鼾聲之外，他聽不到有其他的異聲。

發出鼻鼾聲的人就睡在屋內。

他伸出右掌，暗運內力，然後猛地按在門閂的部位。

那扇門應手被震開，高勝寒並沒有馬上閃身進去，將門推開一點，往屋內瞧看。

門閂被震斷時雖然發出一下聲響，大概被那一陣接着一陣的鼾聲所掩，屋內的人並沒有被驚醒。

屋內的擺設很簡陋，只有一床一桌一櫈，還有兩三件雜物，震天價響的鼾聲，就是從床上躺着的那人發出的。目光在屋內掃視了一遍，高勝寒才放心地舉步入屋內。

那知道他才走入屋內，驀地一下異聲，他心頭猛震一下，不由自主地抬頭往上望。

只見一件黝黑的事物疾罩下來。

高勝寒大驚之下，疾忙往後躍退。

「刷」地一聲，屋檐上亦罩下一片「黑雲」。

躺在床上的人鼾聲立止，發出一陣哈哈笑聲。

這刹那，高勝寒退也不是，往前衝也不是，就這樣一遲疑之間，他已被頭上罩下來的物事罩住。

那是一張網子。

這一來，他就算眞是一隻飛鳥，也飛不了。

幾乎是在那張網子將他網住的刹那，最少有五六支槍疾抵在他身上。

尖銳的槍尖刺入他的皮肉內，一陣劇痛。

他馬上不敢動。

他若動，刺在他身上的槍尖馬上會刺入他體內。

就算他有九條命，也活不了。

他還不想死。

只要有一口氣，那就有逃生的機會。

那是他的授業恩師時時教訓他的。

所以，他沒有動一下。

看清楚，那幾支槍是從左右隔壁的屋子「破」壁穿過來，刺向他的。

絕無疑問，這是一個佈置周密的陷阱。

一切都已在事先計劃妥的。

暗算他的人，一定早已猜到他會「夜探」望湖居，所以才佈下這個陷阱，讓自己踩下去。

這時候，他已冷靜下來，一點也不驚慌。

遇上事故的時候，驚慌無補於事，那只會對自己更加不利。

這亦是他恩師時常教訓他的話。

從床上跳起來的那個人，是一個大胖子，就像一座小山那樣。

難怪他能夠發出那麼響亮的鼻鼾聲。

那大胖子笑個不停。

窗外先後躍出兩條人影，其中一人晃着火摺子，將桌上的油燈點燃了。

室內頓時光亮起來。

高勝寒馬上瞧清楚那兩個自窗外躍入來的人的樣貌。

那是兩個穿一身黑色服裝的漢子。

那兩個人並不是項青鋒。

那個胖子在燈光之下，顯得更胖，由於太胖的關係，五官幾乎都被肥肉埋住，那個腦袋看上去就像一個肉球！

他仍然在笑。

看樣子，他對這個「把戲」感到很高興。

高勝寒懷疑那個胖子是個白痴。

「住口！」門外忽然有人疾喝一聲。

那胖子笑聲頓止。

從腳步聲，高勝寒聽出門外來了兩個人，由於他身上被五六根長槍抵刺着，不能轉動身子，所以，他看不到那兩個人。

不過，他猜測，門外那兩人極可能是正主兒，其中一個正是他要找的項青鋒。

「項爺果然神機妙算，那小子果然自投羅網。」門外的兩人中，有一個奉承地說。

那人不是別人，正是在密室內與項青鋒密談的漢子。

另一個人不用說，當然是項青鋒了。

他顯然對自己的「傑作」很得意，哈哈一笑：「對付這種乳臭未乾的小子，只要略施小計，他怎飛得出我項某的手心！」

「項爺，此人能夠殺死雷爺與鮑爺，一定有兩下子，要小心點啊！」那漢子提醒項青鋒。

項青鋒笑笑。「放心吧，就算他有通天遁地之能，也逃不了！」

「你就是項青鋒？」高勝寒終於忍不住開口問。

「不錯，項某正是你要找的人！」項青鋒得意洋洋。「姓高的，你太嫩了，你雖然逃得過日間的暗算，却逃不過項某今晚爲你佈下的羅網，哈哈哈，這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

「項青鋒，你別太得意。」高勝寒咬着牙道。

「小子，你唬不倒我的。」項青鋒冷笑道：「你以爲你還逃得了？」

「項青鋒，區區雖然落在你手上，但你也總算被我找到。」高勝寒用力咬咬牙，忍受那陣陣的劇痛。

「姓高的，你到底找我有何事幹？」項青鋒道：「你如今可以說出來了吧！」

「區區找你，是要查清楚，你是否月前在虎跳崗下，截劫了一件暗鏢的

那夥幪面盜匪的其中一個？」高勝寒沉聲道。

項青鋒與那個漢子聽聞之下，臉色驟變。

「姓高的小子，你找錯人了！」項青鋒壓下心中的震驚。「項某只是一個生意人，根本不知道甚麼暗鏢明鏢！」

「項青鋒，你抵賴不了的！」高勝寒冷笑一聲。「你若是一個生意人，那何懼我來找你？」

「小子，就算項某是劫鏢的一份子，那又如何？你奈何得了項某麼？」項青鋒嘿嘿連聲：「你小子怎會查到項某的身上的？」

「項青鋒，你不會沒有聽說過一句老話吧——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高勝寒忿忿道：「紙是包不住火的！」

「你小子到底是那兩個死鬼鏢頭的甚麼人？」項青鋒眼中殺機陡現。

「區區與那兩個死在你們刀下的鏢頭一點關係也沒有。」高勝寒感到身子有點僵硬。「區區是受一個朋友所托，查清楚這件事的。」

「你那個朋友是不是秦銳？」

「正是他！」

「他奶奶的，那傢伙中了老大的閻羅掌，居然死不了，早知這樣，當時一刀殺了他！」項青鋒咬牙切齒。

「他怎會查到我身上的？」頓一下，他沉聲問。

「你想知道，去問問他吧！」

「他在那裏？」

「區區本來不想告訴你的。」高勝寒忽然笑起來。「你既然那麼着急，我就告訴你吧！」

他雖然看不到項青鋒的樣子，但却猜到，他必然很想知道。

果然，項青鋒緊張地道：「高勝寒，只要你將秦銳的下落說出來，項某或許會放過你。」

「當眞？」高勝寒心裏暗笑。

「絕無虛言！」

「好吧！你聽清楚了。」高勝寒加重語氣。「秦銳已到地府去作客了。」

「姓高的，你死到臨頭，還敢耍我！」項青鋒怒氣沖沖地大叫。

高勝寒放聲大笑起來。

項青鋒氣怒得七竅生煙，大喝：「殺了他，殺！」

奇怪的事情就在這刹那發生了。

那五六支抵刺在高勝寒身上的長槍，不可思議地反震開去。

這簡直匪夷所思。

項青鋒與那個漢子都看得呆住了。

高勝寒就在那幾支槍尖被反震離開他身上的刹那，連人帶網疾衝向那個大胖子。

那個大胖子自始至終都像一座山那樣，站在那裏動也不動。

直到高勝寒衝到他的面前，才怪叫一聲，伸手欲推。

高勝寒右手一撥，將他的手撥開，接着一把將他抱住，打了個轉。

霹靂一聲，左右兩邊的牆壁倒塌下去，原來是木板造的，人影閃現間，四五根長槍追刺向高勝寒。

「噗噗噗」四五下疾響，四五根長槍都刺入一具人體內。

那大胖子張口發出一聲慘厲的吼叫。

原來，那四五根長槍都刺入他的身上。

刀光閃閃中，血光迸現，那大胖子又發出一聲厲吼。

原來，那兩個守在窗前的漢子在高勝寒摟着大胖子轉換位置的刹那，悶聲不吭地舉刀疾斬向高勝寒的背後，那知道高勝寒就像早已料到一樣，在轉換了位置的刹那，猛地向下一蹲，那兩個漢子斬向他的兩把刀，便斬落在那大胖子的胸肩上。

高勝寒在蹲下來的刹那，雙手往地上一撐，同時身形歪倒下去，疾向那兩個漢子滾去。

罩在他身上的那張繩網，在他雙手上撐，揚了起來，他那樣做，正是想脫出網外。

這連串的動作說起來雖慢，其實，那不過是一瞬間的事情。

那兩個漢子看到高勝寒朝他們疾滾過去，急忙拔回刀欲斬高勝寒，那知道剛才砍得太用力，刀鋒深嵌入那大胖子的肉內，竟然無法拔出來。

「砉砉」兩聲，那兩個漢子張口發出一聲慘叫，各自歪倒下去。

原來，就在兩人拔不出鋼刀的刹那，高勝寒已滾到兩人腳下，雙臂齊揮，硬是砸斷兩人的一條腳骨。

高勝寒接自那兩人之間標竄出去，身形一彈，再一翻，穿出窗外。

「截住他，不要讓他跑了！」項青鋒的喝叫聲直到這時才響起來。

剛才，他與那個漢子都被高勝寒那一連串快速無倫的動作，看得目定口呆。

他們第一次見識到，一個人的行動，能夠如此快速，那幾乎不是人可以做出來的！

那個大胖子雖然身中五槍兩刀，依然屹立不倒，而且還未氣絕，那五個持槍的漢子欲將槍抽回，居然抽不出，只好棄槍，急撲向窗前，欲將高勝寒截住。

那大胖子就在那刹那陡地暴吼一聲，雙臂一張一砸，那五個各自從他身旁撲前去的漢子頓時被阻，接着有如稻草人一樣，向後飛跌出去。

那大胖子似乎怒發如狂，雙手抓住砍在他肩胸上的鋼刀，用力一拔，拔脫出來。

兩股血泉也從那兩處傷口噴泉般濺了出來。

嘶吼一聲，他將兩把刀擲向那兩個腳骨折斷的漢子。

那兩把鋼刀飛斬入兩個漢子的身上，兩人發出教人心寒的慘叫聲。

嘶吼一聲，大胖子反手各抓住一根槍桿，力拔出來，兩股血箭隨即標射出去。

笨重地轉過身，他將手上的槍擲向門外的項青鋒與那個漢子。

項青鋒一面閃一面跳開去，一面怒喝：「魯胖子，你瘋了麼？」

那大胖子確是瘋了，而且凶性大發，接着又將身上的三根長槍拔出來，欲擲向門外，但已有心無力，身子晃了晃，跟着有如肉山傾頹般，砰然一聲大響，傾跌在地上。

地面彷彿震動了一下。

所有的人都驚駭得呆住了，包括項青鋒與那個漢子在內。

因爲他們都料不到，大胖子如此「神威」凜凜。

大胖子倒下後，他們仍然不敢馬上走近去，直到有人用槍去「刺探」他，一點動靜也沒有，才敢走近去，衝向後窗。

項青鋒喝止手下。「不要追了，他媽的都是飯桶，居然讓他跑了，這時候他不知逃到那裏去了。追個屁！」

那幾個漢子不敢吭聲，垂下頭。

「項爺，那小子被網網着，又被五支槍抵刺着，無端端的，那五支槍怎會離開他的身子？」首領派來的那個漢子思疑地掃了那五個漢子一眼。

項青鋒聽他這麼說，立即兇厲地看着那五個人。

那五人慌不迭七嘴八舌道：「主人，那小子好邪門，就在他放聲大笑的時候，硬是將咱們的槍震得反彈開去！」

項青鋒一聽，臉色微變，脫口道：「莫非那小子練成了『笑功』不成？」

那漢子從來沒有聽過「笑功」這門功夫，忙問道：「項爺，屬下從未聽聞過，有『笑功』這門玩藝，是甚麼來頭的？」

項青鋒瞧了他一眼：「難怪你不知道有『笑功』這門功夫的，武林中知道的人並不多，我也是聽老大說的，據他說，這門功夫是一個遊戲風塵的俠隱所創，每當大笑的時候，能夠將一身功力自全身每一寸肌膚散發出來，將擊在身上的兵刃或暗器反震開去，本來，那異人起初只是用來博那些小孩子開開心，弄點錢買酒喝的玩意，後來經過他一番研練後，便成了一門實用功夫。不過，據說那異人從不收徒的，而且行蹤飄忽，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那小子怎會練成笑功的？」

「項爺，聽你這麼說，天下之大，眞是無奇不有。」那個漢子感嘆道。

項青鋒後悔道：「要是不讓他有時間運功，一制住他的時候便殺了他，就不會讓他逃脫了。」

「項爺，這不能怪你，若馬上殺了他，豈不是不知道他所爲何來？」那漢子勸解項青鋒。「雖然被他跑了，總算知道出了甚麼紕漏，相信首領不會怪責你的。」

頓一下，又道：「誰想到那小子練成了那種『笑功』，就算首領在場，只怕也一樣會被他逃脫。」

「翟青，你回去稟報首領時，請據實相告。」項青鋒說着從身上摸出一張銀票，塞在翟青的手上。

翟青忙道：「項爺，你放心，小的一定會據實稟報的。」

「他奶奶的，又讓那小子逃了，眞不甘心！」項青鋒以拳擊掌。

「項爺，別氣惱。」翟青勸解他。「那小子一定還會來找你的，只要你小心提防，隨時佈下陷阱，總會捉到他的。」

「嗯！你說得對，煩你回覆老大，我遲早會將那小子的人頭送去，除掉那禍患的。」項青鋒目光閃閃，充滿了信心。

* * *

高勝寒死裏逃生，這一次的教訓，令他一世難忘，因此也增加了經驗。

經過這一次之外，相信他不會再那麼輕易中人暗算。

項青鋒沒有猜錯，他確是練成了「笑功」，那還是他第一次施展，却救了他一命。

起初，他只是貪好玩，才練「笑功」的。

想不到，這種用來逗小孩子開心的玩意，却可以用來救命。

原來，他第一次見識到這種玩意是，是在泰山腳下的一個小鎭集外面，一個鬚髮全白的老人，樣子半瘋半癲的，放聲大笑，那些村童有的用石子，有的用銅錢擲過去，堪堪擲到他的身上，便紛紛反彈開去，當時他看了，心中大奇，看出那老人是一個身懷奇技的異人。

他一時童心大發，便取出一塊碎銀，微運內力，擲向那老人，才擲到老人的身上，一樣被反彈開去，那老人的身上彷似罩了一層無形的牛皮一樣。

那老人看了他一眼，並細心地打量了他一會，忽然嘻嘻一笑，問他有沒有興趣學這種雕蟲小技，他貪好玩，連聲說願意，那老人便傳授了他練那種玩意兒的口訣心法，他照着練，不出三個月，便已練成。

* * *

這時候，高勝寒在蘆葦集外的一個小樹林中，由於身上被刺傷了五處皮肉，痛得很，他脫下衣服，將內衣撕成布條，將傷口處包紮起來。

幸好傷口不太深，還不致影响他的行動，不然，他也不可能從望湖居內逃脫出來。

雖然差一點送上命，但却終於確定了項青鋒是那夥劫殺暗鏢的其中一人，還是値得的。

只要從項青鋒身上着手追查，一定可以追查出其餘的劫鏢者。

他決定伺機再找項青鋒。



陰老大等人逼項青鋒自己了斷。

眼前，他最需要找一處地方休息一下，治理一下身上的傷口，並換一件乾淨的衣服。

因爲他那件白色的長衫不但被刺破了四五個洞，還染了不少血漬，雖然還可以穿着，却會引人注意。

穿回衣服，走出樹林，他往集上掠去。

他並不是去找項青鋒，而是想在集上找一戶人家休息一晚，就近監視項青鋒的動靜。

他倒不怕項青鋒會逃去，所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他不相信項青鋒捨得丟下那一大片家業，遠走他方。

* * *

中午時份，項青鋒正要吃午飯之際，突然來了一個不速之客——一個姓顧的中年人。

項青鋒看到那人，臉上露出訝異之色。「老顧，甚麼風將你吹來？吃了飯麼？來！坐下來喝兩杯。」

老顧搖搖頭。「老項，我是特地來與你談一件大買賣的，我們到外面去談好麼？」說時朝項青鋒打了個眼色。

項青鋒馬上會意，對身旁的女兒道：「鳳兒，妳去對妳娘說，我要出外去談生意，不用等我吃飯。」

他女兒——項美鳳答應一聲，從[illegible]廳走去。

項青鋒與老顧向大門走去。

才走出大門，老顧便低聲對項青鋒說道：「老項，老大在集外的金花廟，他聽了翟青的回報，不放心你一個人對付那個姓高的，特地趕來，與你商議一下，如何對付那個小子。」

項青鋒一聽，先是呆了一下，繼之驚喜地道：「老顧，有老大出馬，一定可以對付那個姓高的小子！」

「老項，不但老大來了，連老葉與老嚴、老樂、老章也來了。」

「老顧，老大這一次好大陣仗啊。」項青鋒頗不以爲然。「那小子雖然厲害，但也不用出動所有的弟兄啊！」

老顧低沉地道：「老項，老大這麼做，是不想再出錯漏，務必一擊置那小子於死地，以免紕漏越弄越大，所以，他才召集了所有的弟兄，對付那小子。」

「嗯，我眞服了老大。」項青鋒心悅誠服地道：「他不愧是咱們的老大，每做一件事，皆思慮週全！」

老顧笑笑，目光有點怪怪地瞟了項青鋒一眼。

要是項青鋒看到他的目光，一定會感到奇怪，可惜，他並沒有發覺。

兩人很快便來到集外約一里外的金花廟。

金花廟雖然香火疏落，但却並不破敗，廟內有一個廟祝主持廟內的一切事務。

當兩人走入廟內的時候，那個廟祝不知去了那裏。

老顧帶着項青鋒，一直往後面走去。

後面是一個不太大的小院子，兩邊各有兩間並列的屋子。

院子當中站着兩個中年人。

看他們的樣子，一點也不像武林人，十足生意人。

那兩人看到項青鋒，馬上招呼道：「老項。」

項青鋒點點頭，亦招呼道：「老章、老嚴，看到你們，眞高興。」

老顧接口道：「我到外面去看着。」轉身走向前面。

「老大呢？」項青鋒邊走向老章兩人，問道。

「在屋子內。」老章往左邊的一間屋子嘛嘛嘴。

項青鋒目光一轉，望向右邊的兩間屋子。

他馬上看到，從第一間屋子內，走出兩個人。

走在前頭的，是一個年紀與項青鋒相若的中年人，一身生意人打扮，朝項青鋒點點頭。「老項。」

項青鋒忙招呼一聲：「老葉。」

跟着又垂頭朝跟在老葉身後的那個人躬躬腰。「老大，勞動你親自前來……」

那人一擺手：「項老五，這件事關係到咱們的安危，我怎能不來！」

所有的人都對那人顯得很尊敬，俱垂手而立。

那人年紀約五十上下，一身灰衣，頷下留着半尺長的灰白鬍子，看上去，就像一個教私塾的塾師。

這種人，要是走在街上，任誰也不相信他是一個會武功的武林人。

他居然是一夥强盜的頭子！

項青鋒道：「能夠得老大親自出馬，那小子就算有三頭六臂，也活不了……」

「項老三，聽翟青說，那小子會『笑功』？」老大一直目注着項青鋒。

項青鋒點點頭。「那小子能夠藉着大笑，震開抵刺在他身上的五支長槍，我猜那極可能是老大說的『笑功』。」

「那肯定是笑功。」那灰衣人道：「那小子不但殺了雷老四與鮑老七，還兩次從你的手上逃脫，看來，要對付他，不是那麼容易。」

「老大這一次來，一定有辦法對付得了他。」項青鋒恭聲道。

「我確是想出一個根絕後患的辦法。」老大道。

「老大果然不愧是咱們的老大。」項青鋒高興地道：「四要那小子一死，便根絕後患。」

老大但笑不語。

項青鋒道：「老大，可否將你的絕妙主意說出來聽聽？」

「我正要說出來，看看你們可同意我這個主意。」老大兩道目光掃了各人一眼。

「老大想出來的主意，咱們幾時有不同意的？」項青鋒忙拍馬屁。

其餘的人聽了，都露出古怪的笑容。

項青鋒却沒有察覺到。

本來，他以爲老大一定會責備他兩句的，那知道却沒有，感激之餘，自然想報答老大——拍拍他的馬屁。

老大將目光落回項青鋒的臉上，緩緩說道：「項老五，紕漏出在你身上，害得雷老四與鮑老七被那小子殺死，我思前想後，最佳的辦法是，將那紕漏堵塞起來，……你明白我的意思麼？」

項青鋒一聽，仿似當頭打了個霹靂，震驚得呆了一呆，接臉色慘變，急不迭道：「老大，這……未免太狠毒了，不可以……想別的辦法麼？」

「項老五，不是我狠毒，這叫壯士斷臂，紕漏出在你身上，只要你一死，那紕漏便堵住，那小子無法從你身上追查下去，爲了保全咱們幾個，你也應該犧牲自己！」

「老大……只要咱們殺死那小子，一樣可以絕後患！」項青鋒一張臉又青又白，連聲音也有點發顫。

「那不是最好的辦法。」老大不動聲色地道：「萬一殺了那小子，那小子却將這件事事先告訴別的人，那紕漏仍在，別的人仍然可以從你的身上追查下去，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這世上再也沒有你項老五這個人！」

「老大，你不能這樣做！」項青鋒驚得激動起來。「我與你們出生入死，一起做買賣，我從來沒有半句說話，你怎能要我死？」

「項老五，你冷靜點，這可不是我一個人的主意。」老大平靜地道。

「老葉、老章、老嚴，你們都同意老大的主意？」項青鋒目光逐一在老章三人臉上溜過，希冀地大聲問。

老章三人默然點頭！

項青鋒忽然沉寂下來，老大與老章四人都沒有說話，默然注視着他。

項青鋒緩緩移動目光，在四人的臉上逐一盯視了一下，忽然咬牙切齒地道：「你們好自私啊，爲了保存自己，居然要我死！你們都不夠道義，不夠朋友……」

「老項，別這樣！」老嚴開口道：「若紕漏出在我身上，爲了保存大家，我一樣會遵照大家的意思，犧牲我自己！你死後，我們每做一筆買賣，照樣分一份給你的家人……」

「說得倒好聽！」項青鋒狂叫起來。「若要死的眞是你，只怕你便不會說得那麼慷慨！我死後，你們照樣分一份給我的妻兒，嘿嘿，假仁假義，人死了，就算有金山銀海，又有甚麼用？」

「項老五，你發甚麼瘋？」老大沉喝一聲，倒也頗有威嚴。「你到底接不接受我們的議決？」

項青鋒陡地仰天大笑起來。「你們不仁，我亦不義！你們要我死，沒有

那麼容易！」

老葉三人的臉色微變了一下，一齊望向老大。

老大微微搖搖頭，跟着平靜地道：「項老五，你難道不替你的家人想一下麼？」

項青鋒頓時如遭雷殛般，整個人震抖了一下，一張臉變化不定。

好一會，他才咬咬牙，低聲道：「好，我死，但你們也要答應我，不得動我家人一根毛髮！」

「你放心吧，我們只想堵住那紕漏，並不想大開殺戒，何况，嫂夫人根本不知道你與我們幹的勾當，我們何需殺人滅口！」

頓一下，又道：「你死後，我們仍然會每做一筆買賣，便分一份給嫂夫人。」

「老大，你要是食言，我做鬼也不會放過你！」項青鋒聲色俱厲。

「老項，你放心去吧。」老嚴道：「我們都有家人，我們決不會殘殺無辜。」

「好！我死！」項青鋒說完，狠厲地掃了四人一眼，跟着抬起右掌。

老大四人都默然注視着他。

咬咬牙，項青鋒一翻掌，拍落自己的天靈蓋上。

「噗」一聲響，天靈蓋碎裂，血漿四濺。

老大四人的神色一點也沒有變動。

項青鋒身子晃動了一下，才撲倒在地上。

直到這時，老大才嘆了口氣。「爲了大家，他不得不死。」

老嚴道：「老大，要不要看了他是否咽了氣？」

老大點點頭。「小心點好。」

老嚴走前去，先探探項青鋒的鼻息，再摸摸他的腕脈，確定他咽了氣，才挺起身。「老大，他確是咽了氣。」

「好，咱們走吧！」老大說完，當先縱身掠過圍墻，往南面飛掠而去。

老葉對老嚴、老章兩人道：「我去知會老顧一聲。」往前面走去。

老嚴與老章互相揮了揮手，各自縱掠出圍牆，往不同的方向掠去。

老葉與老顧則從廟門口溜出去，各自走了……

＊　＊　＊

就在老大等人去了不到一刻鐘，自右邊那兩間屋子的屋檐下，翻掠起一條身影，在瓦面上略一點足，掠過屋背，掠落在院子的地上。

當那人一眼看到地上的項青鋒後，哭叫一聲：「爹！」縱撲過去。

那人赫然是項青鋒的女兒項美鳳。

項青鋒當然不能回答女兒的呼叫。

項美鳳撲跪在父親的身前，悲哭起來。

——當她一眼看到項青鋒的時候，已看出父親已死了。

其實，她早已知道父親已死。

因爲，她聽到所有的說話。

原來她一直匿在那間屋子的後面檐下，雖然看不到老大等人的樣子，但却聽到父親與老大等人的說話。

當她知道父親背地裏幹的是强盜勾當，她異常震驚，若不是親耳聽聞，她眞不敢相信，平日樂善好施的父親，竟然是一個兇惡的强盜！

當她聽到老大逼父親自殺時，她幾乎忍不住現身出去，助父親一臂之力，但當她聽到，父親若不自殺，老大等人便會對家人不利，她又忍住了。

她是顧慮到母親與兩個弟弟的安全。

她雖然是一個女孩子，但却極有主見及冷靜，項青鋒曾慨言，她若是一個男子，必然會出人頭地，幹出一番事業，可惜却是一個女孩子。

她雖然不忍心看着父親被老大等人逼死，但又想到，父親幹了那麼多傷天害理的事，也該死，何况，憑她之力，不可能助父親脫出那些人的脅逼，說不定，連她也死在老大等人的手上，那不但不能替父親報仇，還會連累了母親及兩個弟弟，以致遭慘滅門之禍，讓老大等人繼續作惡下去，她思想了好一會，決定不現身，好待以後替父親報仇！

一個女孩子能夠如此冷靜，只怕很多男子也辦不到。

說起來，女孩子一向給人柔弱的感覺，殊不知道，若是冷靜起來，很多男子也不比不上。

悲哭了一會，她便抹去眼淚，將項青鋒的屍體翻轉過來。

她看到父親死得那麼慘，不由又悲哭起來。

——項青鋒死不瞑目——兩眼大睜着。

忽然，她止住哭聲，怔怔地看着父親的左手。

原來在她將父親的屍體翻轉時，看到項青鋒左手的衣袖翻了起來，露出左手。

本來，項青鋒的左手並沒有甚麼特別，引起她注意的，是那隻左手緊緊地拳握起來。

她不明白父親爲何將左手緊緊地握起來。

驀地，她心頭一動，莫非父親手中握着甚麼東西？

她不由好奇心大起，慢慢地伸手過去，拿起父親的左手，將他的手指扳開來。

手掌內空空的，甚麼也沒有。

她不由一陣失望。

陡地，她眼一睜，看着那半翻起，摺起來的袖角。

那袖角露出「一劃」，血漬。

再往父親的手上細看，原來食指

破了。

——莫非父親戳破食指，在袖子上暗中寫了甚麼？

一念及此，她急忙將那角袖子完全翻起來。

那上面果然寫着一個字。

一個「書」字。

她呆呆地瞧着那個用血寫出來的「書」字，心裏思忖着：父親臨死前寫下這個「書」字，到底有甚麼意思？

她知道父親臨死前，寫下那個「書」字，必有深意。

但她一時之間，却猜不透那個「書」字到底暗示一些甚麼？

——莫非那個「書」字，暗示書中藏着甚麼秘密？

她雖然不能肯定，但却認爲這個可能性最大。

她將那截衣袖撕下來，藏在懷中，並將父親的屍體抱到左邊的第一間屋子內，放在一張床上。

然後，她抹下眼淚，走回家中將噩耗告知母親。

* * *

集上的人很快便知道項百福——項青鋒的死訊。

不少人曾受過項青鋒的恩惠，他又是個大善人，所以，很多人對於他的死，感到驚愕與悲痛。項家當然沒有將項青鋒眞正的死因說出來，對外說他是得急病死的。他的屍體也是悄悄從金花廟運回家中。

高勝寒亦知道了項青鋒的死訊。

他却不大相信項青鋒得急病死了。

他懷疑項青鋒詐死，令他不再追查下去。

因爲，若是連唯一的綫索也斷了，他想追查下去也不可能。

他決定到項家去瞧瞧。

他向那戶讓他暫住兩天的人家借了一套粗布衣衫，換上，再用泥灰將臉弄得灰黑，便向項家走去。

沿路之上，遇上不少去項家拜祭的人，他乘機躲在那些人叢中。

聽着那些人盡在說着項青鋒生前的好處，高勝寒在心中暗笑。「他們若是知道項青鋒背地裏幹些甚麼勾當，只怕便不會對他歌功頌德了！」

他幾乎忍不住，大聲將項青鋒背地裏所幹的勾當說出來，好讓集上的人知道，項青鋒是一隻披着羊皮的狼！

但他知道，不會有人相信他所說的，所謂口說無憑，何況集上的人先入爲主，有人相信他的話才怪。

說不定，集上的人以爲他誣譭項青鋒，因而引起公憤，憤而將他逐出集外。

幸好他不是一個衝動的人，他馬上將那股衝動壓了下去。

前去項家弔祭的人絡繹不絕，項家的人自然不會留意每一個前去致祭的人，高勝寒很容易便混了進去。

跟着那些人來到靈堂上，雖然心裏不願意，爲免惹人懷疑，高勝寒只好依例上香致祭。雖然項青鋒的屍體就放在靈堂上，由於被壽被覆蓋着，無法看到他的面目。

他總不能上前去掀起壽被，瞧清楚那條屍是否項青鋒，他若眞的那樣做，相信必會引起一陣騷動。

高勝寒當然不會做出那種魯莽的舉動來，以免引起項家的人對他有所懷疑。

從靈堂上退下來，他懷着納悶的心情，走出項家。

剛才，他在靈堂上看到項青鋒的妻子兒女披蔴戴孝的，哭得好不傷心，那又不像是假的，這就是他納悶的原因。

爲了弄清楚項青鋒是否詐死，他決定待到晚上，再到項家查探清楚明白。

被迫自殺　憤恨留字

二更過後，集上一片沉寂，只有項家隱隱傳出哭泣聲。

項家大門上掛着的那對白紙燈籠在夜風中微微晃盪着，階上的白燭火焰晃動，顯得陰陰森森的，若是有人在這時候經過，一定會心頭發毛，汗毛直豎。

一條人影有如鬼魅般，自側面圍墻掠入屋子內。

若是這時候有人瞧到，不以爲是項青鋒的鬼魂返家才怪，準會嚇個半死。

整座屋子內，就只有靈堂那邊有燈火，斷斷續續，悲悲切切的哭泣聲，從那面傳出來。

那條人影很快便竄掠到靈堂側面的一叢花樹下，往靈堂那邊窺望。

驀地，不遠處的一棵樹上，刷地掠下一條人影，從身形來看，應該是個女子。

「朋友，別躲了，出來吧！」從樹上掠下來的人縱掠到那人影匿着的花樹前，輕喝一聲。

匿在花樹下的人影知道已被對方發覺，只好站起身。

夜色下，那苗條的人影果然是一個年輕女子。

「你是誰？」那女子兩眼眨也不眨地瞧着從花樹下站起來的那人。

「高勝寒。」

「你就是那個姓高的……」那女子差點衝口說出「小子」兩個字，大概覺得有點不禮貌，急忙停住。

「請問姑娘是甚麼人？」高勝寒雖然猜到對方極可能是項家的人，仍然忍不住問。

「我是項家的人。」那女子道：「項青鋒的女兒——項美鳳。」

「姑娘原來是項青鋒的女兒。」高勝寒睜大雙眼想看清楚她的模樣。

「我早料到會有人來夜探寒舍，想

不到是你！」項美鳳也極想看清楚高勝寒的模樣。

由於兩人都站在陰影下，因此，兩人都看不清楚對方的樣貌。

「姑娘以爲來的應該是甚麼人？」高勝寒頭腦靈活，馬上便猜到項美鳳那句話是另有所指。

項美鳳却沒有理會他那句話。「我父已死，你還來幹嘛？莫非連一個死人也不放過？」

高勝寒忙道：「項姑娘，我來，是想弄清楚，你父親是否眞的死了？」

「難道人死了，也會假的麼？」項美鳳怒聲道，聲音不由提高了。

「我懷疑令尊是詐死！」高勝寒實話實說。

「你——」項美鳳氣怒得說不下去，戟指高勝寒。

「姑娘，我……並沒有……甚麼啊。」高勝寒急急辯白。

「你太過份了。」項美鳳終於吐出下面那句話。「我親眼看到父親橫死，難道還會是假的？」

「姑娘，別生氣。」高勝寒有點手足無措。「令尊是……唯一的綫索，所以，我一定要弄清楚他是眞死還是假死！」

「你……簡直豈有此理！」項美鳳衝口怒罵。「我父若不是死了，辦喪事幹麼？」

「姑娘，我若不能確實知道令尊是否死了，是不會死心的。」高勝寒固執地說。

頓一下，又道：「可否讓我看一下令尊的遺體？只要看清楚確是令尊的遺體，我馬上便走，從今以後，不再來打擾妳！」

項美鳳用力咬着嘴唇，胸脯急促起伏，好一會，才點點頭。「爲了教你死心，我讓你看個清楚明白！」

說完，轉身往靈堂走去。

靈堂上一片愁雲愁霧，項美鳳的母親早已支持不住，返回寢室歇息，只剩下兩個弟弟在守靈，有幾個下人相陪。

看到姐姐帶着一個陌生人走入靈堂，兩個弟弟與那幾個下人都詫異地抬起頭，瞧着高勝寒。

項美鳳朝兩個弟弟打了個手勢，兩人馬上垂下頭，默默地燒紙錢。

雖然項青鋒是個專幹壞事的强盜，但人死一了百了，高勝寒還是在靈前上了一炷香。

屍體就停在靈位的後邊，在項美鳳的示意下，他跟着走近屍體。

項美鳳嘴唇噏動了幾下，才揭開蓋在屍體頭上的壽被。

高勝寒目光立時落在露出來的頭臉上。

他雖然從來沒有見過項青鋒，但一眼便認出，眼前的死人確是項青鋒。

那死人的樣貌輪廓，與項美鳳有幾分相似，與她兩個弟弟更加相似。

死者的臉容雖然經過「裝扮」，而且戴了一頂壽帽，但仍然可以看出，死者死得很慘厲，因爲那雙眼無論怎麼弄，仍然合不攏，微睜着。

項美鳳在看到父親的遺容後，雙眼立時湧出淚水。

——那是一種父女的天性，假裝不來的。

高勝寒不相信項青鋒是得急病死的。

——日間，集上的人都是這麼說的。

「姑娘，很對不起，請蓋回……」高勝寒帶歉地對項美鳳低聲說。

項美鳳馬上將壽被輕輕放下，睨了高勝寒一眼。「你現在相信先父眞的死了吧？」

高勝寒點點頭。「很對不起。」

「你現在可以走了。」項美鳳下逐客令。

「打擾了。」高勝寒不想再逗留，馬上向外走。

項美鳳隨後跟着。

走出靈堂外面，項美鳳道：「喂，你從大門走出去，還是從進來的地方出去？」語含揶揄。

「客隨主便。」高勝寒不亢不卑。「妳要我從那裏出去，我便從那裏出去。」

項美鳳在背後瞪了高勝寒一眼。「從大門出去吧！」搶前兩步，走在高勝寒的前面，往大門那邊走去。

高勝寒在後面搖搖頭。沒有說甚麼。

——他一直記着恩師的教誨，好男不與女鬥。

走到大門前，項美鳳停下來，半轉身。「請。」

她却忘了，還未將大門打開。

高勝寒望一眼關着的大門。「項姑娘，妳不是要區區逾墻而出吧？」

「你逾墻而入，何妨逾墻而出？」項美鳳臉上露出促狹之意。

「項姑娘，這非待客之道——」高勝寒有點氣惱。

「我不過與你說笑吧了。」項美鳳「噗嗤」一聲笑起來。「看你生氣的樣子！」

說話時，她正好與高勝寒的目光相觸，一顆心沒來由地「噗通」跳了一下。

她慌忙將目光移開，急急上前去將大門拉開。

高勝寒在那剎那也是心頭微顫——他發覺到，她原來是一個很美的女孩子。

他急忙收攝心神，向大門走去。

兩人都感到有點侷促不安，不敢再瞧對方一眼。

高勝寒有點不自然地說了一聲「告辭。」跨出大門，頭也不回，走下台階。

項美鳳直到高勝寒走出大門，才敢抬眼瞥了他一眼，慢慢將大門關

只見寨中人狠奔豕突，而一陣刺耳的嗩吶聲傳來，越是走近白虎堂，越是使人煩躁不安。

他當然知道那是一種音波功。

達達星看見韋矢言，氣定神閒，已知來者是高手。

韋矢言道：「兄台是——」

斷眉一見韋矢言，叫道：「這怪人好厲害，韋先生你救——」

韋矢言道：「斷眉兄，你先塞上耳朵——」

達達星却放下了嗩吶，站了起來，這人身材，似有韋矢言那麼高大。

他把手中的「蘆葦」揚起，不發一言，便已攻向韋矢言，手法却是十分怪異，既似點穴，又似刺殺。

韋矢言就以雙袖應戰。

雙袖拂起狂風，四方八面的攻向達達星。

達達星的蘆葦就像風中勁草，以拂穴、錯脈、刺、點、打、戳、壓、擊、撞的手法，向韋矢言上中下三盤攻去，這手法並非中土武林所見，怪異之中，自成一派。

韋矢言雙袖有如大海波濤，一浪接一浪，使他攻來之勢，就在招式與招式之間無形散去。

這時，韋矢言靈光一現。

假若能以自己武功，壓倒這個怪人，斷眉自然對自己感激不盡，那時，他可以利用這段恩情，再解決斷眉與波斯武士之間的矛盾。

他立時雙袖再拂，手中又多了一條長帶。

帶作七色，那是他師傅獨創的一套「飛虹綑帶」。韋軒轅一次觀看沙漠中的海市蜃樓的虹光，見七色變幻無定，一時互相纏繞，一時互相分散，極為奪目。

他便以七色帶互纏互散，創造了「飛虹綑帶」。

只見韋矢言手中那七色飛帶上下飛舞，一片爭光耀目，波瀾起伏，此起彼降，彼進此退，交織成無數光華，便要綑着這天竺怪人。

怪人在飛虹綑帶之內，飛躍騰挪，十分靈活，他那手中蘆葦，雖然不能再發揮威力，但仍可以在綑帶下綑之時，掠開纏結之處。

綑帶越舞越急。

天竺怪手開始手忙脚亂。

韋矢言知道那是最佳時刻，一聲：「着！」

只見那怪人左手已被飛虹綑帶綁着，而右手那「蘆葦」已被韋矢言內力震飛。

天竺怪人道：「服了！」

這話倒出乎他們意料之外，中原人士講求節氣，講求寧死不屈，但這天竺怪人，竟一口便說服了。

原來天竺地方，不似中原，人們生性單純，是非黑白，絕不混淆。

韋矢言把布帶一晃，已放鬆了那左手的綑綁。

天竺怪人道：「我是達達星，甘心拜服——」

「我是楞嚴堡韋矢言！」

「多謝韋堡主不殺之恩！」

「達達星，你此行的目的是——」

「我是天竺第一武士，酋長賜我十柄寶刀，因此我赴中原，找寶石相配，我從天竺北上，入絲綢之路，見波斯人帶來寶石，正合我的心意，那我——」

斷眉已明白他所指。

韋矢言道：「你非要此批寶石不可？」

「我是你手下敗將，如何能說非要二字！」

「那好極了，斷眉先生，你——」

「多謝堡主相救，這批寶石——不，我這條命也是你的，甚麼也是你的！」

韋矢言心中一陣激動，感到這兩個漢子，雖是粗鄙不文，但也是熱血漢子。

韋矢言道：「我並非想要這批寶石，斷眉先生，那波斯第一武士，千山萬水而來，既不能保護商旅，也不能保護貨物，你叫他如何回去？」

兩人無言。

韋矢言續道：「雖說他是學藝不精，不過，他人生路不熟，未遇過强勁對手……」

斷眉道：「韋堡主，我明白你的心意，這一批寶石，就任由你拿主意！」

天竺武士達達星道：「其實我也可以向波斯人買這些寶石，他們目的是來做生意！」

韋矢言道：「你們既然信得過在下，那麼——」

兩人同時道：「韋堡主之言，絕不違拗！」

於是，兩日之後，領了兩人，下山往那山道，會見波斯武士格納查。

格納查得回寶石，又見商旅沒有損傷，俱十分感激韋矢言。

天竺武士向波斯人購了多顆寶石，當然價格從廉，半賣半送。

波斯武士與斷眉不打不相識，也介紹了無數中土商人前來，購買寶石地毡，使他們不用再入中原，便滿載而歸，但格納查不願回去，遣派了身邊的七位武士護着商旅回去，自己却與斷眉切磋武藝。

那天竺異人達達星却要上楞嚴堡，與韋矢言談論磋研那飛虹綑帶的武功。

一場恩怨，便已消彌，韋矢言沒有得到甚麼寶石，却赢得三位好友。

護堡不成　身受毒傷

韋矢言的心目中，還有兩位助拳的。

這兩位的怪異，與上述五人，不遑多讓。

認識「花面武士」苗疆與東瀛武士

「佐佐木」，也是在一次偶然的機會。

那年韋矢言有事赴長白山，途經一個森林，却見有兩個怪人在相鬥。

其中一個，臉有繪花，在一般人看來，極為怪異，還有，那時，天氣已是秋末冬初，長白山地處北方，已是十分寒冷，那人竟是穿了十分單薄的衣裳。

另一個怪人，全身由頭至脚都包着黑布，手執東瀛刀，一看便知是個東瀛武士。

兩人在林中大戰。

原來那臉有繪花的人是個苗人，他本人是雲南來的，不過他為了採集葯物與毒物，一直北上，他並無一個目的地，只要發現需要採取的葯物與毒物，他便前去。

他是個苗人，名字就叫做苗疆。

他使的是一種怪異的武器，名叫孔雀鈎，這孔雀鈎平時使來，就像普通中原的鈎一般，不過，在重要的關頭，那鈎可以像孔雀開屏那麼散開。

而那東瀛武士，是來自日本，據說他是屬於「伊賀派」的忍者。

所謂「忍者」，與一般武士是有點不同，他不但有上乘武功，還有其他武士所沒有的本領，例如他們可以突然隱身！

究竟這兩人如何大戰起來，韋矢言並不知道。

當他們戰得難分難解之時，韋矢言才經過樹林。

東瀛武士那長而略彎的武士刀揮起來，苗疆的孔雀鈎相迎，「砰」的一聲，火花四濺！

就在這時，那孔雀鈎已散開。

本是一鈎，而今却成為十多柄利刃，便要把日本武士的胸前刺得變成個蜂巢！

東瀛武士並不弱，身形稍退，武士刀竟然從下而上，反手斬上，眼看便要苗疆把孔雀鈎撒去。

苗疆聽風辨來勢，猛然躍開。

東瀛武士使出一招，像中原武林人士所使的「橫掃千軍」，不過這「橫掃千軍」並不只是一招過，而是沿着身體不停旋轉而使出，他的身體已成一個風車，而鋒利的武士刀在風車外殺上。

他的步伐怪異，身體斜斜而上，又好像是脚已離地，這招迫使苗疆直退二十步。

東瀛武士刀所過之處，落葉無數。

武士刀刀氣迫人，韋矢言在一旁，也感到一陣寒意。

苗疆猛退，只是暫時阻擋不了這殺氣。

不過，東瀛武士所展這招，極為浪費氣力，假若這一招不能殺退或嚇退敵人，自己氣力不繼，便會為敵人所乘而落敗！

花面武士苗疆似乎是看到他這個弱點。

他一直退，孔雀鈎並無出手抵禦。

直到刀光一停。

這次，孔雀鈎便出，一出便已是孔雀開屏，十多柄的利刃一同攻來。

東瀛武士氣喘着，脚步已有虛浮，他反身一躍。

苗疆却如影隨形，孔雀鈎緊封他的喉嚨與前胸。

東瀛武士立定。

苗疆孔雀鈎猛力推前。

突然，苗疆「呀！」的一聲，叫了起來！

原來，他眼見這東瀛武士，便要死於孔雀鈎之下，可是，一刺之下，竟是刺在一棵樹幹之上！

而那東瀛武士竟然消失了！

是的，突然的消失了！

韋矢言冷眼旁觀，也感到愕然。

一個人竟能在另一個人眼前，突然消失。

苗疆呆了半晌。

他又再持孔雀鈎向前不斷刺去。

但那裏還有東瀛武士的踪影？

韋矢言本想離去，但看到這裏，實在難以相信，便信步出來。

苗疆還以為東瀛武士又再出現，返身一刺。

韋矢言道：「好漢，我並非那東瀛武士！」

苗疆見韋矢言虎威凜凜，道：「你——」

「我看到你們相鬥，那人實在奇怪！」

「我看是撞了邪！」

「撞邪？好漢，我看你是來自苗疆之地？」

「我根本便是苗疆！你——」

「我是來自內蒙的楞嚴堡——」

話未說完，忽然半空之中，飄下一葉。

苗疆竄身抓葉。

葉上有刀痕，寫了二字——「明戰」

另外一旁，似乎是個署名——「忍」

苗疆不明所以，遞給韋矢言看。

韋矢言一看，道：「那東瀛武士約你明日再戰！」

「那忍字是——」

「那可能是他的名字，也可能是他的派別！呀！對了，他是個忍者！」

「甚麼是忍者？」

「我也不大清楚，不過，我聽黃海沿岸一帶的漁民說過，東瀛武士，是會隱身術的！」

「隱身術？」

韋矢言道：「好漢來自苗地，也看過很多邪術？」

「有，雲南有很多邪術巫術！」

「有隱身術嗎？」

「我不知道，我沒有看過！」

「以我看來，這東瀛武士是個忍者，據說忍者本領高强，可以隱身，不

了半截，憑我之力，只怕未必能助先父反抗那些人，萬一……我與先父不但立遭毒手，說不定他們因此而遷怒於我娘與兩個弟弟……我不敢想下去……結果，我聽着先父自殺而死……當時我眼淚往肚裏流，暗暗發誓，一定要替先父報仇，並替世上除去那幾個害人賊！」

高勝寒聽她說完那番話後，對於她的冷靜及理智，大感佩服。

因為他自問，換了是他自己，在那種情形下，不知能否控制得了自己。

「項姑娘，區區很佩服妳的理智與冷靜。」

項美鳳舉袖抹去眼角的淚水，忽然說道：「高……兄，說起來，你……與我可說是同仇……敵愾，我想請你答應，與我一道找出那夥盜賊……」

高勝寒料不到項美鳳主動提出與他合作，他不免有點猶豫，經過上一次柳依依那回事後，他心裏時常警惕不要輕信別人，想一下，項美鳳不像是編造說話來誆騙他，沉吟了一下，才說道：「項姑娘，區區正感人單勢孤，能夠多一個人幫忙，那最好不過。」

項美鳳聽他那麼說，頓時心裏一喜。「高兄，不怕對你說，我正是因為感到人單勢孤，才……冒昧來找你與我聯手追查那夥盜賊，而且，我掌握了一點綫索。」

「項姑娘，妳有綫索?」高勝寒喜出望外。

項美鳳點點頭：「不過，我仍未猜透那個謎。」

「項姑娘，妳說甚麼?」高勝寒聽得好生不解。「怎會要猜謎的?」

項美鳳聽他那麼說，忙加以說明。「先父在臨自殺之前，暗中戳破左手食指，在衣袖內寫了一個『書』字，我認為先父暗中留下那個字，必有深意，極有可能暗示一些甚麼……與那夥盜賊有關的事情，但我昨晚想了很久，也想不出那個『書』字暗示甚麼，昨晚你走後，我曾到先父的書房，找遍了房內的書籍，也找不到認為有用的物件或是書信之類的信件，所以，我才會說，仍未猜透那個『書』字所包藏的謎底。」

「項姑娘，令尊定不甘心被那夥盜賊迫死，才會在衣袖內寫下那個『書』字，那必是暗示與那夥盜賊有關的綫索，咱們一定要猜出謎底！」高勝寒顯得很興奮。

也難怪他那麼興奮的，就在他一籌莫展的時侯，忽然又找到了線索，不興奮才怪！

「我也是那麼想。」項美鳳道：「可惜，猜不破那個謎。」

「項姑娘，不要心急，慢慢想，總會猜到的。」高勝寒口裏那麼說，心裏恨不得馬上猜到謎底。

「高兄，你還未答覆我，是否與我……」

高勝寒馬上說道：「我答應與你聯手追查及對付那夥盜賊！」

「咱們只顧說話，你瞧一下，那些經過的路人都好奇地朝咱們看一眼！」項美鳳臉上忽然又微紅起來。

高勝寒聽她那麼說，才警覺到，自己與她一直站在路上說話，扭頭看一眼，經過的路人，確是對他們投以詫異曖昧的目光，他臉上也不由一熱，急忙道：「項姑娘，咱們找個地方坐下再談，好麼?」

一雙年輕男女站在路上只顧說話，難怪會令到經過的路人大為好奇，並投以曖昧的目光，要知道，男女授受不親，他們却公然在路上說話，要是讓市集上的人看到，一定會引來一番非議。

項美鳳早已站立不安，立刻點頭道：「高兄，那就請到我家再談，好麼?」

高勝寒想了一下，點點頭。「好吧。」

項美鳳馬上轉身往集上走去。「高兄，那咱們走吧。」

高勝寒不敢與她在一起，以免又惹來路人好奇的目光，故意落後丈許遠。

＊　＊　＊

在項青鋒的書房內，項美鳳與高勝寒又將所有的書籍翻搜了一遍，依然一無所獲。

兩人都累得雙手痠軟，要知道，兩人翻查了不下百多冊書籍，雙手不痠軟才怪。

歇了一會，高勝寒吐口氣。「項姑娘，既然在書籍中找不到甚麼，咱們可要另外猜想一下，有些甚麼是與書字有關連的。」

項美鳳揉揉手臂，跟着又按摩下頸脖，才說道：「我也是這麼想，那個『書』字並不是指那些書籍。」

「與書字最接近的，是甚麼?」高勝寒邊說邊轉動雙眼，掃視着書房內的一切。

項美鳳靈機一觸，疾聲道：「與書最接近的，應該是書房！」

高勝寒想想，點頭道：「不錯，應該是書房！」跟着又說道：「說不定，咱們要找的東西，就收藏在這書房之內！」

「咱們動手搜查一下。」項美鳳馬上動手。

兩人將擺放書籍的木架子搬開來，仔細搜查，甚至連墻角也不放過，只差沒有將地上的方磚掀起來，仍然找不到他們心目中要找的東西！

兩人不禁有點洩氣。

高勝寒仍不死心，又在墻壁上敲打起來，看看有沒有暗室之類的秘密地方，結果，令他好失望。

項美鳳也用手敲遍地上每一塊方磚，也沒有發現。

「爹也眞是的，何不明明白白地寫出來，却要人家猜謎。」項美鳳負氣地道。

高勝寒雖然心裏很急，仍然勸解她。「項姑娘，令尊之所以不明白寫出來，是怕萬一被那夥盜賊發覺他在袖子內的秘密，若他明白寫出來，那豈不是被那夥盜賊一看便知道他收藏了甚麼秘密，被他一下子找出來?令尊那麼做，正是顧慮到這一點，才不明白寫出來。」

「嗯，是我錯怪了我爹。」項美鳳心中一陣不安。

「項姑娘，千萬不要心急，越急，腦子越亂，越猜不破那個謎。」高勝寒長長地吐了口氣，努力讓自己心平氣和。

項美鳳感激地看了他一眼，吁口氣，說道：「我太沉不住氣了，謝謝你。」

高勝寒忙道：「除了書房之外，還有很多東西是與書有關的。」

「書案?」項美鳳出口，人已急急走向書案。

高勝寒就在書案前，聞聲馬上檢視書桌上的東西。

書案上擺放着的，不外是文房四寶。

他將那些東西逐一檢視，特別是那些毛筆管，看看筆管中是否藏有紙捲之類的東西。

但却甚麼也沒有。

他又蹲下來，查看書案的底面及四條腿脚，一樣毫無所獲。

項美鳳不死心，再一次檢視案上的筆墨硯。

不知怎的，她的衣袖將那個墨硯拖扯得掉落地上，她正在仔細地看着那塊墨，所以，只往地上看了一眼，並沒有加以理會。

高勝寒恰好查看完四根案脚及案底，從案底下「走」出來，看到那塊墨硯缺裂開來，便伸手將之撿起來。

那墨硯很堅硬，只崩缺了一角，高勝寒拿起來，忽然睜大眼，定定地注視着墨硯的圍邊。

——墨硯的圍邊上，現出一道淺淺的裂痕——成一直線的裂痕。

硯邊居然現出一條如一直線的淺痕，這令到高勝寒大為好奇，他試着用指甲往裂痕上輕刮下，居然刮下一些粉末來，他不由心頭一動，抬頭朝項美鳳道：「項姑娘，快來看一下，這硯上可能有古怪?」

項美鳳聞言，忙放下手上那塊墨，蹲下來，湊過去察看那塊墨硯。

她一眼看到硯邊裂痕，眼中頓時放出光來。「快試試暗運內力，能否將它弄開來！」

高勝寒馬上用雙手將墨硯上下抓着，暗運內力上下一分，只聽一下輕響，那塊比手掌厚得多的墨硯應手上下分開來！分開來的底部竟是空的！

裏面有一張紙摺！

項美鳳狂喜得發出一聲勁叫：「原來秘密就在這裏面！」

勁叫聲中，她已伸手去拿那張紙摺。

高勝寒眼中光彩閃現，一臉興奮之色。「項姑娘，快看看紙摺上寫些甚麼?」

項美鳳忙將紙摺展開來，大概因為激動的關係，她的雙手有點發顫。

深深地吸了口氣，她才將目光落在那張紙上。

高勝寒雖然很心急想知道紙上寫些甚麼，但却不方便湊過去瞧看，只好眼巴巴地看着項美鳳臉上的表情變化，希望可以從中看出一些端倪。

項美鳳看着看着，臉上果然起了變化——眼中眸光大亮，臉上滿是興奮的神色。

「太好了，高兄，所有的秘密，都在這張紙上。」項美鳳終於抑不住心中的興奮，抬頭勁叫出聲。

她馬上發覺到，高勝寒雙眼定定地瞧着她，心頭不由「噗」地劇跳起來，臉上一陣發熱，慌忙將頭垂下。

高勝寒却並沒有發覺到項美鳳的羞臊之態，疾聲道：「項姑娘，紙上寫些甚麼?」

項美鳳一顆心仍然噗通噗通直跳，不敢抬眼向他瞧看，輕聲道：「你看看就知道了。」伸手將那張紙遞給高勝寒。

她的手居然有點顫。

高勝寒一心只想知道紙張上寫些甚麼，根本沒有注意到遞過來的紙張有點顫動。急急接過那張紙，細看起來。

「太好了，眞是太好了！」高勝寒看完後，興奮得無法壓抑，連聲說道：「想不到令尊是一個有心人，將一切的秘密寫在紙上！」

項美鳳聽他那麼說，才敢將頭抬起來，而這時，她心中羞窘之意已退，怯怯地瞧了高勝寒一眼。「先父雖然死了，但却幫了咱們一個大忙！」

「令尊雖然幹下不少見不得光的勾當，但他留下這張紙，總算將功贖罪。」高勝寒道：「咱們只要按照紙上所列的名單，就可以按圖索驥，將他們找出來！」

「高兄，你怎樣對付他們?」項美鳳用力咬着咀唇。

高勝寒從未想過怎樣對付那夥盜賊，在這之前，他只是一心想將那夥盜賊揪出來，如今被項美鳳這麼一問，一時間他不知怎樣說才好。

不過，他馬上靈機一觸，反問道：「項姑娘，妳準備怎樣對付他們?」

「我要逐個將他們殺死！」項美鳳眼中閃現出仇恨之火。「我要替先父報仇！」

「項姑娘，這……」高勝寒却覺得項美鳳未免有點心狠手辣。

項美鳳瞟了他一眼，馬上明白他的意思。「高兄，他們暗中幹過不知多少宗劫掠勾當，害死了不知多少人，他們可說是死有餘辜，我殺他們，不

單是要替先父報仇，更大的原因是替江湖除害，免得他們繼續爲害江湖，有更多的人受害！」

高勝寒聽她那麼說，想想，覺得她說得極有道理，對於那夥爲害江湖的盜賊，必須以殺止殺，不能存有婦人之仁，所謂除惡務盡，才是最乾淨的除害辦法。

對於項美鳳的見解，他不由大爲贊同。

而他之所以拿不定主意怎樣對付那夥盜賊，主要是因爲他與那夥盜賊並沒有深仇大恨，亦沒有身受其害，所以，他覺得若是殺死他們，未免有點濫殺，因而不大贊成殺死他們。

「項姑娘，你說得對，除惡務盡，以殺止殺免得再有人受害！」

「高兄，你是爲了甚麼要追查他們？」項美鳳忽然問道。

高勝寒吁口氣，眼前不由又浮起秦銳臨死前的樣子。「區區是受一個朋友所託，代爲追查那夥盜賊的！」

「原來你不是身受其害，怪不得狠不下心對付他們！」項美鳳幽幽地瞧了高勝寒一眼。

高勝寒接觸到項美鳳幽幽的目光，不禁心中一軟。「項姑娘，區區剛才確是有點不贊成殺害他們。」高勝寒心裏忽然生出一種不如項美鳳的感覺。

「高兄，這倒怪不得你會狠不下心的。」項美鳳柔柔地看了高勝寒一眼。「若不是有切膚之痛，相信我也狠不下心，要殺死他們！」

高勝寒口裏沒有說甚麼，心裏却道：「想不到她不但冷靜機智，還善解人意。」對她更增加好感。

項美鳳看到他不說話，不知他在想些甚麼，心裏不由猜忖起來。

高勝寒忽然感到有點肚餓，望一下窗外，原來日已上中天，他想提議先去吃午飯，却有點不好意思，瞧一眼項美鳳，項美鳳正好也眼珠一轉，朝他投來一瞥，他慌忙將目光移開，臉上微微發熱。

項美鳳在那刹那亦仿似觸電般，禁不住心頭「噗噗」直跳，忙垂下眼瞼。

兩人一時間都不知說甚麼才好，有點不知所措。

好一會，高勝寒終於找到話說，「項姑娘，妳將這名單收起來，千萬不要丟了。」伸手將手上那張紙遞還給她。

項美鳳點點頭，伸手接過那張紙箋，摺疊好，小心地收藏在身上。

「高兄，咱們只顧着找，差點忘了已是吃午飯的時候，你一定餓了，去吃飯吧。」項美鳳終於發覺，已是正午時分了。

高勝寒點點頭，跟着項美鳳走出書房。

* * *

濱湖鎮就在太湖邊，由於靠近驛道，頗爲熱鬧。

從蘆葦集至濱湖鎮，大約二十多里路。

高勝寒與項美鳳在黃昏時分，來到濱湖鎮。

兩人在大街上找了一家客棧，要了兩個房間，換上一套乾淨衣服，才到外面去吃晚飯。

兩人走出客棧的時候，已經是掌燈時分。

雖然已是掌燈時分，街上仍然頗熱鬧，特別是那些食肆，更是高朋滿座。

兩人走入一家叫美味居的店子，幾乎找不到座位。

兩人正想退出去，一個伙計忙趨前招呼兩人：「兩位公子小姐，那邊有一副空座頭，請隨小的來。」

兩人聽那伙計那麼說，點點頭，跟着那伙計向裏面走去。

原來，在店堂裏，靠墻角的地方，還有一座空座頭。

那裏雖然偈促一點，兩人都不好意思離去，只好坐下來。

那伙計邊抹桌子，邊道：「兩位公子小姐，喝酒還是吃飯？」

高勝寒不敢擅自拿主意，朝項美鳳望一眼。

項美鳳果然是個善解人意的女孩子，對那伙計道：「小二哥，先來一壺酒，嗯，要女兒紅，再要幾個貴店的名牌小菜，來三兩個便是。」

那伙計連聲應「是」。「兩位公子小姐請稍等一會，小的馬上去吩咐大師傅。」跟着退開去。

只一會，那伙計不但替兩人擺放好杯筷，還送上一壺女兒紅。

高勝寒拿起酒壺，先替項美鳳斟了一杯酒，然後才替自己斟酒。

待高勝寒放下酒壺，項美鳳含笑拿起酒杯：「高兄，祝咱們這一次的行動順利成功。」

高勝寒忙拿起杯子，與她一碰杯，跟着一口喝乾。

項美鳳亦一口乾了那杯酒，居然若無其事。

「項姑娘，好酒量。」高勝寒可是料不到，項美鳳如此好酒量。

項美鳳抿嘴一笑：「好酒量說不上，喝三幾杯還不會醉倒。」

「那妳不要喝太多啊。」高勝寒親切地道。

話出口，他才發覺，那顯得與她親近了一點，心裏有點不安，生怕項美鳳誤會他有心親近她。

項美鳳瞧瞧他一眼，笑笑道：「有項兄在，醉了又何妨？」

高勝寒聽得心頭「砰」地跳動了一下，料不到項美鳳會那麼說，那只有對比較熟絡或是親近的朋友，才會那麼說。

「項姑娘，不怕對妳說，區區的酒量比妳好不了多少，妳若喝醉了，只怕區區也醉熏熏的了。」

項美鳳臉上露出詫異的神色：「高

兄說笑麼？」

高勝寒忙道：「區區說的是眞話，區區一向酒量不大，偶爾才會喝酒。」

項美鳳好奇地看了高勝寒一眼，滿有興趣地道：「高兄在甚麼情形下，才喝酒？」

「登高遊覽，明月當空，心情開朗，又或是遇上高興的事情，又或是心情不好的時候，區區才會喝酒。」

項美鳳抿嘴一笑，眼中閃過一抹促狹之意：「高兄今晚喝酒，那大概是心情開朗，又或是心裏高興，是麼？」

高勝寒確是心情很好，不由點點頭道：「不錯，今晚區區的心情很好。」

項美鳳忍着笑：「高兄，甚麼事如此好心情，可否說出來聽聽？」

直到這時，高勝寒才察覺到，項美鳳是逗他將心裏話說出來，不由一陣發窘，說：「因爲快將解決名單上的第一個人，所以，心情很好。」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爲有項美鳳這位嬌美的可人兒同行，才會心情那麼好。

他當然不能將眞正的心裏話說出來。

他也鼓不起那份勇氣說出來。

項美鳳聽他那麼說，心裏一陣失望，臉上却笑容不減：「高兄，那我要再敬你一杯！」說着端起面前的酒杯。

高勝寒本想勸她不要喝得那麼急，但又不好意思掃她的興，只好亦拿起酒杯：「項姑娘，區區也敬妳一杯！」

兩人碰碰杯子，各自一飲而盡。

項美鳳沒有說謊，她果然酒量不大，兩杯酒下肚，臉上飛上兩抹嫣紅，那模樣嬌美得教人心醉。

高勝寒被她醉人的美態，吸引得不能移開目光，直直地瞧着她。

項美鳳輕輕透一口氣，明眸輕轉，與高勝寒的目光相觸，這一次她並沒有將目光移開了，而是像鐵遇磁般，與他互相對視着。

大概是酒氣壯膽的關係，令到她忘記了女孩子的羞怯與矜持，大膽地與高勝寒對視。

這情形，好明顯，項美鳳對高勝寒情愫已生，藉着一點酒意，大膽地將她的情意表露出來。

高勝寒的「膽氣」似乎不及項美鳳，目光相接下，他的心頭震顫了一下，慌不迭將目光移開，簡直有點手足無措，幸好那伙計正好將他們要的菜餚送上，總算替他解了圍，沒有那麼窘。

項美鳳却顯得有點幽幽的，心裏滿不是滋味。

——她看不透高勝寒是否也喜歡她。

待那伙計走開，高勝寒忙道：「項姑娘，請吃菜。」說話時，他不敢正眼瞧項美鳳。

項美鳳低低地應了一聲，顯得意興闌珊，並沒有動筷。

高勝寒挾了一箸菜放入口中，看到項美鳳神情落寞，與剛才簡直變了個樣，不知道她爲了甚麼忽然變成那樣，愕然問道：「項姑娘，妳眞的沒有甚麼？是不是醉了？」

項美鳳搖搖頭，强顏一笑：「我想吃飯……」

高勝寒長了這麼大，甚少與女孩子接觸，自然看不出項美鳳忽然心情大變，若是換上情場老手，馬上便看出來。

高勝寒忙招呼那個伙計送兩碗米飯上來，接又關切地道：「項姑娘，妳眞的沒甚麼？」

項美鳳又搖搖頭，看到高勝寒那麼關心她，心情稍爲舒展，「高兄，我眞的沒事，你自個喝吧。」

高勝寒却道：「妳不喝，區區也沒有興緻喝了，區區陪妳吃飯吧。」

項美鳳聽他那麼說，心裏一甜，臉上又有了笑容，心裏暗道一聲：「唉，他老實得就像一個呆子！」心情轉好，喝酒的興緻又起：「高兄，難得今日你心情那麼好，我不吃飯了，我陪你喝酒。」說着，拿起酒壺，替他斟滿杯子，再替自己斟。

高勝寒料不到項美鳳心情變得那麼快，呆了一呆，心裏暗自嘀咕：「恩師常說，女人心，海底針。一點不錯，眞教人難以捉摸。」

「高兄，請。」項美鳳閃了高勝寒一眼，舉起杯子。

高勝寒忙拿起杯子：「項姑娘，隨量。」輕輕喝了一口。

項美鳳也淺淺地喝了一口，然後拿起筷子，挾了一箸菜，送入口中，輕嚼起來。

兩人離開店子時，項美鳳起碼已有六分酒意，臉頰一片紅，益顯嬌美。

高勝寒雖然喝得比項美鳳多，但他酒量較大，只有些微酒意，想扶她，又不敢。

走在黯黑的長街上，項美鳳脚步有點飄浮，忽然間往前一踰，幸好高勝寒眼快手急，搶前一步，一把將她扶住，才沒有跌倒。

項美鳳美目斜望，嬌笑道：「高兄，我沒有醉，你不用扶我。」話未說完，脚步又躓了一下，幸好高勝寒並沒有放開手，不然，她準會摔倒。

「項姑娘，別說話，我扶妳回去。」高勝寒溫聲道。

項美鳳「嗯」了一聲，嬌軀一軟，靠在高勝寒的臂膀上，任由他扶她回去。

高勝寒第二次與女孩子如此「親近」，第一次是與柳依依，而項美鳳又是他心裏喜歡的，禁不住心中一蕩，幾乎不克自持，將項美鳳摟入懷中。

幸好他不是一個登徒子，那刹那理智壓下了心頭那股心猿意馬，深吸一口氣，輕輕地扶着她，走回客棧。

項美鳳不知是眞醉還是假醉，總之醉態可掬，弄得高勝寒不但要扶她躺在床上，還要替她用熱毛巾敷面，聽到她嚷着口渴，忙又倒了杯茶，喂她喝下。

總之，那種細心體貼，就像一個做丈夫的，服侍心愛的妻子那樣。

但有一樣他不敢做——替她寬衣脫鞋。

好一會，項美鳳才沉沉睡去。

高勝寒長長地吁了口氣，看一眼沉睡中的項美鳳，那模樣可愛得很，他幾乎忍不住想親一下她那誘人的櫻唇，深吸一口氣，爲怕自己會不克自持，做出逾軌之事，他不敢再留在房中，替她蓋好被子，走出房外，將門關上，暗運隔山移物之功，將裏面的門閂閂上，才走回自己的房中。

躺在床上，才闔上眼，腦海中便浮現起項美鳳嬌美的倩影，揮之不去。

久久，仍然不能入寐，他不得不在心裏嘆口氣，承認確實喜歡項美鳳。

這算得上是他平生第一次眞眞正正喜歡上一個女孩子。

他雖然曾有點喜歡柳依依，但那是一種出於同情之愛，說不上眞眞正正、令他心緒難平的愛。

* * *

翌日，要不是項美鳳來敲門，他還未睡醒。

原來，他昨晚輾轉不能入寐——想着項美鳳，以致天亮前才矇朧入睡，所以，便不知醒。

項美鳳今日顯得精神煥發，更增嬌美，臉上一直展露出笑容。

那是發自內心的笑。

她似乎忘記了昨晚曾醉酒那回事，不過，從她眼角眉梢流露出來的柔情蜜意，簡直可以將人醉倒。

高勝寒急急起床，穿上外衣，將房門打開，只見項美鳳雙手捧着一盆洗臉水，站在門外。

他怔了一下，忙道：「項姑娘，怎敢勞動你快讓我拿吧。」伸手便去接。

項美鳳美目一閃，瞟了他一眼，縮縮身子，說道：「高兄，昨晚我醉酒……全虧你……我如今替你捧洗臉水，好應該，快讓開點，讓我將洗臉水捧進去。」

高勝寒見她不肯將盆子交給自己，又不好強「搶」，只好讓開去，讓她走入房中。

項美鳳全然沒有忸怩之態，走入房中，將盆子放在桌面上，扭頭對高勝寒道：「快過來洗個臉，我已吩咐小二將早飯送來。」

「項姑娘，謝謝妳。」高勝寒不知怎的，自開門看到項美鳳後，心頭一直怯怯的，像是做了虧心事那樣，不敢正眼瞧項美鳳。

原來，他是爲昨晚思念項美鳳而「作賊心虛」。

在男女情愛這方面，他竟然「膽小如鼠」。

反觀項美鳳，則比他膽大多了，而且聽她剛才所說，她是知道昨晚高勝寒「服侍」她的情形的，她並不是醉得人事不知。至於她是眞醉還是假醉，只有她自己才知道了。

「高兄，你……客氣甚麼，說起來，要謝的應該是我。」項美鳳大膽地看着他，眼中情意盡露。

高勝寒仍然不敢正眼看項美鳳，走到桌前去洗臉。

項美鳳一直看着他。

他無意中偏頭斜瞥，看到項美鳳情意綿綿地瞧着自己，不禁渾身一陣燥熱，生出一種異樣的感覺。

才洗好臉，一個店小二已將早飯送入來。

待那小二離去後，兩人便坐下來吃早飯，項美鳳很殷勤地替他盛飯挾菜，就像一個做妻子的侍候丈夫那樣，若是這時候有人看到他們，一定以爲他們是一對恩愛的小夫妻。

高勝寒却感到渾身不自在，他實在吃不消那份「美人恩」。

吃過早飯，兩人離開客棧，往大街走去。

兩人在大街上那家叫興隆棧的店子前停下來，略爲往店內打量一眼，便往店內走去。

興隆棧店面很大，做的是糧油生意，單是店面的伙計，便有五六個。

兩人才走入店內，馬上便有一個伙計趨近兩人，露着笑臉：「兩位少爺小姐，有甚麼光顧。」

高勝寒與項美鳳在離開客棧前，已編好了一套說詞，當下說道：「老哥，你們老闆在麼？我想與他當面談一宗大生意。」

「老闆今早有點事，還未出來，少爺可否向小的略說一下，要是掌櫃的可以拿主意，那就不用兩位等候老闆出來。」那伙計一直陪着笑臉。

「我是從斗門鎭來的，想向貴號購買五千斤大米，一千斤油，最遲兩日之內便要付運，未知貴號能否應付，價錢是否能夠減一點。」高勝寒道。

「這……」那伙計當然不敢拿主意，忙說道：「兩位請稍坐一會，小的這就去對掌櫃的說，再回覆兩位。」

跟着請兩人在左手邊靠墻的那排椅子上坐下來，吩咐一個小厮捧茶給兩人，才快步往裏面走去。

兩人才喝了一口茶，便見那伙計與一個中年人走出來，兩人便站起身來。

那伙計與中年人走到兩人面前，指着那中年人道：「兩位，這就是小店的馬掌櫃。」

馬掌櫃朝兩人點點頭，連聲招呼兩人坐下來，兩人只好坐下，馬掌櫃也就在高勝寒旁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拱手道：「請問兩位貴客怎樣稱呼。」

高勝寒道：「我姓張，她是我……妹子。」

高勝寒本來想說她是「內子」的，那本來是他們在客棧內說好的，但話到口邊，他就是說不出口，才改說「妹子」兩字。

項美鳳聽他臨時改口，不由微慍地白了他一眼。

馬掌櫃忙又拱手道：「原來是張貴客，張姑娘。」

頓一下，又道：「張公子，五千斤大米，一千斤油，小店在兩日之內，一定可以付運，至於價錢方面，未知要減多少？」

高勝寒與項美鳳交換了一瞥眼色，才說道：「我家買這批糧油，是用來賑濟窮苦的，因此，我想貴號每百斤米減二兩銀子，至於油麼，每百斤減三兩。」

馬掌櫃一聽，在心裏計算一下，然後才道：「張公子，你要減的數目太大了，我不能作主，兩位可否稍候一會，待我派人去請老闆來，與張公子你面談。」

高勝寒皺皺眉頭：「我還有一點事要辦，這麼吧，請你老闆午後到鎭口的濱湖樓找我，我在那裏等他。」

頓一下又道：「我明天便要返回斗門鎭，故此，我定要在今天談成買賣。」

「好，好。」馬掌櫃連聲道：「待會，我派人去通知小店老闆，兩位請慢行。」

* * *

離開興隆棧後，項美鳳道：「高兄，那個嚴老闆會不會來？」

「一定會來。」高勝寒道：「他既然開門做生意，這麼大宗生意，他焉肯放過？」

「要不是先父生前在那張紙上寫下那份名單，我怎也不會懷疑這個做糧油生意的大老闆嚴六，暗地裏是一個大盜！」項美鳳透口氣。

「我也不會相信。」高勝寒道：「眞想不明白，名單上的每一個人，都是做生意的，而且生意很大，他們仍然要幹那種盜賊勾當！」

「起初我也想不明白，先父爲何那樣幹，如今我想明白了，那是一個貪字在作怪，要知道，世間上的人，沒有多少個不愛錢的。」

「嗯，錢的確是萬能的，可又是萬惡的。」高勝寒深有感觸地道。

兩人說着已來到濱湖樓前。

時候還早，兩人往店內望去，只見裏面只有三幾個人客在喝茶，若是這時候走進去，只怕要等個多時辰，那個嚴老闆才會來。

項美鳳道：「咱們到鎭外去走走，好麼？」

高勝寒點點頭。

兩人便向鎭外走去。

兩人順步走到一個山坡脚下，只見山坡上長滿了白的黃的還有紫的野花，襯上青綠的野草，看上去就像一幅織錦圖案一樣。

「好美啊。」項美鳳雀躍地道，那神態，就像一個童心未泯的大女孩。

高勝寒看到她那種歡欣的樣子，心情也受了感染，輕鬆起來：「項姑娘，待我摘一朵最美的花給妳。」話未說完，人已走到山坡脚上，揀了一朵怒放的山茶花，摘下來，遞給項美鳳。

「謝謝你。」項美鳳一臉歡笑，滿含情意地看着高勝寒，伸出纖纖玉手，將那朵花接過。

高勝寒亦看她一眼，心中猛地一震，心裏陡地生出一股無法壓抑的衝動，也不知那裏來的勇氣，乘勢伸手握住她的纖纖玉手。

項美鳳做夢也料不到，高勝寒忽然變得那麼「大膽」，當他的手觸到她的手時，心弦不禁一陣震動，全身仿似觸電般，一陣輕顫，抬頭一瞥，只見他眼中情焰閃爍，心湖禁不住又波動起來，臉一熱，慌不迭垂下頭，一顆心「噗噗」直跳，却生出一種甜蜜的異樣感覺。

高勝寒輕握着項美鳳的玉手，看到她一副羞不可仰的樣子，那細緻柔白的頸脖連耳根泛上一片嫣紅，那模樣，那神態，比手中那朵盛放的山茶花還要嬌美，禁不住心頭一蕩，微一用力，將她拉入懷中。

* * *

高勝寒與項美鳳走入濱湖樓的時候，都是一臉春風。

兩人還不時滿含情意地對看一眼，明眼人都看得出，兩人正在熱戀中。

高勝寒不但春風滿臉，人也顯得精神開朗。

因爲，他終於將壓抑在心中的那股情愛，「釋放」了出來，而項美鳳亦接受了他那份情愛，他心裏沒有負擔，自然顯得輕鬆開朗。

兩人在樓上一副靠窗的座位上坐下來，甜甜地互相看了一眼，高勝寒忍不住又執住她的玉手。

直到一個伙計走過來，在項美鳳的暗示下，他才放開手。

「兩位公子小姐，要吃些甚麼？」那伙計邊再抹一遍桌面，邊問。

兩人幾乎是異口同聲道：「先來一壺女兒紅！」

那伙計聽他們同時說出口，禁不住好奇地看了兩人一眼。

兩人都不好意思地微微垂下頭，臉上一陣發熱。

那個伙計却沒有留意到兩人神情有異，將抹布往肩頭上一搭，問道：「兩位公子小姐，可要吃些甚麼菜？」

兩人一聽，才敢抬起頭，高勝寒看一眼項美鳳：「妳喜歡吃甚麼？」

連稱呼也改了。

項美鳳眸光一閃，吸口氣，對那伙計道：「來一個醋溜魚、炒雙脆、紅燒肘子，再來一隻熏鷄。」

跟着對高勝寒道：「你喜歡吃甚麼？」

高勝寒道：「妳喜歡吃甚麼，我也喜歡。」

項美鳳頓時有如喝了蜜糖般，心頭甜甜的，含笑閃了高勝寒一眼。

那個伙計雖然年紀很輕，但却很精靈，看到兩人那種情意綿綿的樣子，識趣地不再多問，立刻退開了。

兩人也確是沉浸於那份無法「管束」的熱烈情愛中，互相痴痴地看着。

直到那個店小二輕哼一聲，將一壺酒放在桌上，兩人才驚覺地收回目光，臊得臉上一陣發熱。

那伙計含笑看了兩人一眼，替兩人斟了酒，才退開去。

兩人在那伙計含笑看他們一眼時，臊得想一頭鑽入地下——若是地下有一個洞的話。

待那伙計走開後，兩人才敢抬起頭來，看到對方臉紅紅的，不由都笑起來。

樓上的人客漸漸疏落起來。已經過了午飯時候。

高勝寒與項美鳳也幾乎將一壺酒喝乾，那些菜也吃得七七八八。

那個嚴老闆仍未來。

兩人開始有點心急起來，不時往樓梯口那邊望一眼。

下去的人多，上來的少。

「大哥，姓嚴的會不會——知道咱們的眞正身份，所以不敢來見咱們了。」項美鳳擔憂地道。

她對高勝寒亦改了稱呼。

這顯出他們的關係比以前親密了。

高勝寒略一沉吟：「那姓嚴的不可能知道咱們眞正的身份，我倒懷疑他可能會認得妳或我。但我却認爲，他可能會來，除非他不想做成這宗大買賣。」

「他不可能會認識我。」項美鳳道：「先父從來也不帶生意人回家談生意的，更別說是那夥盜賊了。」

「我却不敢肯定他是否會見過我。」高勝寒道：「不過，就算他認識我，他也逃不了。」

頓一下，他看了項美鳳一眼：「我倒擔心他會認出妳。」

「他從未見過我，怎會認出我？」項美鳳大惑不解。

高勝寒又瞧了她一眼。「妳忘了，令尊與他是合夥人——」

項美鳳先是怔一下，繼之恍然道：「大哥，你是說，我與先父有幾分相似，所以他會認出我？」

高勝寒點點頭。

「那怎辦？」項美鳳着急起來：「我避開一下，好麼？」

高勝寒搖搖頭：「不用避開，若他認出你，必會大感驚愕，咱們正好趁機動手！」

項美鳳美目一轉，連聲道好。

忽然，高勝寒朝項美鳳打了個眼色，示意她不要再說話，並拿起酒杯，淺淺喝了一口。

而他所坐的位置，正斜對着樓梯口，一個年約四十許的中年人，正自走上來，一雙目光在樓面上掃視着，瞧他的樣子，像是來找人。

當他的目光在高勝寒的身上溜過時，頓時目光一亮，急急朝兩人走過去。

高勝寒却假裝沒有看到那人，又喝了一口酒，舉筷挾了塊肘子，送入口中。

項美鳳也拿起杯子喝酒。

那中年人走到兩人桌前，又打量了高勝寒一眼，才拱手道：「這位公子，請問可是姓張？」

高勝寒聞言，裝出才發現那中年人的樣子，扭頭上下打量了中年人一眼，臉上有遲疑的神色：「不錯，敝姓張。」跟着霍地站起來，雙眼一睜：「閣下莫非就是興隆號的大老闆？」

其實，他早已從那中年人那兩道長短不一的眉毛，認出他就是嚴復興——名單上的其中一個人。

原來，項青鋒在那份秘藏的名單上，詳細註明每一個人的特徵。

項青鋒可謂是個有心人。

中年人連連點頭。「張公子，嚴某有點事，來遲了，累兩位久等了。」

接轉頭瞧一眼故意低着頭的項美鳳。「這位想必是令妹張姑娘了。」

高勝寒點點頭，項美鳳即隨烈盈地站起來，並抬起頭轉過臉。「嚴老闆，請坐。」

嚴復興開始認不出項美鳳，忙拱手道：「張姑娘，很對不起，快請坐下……」陡地，目光一直，定定地瞧着項美鳳。項美鳳嫣然一笑。

嚴復興陡地全身一震，雙眼霍地一睜，驚詫地道：「妳……」

項美鳳仰仰嬌臉。「嚴老闆，你終於認出我了麼？」

「妳是項青鋒的甚麼人？」嚴復興臉上滿是震驚之色。

「我是他女兒！」項美鳳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出來。

嚴復興心頭一震，高勝寒就在那刹那，出手點了他身上三處大穴，口裏却說道：「嚴老闆請坐下再說。」伸手將他扶坐下來。

在別的人看來，還以爲高勝寒客氣地請嚴復興坐下來，看不出有甚麼不對。

就連那個走過來，欲詢問他們要不要擺多一副杯筷的伙計，也看不出嚴復興已受制於兩人。

「嚴老闆，這時候才來啊。」那伙計原來認識嚴復興。

項美鳳朝那伙計一笑。「小二哥，請替嚴老闆拿一副杯筷來。」

那伙計看到項美鳳那如花的笑臉，不禁目光一直，連聲答應，忙去拿一副杯筷來。

趁那伙計走開去的刹那，高勝寒惡狠狠地道：「聽着，你若是不想你的家人活不下去，你要裝出沒事一樣。」

嚴復興聽得渾身一震，勉强點點頭。

那伙計很快便將一副杯筷送上來，看一眼嚴復興，問道：「嚴老闆，要不要再來一壺酒？」

嚴復興看一眼高勝寒，點頭道：「嗯，來一壺狀元紅吧。」

高勝寒接口道：「再來兩個嚴老闆平日喜歡吃的菜。」

那伙計連聲答應，閃了項美鳳一眼，那知道項美鳳正好亦瞟他一眼，嚇得他急忙縮回目光，急急走開去。

待那伙計走開去，嚴復興吁口氣，溜了兩人一眼。「兩位想怎樣？」

頓一下跟着又道：「項姑娘，令尊好麼？嚴某想找他談生意。」

項美鳳哼了一聲，「嚴復興，別裝蒜了，你與其餘四個人逼死先父，以爲滅口後，便高枕無憂麼？你們一定想不到，先父早已秘藏了一份有關你們幾人的名單，並寫下你們每一次所幹的勾當，要不，我們怎會找上你這位興隆號的大老闆！」

話才說完，那個伙計正好送來一壺酒，高勝寒忙大聲道：「嚴老闆，你能不能把價錢再減一點？」

那伙計聽到他們在談生意，將那壺酒放下，馬上識趣地退開去。

嚴復興吸了口氣，驚疑地道：「你們想怎樣？」

「我要替先父報仇！」項美鳳咬着牙，低聲道：「你們幹了那麼多壞事，也該得到報應了！」

嚴復興眼中閃過一抹驚懼之色。

「你們要殺我？」

頓一下，又道：「你們要殺我，我沒話可說，只求你們別傷害我的家人。」

「姓嚴的，你如今求我們別傷害你的家人，你們在作案時，可有想過，被你們劫掠的人，他們的家人也深受其害，弄至家破人亡，活不下去！」高勝寒厲聲道：「你們有想到麼？」

嚴復興哀求道：「我們逼死項老五時，也沒有想過傷害他的家人，要不，只怕項姑娘不能活着坐在這裏，項姑娘，求求妳，看在這個份上，放過我的家人。」

「只要你答應咱們的條件，我便如你所願不傷害你的家人。」項美鳳道。

「甚麼條件？快說！只要我辦得到的，我一定答應。」嚴復興如聞大赦一樣，精神一振。

「你一定做得到的！」高勝寒道：「咱們先喝酒，免得惹人思疑，喝完酒，找個地方再說。」

說話間，他執起酒壺，替嚴復興斟了杯酒，然後故意大聲道：「嚴老闆，生意談攏了，來，我敬你一杯。」

嚴復興爲了家人的安全，只好與兩人合作，舉起杯子，與兩人碰碰杯子，一口喝下那杯酒。

——他覺得喝下去的，是一杯苦酒。

縱使是毒酒，爲了家人，他也只好喝下去。

很多人就是這麼自私，爲了一己之利益，可以罔顧別人的生死，幹出傷天害理的事情，同樣，爲了保全自己的家人，又可以偉大到寧願犧牲自己，簡直矛盾得可以。

三人很快便喝完那壺酒，高勝寒馬上結賬離去。

由於恐怕家人會被傷害，所以，嚴復興很合作，乖乖地與高、項兩人離開濱湖樓。

其實，高、項兩人說會傷害他的家人，只是用來要脅他與他們合作，實則絕沒有半點要傷他的家人之心。

一人做事一人當。兩人都很明白這個道理。

他們根本不想濫殺無辜。

要不，他們又與嚴復興這伙盜賊何異？

逼使合作　聚而殲之

在鎮外的一個小樹林子內，高勝寒將他所說的條件，對嚴復興說出來。

「只要你答應我們，依照我們的意思，通知其他四個人趕到我們指定的一處地方聚會，那我們不但不會傷害你的家人，也放過你，但却要將你的一身武功廢了！」

嚴復興緊抿着嘴唇，兩眼凝視着，似乎在思想着是否答應高勝寒提出的條件。

「怎麼樣？」項美鳳看他想了好一會，也不吭聲，忍不住催促他。「你不曾爲了義氣，不顧家人的死活吧？」

「你們眞的不會傷害我的家人？」嚴復興忽然道，雙眼直直地看着兩人。

「我們說出的話，絕不會改變！」高勝寒正色道：「我們不會濫殺無

辜！」

「我相信你們！」嚴復興長長地透了口氣。「我放心了！」

項美鳳急急道：「你答應照我們的條件去做了?」

那知道嚴復興却搖搖頭。「不！我不能出賣他們！咱們八個人合夥的時候，曾發下毒誓，縱使千刀萬剮，也不出賣同夥，否則，不得好死！?」

「姓嚴的，你這是出爾反爾！」項美鳳氣怒得直瞪着嚴復興。

「隨便妳怎麼說！」嚴復興一臉固執。「我根本就不是一個君子，不必守諾，但我相信兩位是君子，一諾千金。」

「姓嚴的，你們既然都不是君子，那何須與他們講甚麼義氣，爲了他們，你難道甘願犧牲自己，抛下妻兒?」高勝寒急急勸解他。

嚴復興仰天長嘆一口氣。「姓高的，自從你一出現，找上雷老四鮑老七兩人，我便隱隱感到，紙是包不住火的，世間上沒有永遠的秘密。我知道，我們遲早會暴露出來，如今果然！」

略頓一下，隨即又道：「既然已暴露了身份，我相信，我們一定活不了，那些受過我們劫掠的人，一定不會放過我們，因此，我也不想活了，幸得兩位答應不傷害我的家人，我可以放心去死了！」

說到這裏，看了項美鳳一眼，慨然道：「妳父之死，我也有份逼他，如今我就還他一命，妳該稱心滿意了！」「了」字出口，本來垂下的左手往肚子一按。

「不要！」高勝寒與項美鳳幾乎是同時疾叫出聲，搶前去阻止他。

但已來不及。

嚴復興慘然一笑。「我已賠上一命！血債血償了……所謂人死……一了百了，希望兩位……守諾……」

身子忽然一歪，跌落地上，臉上飛上一層淡淡的黑氣。

絕無疑問，他是中了劇毒之物。

高勝寒與項美鳳互相對看了一眼，臉上露出一絲無奈惘然之色。

——他們本來不想殺嚴復興的，他却自己要死，這是兩人始料不及的。

高勝寒蹲下來，拿開嚴復興按在肚子上的左手，只見他的肚子上，插着一根通體黝黑的鐵針，不用說，那根長不過二寸的鐵針，淬了劇毒。

那根毒針絕無疑問，一直藏在嚴復興的袖子內。

「大哥，如今怎樣?」項美鳳對站起來的高勝寒道。

吁口長氣，高勝寒看一眼地上的嚴復興，就這一會工夫，他的全身已罩上一層黑氣，看上去有點詭異。「咱們馬上去通知他的家人，要他們偷偷將他的屍體搬回家中，暫時不要聲張，以免被其餘的四人聽到風聲，聞風先遁。」

「他的家人會聽我們的話嗎?」項美鳳擔心地道。

「他們一定會聽的。」高勝寒滿有把握地道：「當他們知道嚴復興暗地裏幹的是甚麼勾當，而他們又不想讓鎮上的人知道，他們一定會聽我們的話去做。」

「嗯，這個主意雖然有點……但爲了不致洩漏風聲，也就別無選擇了。」

「咱們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高勝寒道：「這也是下策中的上策。」

「咱們這就去他家，通知他的家人。」項美鳳說着便往林外走去。

「等一等。」高勝寒道：「先將他的屍體掩遮起來，以免被人發覺。」跟着他便去拿些樹枝，放在嚴復興的身上。

項美鳳動手幫忙。

* * *

三叉港距濱湖鎮約三十多里，也是在太湖邊。

三叉港是一個漁港，那些在太湖上討生活的漁民，大多數將魚獲送到三叉港來賣，換言之，三叉港是附近一帶最大的魚市場。

每一天，都有不少人到三叉港來買魚，運到附近的地方去賣。

這裏，每一天的大清早，至到午時，都是鬧哄哄的，空氣飄散着魚腥味。

但一過午後，就冷清起來，原來，那些來買魚的人，在午前都趕着將買到的魚運回去售賣，所以，一到午後，那些魚販子走了，鎮上也就冷清起來。

高勝寒與項美鳳在掌燈時分，來到三叉港。

鎮上的店鋪大多已關門，大街上，偶爾才有一個行人，顯得有點凄冷。

兩人才走入鎮口，便隱隱嗅到一股魚腥味，項美鳳不禁皺了皺鼻子。

原來，她自小便很怕嗅到魚腥味的。

高勝寒却沒有甚麼，兩眼往大街內望去，希望可以找到一家客棧。

項美鳳手捂着鼻子。「大哥，才不過掌燈時分，街上幾乎一個行人也沒有，店鋪大多關了門，眞是想不到。」

高勝寒點點頭。「大概這裏的人早起，所以，晚上很早睡覺，那些店鋪便早早關門。我最擔心找不到客棧，那時不知如何是好了。」

項美鳳聽他那麼說，頓時緊張起來，直往大街裏面望去。

很快，兩人便大大地鬆了口氣，放下心來。

——兩人終於瞧到前面不遠處，有一塊招牌上，大書着四海通客棧五個大字。

兩人對看了一眼，加快脚步走前去。

四海通客棧只開了一扇門，兩人才走進去，馬上便有一個坐在店堂內的伙計趨前向兩人招呼。「兩位公子小姐，投棧麼?小店有上好的上房，包兩位滿意。」

高勝寒擺擺手。「咱要兩間上房。」

「兩位請隨小的來。」那伙計朝兩人作了個請的手勢，當先向裏面走去。

兩間所謂上房還算乾淨，最令項美鳳滿意的，是房內沒有那股敎她噁心的魚腥味。

但房錢也不便宜，每日房租五錢！

換言之，住兩天便要一兩銀子。

這可不是那些普通的魚販子住得起的，難怪沒有那股魚腥味。

兩人將隨身的包袱放下，不等那伙計退出去，馬上吩咐他拿一壺酒，幾個菜，送到房間來。

兩人都感到有點餓了。

那伙計答應一聲，退了出去。

高勝寒將房門關上，走到桌前拿了兩個杯子，倒了兩杯茶，拿了一杯給項美鳳，然後拿起另一杯，喝了一大口，舒口氣，說道：「鳳，我眞怕姓葉的會像嚴復興那樣，不與我們合作。」

項美鳳頷首道：「我也有點擔心，不過，那也好，咱們不用動手，便可以除去他們，何樂而不爲?」

高勝寒想了一下，點頭道：「嗯，他們說得上是死有餘辜，若他們自己了斷，這倒是求之不得。」

頓一下，又道：「不過，咱們就要馬不停蹄地跑遍那幾個地方，妳不怕累麼?」

項美鳳柔情萬縷地瞧着高勝寒。「有你陪着，就算跑遍天涯海角，也不累！」

高勝寒聽得心裏激情盪漾，禁不住跑過去，欲將項美鳳緊擁在懷中，驀地，房門不合時宜地被人敲響。

高勝寒心中一腔激情頓時烟消雲散。扭頭朝房門那邊道：「誰?」

「公子，是小的送酒來。」門外響起那伙計的聲音。

高勝寒朝項美鳳扮了個鬼臉，轉身去開門。

項美鳳忍不住笑起來。

她發覺，這幾日來，高勝寒眉宇之間的那股冷傲之色，已消散不見了，而且顯得開朗。

不用說，那大概是愛情的魔力所致。

房門打開，房外站着的果然是那個伙計，手上捧着一個托盤，盤上放着一壺酒，兩副杯筷。

高勝寒讓開身子，那伙計捧着托盤走入房內，將托盤放在桌子上，用抹布將桌面抹一遍，才將杯筷放在桌面上，跟着還斟滿兩個杯子，才對兩人道：「兩位請稍等一會，菜餚稍後便會送來了，請兩位先喝杯酒。」

高勝寒見那伙計做事殷勤，從身上摸出一塊兩多重的碎銀，塞在他的手上。

那伙計連聲多謝，退了出去。

高勝寒將房門關上，坐到桌前，拿起杯子喝了一口酒，吐口氣，「鳳，吃過飯後，我想到外面去走走。」

項美鳳明白他「走走」是甚麼意思，點頭道：「我陪你。」

高勝寒搖搖頭：「妳早點歇歇吧，這幾天妳太辛苦了，再說，我只是出去走走，不會有危險的，妳放心吧。」

項美鳳聽他那麼說，不再堅持，事實上，這幾天來，經歷的事情實在太多了，特別是父親之死，那種打擊實在無法形容，才辦妥父親的喪事，馬上與高勝寒趕往濱湖鎮，之後，根本沒有好好歇一下，隨即又趕來三叉港，幾乎連喘口氣的機會也沒有，她確是身心俱疲。

「你要小心啊。」她關切地道。

高勝寒點點頭，伸手執住她的手。「眞難爲妳了。」

項美鳳深情地看着高勝寒。「只要你在我身邊，吃點苦，算不了甚麼。」

高勝寒手一緊，痴痴地看着項美鳳。

* * *

高勝寒獨自一人，自客棧的後門溜了出去。

鎮上的人家十家有九家熄了燈火，偶爾，傳來一兩聲狗吠，更顯得鎮上的沉寂。

高勝寒一直往大街那邊掠去，沿途之上，根本看不到一個行人。

這時候，二更不到。

他記得項青鋒在那份名單上，葉晉東的名下，註明他是三叉港那家最大的魚欄，萬利號的老闆，就在大街靠近碼頭那邊的地方。

他掠到大街上，便放慢身形，以免遇上路人，引起那些人的大驚小怪。

越往前走，魚腥味越重，高勝寒幾乎忍受不住。

原來，越接近碼頭，那一截街上的店鋪，幾乎盡是魚欄，怪不得魚腥味那麼重。

走到大街的盡頭，望出去便是碼頭，就在大街盡頭處，第一家店鋪，招牌上大書着萬利棧三個大字。

高勝寒停下來，打量一眼，發覺萬利棧的店子佔了兩間鋪，是最大的一家魚欄。

不用說，萬利棧做的生意也是最大的。

他繞着萬利棧走了一圈。

當他走到那座店鋪的另一面時，他偶然扭頭回望，瞥到一條人影自後牆跳下來，着地後有如一支箭般，往黑暗處竄去。

高勝寒猶豫了一下，馬上轉身朝那條人影追去。

那條人影雖然竄得很快，高勝寒

卻看出他輕功很淺，因為他三幾個縱掠，已追上那人。

那人卻懵然不覺。

直到高勝寒一手搭在他右肩頭上，他才嚇得驚叫一聲，身子一擰，拚命往前竄！

高勝寒五指一緊，那人頓時身子一軟，無力掙扎。

但那人卻很兇，猛地一側身，寒光閃掠，一刀刺向高勝寒的腰腹。

高勝寒手急眼快，左手疾探，扣住他的左手腕，只聽噹的一聲，從那人的手上掉下一把解腕尖刀。

那人悶哼一聲，飛起一腳，踢向高勝寒的下體。

高勝寒一抬膝，「啪」的一聲，將那人的一腳擋住，扣住他肩頭及手腕的雙手勁力一吐，那人立時悶叫一聲，一個身子矮了下去。

「饒命，大爺，請你放過我，我家有七十歲的老娘，她病重在床，無錢醫治，小的不得已，才鋌而走險！」

「你是鎮上人氏？」高勝寒目光炯炯地瞧着那人，終於看清楚那人的樣貌。

那人大約三十多歲，長了一臉的鬍渣子，相貌倒不兇惡，身上的衣衫很襤褸，眼中閃出驚恐的目光。

「小的是本鎮人氏，世代打漁為生。」那人慌恐地道：「求求你，放過小的，小的感恩不盡。」

要不是高勝寒一直扣着他的右肩頭及左手腕，令到那人無法跪下去，要不，那人一定會跪下去，向他磕頭。

「你叫甚麼名字？」

「我姓鄧，名叫金福。」那人道。

「幹甚麼的？」

「小的本來在湖上打漁為生。」鄧金福道：「但由於在半個月前，那條破舊的漁船被一股突如其來的大風浪打沉了，小的幸逃一命。本來，小的一家六口，靠着那條漁船，勉強可以過活，漁船打沉後，小的便無以為生，只好靠幫人家做短工及變賣物品維持生活，唉，眞是福無重至，禍不單行，我娘在五日之前，染上風寒病倒在床，由於無錢延醫診治，我娘的病越來越重，沒奈何，小的不忍眼見老娘活活病死，只好鋌而走險，摸入萬利棧，希望偷點錢，替我娘治病。」

那麼樣的一條漢子，說着說着，竟然哭起來。

所謂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時！

高勝寒聽得心頭一陣惻然。

鄧金福抽口氣，又說道：「平日小的都是將魚獲賣給萬利棧的，棧內那些伙計不但尅扣斤兩，還諸多挑剔，藉口壓價，這麼多年下來，他們不知吞掉我多少血汗錢，小的心有不甘，才會在萬利棧偷竊，算是取回一點血汗錢。」

「你可以不將魚獲賣萬利棧的啊？」高勝寒不以為然。

「小的在半年前向葉老闆借了一筆錢，修補漁網，借錢時，葉老闆向小的聲言，日後所得之魚獲一定要賣結萬利棧，所得的銀両扣除一半還借款，你說，小的能夠不將漁獲賣給他麼？」鄧金福憤然道。

聽他那麼說，高勝寒無話可說。

至此，他才知道，為富不仁的人，是怎樣欺榨那些窮人的。

他心裏感到憤憤不平。

「你有偷到東西麼？」

「沒有。」鄧金福失望地道：「我找不到他們藏錢的地方，恐怕裏面的人發現，只好空手走出來。」

「你帶我回家去看看。」高勝寒放開扣住鄧金福左手腕的手。

「大爺，小的求求你，不要對小的老娘及老婆說小的出去偷東西，更不要將小的送到官裏。」鄧金福哀求道。

高勝寒不置可否地嗯了一聲。「走吧。」

鄧金福用袖子抹去臉上的淚水，往鎮北那面走去。

還未走到鄧金福的家，高勝寒已看出，在這一帶地方居住的人，都是窮苦人家。

放眼望去，黑壓壓的都是低矮破敗的屋子，高勝寒心中沒來由地感到沉重起來。

來到鄧金福的家門前，只聽屋內傳來一陣咳嗽聲，跟着是孩子的啼哭聲，婦人哄孩子的「咿哦」聲，鄧金福帶着哭聲急叫一聲：「娘，妳怎麼了！」一把掙脫高勝寒的抓扣，衝入屋內。

高勝寒只覺鼻子一陣發酸。

他跟着走入屋內。

他馬上看到，堂屋左邊靠牆處，放了一張木板床，鄧金福半跪在床前，扶起一個頭髮蒼白的老婦人，不住地用手撫她的背，口裏說道：「娘，妳覺得怎樣，明天一早，我就去請大夫來看妳。」

那老婦人不再咳了，卻喘着氣，「咻咻」有聲。「金福……家裏幾……乎斷……炊，你那……有錢……請大夫……娘……年紀一大把，……死了……算了……」說到這裏，又嗆咳起來。

「娘，孩兒不孝，孩兒沒用。」鄧金福邊用手撫老婦人的背，邊哭叫起來。「孩兒沒讓你吃過一日安樂飯，孩兒明天說甚麼也要請個大夫來給妳看病。」

「孩子阿爹，明天沒米下炊了，你那來的錢請大夫替婆婆看病？」裏屋傳來一個婦人的聲音。「我還有一根玉簪兒，明早你拿去押了，替婆婆請個大夫吧。」

高勝寒聽得眼中淚濕滿眶，他可是第一遭耳聞目睹一個窮苦人家的淒酸慘況。

他急急從身上摸出一張銀票，遞給鄧金福。「這位大哥，這裏有一點銀子（其實是一百両銀子），你拿去給你娘治病，餘下的，用來買一條漁船，討生活。」

他生怕鄧金福不肯收下，將銀票放在床沿上，馬上轉身走了出去。

背後，傳來那老婦人斷斷續續的感恩聲。

＊　＊　＊

高勝寒才走入房內，還未將門關上，已聽到項美鳳焦急地道：「大哥，你怎麼這麼久才回來，我眞擔心死了！」

原來，項美鳳一直在他房內等他回來。

高勝寒忙上前去，執住她的手，輕聲道：「妳怎麼不在房內歇着，我不是對妳說了麼，不用等我回來。」

項美鳳柔聲道：「我不放心，躺在床上怎也闔不上眼……」

高勝寒心頭一熱，將她輕擁入懷中。「鳳，我不是回來了麼？」

項美鳳偎在他懷中，微微仰起頭，說道：「這麼久才回來，可是發生了甚麼事？」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高勝寒輕撫一下她的秀髮。「甚麼事也沒有發生，只不過遇上了一樁事兒……」接將遇到鄧金福的經過，詳細地說了一遍。

項美鳳聽完後，雙眼紅紅的。「大哥，他們眞可憐。要不是聽你親口說出來，我眞不相信，原來窮人是那麼苦的！」

高勝寒握拳道：「想不到葉老三那傢伙不但暗地裏幹的是盜賊勾當，明裏也巧取豪奪，欺榨窮人，他簡直不是人！」

「大哥，這種人不應該放過他，」項美鳳氣憤地道：「咱們明天殺了他！」

高勝寒道：「與其殺了他，不如好好地懲罰他一下！」

「說來聽聽。」項美鳳大感興趣。

高勝寒將他的主意說出來了。

項美鳳聽完後，拍手叫好。

高勝寒道：「時候不早了，我送妳回房就寢，明天一大早咱們便要去找葉老三那個老匹夫。」

說完，輕擁着項美鳳，送她回隔壁的房間。

＊　＊　＊

天才濛濛亮，高、項兩人便被外面傳來的嘈雜聲吵醒了。

原來，每天一大早，魚市便開了，那些載着漁獲的漁船，紛紛泊在碼頭兩邊，將漁獲搬上岸，那些魚販子亦聚集在各個魚欄前，搶着收購漁獲，以便盡快販運回去售賣。

因此，碼頭那一帶，鬧哄哄的。

鎮上那些店鋪自然亦紛紛開舖做生意，所以，每日天才亮，整個鎮上都是現出一片生機。

高勝寒與項美鳳再也睡不下去，只好起床，盥洗過後，便走出客棧，往碼頭那邊走去。

路經一家賣豆漿糕餅的店子，兩人走進去，要了兩碗熱騰騰、香噴噴的豆漿，兩塊糕點，吃喝起來。

吃完，付過錢，兩人走出那家小店子，直往碼頭走去。

越往前走，魚腥味越濃，幸好早晨的空氣清新，沖淡了那股濃濃的魚腥味，要不，只怕項美鳳會忍受不住。

她極力忍受着那股令她作嘔的魚腥味。

靠近碼頭那一截的店鋪，擠滿了吵吵嚷嚷的人，兩人幾乎是擠着往前走的。

兩人好不容易擠到萬利魚欄前，店前亦擠滿了人，兩人根本無法看到裏面的人。

驀地，有人「嗨」地向高勝寒招呼一聲：「大……少爺，是你啊，還認得小的麼？」

高勝寒側頭一看，只見一個身上滿是水濕的漢子，感激地看着他，他不由叫了一聲：「是你，鄧金福，我怎會不認得你？」

鄧金福手上拿着一根担挑，感恩地道：「少爺，你的大恩大德，小的一家永世難忘，請受小的一拜。」

話未說完，「噗」地一聲跪下去，便向高勝寒叩頭。

高勝寒忙伸手一把將他拉起來。「鄧大哥，不要這樣，我受不起。」

鄧金福掙扎着仍要跪下去：「少爺，小的受你大恩大德，無以為報，您若連小的向你叩頭也不准，小的這一生……」

高勝寒忙打斷他的話說：「鄧大哥，只要你孝敬你娘，好好地照顧妻兒，那你就算報答了我對你的幫忙。」

「少爺，小的一定會照你的話去做……」

「這就成了。」高勝寒放開鄧金福。「你請了大夫替你娘看病了麼？」

鄧金福道：「少爺，小的一早便來做散工，小的已吩咐孩子的娘去請大夫，這時候大概已請了大夫來。少爺，你是天下間最好的大好人。」

頓一下，忽然道：「少爺，小的還未請教您貴姓？」

高勝寒道：「我姓高。」

「高少爺，小的會在家中供奉您的長生祿位，保佑你長命百歲，永世平安。」鄧金福感激流涕地連連向高勝寒打躬作揖。

「好了，你去做工吧！」高勝寒連忙避開去。

鄧金福又向高勝寒深深一拜，才向碼頭走去。

「等一等！」高勝寒忽然叫道。

鄧金福忙停步轉身。「少爺有話吩咐小的？」

高勝寒搖搖頭。「鄧大哥，可是我昨晚給你的那點錢，不夠買一條船，你仍要替人做散工？」

「不是。」鄧金福忙道：「那筆錢足夠小的買一條船有餘。小的不過想治好老娘的病後，才買條船，放心到湖上打魚，小的不想閒在家中，便暫時出來做散工以補家計。」

「嗯，那我不躭誤你了。」高勝寒心裏大為感動。

鄧金福對他拱拱手，繼續向碼頭走去。

看着鄧金福的背影，高勝寒不由對他生出一份敬意。

一直沒有作聲的項美鳳這時忍不住讚嘆道：「這位鄧大哥真教人敬重。」

「他真是天下間至孝至勤的人。」高勝寒也感嘆地道。

「大哥，咱們去找葉老三吧！」項美鳳扭頭往萬利漁欄望去，就這一會之間，擁塞在店內的人，已疏落了。

原來，不少魚販子已買了魚，離開了。

高勝寒點點頭，與項美鳳向魚欄走去。

* * *

「這位大叔，請問你們老闆在麼？」高勝寒向一個掌秤的中年人拱手問道。

那中年人打量了高勝寒一眼，大概看出他不是魚販子，客氣地道：「請問公子找咱們老闆，有何貴幹？」

「我找貴號老闆，是想談一筆大買賣。」高勝寒道：「我想買下貴號明天所得之魚穫，價錢麼，我想與貴號老闆面議。」

「哦，原來公子是個大買家。」那掌秤的頓時另眼相看。「公子能夠買下敝號明天的全部漁穫，那最好。但咱們老闆要到午後，才到敝號查閱賬目，這時候大概仍未起床。」

高勝寒不由皺皺眉頭。

「公子，請你午後再來一趟，好麼？」掌秤的中年人忙道。

高勝寒道：「午間我約了長興號的老闆……既然貴號老闆……那就算了吧！」轉身便走。

那掌秤的急忙叫道：「公子請留步！公子若不介意，咱帶你到老闆的宅子去……」

「嗯，這也好。」高勝寒停住脚步。「這個時候去貴號老闆府上，不知……方便否？」

「方便，方便。」掌秤的邊說邊將手上的大秤交給旁邊的助手。「敝號老闆這時候大概已起床了。咱這就帶你去。」

雙手往身上那塊圍布上抹了抹，解下來，扔在旁邊的地上，擠出人羣，招呼高勝寒跟他走。

當他看到高勝寒的身邊站着一個少女，不禁怔了一下。「公子，這位是……」

高勝寒看一眼項美鳳，遲疑了一下，才道：「她是……拙荊。」

「哦，原來是貴夫人。」掌秤的中年人忙向項美鳳抱拳一禮。「公子與貴夫人好……恩愛啊，出來做生意，也夫唱婦隨。」

一句話，說得項美鳳羞紅上頰，羞赧地垂下頭來。

掌秤的中年人看到兩人發臊的樣子，不由咧嘴一笑，往前走去。

高勝寒用手肘碰碰項美鳳，低聲道：「走啊。」跟着那中年人往前走。

項美鳳抬起頭，含嗔地瞪了高勝寒一眼，默默地跟着他。

* * *

葉老三的宅子在鎮南面臨湖邊的地方，佔地頗大。

屋子的兩扇大門已打開，一個下人正在門前打掃，那掌秤的中年人招呼那個下人：「長安，老爺起床了麼？」

那下人停住手，抬頭瞧一眼那中年人，開口道：「廣叔，早啊，這麼早來找老爺，不是出了什麼事吧？」

中年人廣叔忙道：「不是出了事，我是帶這兩位貴客來，找老爺談一宗大生意。」

長安聞言好奇地打量了高、項兩人一眼，才對廣叔道：「廣叔，老爺大概還未起床。」

「不要緊，我進去請老爺起床。」廣叔說完便往大門內走去。

高、項兩人跟着他走向大門。

進入宅子內，沿路遇上不少下人，都向廣叔打招呼，看來，這個掌秤的廣叔，在萬利號內，地位很高。

廣叔將兩人帶到一個偏廳上，請兩人坐下來。「兩位請稍坐一會，我這就去請老闆來。」

說完向兩人躬躬身，快步走出偏廳。

高勝寒與項美鳳交換了一瞥目光，兩人心裏都明白對方的意思，暗中戒備着，以防有什麼事發生。

大約一盞茶時候，那個廣叔匆匆走入偏廳，連聲對兩人道：「兩位，很對不起，讓你們久等了，咱們老闆馬上出來見兩位。」

高勝寒忙道：「大叔，有勞你了。」

「好說，好說。」廣叔忙道：「咱應該的。」

正說着，有一個人施施然走入偏廳，廣叔一眼看到，忙迎上去，高勝寒與項美鳳忙亦站起來。

因為兩人一眼便認出，那個施施然走入偏廳的中年人，就是萬利號魚欄的老闆——葉老三——葉晋東！

兩人是從那中年人的一雙鼠眼認出他就是葉老三！

「老闆，這兩位就是咱剛才對你說的貴客。」廣叔替那中年人介紹。

跟着又對兩人道：「兩位，這是咱老闆。」

葉老三上下打量了兩人一眼，抱拳對兩人拱拱手。「兩位貴客，快請坐下來，要兩位貴客移玉寒舍，葉某抱

歉之至。

「那裏，那裏，是愚夫婦打擾了。」高勝寒抱拳還禮，心裏真担心葉老三會認出他。

葉老三却沒有一絲異樣的神色，看樣子並沒有認出兩人的身份，高勝寒却不敢大意，仍然提高警覺。

葉老三剛想坐下來，忽然又站起來，拱手道：「葉某幾乎忘了請教貴客高姓大名。」

高勝寒忙欠欠身，說道：「敝姓張，從斗門鎮來。敝人之來意，想必貴屬已向葉老闆你說了。」

一個下人這時捧了茗茶進來，分別放在三人身旁的几子上，隨即退了下去。

廣叔亦向葉老三躬躬身。「老闆，小的失陪了，小的還要回店裏料理生意。」

葉老三點點頭。「你走吧！」

廣叔朝高、項兩人拱拱手。「兩位貴客，失陪了。」接轉對葉老三躬躬身，快步走出偏廳。

待廣叔走出偏廳，葉老三才對高、項兩人道：「張貴客，聽何廣說，你想全部買下敝號明天所收購之漁穫，是麼？」

高勝寒直視着葉老三，一字字道：「你說錯了，我是要買你一家大小的人命！」

葉老三臉色陡變，驚疑地看着高勝寒。「貴客真會……開玩笑……」

「我沒有心情與你開玩笑，我說的句句真話！」高勝寒厲聲道。

「你……葉某與你素昧平生，貴客何出此言？」葉老三吸口氣，霍然站起來。

「葉老三你瞧清楚，我像誰？」項美鳳陡地站起來，戟指葉老三，美目圓睜。

葉老三驚疑地細細打量了項美鳳一眼，陡地全身一震，吶吶道：「妳……是誰？」

項美鳳咬咬牙，一字一頓道：「項美鳳！項青鋒的女兒！」

葉老三神情劇震了一下，吸口氣。「張夫人，葉某並不認識妳，也不認識令尊。」

「葉老三，那你該聽過高勝寒這個人吧？」高勝寒亦霍然站起來。

葉老三臉色一變，轉身望着高勝寒。「請恕葉某孤陋寡聞，從來沒有聽聞過高勝寒這號人物。」

項美鳳氣怒得笑起來。「葉老三，別裝蒜了，咱們找上你，當然有証據，你狡賴不了！」

「張……夫人，葉某只是一個生意人，實在弄不懂你們所說的話。」葉老三仍然裝傻扮懵。

「葉老三，你們逼死我父，便以為可以將唯一的紕漏堵塞了？令到高大哥無法追查下去！」項美鳳眼中怒火閃射。「你們怎也想不到，當時我就在金花廟後院牆外！你們與先父的說話，我全聽到，你們更想不到，我父死前在衣袖內留下暗號，我與高大哥根據那暗示，幾經辛苦，終於找到先父生前秘藏起來的那份名單，上面詳列着你們八個人的真正姓名及居處、特徵，還有真正的身份，任你再奸狡，也抵賴不了！」

葉老三聽得臉色連變，不等項美鳳說完，便已兇惡地道：「嘿嘿，葉某都認了，那又怎樣，葉某真後悔不提議將妳全家殺了！」

一頓，又惡狠狠地道：「你們胆敢找上門來，葉某要你們來得去不得！」

高勝寒疾喝道：「姓葉的，你以為我們那麼笨，只有我們兩個人闖虎穴麼？告訴你，在外面，我們還有三個朋友！他們一直暗中跟着我們，若我們在半個時辰內沒有走出你家大門，他們馬上殺進來，並通知留在客棧的另一個朋友，將你的身份向江湖武林人揭露，哈哈哈，到那時，只怕天下之大，也沒有你藏身之所，只怕那些曾受過你們劫掠的武林朋友，連你的家人也不放過！」

高勝寒這一番說話，全是急中生智，編造出來的。

——他不想節外生枝，所以，一定要將葉老三唬住，令到他不敢反抗。

葉老三果然被他那番話唬住：「高勝寒，你想怎樣？」口氣軟了下來。「一人做事一人當，虧你們自命俠義中人，居然連我的家人也不放過。」

「只要你放棄抵抗，並依照我們所說的話去做，我們不但不殺你，亦決不濫殺無辜，更不會將你的身份揭破！」高勝寒認真地道。

葉老三神色一鬆。「當真？」

「絕無虛言！」高勝寒一字字道。

葉老三神色不定，定定地瞧了高勝寒足有一刻鐘，才猛地咬咬牙：「只要你們答應不傷害葉某家小，葉某什麼也答應你們！」

「咱們言出必行！」高勝寒決然道：「你大可放心！」

「好，你們想怎樣，只管說！」葉老三那雙鼠眼一睜，一副豁出去的樣子。

「我要先點了你身上三處大穴！」高勝寒道。

「請動手。」葉老三將雙手垂下。

高勝寒一步步走到他的面前，距離五尺遠左右，停了下來，驀地劍光一閃，長劍出鞘，劍光飛閃中，以劍尖連點了葉老三身上三處大穴。

他之所以用劍而不用指，是恐防葉老三使詐，這是他小心之處。

葉老三之雖然生性貪婪，對於他的家人却愛護備至，為了家人能夠舒舒服服地過日子，他當然不想看到自己的家人被屠殺！

這些年下來，他不但積聚了偌大的一份家財，生意也做得很大，而他的家小人數也不少，算一下，除了一

個妻子外，還有五個妾侍，合共替他生下七個兒子、五個女兒，他一直希望，他的子孫能夠世世代代延續下去，承受他積聚下來的財富，因此，他寧願自己死，也不想妻妾兒女受到傷害。

更何況，高勝寒還答應放過他，他怎會不答應？

* * *

高勝寒將長劍還鞘，吐口氣。「葉老三，坐下再說。」

葉老三吸口氣，順從地坐下來。

他被高勝寒一連點了丹田、心坎、乳突三穴，再也不能運聚眞氣內力，有如一個廢人一樣，任從高、項兩人擺佈。

項美鳳也鬆口氣，坐下來。

能夠兵不血刃便制服葉老三，這正是她所希望的結果。果然如她所願，她當然鬆口氣。

「高……少俠，還有什麼條件，請說出來。」葉老三口氣軟弱，連稱呼也改了。

「首先，你要將歷年來分到的贓物拿出來，救濟鎭上的窮苦人家，不得再欺搾那些漁民，至於你在鎭上的生意，你可以保留，你答不答應？」高勝寒直視着葉老三。

葉老三噓口氣。「肉在俎上，我不答應成麼？」

「那你是不願意了？」項美鳳冷哼一聲。

「不，不！」葉老三忙道：「葉某怎敢不願意。」

「諒你也不敢。」項美鳳冷笑一聲。

「高少俠，你還有什麼吩咐？」葉老三不敢再說什麼，望一眼高勝寒。

「等一會，你分別通知陰老大、章老二、顧老八，就說高某忽然來到三叉港，似乎要找你痲煩，請他們接到訊息後，馬上都到鎭外的望日崗，共商對付高某之策。」高勝寒邊想邊說。

不等葉老三說話，他又道：「你們以往是用什麼方法互通消息的？」

葉老三道：「飛鴿傳書。」

「那你就用飛鴿傳書通知他們。」

葉老三目光一閃，猶豫了一下，終於忍不住問：「還有嚴六呢？」

——他雖然已猜到嚴復興可能出了事，却忍不住要問個明白。

「他已死了。」項美鳳冷冷道：「之前，我們第一個找的就是他！」

「他……怎樣死的？」葉老三吸了一口氣。

高勝寒道：「你別着慌，我們並沒有殺他，是他自己不想活，自己了斷！」

葉老三倒抽一口氣，緊閉着嘴巴。

「你不會像嚴六那樣，一死以贖罪吧？」項美鳳看出葉老三是個怕死的人，故意那樣問他。

葉老三眼中閃過一抹恐懼之色，不吭聲。

項美鳳冷笑一聲。

高勝寒恐怕她會說出更難聽的話，令到葉老三惱羞成怒把心一横，那就不妙，忙向她打個眼色，跟着說道：「葉老三，我希望你不會耍什麼花樣，不然，你知道後果怎樣？」

葉老三急忙開口道：「爲了我的家小，我怎敢耍什麼花樣？」

「嗯，我想去看看那幾隻信鴿。」高勝寒說着從椅子上站起來。

葉老三點點頭，站起來。「請跟我來了。」

* * *

在客棧的房間內，項美鳳看看坐在窗前椅子上的高勝寒，終於憋不住心裏的話，開口道：「大哥，信鴿已分別送出，陰老大與章老二、顧老八會不會來赴約？」

高勝寒滿有信心地道：「他們知道我在三叉港出現，爲防萬一，一定會來赴約，對付我的！」

「萬一他們之中，有人對葉老三送出的消息起疑……那……」項美鳳却有點担心。

「別担心！」高勝寒充滿自信。「就算他們之中有人起疑心，爲了証實自己所疑是否確實，更加會來赴約，要不，他怎知道自己所疑是否確實？」

項美鳳想想，覺得高勝寒所說甚有道理，才放下心來：「大哥，這一次若是能夠一舉解決這件事，事成後，咱們就無事一身輕了。」

高勝寒頷首道：「我眞恨不得立刻解決這件事。自從我追查這件事那一刻開始，我便一直感到肩上壓着一副無形的重担。壓得我幾乎喘不過氣來，恨不得立刻卸下那重担，自由自在地遨遊名山大川，那種日子眞逍遙。」

「大哥，你後悔答應那個秦銳，替他追查這件事？」

「不！」高勝寒道：「打從我答應他那一刻起，我便沒有後悔過！」

「大哥，這件事了結後，我要跟你一起遨遊名山大川，賞覽天下風景名勝！」項美鳳忽然雀躍地道。

高勝寒含笑看她一眼。「妳捨得撇下家中的娘親，還有兩個弟弟麼？」

「當然不捨得。」項美鳳頓時流露出思家之意。「不過……女兒總是要嫁的……」說到這裏，一張臉忽然紅起來，羞赧地瞥了高勝寒一眼。「那就當……我嫁了出去……，家裏還有兩個弟弟照顧娘親，我不用顧慮娘親……可以放心地與你……一起遨遊……」

高勝寒邊聽邊瞧着她直笑，待到她說完，仍然笑看着她，直看得項美鳳羞臊難禁，跺跺脚，嘆道：「你呀，瞧着人家取笑，不安好心，我不依！」

高勝寒看到她那種嬌嗔的樣子煞是可愛，禁不住心頭一盪，幾乎把持不住，欲將她摟入懷中。

吸口氣，他忙按下心猿意馬：「鳳

，好了，我不笑妳便是。」眞的收斂起一臉笑意。

「鳳，說眞的，妳不會怪我放過他們的決定吧？」高勝寒一臉正經地道。

項美鳳怔了一下，隨即認眞地道：「怎會呢！他們雖然逼死我爹，但我爹亦是……死有餘辜。起先，我眞的痛恨他們逼死我爹，恨不得一個個殺死他們，替我爹報仇，後來，我漸漸想通了，我爹既然該……死，那我怎有資格去恨他們？我更加沒有理由去殺死他們，你決定不殺他們，我明白你的用心，你是不想怨怨相報，亦不想雙手染滿血腥，是不是？」

高勝寒點點頭：「難得妳明白我的心意，妳眞是……知己。」

他本來想說「妳眞是我的紅顏知己」，但却怎也說不出口，最後只說出「知己」兩個字，敎他也大感難爲情。

項美鳳白了他一眼。「你說什麼知己？」

她是故意作弄他的。

高勝寒更加感到難爲情，吶吶地說不出話來。

項美鳳「噗嗤」一聲，笑起來。

高勝寒忽然跳起身來，要捉住項美鳳。「妳笑什麼？看妳還笑。」

項美鳳急忙從椅上閃跳開去，咭咭直笑，往房外奔去。

結果，她被高勝寒在房門前一把將她抓住，接將她摟入懷中，頭一低，吻落她的櫻唇上。

項美鳳嚶嚀一聲，身子一軟，禁不住丁香暗吐……

* * *

二更過後，三更未到。

今晚星月燦爛，天地間流露着水銀般的清輝。

望日崗上，一條人影獨立崗頂，仰首望天，夜風吹拂，衣袂飄飛，仿似乘風而去。

可惜，那人根本沒有那種風雅的心情，原來，他就是萬利魚欄的大老闆葉晋東，也就是葉老三！

這就怪不得他對此良辰美景，一點也風雅不起來了。

星移斗換，漸漸已近三更。

「颯」地一聲，一條人影有如御風飛行般，飛快地自崗下掠上崗頂。

葉老三雖然一身功力被封，無法提聚，耳力仍然比常人敏銳，馬上便警覺有人登上崗頂，忙收回呆呆的目光，扭頭望去。

掠上崗頂那人馬上開口道：「葉三哥。」

葉老三一眼便認出，來的是顧老八——顧重山。

他忙招呼一聲：「顧老八，你來了。」

顧老八在他身前停下來，急不及待道：「葉三哥，那姓高的小子眞的在三叉港出現？」

葉老三點點頭。「要不，我怎會十萬火急，着你們趕來這裏會合，共商對付那小子之策！」

「那小子可有去找你痲煩？」顧老八焦急地道。

「還沒有。」葉老三做戲做到底，依照高勝寒的說話去做。「不過，那小子斷不會無緣無故在三叉港出現，小心使得萬年船，還是防患於未然的好！」

「葉老三，你顧慮得極是！」顧老八點頭道：「這一次決不能再放過那小子，務必除去這禍患！」「患」字出口，他做了一個殺的手勢！

「顧老八，你與葉老三在說什麼禍患？」人隨聲現，一人飛掠上崗頂。

葉、顧兩人聞聲望去，一眼便認出那人是誰。「章二哥，你來了！」兩人幾乎同時說出口。

來的果然是章老二，名單上的眞姓章雲展，家住石馬鎭，距三叉港不到四十里，明裏做的是布疋生意。

至於顧老八，名單上也詳列着他的眞姓名及那裏人氏，明裏幹的是什麼。

原來顧老八——顧重山乃是山陽鎭人氏，距三叉港約三十多里，明裏幹的是錢莊生意。

「顧老八，你比我早到啊。」章老二笑看着兩人。

顧老八忙道：「我比你早到不過一刻鐘。」

「你們剛才到底在說什麼禍患的？」章老二好奇地問。

「章二哥，咱們剛才是說姓高的那個禍患，顧老八說，這次非要將他剷除不可！」葉老三道。

「我贊成顧老八所說，這一次無論如何，也不能放過他——讓他活下去……」章老二握拳道：「葉老三，那小子眞的在鎭上出現？」

「章二哥，我不會認錯人的。」葉老三有點不悅地道：「要不，我怎敢飛鴿傳書，通知你們都來，共商對策！」

「那姓高的小子眞是天堂有路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這一次，非要敎他知道，是他自尋死路，怪不得我們心狠手辣！」

跟着仰首望望天，皺起眉頭道：「葉老三，怎麼老大與嚴六還未來？」

「嚴六不來了。」葉老三道：「他以飛鴿帶回來一封信，說他忽然病了。所以不能趕來與咱們一起行動，他要我代他向老大說一聲。」

頓一下，又道：「至於老大麼，不知怎的，還未到。」

爲了他的家小，他努力不讓顧老八與章老二看出破綻，神態自然從容。

那知他話聲未落，一把聲音劃空傳來。「葉老三，我不是來了麼？一點不遲，正好三更！」

三人聞聲望去，聽聲音，已認出說話的正是老大——陰森！

來人果然就是他。

章老二打個哈哈。「話說曹操，曹

操就到！」

來人果然是老大陰森！

在項青鋒那份名單上，詳列着老大姓陰名森，居住在金塘鎮，開了一間私塾，做其塾師。

一個讀書人，竟然是一夥盜賊的老大，說出來，只怕沒有多少人會相信。

要來的人，都到齊了。

葉老三暗暗鬆口氣。

因爲，等一會，他就不用再做戲，功德圓滿了。

「嚴老六呢，這個時候還不來？」老大陰森掃了三人一眼。「每一次，他總是遲到的！」

葉老三忙道：「老大，嚴老六已用飛鴿傳書回覆我，說他在兩日前，患了風寒，臥病在床，不能趕來與我們聚會，他很抱歉未能與我們一起對付那個姓高的小子。要我代他向你們致歉。」

「嗯，他不來算了！」陰老大哼了一聲。「沒有他，咱們一樣可以對付那個姓高的！」

一頓，接又道：「葉老三，那姓高的眞的在三叉港出現？」

「老大，我親眼目睹，難道還會假的？」葉老三有點不高興地道。

「葉老三，我不是這意思。」陰老大聽出葉老三不高興，忙解釋道：「知道他在鎮上那處落脚麼？」

「陰老大，我一直就在這崗上落脚！」驀地有人在附近接口說道。

陰老大四人都不由吃了一驚（其實應該說是三人才對，因爲葉老三早已知道接話的人一直就在附近匿着），急忙扭頭循聲望去，只見一個人自崗頂的一塊石後閃出來，陰老大與章、顧兩人心一震，睜大眼瞧着那人。

「你——就是姓高的小子？」陰老大驚疑地道。

那人點點頭：「不錯，正是區區！」

緊接着，又從石後閃出一個女子來。

陰老大三人聽說那人果然是高勝寒，俱不由心神一震，眼中俱閃過一抹殺機！

陡地，陰老大神色一變，扭頭望向葉老三所站的地方，口裏疾聲道：「葉老三，姓高的小子怎會躲在這裏的，莫非你——」

下面的話，他已不用說下去。

因爲，葉老三已不在原先站着的地方，不知什麼時候，溜到那塊石後。

這就等如告訴陰老大，是他出賣了他們三人。

陰老大又驚又氣，一個身子微微顫抖起來，眼中兇光暴射。「葉老三，你爲什麼要出賣我們？」

章老二與顧老八亦驚怒地直視着葉老三，眼中兇光暴射。

葉老三縮了縮身子。「老大，我是爲了保存家人，才不得已要那樣做。」

「葉老三，你居然敢出賣我，我宰了你！」陰老大怒吼一聲，便欲衝過去。

高勝寒忙朗喝一聲：「陰老大，你發什麼狠，等一會你要動手，區區自當奉陪！」

陰老大被高勝寒喝得窒住身形，一雙眼仍然死死地盯着葉老三。

葉老三身子瑟縮了一下，不敢與陰老大的目光相接。

陰老大的胸膛急促地起伏了好一會，才慢慢平復下來。「姓高的，葉老三雖然出賣了我們，就憑你，奈何得了我們麼？」

高勝寒沒理會陰老大的話，扭頭對葉老三道：「葉老闆，你先回去，待我解決了他們，再來找你！」

葉老三實在不想再留下，聞言答應一聲，急急往崗下溜去。

「葉老三，我不會放過你的！」陰老大厲聲大叫。

章老二與顧老八已將兵刄撤出來，一副隨時準備動手的樣子。

高勝寒却沒有看兩人一眼，兩眼緊緊地瞧着陰老大。

「陰老大，你發什麼狠？」站在高勝寒身邊的項美鳳冷冷道：「你可知道，我是誰？」

陰老大立刻將目光移在項美鳳的身上，打量着她，驀地，顧老八失聲叫道：「妳——是項老五的什麼人？」

項美鳳微微仰起臉。「我是項青鋒的女兒——項美鳳！」

陰老大與章、顧兩人一聽，神色大變。

「原來妳是項老五的女兒，眞想不到！」陰老大吸了口氣。

「還有你想不到的！」項美鳳冷笑道：「你們迫死我爹，我爹心有不甘，衣袖子內留下暗示，結果，被我們找到那份秘藏的名單，名單上詳列着你們的姓名及地址，還有你們明裏幹的是什麼生意等等都詳盡地寫在那份名單內，你們抵賴不了。」

「項丫頭，我們並沒有抵賴，妳以爲我們會怕妳們麼？」陰老大語氣强硬。

「哈哈，你們難道不怕我們將你們的底向江湖上的所有百姓披露出來麼？」項美鳳連連冷笑道：「到那時，就算我放過你們，只怕那些曾受你們所害的江湖朋友，也不會放過你們！」

「項丫頭，我是後悔當日堅持不殺妳全家，至弄到如今這般田地！」陰老大咬牙切齒。

「老大，咱們如今殺她與姓高的也不遲！」章老二道。

「章二哥說得對，殺了他們，咱們的身份便不會外洩，然後，咱們再去殺葉老三，殺他個鷄犬不留，跟着殺那項丫頭全家！」顧老八可謂心狠手辣。

「你以爲殺了我們，你們的身份便

不會外洩？」項美鳳冷笑道：「你以爲咱們只有兩個人？」

「項丫頭，妳不用虛言恫嚇，你們那來的朋友？只有葉老三那怕死鬼，才會受你們的騙，我過的橋比你們走的路還要多，我敢斷言，你們只有兩個人！」

項美鳳料不到被陰老大識破，一時間無話可說。

高勝寒正想說話，陰老大已疾喝一聲：「章老二，你與我聯手對付姓高的小子，顧老八，你對付項丫頭！」

喝聲中，他已搶撲向高勝寒。

章老二亦搶撲而上。

顧老八亦獰笑一聲，疾欺向項美鳳！

＊　＊　＊

陰老大使的是一把軟劍。

人未到，劍光已噗噗作響，懾人心魄，劍光有如靈蛇亂舞，閃刺向高勝寒的身上，忽左忽右，令人難以捉摸。

高勝寒在陰老大一動的刹那，長劍出鞘，他並沒有被陰老大的劍勢所惑，雙眼緊緊地盯着他的右手臂，就在陰老大劍光脫身的刹那，倏地大喝一聲，以雙手執劍，揮劍疾斬向那閃舞的劍光。

那一劍，有如駭電驚雷，霹靂驟發！

劍光一閃，血光暴現，陰老大發出一聲慘叫，那條右臂連同劍飛跌落地！

搶撲而至，揮刀欲斬向高勝寒的章老二，頓時嚇得窒住！

只不過一招之間，便斷去陰老大半截手臂，這簡直駭人，要不是親眼目睹，他怎也不相信。

撲向項美鳳的顧老八也呆住了。

要知道，陰老大在八人之中，身手最高。要不然也當不了八人之首，連他也招架不了高勝寒一招，更遑論他們了。

陰老大踉蹌了兩步，斷臂上血流如注，因爲劇痛的關係，一張臉扭曲得很難看，頷下的鬍子簌簌抖動，駭然欲絕地瞪視着威態凜然的高勝寒。

「你……剛才……施展的……一招，叫什……麼名……堂？」

「雷電斬！」高勝寒一字字道。

「你……是閒雲老人的什麼人？」

陰老大倒吸了一口大氣。

「正是我恩師，他老人家的傳人！」

陰老大身子一晃，頹然跌坐在地上。

章老二與顧老八，顯然也聽聞過閒雲老人的大名，臉色驟變，那股兇惡之色全失，章老二竄到陰老大的身前，探手點封了陰老大斷臂附近的經穴，替他止住流血。

「陰老大、章老二、顧老八，還要動手殺我們麼？」高勝寒冷冷地掃了三人一眼！

三人都不敢做聲。

「你們既然不再動手，那就要依照我的話去做！」高勝寒朗聲道。

三人仍然不吭聲。只是驚疑地看着高勝寒。

高勝寒吸口氣，沉聲道：「你們聽着，首先，我要將你們的一身功力廢了，令到你們以後再不能害人，第二，你們要將歷年來劫掠積聚的臟物拿出大部份，賙給附近的窮人，若你們答應，我便饒你們一死，不將你們的底細在江湖上披露出來，要不，我一樣不會殺你們，但會將你們的底細在江湖上揭露出來，那時候，天下之大，只怕沒有你們容身之地，還會禍及你們的妻兒！」

三人臉上神色變幻不定，好一會，互相看了一眼，才由章老二開口說道：「姓……高……少俠，咱們答應你！」

「好！」高勝寒吐口氣。「咱們馬上下崗，先到葉老三家中歇一夜，其他事，明天再與你們細說！」

三人默然點點頭，章老二與顧老八將陰老大扶起來，頹然向崗下走去。

項美鳳靠近高勝寒身邊，愛慕地道：「大哥，剛才你施展那一招『雷電斬』時，眞威武！」

高勝寒伸臂將她輕攬着，吁口長氣。「剛才，我必須痛下殺手，將他們鎮住，才施展那一招『雷電斬』，鳳，妳不會怪我出手太狠吧！」

項美鳳搖搖頭。「他們都是死有餘辜的人，你不過斷了陰老大一臂，不算狠。我忽然覺得，你放過他們，是否太寬容他們了？」

「鳳，殺了他們又怎樣？」高勝寒道：「那只會令我們沾上滿手血腥，廢了他們的武功，對一個武林人來說，那是一種比死還難受的懲罰，讓他們在有生之年，好好懺悔，說不定會痛改前非，改過向善，那豈不是比殺了他們要好麼？」

項美鳳心悅誠服地點點頭。

「好了，咱們也該下去了。」高勝寒將她攬緊一點。「妳瞧一下，今晚的月兒多圓，星光多燦爛？」

項美鳳抬頭往天上望去，只見一輪明月斜掛在天上，仿似一面銀盤，閃爍的星星仿似滿綴在藍緞上的寶石，她不由讚嘆一聲：「好美啊！」

「妳更美。」高勝寒話出口，頭一低，吻落在項美鳳的櫻唇上。

滿天的星月，彷彿更燦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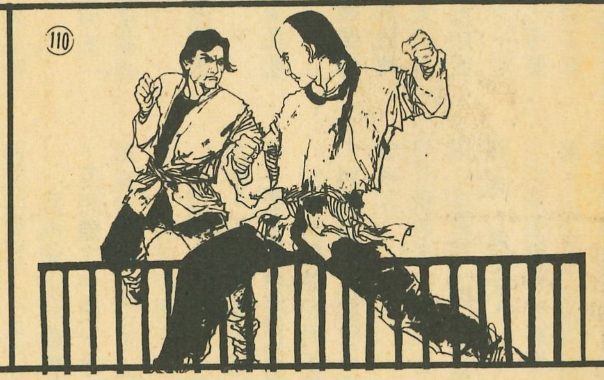
（全文完）

武林英雄軼事　　馮明・編繪

靚仔玉勇創下山虎（下）



109 河合其揮着拳頭向黃玉直打過去，只等着黃玉搭橋招架，以便順勢把他攔腰抱住，來個"倒栽大蒜"就了事了。哪知黃玉識破河合其的詭計，並不搭橋招架，只是一味向後閃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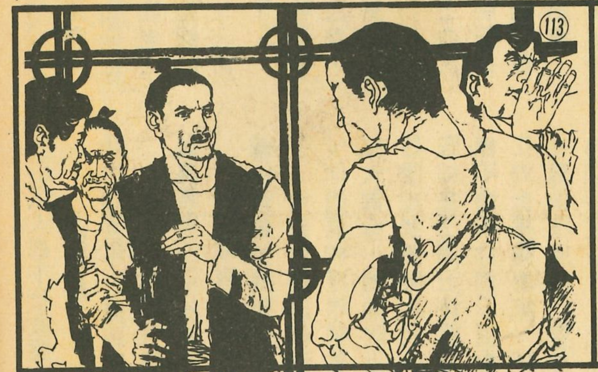
110 一拳落空，再來一拳；再來一拳，又是落空。眼看黃玉已貼近場邊了，河合其奸笑着喝道："看你還往哪裏躲!?"說着，再用一個鈎拳打將過去，他以爲黃玉必定會應聲倒下的。



111 豈料＇黃玉對河合其這套打法，早已心中有數。因此，當他的鈎拳打來之時，他急忙把身一槑，閃在河合其的背後，並順勢一記"老樹盤根"，抱住河合其後腿往上一拋——只聽得"叭嗟"一聲，河合其跌落場外！



112 黃玉出其不意，克敵制勝。這下子頓使四座驚訝，華僑觀衆大聲叫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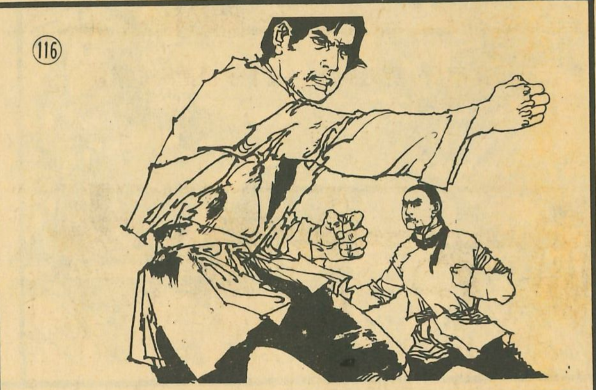
113 中間休息的那當兒，日本拳師們急忙聚首，商議對策。河合其氣得大口灌酒，以壓心火。



114 黃玉很冷靜。他接過華僑同胞遞來的小手絹，輕輕地抹去額前的汗珠。然後，他冷眼注視着河合其，心裏暗暗地思索着……



115 第二個回合打响了。河合其原以爲黃玉會來一個乘勝追擊，猛打猛冲，因而他採取了以攻爲守，步步爲營的戰術，擊一掌退三步，退三步又擊一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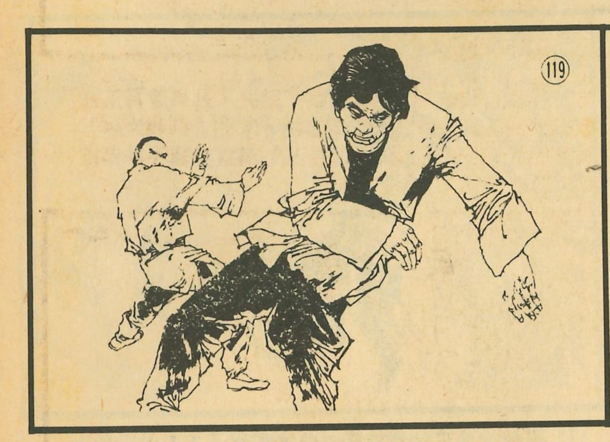
116 可是，黃玉並不心急，依舊運用迴避、躲閃、避免接觸的方法，弄得河合其退也不是，進也不是，肝火大動，暴跳如雷。



117 河合其心裏想：這小子肯定是功底不硬，打不了持久戰，不然，他爲何不敢"乘勝窮追"呢 ?想到這裏，河合其認爲機不可失，於是，他發起了猛烈的攻勢！



118 看見河合其像匹癲馬的樣子，黃玉心裏暗笑道："這傢伙中計了！"於是，他迅速貓下腰，像貓一般敏捷地突然閃身，竄到了河合其的背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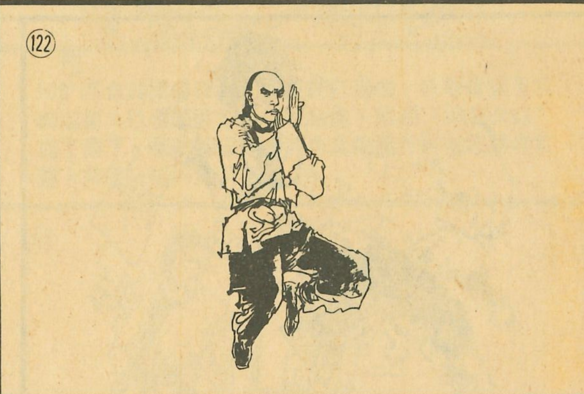
119 黃玉一個"鐵砂掌"向他的背脊輕輕拍落——黃玉似乎並未花費多大的力氣，而河合其却如同中了千鈞重錘一般，走不動，站不穩，渾身像篩米似的打顫顫！



120 隨即黃玉又掃上一脚，河合其便當場驚叫一聲，結結實實的像圓木一樣倒在地上，老半天還直不起身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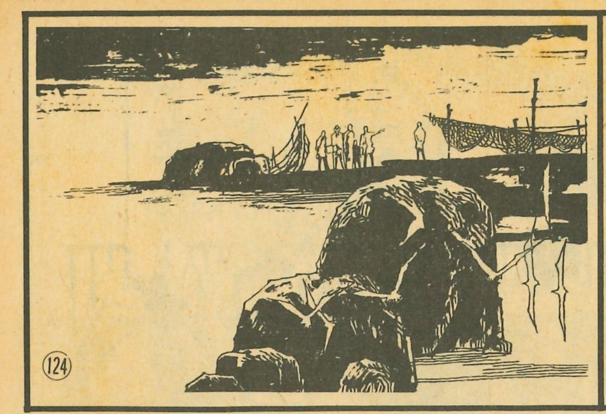
121 華僑觀衆瞧見黃玉得勝，別提有多高興了！他們擁進比賽場，一下子把黃玉抬了起來，有節奏地拋起拋落，歡呼吶喊，好像中國在海洋上打了個大勝仗似的！



122 從此，海京伯雜技團在日本贏得了表演中國武術的權利。黃玉表演的“少林拳”不僅受到日本國民的高度讚賞，也深爲旅日華僑拍掌叫絕，他們說：“黃玉的「少林拳」打出了中國人的威風，眞叫人揚眉吐氣。”



123 這一天，旅日華僑自動聚集，來到雜技團的駐地。他們找到老板說：“請給黃玉先生放一天假吧，我們很想陪陪他去看看日本風光。”老板猶豫了一會，答應了。



124 黃玉在華僑同胞的陪同下，來到了日本一處美麗的海灘。他們談笑風生，盡情遊玩，唱起故鄉中國的民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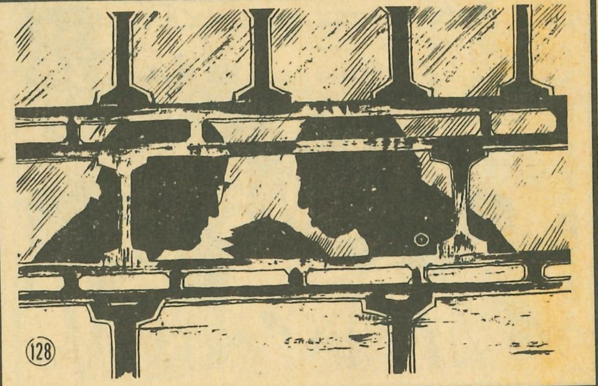
125 這時，他們圍坐在櫻花樹下，一位華僑老伯請黃玉談談學武藝的經歷。頓時，黃玉思緒萬千。他想起了故鄉新會可愛的葵林蕉園；想起了那些關押船艙底層的同胞；想起了慘死在新加坡的叔父；想起了廣州街頭的盲公盲妹……



126 黃玉感慨地說：“我們都是天涯淪落人，國貧家窮，我才逼得賣武習藝；你們漂流海外，也是飽嘗艱辛的。這樣吧，今天趁這個機會，我來充當教頭，和大伙一起學一套「少林拳」，練熟眞功夫，日後好防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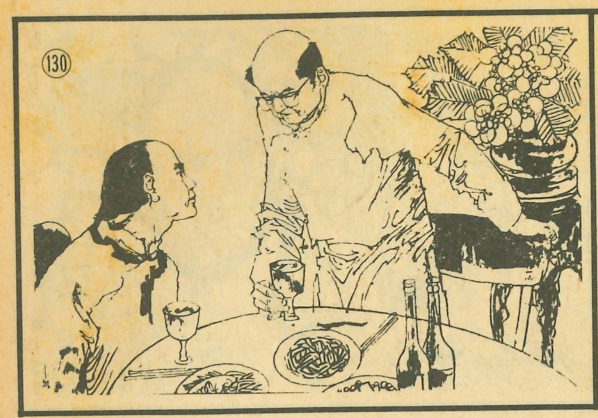
127 於是，櫻花樹下出現了龍騰虎躍的練武場面。黃玉一招一式地教着，華僑們認認眞眞地學着，直忙得連午飯都顧不上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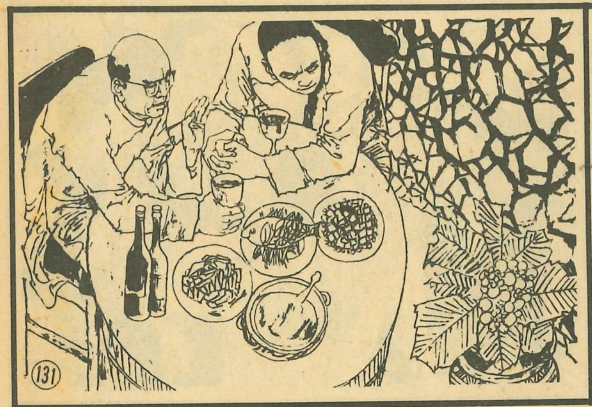
128 幾乎在同一個時候，日本拳擊總會會員山本太郎也來到了雜技團的駐地。他把老板請到酒家，一邊喝酒、一邊密謀着什麼。臨別，山本太郎掏出一筆現金和一張支票遞給老板說：“那就全拜托你啦！”



129 當天夜裏，老板單獨宴請黃玉，黃玉感到事出蹊蹺，悶不作聲。老板却興高采烈地舉杯相邀說：“來來來，你在日本打出了名，我當老板的也沾了你一份光，今晚咱們要一醉方休！”



130 黃玉心想，你這老板平日裏總是克扣我們的工錢，現在却爲何變得這麼大方呢？他忍不住問：“老板，你今晚是怎麼啦？”老板笑嘻嘻地說：“哈……哈……，你眞是又英武又聰明的人哪。實話告訴你吧——”



131 原來，日本拳擊總會極想聘請黃玉留下來當教頭。老板說：“黃玉，你這是時來運轉呢，你看，這是一張巨額支票。山本太郎說，你若是願意留下來當他們的教頭，這支票就是給你的報酬。他還保証你，送兩個日本姑娘給你，讓你享盡榮華富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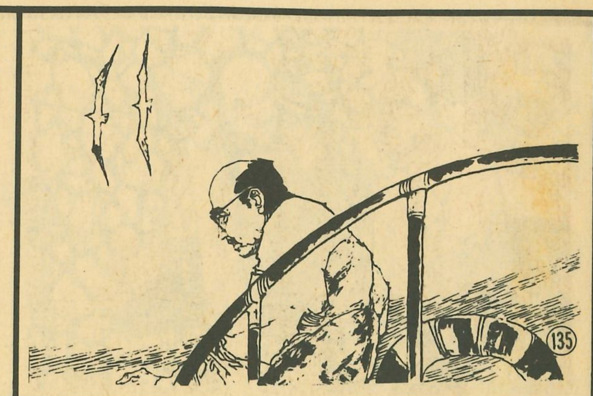
132 黃玉並不動心，反而嘲笑說：“要留你就留下來好啦，我不是那種賤骨頭，我要的只是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老板苦口婆心地勸道：“我留下來也享不了那個福，他們要的是你，是你的中國功夫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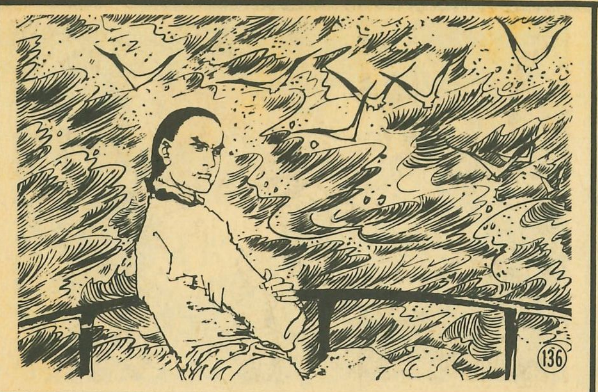
133 黃玉更是冒火了："老板，我看你是財迷心竅，見錢眼紅！你難道不知道日本强盜打我們中國打得那麼狠嗎？我的功夫來自中國，也爲着中國。爲虎作倀我是絕對不幹的。你告訴山本太郎，叫他們死了這條心吧！"說罷，黃玉離開宴席……



134 老板見收買不成，只好將現金和支票還給山本太郎。山本太郎刹時變了臉，將老板狠狠地揍了一頓。此事傳到了雜技團，團裏的所有中國演員都樂壞了。



135 爲避免惹出更大的麻煩，雜技團老板慌忙結束了在日本的演出。他們又乘上輪船，前往美國三藩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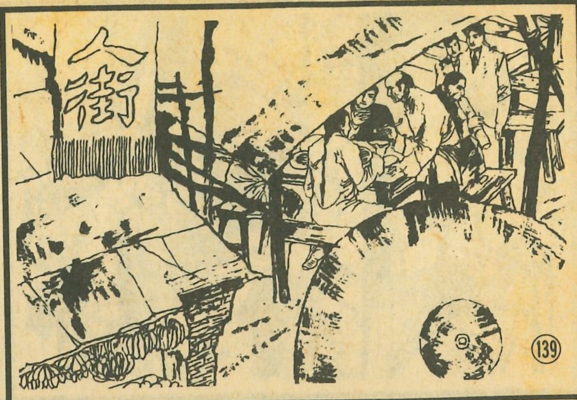
136 又見海燕搏擊風浪，自由翱翔，黃玉心裏想：這一輩子端人飯碗受人管，漂漂泊泊，奔奔波波，縱有一身武術，還不如海燕自由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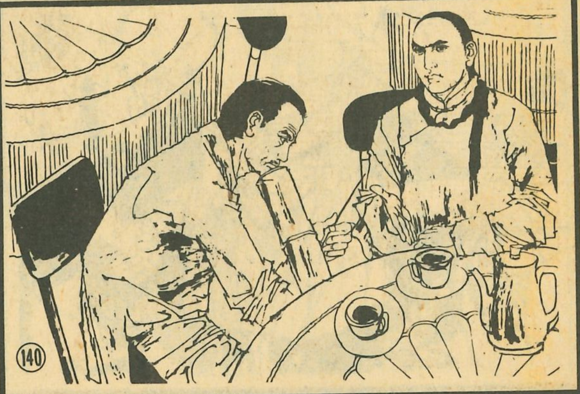
137 却說雜技團還未抵達三藩市，當地華僑報紙就以頭條位置發佈新聞報導："中國「華南武林虎」黃玉先生，在香港打敗菲路，在日本打敗河合其……明日，黃先生將隨海京伯雜技團來本地作精湛的武術表演……"



138 喜訊像春風一樣溫暖着華僑同胞的心，他們喜出望外，奔走相告，打着彩旗，舞着龍，前來迎接黃玉一行。



139 演出前夕的一連幾天，黃玉天天來到唐人街，入店舖，會親人，喝黃酒，叙鄉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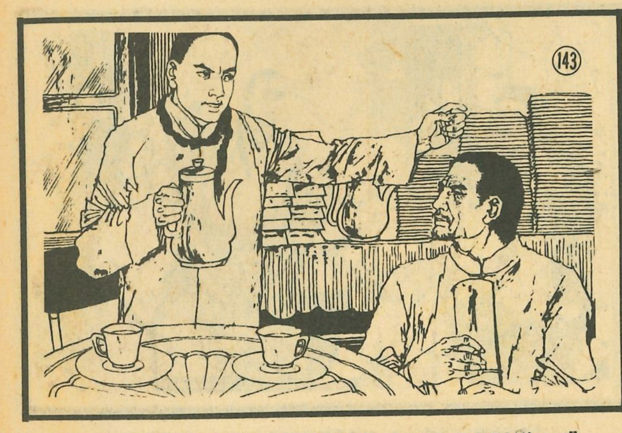
140 在閒談中，黃玉發現街頭開餐館的那位華僑老伯總是長噓短嘆，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黃玉關切地走上前去詢問道："阿伯，恕我直言，你似乎有什麼難辦的事吧，說來聽聽，我能幫上忙嗎？"



141 老伯告訴黃玉，這裏有個自稱"黑拳王"的美國人，每天都帶着一伙歹徒，要向中國餐館勒索一百元作爲"保護費"，不給他們，他們就砸碗摔碟，搗亂一通。老伯悲憤地哭泣道："連本錢都快賠光了，也得不到半點保護呀……"



142 黃玉聽罷，心裏憤憤不平，決心要將"黑拳王"懲治一頓，老伯却勸道："還是不惹他們爲好。惹不起我還躲得起，待做完這兩天生意，湊夠路費，我就回國去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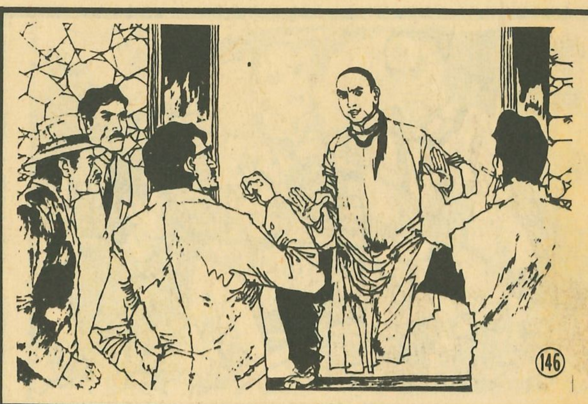
143 黃玉走上前去，爲老伯斟上一杯茶，安慰道："阿伯，不必怕他們這些洋人。「白拳王」也好，「黑拳王」也好，都是欺軟怕硬的傢伙，就讓我來收拾他們吧！"說罷，黃玉和華僑們一起商量對策。



144 第二天，"黑拳王"領着一伙人按時大搖大擺地朝中國餐館來了。原來"黑拳王"並非是黑種人，而是美國的白種人。他戴着墨鏡，西裝敞開，懷裏長滿一撮撮黑毛，流露着一股子流氓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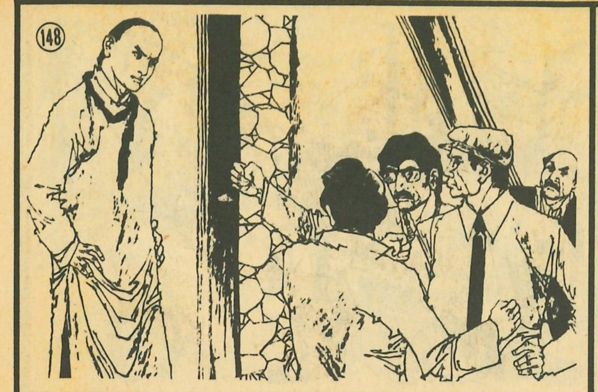
145 這時，黃玉見"黑拳王"進來，上前擋住大門，客氣地說："先生，今天這裏不營業，請你們到別處去就餐吧！""黑拳王"一手撥開黃玉說："你是什麼人？敢阻攔我！告訴你吧，營業不營業，你們都得交「保護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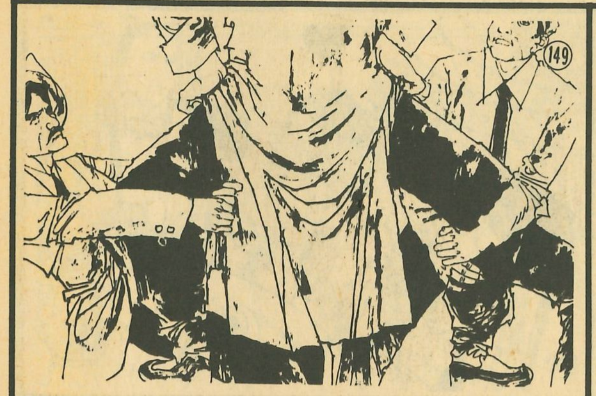
146 "交多少錢？"黃玉壓住怒火問。"今天交二百元！""黑拳王"提高嗓門吆喝着。這時，只見黃玉拉開架勢，紮穩馬步說："喂，要收「保護費」的聽着，若能把我的脚步搬動了，不要說二百元，就是四百元我也照給你們，否則就給我統統滾蛋，滾得越遠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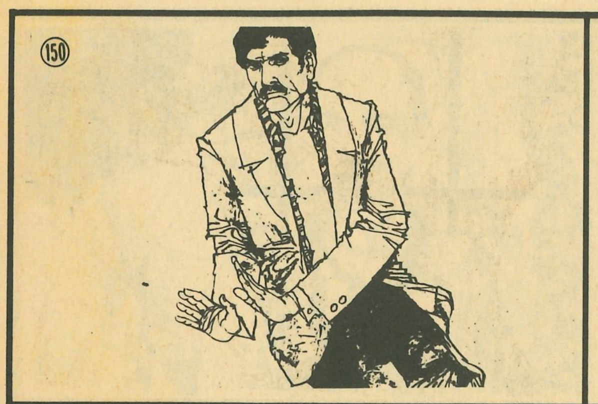
147 "黑拳王"的嘍囉們哪還能按捺得住，他們蜂擁而上，黃玉冷笑道："不必急，不必急，一個一個來也行，一對一對來也行……"嘍囉們被黃玉一說，一個個欲往不前，不敢下手了。



148 黃玉對一位牛高馬大的打手說："來呀，勞駕你來推推我嘛！"那打手猛地伸出手掌，遠遠推將過來——但是，黃玉穩如泰山，絲毫未動。相反，打手却被遠遠"彈"了回去，摔了一大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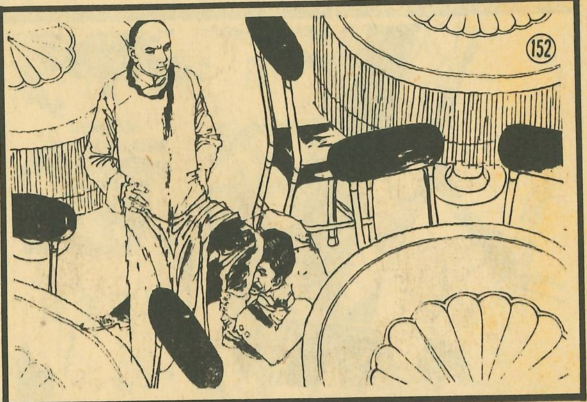
149 另兩位打手蹲下身子，喊着"一二三"地企圖搬穿黃玉的雙腿，但怎奈黃玉猛一使腿功，兩位打手便莫名其妙地癱倒在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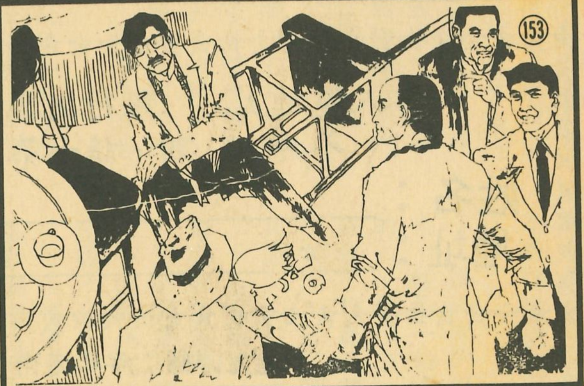
150 熊腰虎背的"黑拳王"開始只是袖手旁觀。這時，他捏滅煙蒂，從鼻孔裏哼了一聲，心想：這幫嘍囉們眞是白吃飯的，連個弱不禁風的中國小子都搬不動，不是出盡醜了麼？於是，他往掌心吐了一口唾沫，搓着手掌走了上來。



151 "黑拳王"毫不猶疑地俯下身子，雙手抱住黃玉的大腿就死命去搬。奇怪！黃玉的一雙大脚，却好似深埋在地下的石柱，儘管"黑拳王"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却還是搬不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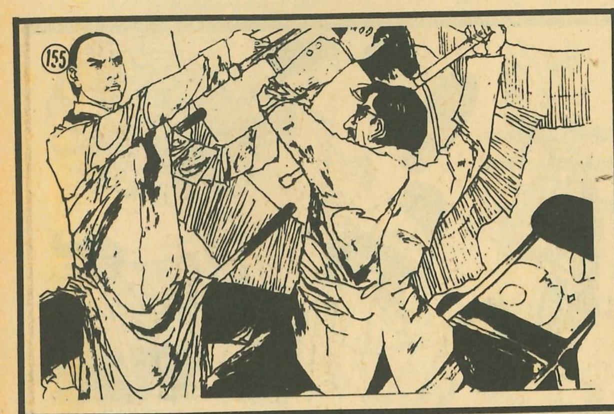
152 不料，凶惡的"黑拳王"露出滿口狼牙，直朝黃玉的大腿咬一口……



153 黃玉忍住痛輕輕地把腿往上一提——那"黑拳王"踉蹌地倒退十幾步，四脚朝天摔倒在地了。在場的華僑同胞看見"黑拳王"這副狼狽相，一個個開懷大笑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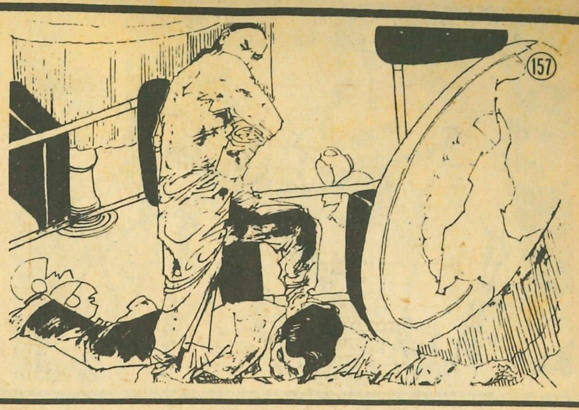
154 "黑拳王"惱羞成怒，掄起雙拳就要向黃玉打來，黃玉說："平日裏你爲非作歹，敲榨勒索，欺負華僑，老子今天算你的總賬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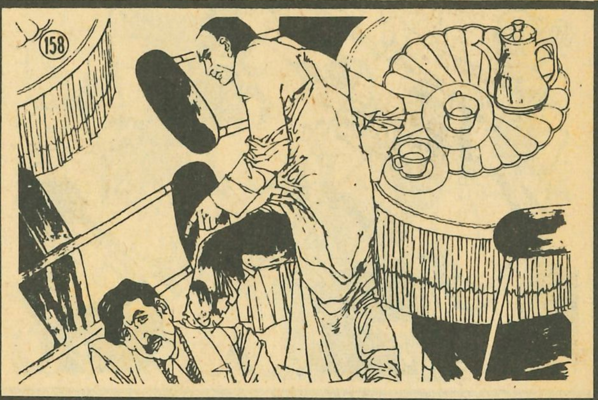
155 "黑拳王"撿起鐵枝劈過來——黃玉眼明手快，急中生智，掀起圓桌而抵擋過去！



156 "黑拳王"跳上桌面，俯冲而下——黃玉將計就計，猛然閃來一個"側踹腿"，將"黑拳王"一脚踢出門外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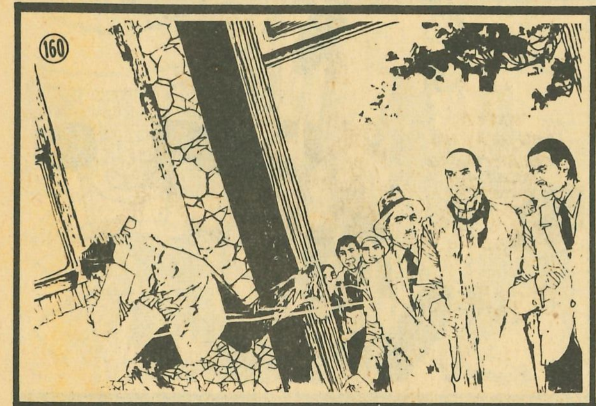
157 "黑拳王"哪肯服輸，他爬起身來又急急忙忙撲了進來。黃玉一個"掃堂腿"又把他踢倒在地，"黑拳王"企圖抬起頭來，卻被黃玉的另一隻腳死死地踏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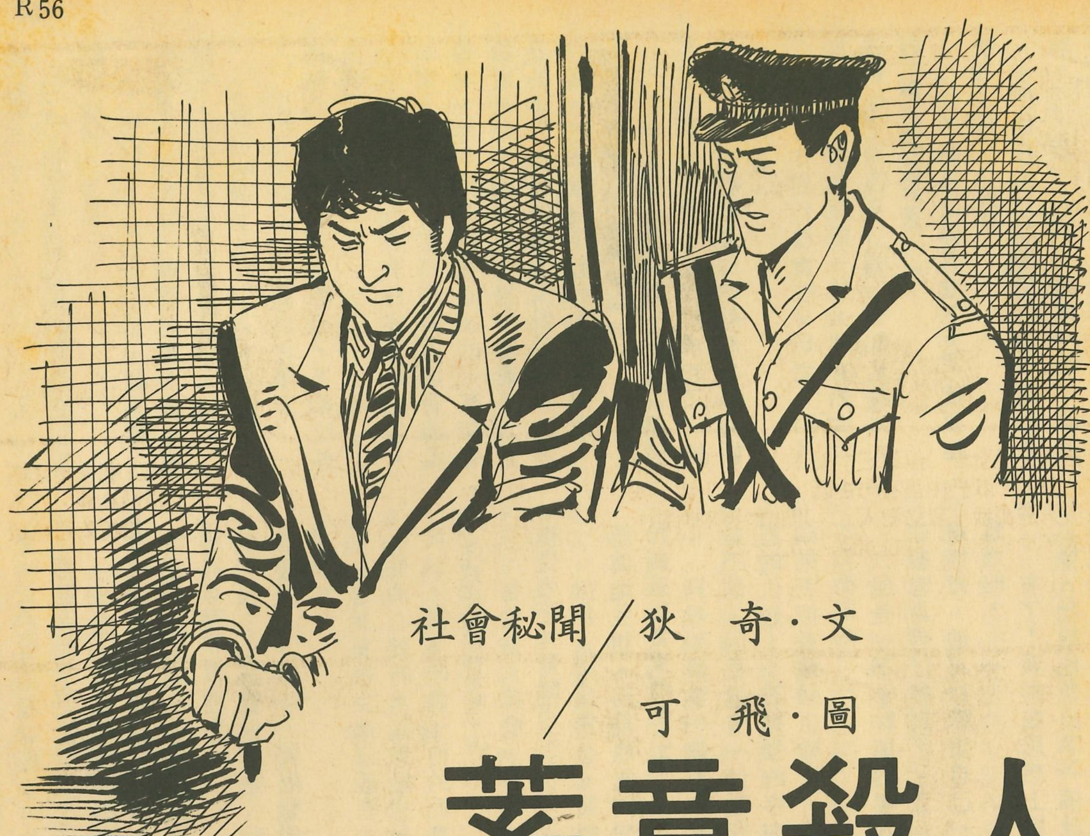
158 黃玉厲聲地問"黑拳王"："認不認輸？""認輸！認輸！""還收不收'保護費'？""不收！不收！""以後你還敢不敢竄到唐人街來搗亂？""不敢！不敢！"



159 黃玉嚴正地警告"黑拳王"說："我們中國人絕不是好欺負的。我們中國有句古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後你再來搗亂，我們就砍下你的狗頭，掛在這唐人街上示衆！"



160 "黑拳王"作賊心虛，連連點頭乞饒："中國師傅開恩！"待黃玉鬆開腳，"黑拳王"便抱頭鼠竄了。從此後，黃玉的名聲威震海外！他以一身過硬的中國功夫和一顆赤誠的中國心，表明他不愧是中華民族的武林好漢！（完）



社會秘聞／狄奇·文

可飛·圖

蓄意殺人

殺妻嫁禍　自食惡果

在刑事法中處理謀殺罪，通常會分為兩大類，即為蓄意殺人及誤殺。蓄意殺人是包括有殺人的念頭（MALICE AFORETHOUGHT），再加上有謀殺的行為，就成為一樁謀殺案了。本篇的賀彬，因為知悉妻子的姦情，就起了蓄意殺人之念。

* * *

賀彬在接過私家偵探交來的證據後，他心底被壓抑着的怒氣幾乎瞬息就要爆發出來，因為他手上的照片，幾乎全是他的太太和一個男士親熱的情況，這可把他整個人氣得死去活來。

賀彬是一家出入口公司的高級職員，生活也算過得去。今年自從年初升職以後，已經有超過二萬元月薪的收入。他的妻子倩雯，今年才廿八歲，從事公關工作，在外表看來，她擁有一副標準的身材，如果看樣子，她更屬一個甜姐兒。但一個月前，賀彬聽朋友說倩雯有了婚外情，最初他還以為朋友開玩笑；但後來朋友言之鑿鑿，他才半信半疑。

賀彬為了証明事情的眞偽，就決定聘請私家偵探查個水落石出。

終於，在私家偵探交來的証據及相片中，很清楚地証明了倩雯確實有了婚外情，而對方就是倩雯任職的公司的澳門分公司的行政經理香耀強。這個香耀強曾經到過賀家兩次、而且有一次更在賀家過夜，所以賀彬對這個人並不是全無認識，祇不過是他冷不提防被這個人蓋上一頂綠帽子罷了。

這一次的打擊，對賀彬確是相當大，他是一個值得恭維是「好好先生」的人，他沒有一般時下洋行職員上夜總會、舞廳及其他娛樂場所的惡習。事實上，除了妻子之外，他也不會對其他女人打過主意。每個月，他除留了千多元給自己作為零用外，其他的都全部作為家用。在同事之間，許多人都稱譽賀彬為一個模範丈夫，大家都一致認為他一定有一個美滿的家庭生活。

但事實上，原來有許多女性都不喜歡賀彬這種「住家男人」的性格，當然倩雯就是其中之一，因為這樣的生活對她着實太沒有意義了，因此她就有了反叛的心理。

* * *

星期五的晚上，倩雯在接近十一時才回家。

「對不起，這麼晚才回來。」倩雯裝作若無其事的說，其實她今天晚上又和香耀強幽會去了。

「辛苦嗎？」賀彬問道。辛苦——虧他自己會說得出來，賀彬眞奇怪自己會衝口而出說，這幾個字，因為太太和別人幽會，他竟可以問她辛苦不辛苦。

「辛苦得要命！」倩雯伸了伸懶腰說。而在賀彬眼中，他很潛意識地覺

得倩雯在答話時，嘴邊是掛着一絲絲的笑容。

「吃過飯沒有？」賀彬還是在假意關心地問。

「吃過了，你呢？」這一對夫婦，明明是各懷鬼胎，現在還在上演一場話劇，假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

「我也吃過了。」

「對了，我今天在超級市場買了一些點心，橫豎肚子有點餓，不如吃些消夜吧！」

「哦。」賀彬在有理沒理地回答。本來，如果妻子在平時對他這般溫柔體貼，他一定會甜在心頭的，甚至會搶着來做，因爲他會捨不得妻子太勞碌的；但自從知道太太對他不忠的消息後，根本就提不起勁去做任何事，而祇有無精打采地應酬兩句。

不過，在這個時刻，就在答過倩雯那句話後，他心底忽然湧起了一把妒火，一把燃燒着他的整個心窩的妒火。

他不知爲什麼會咬牙切齒。因爲如果太太對他更好一些，就有如太太在對他更懺悔多一些，亦即是說太太對不起他的事更多一些。

我不能再這樣忍受下去，我要離婚——賀彬心裏想。

但他在瞬息間卻又打消了這個念頭。不，我不能和她離婚，那不是我承認失敗，願意製造機會給他們可以相好嗎？

賀彬的腦筋着實混亂，他霎時間覺得自己好像沒有援手，沒有了將來，更甚至是沒有尊嚴！

尊嚴——這兩個字對賀彬簡直是當頭棒喝，當他想到他不能在朋友面前完全沒了面子、沒了地位時，他的臉孔登時脹得通紅。

我……我要殺了她，我要殺了這個賤婦——頓時，賀彬整個人的血液沸騰。

自從賀彬生出這股殺人意念以後，他的心就時常胡思亂想起這件事。所以，許多時候，他的同事都會問：「你爲什麼發呆呢？」

每當被人這麼一問，他整個人才慌慌張張地驚醒過來。

但殺人這個意念，賀彬卻愈來愈認眞地去想，因爲他眞的想將殺人的計劃確確實實地做出來。

只殺死倩雯一個人，賀彬覺得有些不值，因爲還有一個徹底破壞他家庭的仇敵——香耀强的存在。所以，如果不把香耀强也幹掉，他是會覺得不夠徹底的。

但是一下子幹掉兩個人，可不是這般容易可以辦到。況且，如果眞的這樣做，他可以斷定自己一定是法網難逃的。

有了！賀彬在思想上掙扎了幾天之後，就給他想出了一個計劃，雖然不可以說是天衣無縫，但最低限度是一個可行的計劃。而這個計劃就是將殺妻的罪行，再嫁禍香耀强身上。想到這裏，賀彬不期然地泛起一絲笑容，因爲他眞的很高興可以看到香耀强被寃枉地判上殺人罪，在監獄中含屈終身的情景。

既然有了初步的構思，他就更有信心去部署一切。

賀彬從來也沒有想到自己原來有豐富的偵探頭腦，可能這和他在中學時代喜看推理小說有關。

由那時起，每當他想到一些可行的辦法時，就立刻迅速地將辦法記下。

就這樣，他的記事薄就寫滿了一條條可行的殺機。

這些殺機，有時是在辦公室寫下的，亦有時是在地鐵寫下的。總而言之，差不多任何可行的辦法，他都一一加以記下。

要殺死這個淫婦，又要不留下現場證據，更要嫁禍別人，似乎是一件相當複雜的事，但似乎這都是被賀彬想通了，因爲他已經作了一個詳細的計劃。

要嫁禍香耀强，當然是製造一些他在現場的證據。要得到這些證據，賀彬就決定做一些委屈自己的事，那就是親自去見他。

賀彬要見香耀强，目的就是帶走香耀强一些物件，放在肇事的現場，那就證據確鑿了。

其實，要約見香耀强並不困難，因爲賀彬騙倩雯說要到澳門傾生意，順路探訪一下香耀强，倩雯就立刻答應安排見面了。

賀彬接着要安排的就是殺人的時間和地點了。而他相信這個安排就是視乎香耀强甚麼時間來香港而定了。事情又會那般湊巧，香耀强竟要在週末來香港處理一些公司的事務。

週末眞是一個好的時間，因爲賀彬那天下午不用上班。而這個時間亦正好符合了賀彬計劃的要求。

「眞不好意思，公司週末有業務應酬，無暇招呼你。」

「你太客氣了！橫豎我們見面的時間多的是，又何必拘泥這些小節呢！」

賀彬和香耀强，就這樣虛假地互相應酬着對方，其實心底內就是各懷鬼胎。

* * *

轉眼間又到了週五，在那天晚上，賀彬就刻意對太太說幾次：「明天公司有業務應酬，所以我不回家吃午飯了，而且晚上十點半要送客人飛機，相信最早也要十一時多才能回家。」

賀彬重複這些說話，無非是刻意製造太太和香耀强幽會的機會，而且他亦要藉着這個機會實現他的一石二鳥計劃。

「我知道你明天有應酬了，你也不用重複說幾次，看你就像一個老人似的。」

賀彬沒有再繼續答下去，內心卻不停打算着如何安排翌日謀殺的佈局。

* * *

賀彬在星期六中午放工時，就撥了一個電話給太太。

「倩雯，今天下午妳會回家嗎？」

「會，有什麼事嗎？」

「沒什麼，祇不過我明天早上想弄點早餐，妳可以在超級市場買些火腿回家嗎？」

「沒有問題。」

「記着也買一些鷄蛋啊！雪櫃的鷄蛋好像已經吃完了。」

「好吧，我等會放工就買回去，你今天是不是晚上才回來啊？」

賀彬聽到倩雯這個問題，不覺就心跳加速了許多，因爲她這樣問，不是在探聽自己回家的時間，方便她控制幽會的時間嗎？

「等會約了客人在尖沙咀酒店午膳，接着就再次談論合同的細則，然後吃晚飯和送他到機場，我看今天晚上差不多要十二時才可以回來了。」

「唔，知道了。」

在倩雯的腦海裏，登時就浮現了香耀强的影子，因爲她確實和他約好，在星期六下午到倩雯的家裏幽會的。倩雯放工之後，就立刻到卜公碼頭坐船回去愉景灣。

在倩雯到達愉景灣碼頭之際，她又那會想到在中環海濱公園內，賀彬遠遠在監視着她的行踪呢！

「哼！我早想到你們也沒有這般明目張胆的，你以爲一先一後就可以逃避過我的耳目嗎！」賀彬自言自語地說。

賀彬目送倩雯登上開往愉景灣的飛翔船後，便迅速趕到不遠的港外線碼頭乘坐開往坪洲的港外線渡輪了。

其實，賀彬這個計劃是相當周密的，他沒有坐上直接開往愉景灣的渡輪，目的是怕被熟人看見，就將整件事破壞，所以他決定採用一條迂迴的航線返回居所，方法就是乘坐小輪往坪洲，然後轉街渡往榕樹灣，再徒步返回寓所。這樣，他就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覺下幹掉他的太太，然後在現場留下寃枉香耀强的証據。再次返回市區，找一些人証，一直逗留到夜晚才返家，然後假裝揭發兇殺案，那麼整件事就配合得天衣無縫了。

在往坪洲的渡輪上，賀彬刻意坐在船艙的一角，如果不是特別留意周圍環境事物的人，根本就不會留意他的存在。

尤其他不停地假裝看着報紙，所以就算有人留意他的存在，也不會看清楚他的面孔。

船到達坪洲之後，賀彬就轉乘街渡往愉景灣。

在等候船隻的時候，有一個乞丐多次來向賀彬行乞，把他煩得要命。

「走開一點吧，煩死人！」

「先生，可以給我一點錢開飯吧！」

「沒有！沒有！」賀彬被那個乞丐煩得整個人也暴躁起來。「告訴你，你快點走開，要不然我就叫警察來拉你。」

那個乞丐見賀彬不悅，乃不滿地離開。

差不多十分鐘，才有街渡駛來，賀彬看看腕錶，時間正好是下午二時半，他知道他必定要在半小時內解決倩雯，然後趕回市區。

由坪洲往榕樹灣，祇不過是十多分鐘的船程。而賀彬的心臟，不知比平常加速了多少倍。本來賀彬沒有這般濃烈的殺人念頭，但每次想到自己妻子背叛自己偷漢子的事，不由得不怒上心頭，而這個時候，他不自覺就緊握着拳頭，心裏就高聲狂叫着：「我一定要將妳碎屍萬段！」

愛的背後就是恨，這似乎是絕對正確的定論，因爲賀彬一直都是深深愛倩雯，所以當他知道妻子對他不忠的時候，才會這般妬火中燒的。

* * *

賀彬帶着他那憤怒的情緒，一直向自己的家走去，而在他的腦海中，似乎滿腦子都塡滿了一個「殺」字。他拿起鑰匙，靈巧地打開大門，屋內却是靜靜的，沒有半點人聲。

賀彬躡手躡脚向客廳走去，仍然不見妻子的踪跡。

於是他再走入睡房，房門却半掩着的。

賀彬看到床上放着倩雯的外衣，他知道倩雯一定仍在屋內。

「喔。」倩雯見到突然出現的賀彬，不覺失聲尖叫起來。

「你不是……」但她沒有說完，賀彬兇惡的眼神已經令她倒退了兩步。

倩雯馬上就覺察到危險就在眼前，她轉身就想逃跑。

但這個時候，賀彬已經用戴上手套的手，緊緊地扼住倩雯的頸。

倩雯拚命地掙扎，猛力用手去抓開賀彬的手，但畢竟弱質纖纖的她，無論怎樣去擺脫，也沒有辦法去扯開賀彬的手。

倩雯的手祇有無力的在掙扎，但不到兩分鐘，她已經喪失所有抵抗能力，倒在賀彬的懷裏。

賀彬再用雙手狠狠地在倩雯的頸上扼下去。

好一個狠毒的丈夫，他將妻子徹底扼至斷氣爲止。

汗在賀彬的額上不斷地流下，在這千多呎的房子裏面，這時就剩下賀彬和被他勒斃的妻子。

賀彬拭一下額上的汗水，接着小心翼翼地在[illegible]的鞋櫃內，拿下一包包得整整齊齊的東西。他打開那個小包，原來裏面放着一些煙頭。

賀彬將煙頭放在煙灰缸裏，而這些煙頭，正是賀彬在找香耀强時偸回來的。

這些煙蒂及煙頭，正好做成一些僞裝的證據，使警方相信這件案是和香耀强有關的。

賀彬接着就將倩雯的屍體拖回床上，然後將她的衣服弄至少許凌亂，令人錯覺她有拒絕被施暴的懷疑。接着賀彬在雪櫃裏拿出一罐汽水，待罐上的水蒸氣散發之後，就印上倩雯的指紋，做成倩雯曾經以汽水招待人客的跡象。

賀彬將一切預先部署的計劃都一一做妥，他看看腕錶，時間剛好是三時二十分，他相信這也應該是離開的時候了。

於是，賀彬徒步往榕樹灣，坐街渡到坪洲，再折返中環。

時間是四時三十分，他坐在富麗華酒店的咖啡室內，正爲剛才他的行動感到滿足。

他左顧右盼，看看有沒有熟悉的朋友在坐，因爲這裏是他和朋友相聚的地方，如果沒有的話，他就要引起侍應的注意，好使他有足夠的證據使他人知道他的存在，好擺脫殺人的嫌疑。

果然，他看到張銘坐在咖啡室的另一角，於是，他就急步上去和張銘打招呼。

他們在咖啡室中坐了差不多三個鐘頭，賀彬覺得這正是他要起程回家的時候。

* * *

當賀彬踏返家門的時候，一切和他中午離開時沒有分別，倩雯還是僵冷地躺在床上。

賀彬知道這是報警的時候。

警方抵達現場，初步就將案件劃爲兇殺案處理。

「我回家就發現太太倒卧在床中。」賀彬聲淚俱下地說。

「然後又怎樣？」警員追問下去。

「接着我就打電話報警了。」

「你知道今天有沒有人約了你的太太呢？」

「這個……」賀彬假裝在想。

「你想想看？」警員說。

「對了，她昨天晚上對我說約了一個公司的同事。」

「你知道他是誰嗎？」

「讓我想想。」賀彬再假裝思索地說。

「你一定要想清楚，因爲這可能是整件案的關鍵。」警員十分重視賀彬的答案。

「唔，對了，是香耀强。」

「香耀强？」警員小心地重複這三個字。

「對，是香耀强。」

「啊！」

「倩雯說香耀强今天下午可能來愉景灣探我們的。」

「你們很熟嗎？」

「不是，他是我太太的同事，但我也見過他兩三次。」

「你知道他爲什麼來探你們嗎？」

「不知道。」

「賀先生，你吸煙的嗎？」警員指指床邊的煙灰缸說。

「不吸的。」

「死者呢？」

「也不吸的。奇怪！怎會有人在我們的房裏吸煙呢？」賀彬裝出奇怪的樣子。

而警員這個發現，正好中正賀彬的下懷，因爲這是他設計謀害香耀强的證據。

指紋組人員立刻將煙蒂由煙灰缸倒出來。

「我相信這個吸煙的人一定是兇手。」賀彬裝出一副衝動的樣子。

「你們一定要帮倩雯沉冤。」這句話的迴響幾乎震動整個愉景灣。

* * *

翌日賀彬在整理房間的時候，負責調查的警員突然趕至。

「賀先生，我們現在要逮捕你。」

「究竟什麼事？你們弄錯了吧！」

「賀先生，你眞高明，佈置不在現場的證據，又僞做證據引開我們的注意。」

「你們究竟說什麼？」

「你用煙蒂嫁禍別人的手法眞高明；但是，昨天香先生坐的水翼船因爲在大嶼山海面擱淺，所以他差不多在海面滯留了五個小時，要控告一個不可能在現場的人殺人，那不是太無稽嗎？還有今早有一名乞丐說看見報紙上的照片就認出你……」

賀彬低下頭來，想不到人算不如天算。

（全文完）

三期完俠義奇情故事／黃木・文　可飛・圖

覆雨翻雲（上）

風雲險惡　虎視鷹眈

浪翻雲步入觀遠樓二樓廂房的雅座，恰是華燈初上的時份。

觀遠樓在蛟霸島上屬於小酒樓的規模，浪翻雲愛它清靜，可以觀望洞庭湖外的景色，所以這兩年來成爲觀遠樓的常客。

兩年了！自惜惜死後，轉眼便兩年，他也不知這些日子是如何渡過，想到這裏意興肅然。

蛟霸島在江湖黑道上赫赫有名，與尊信門的尊信莊，黑道大豪乾羅的乾羅山城，同被列爲武林黑道的三大凶地。這幾股勢力，主宰着當今黑道的命運。有人預言，只要這三股勢力打破均衡，合而爲一，就是天下遭殃的時刻。

這一種趨勢正在發展，確實的內情，異常複雜。

蛟霸島是洞庭湖上一個佔地數萬畝的大島，島上山巒起伏，主峯怒蛟嶺，矗立於島的中心地帶，怒蛟幫的總部怒蛟殿，建於半山腰處，形勢險峻，易守難攻。是與浪翻雲並列爲怒蛟雙鋒的左先鋒凌戰天精心設計和督建。

接近三千的怒蛟幫衆，和過萬的家眷，聚居在沿岸一帶的低地，熱鬧昇平。賭場、妓院、酒樓林立、人來人往、勝比繁華的大都會。儼如割地稱王。

自上一任幫主上官飛，以怒蛟島爲基地，在左右先鋒「覆雨劍」浪翻雲和「鬼索」凌戰天兩人的協助下，南征北討，把湖南湖北洞庭湖一帶收歸於勢力之下，其影響力藉著長江東西的交通，幾乎遍及中原。坐地分肥，販運私鹽、又從事各種買賣，使一般幫衆，都家產豐厚，遑論頭目級以上的人物。

錢能使鬼推磨，也促進了這個湖島的興旺。

浪翻雲對窗坐下，要了兩大瓶烈酒。

窗外淡淡一輪明月下，洞庭湖水面如覆薄冰，月色裏閃閃生光。

遙夜微茫凝月影，渾身清殘剩梅魂。

惜惜就是在明月照夜的一個晚上，欲捨難離下，撒手歸去。

浪翻雲沒有流淚，他從不流淚。

湖內有燈火疾掠過去，浪翻雲知道這是本幫巡邏快艇。

近年來以四川雲南一帶爲基地的尊信門，在完成了對西陲的控制後，魔爪伸向中原，威脅到怒蛟幫的存在，形勢一觸即發。

自惜惜死後，浪翻雲從不過問幫內事務，現任幫主上官鷹繼承父業，銳意圖强，樂得浪翻雲投閒置散，好建立自己的風格和新興力量。

成又如何，敗又如何。縱能得意一時，人生彈指即過，得得失失，盡歸黃土。譬之如惜惜的絕代風華，還不是化爲白骨。

浪翻雲心內絞痛。

長達四尺的「覆雨劍」仍在腰際，他卻是毫無興趣。這曾是他命根的寶刀，便像是廢銅爛鐵，起不了分毫意義。

掛着它只是一種習慣。

一陣輕微的步音傳入耳內。

浪翻雲知道有高手接近。

步音熟悉。

一人推門進來，隨手又把門掩上。坐在浪翻雲對面的位置。

這男子容貌瘦削英俊，兩眼精明，虎背熊腰，非常威武，正是與浪翻雲並稱的左先鋒「鬼索」凌戰天。

凌戰天的身形剛好擋着浪翻雲向窗外的視線。

浪翻雲無奈把欣賞洞庭湖夜月的目光收回，心內一陣煩躁，知道今晚又要面對險惡的世情。

凌戰天今年三十五，比浪翻雲少了一歲，正值壯年的黃金時代，生命的頂峯。

浪翻雲望着這個幫內最相好的兄弟，想起當年兩人出生入死，共闖天下，勉力提起精神，露出一個罕有的笑容道：「戰天，明天你即要起程往橫嶺湖的營田屬幫，我借此機會，爲你餞行。」

凌戰天道：「你居然也知道了。」

浪翻雲聽出他語氣中的不滿。的確是，若非爲他打點日常起居的小郭告訴他，即管凌戰天離去多日，他也不會知曉。

自惜惜死後，甚麼事他也不想知，不想理。想到這裏，對這生死至交生出了一份內疚。

浪翻雲溫和地道：「放心去吧！我浪翻雲有一天命在，保你的妻兒一天平安。」

當時幫規所限，外調者一定要把妻兒留在島上。含有牽制的作用。

凌戰天面容一整，正要發言。

浪翻雲一抬手，阻止了他說話，道：「休要再提，前任幫主待我恩深義重，豈可在他老人家歸山後，便反對他的後人，叛幫另立之事，不可再說。」

凌戰天面容浮現一片火紅，雙目射出激動的神色，怒聲道：「大哥，這個恕難從命，我們明天以後，可能再無相見的日子，心內之言，不吐不快。」

看到這個有生死交情的兄弟悲憤堅決，浪翻雲儘管不願，亦不得不讓步，嘆道：「你說。」只有簡單的兩個字，似乎連多一字也不想說。

凌戰天道：「小弟直言，自新幫主上官鷹繼位後，每日都有新人晉升，像翟雨時，戚長征、梁秋沒之輩，把持幫政，這班昔日以血汗換回怒蛟幫偌大基業的弟兄一一遭受排斥，不是權力被削，外調往無關重要的位置，便是被派赴完全沒有可能成功的任務，不幸的身死當場，較幸運的也橫加上辦事不力的罪名，以致人心離散。」他的聲音愈說愈響，愈說愈激動，完全是處在不計後果的心態上。

一向以來，凌戰天以冷靜精明著稱，可是在這個最尊敬的大哥前，他心內的感情像熔岩般爆發出來。

凌戰天胸口强烈地起伏着，待得平靜了一點，才繼續說：「尤其自從上官鷹娶得乾羅不知那裏冒出來的女兒乾虹青後，變本加厲，一方面加强排擠我們這羣舊人，另一方面，又籌謀與這野心勃勃的黑道巨擘，名列江湖三大凶地之一，乾羅山城的主人『毒手』乾羅合併，表面像是聯手對付尊信門主『盜霸』赤尊信的擴張。乾羅絕代凶魔，豈是易與之人，這樣引狼入室，徒然自招滅亡。」說到這裏，聲音有點哽咽。

浪翻雲一言不發，定定地望着杯內清澈晶瑩的烈酒。

酒醒何世？

凌戰天望着浪翻雲，俯身向前，一對掌指按在桌面，因用力而發白，桌面被抓得吱吱作響，沉聲道：「老幫主和我們打回來的天下，難道便要在眼睜睜之下拱手讓人嗎？」他的雙眼噴火。

頓了一頓，把身子坐直，道：「大哥在幫內的聲望不作第二人想，只有你能力挽狂瀾於既倒，怎可以這樣地無動於衷？」

浪翻雲一手握起滿杯烈酒，一仰頭，烈酒箭一般射入喉嚨內，一般火熱辛辣往身體各處竄去。面容卻如千古石巖，不見絲毫波動。濺出的酒酒在襟前，亦不拭抹。

凌戰天把心中積鬱了近兩年的說話，一口氣痛快地說了出來，情緒渲洩後，逐漸平復下來。

他知道若不能將這個與赤尊信和乾羅，並爲江湖十大高手之列的「覆雨劍」浪翻雲振作起來，前途再沒有半點希望。

凌戰天續道：「三日後『毒手』乾羅便會親率手下凶人『破心拐』葛霸、『掌上舞』易燕媚、『封喉刃』謝遷盤等，傾巢而來。分明要一舉把我幫接管過去。」一陣悲笑，哂道：「可憐上官鷹那小鬼對付自己人便狠毒厲害，一到這等興亡大事，暈頭轉向，不辨東西，還以爲平添臂助，可以對抗赤尊信那個魔君。分明是被妖女乾虹青玩弄於股掌之上。」

浪翻雲閉上雙目，不知是否仍在聽他說話。

凌戰天不作計較，時間無多，明天他便要給人外放，到了營田，那時鞭長莫及，只能空嘆奈何，急忙續道：「目下乾羅惟一忌憚的人，就是大哥。我被外調他方，一定是乾虹青受乾羅指示下所爲，盡量削弱大哥各方面的助力，屆時大哥孤掌難鳴，還不是任人魚肉。目下惟一生路，就是在乾羅抵達前，把領導權爭取過來。怒蛟幫的生死存亡，全在大哥一念之間。」

浪翻雲再乾兩杯烈酒，神情落寞。

凌戰天憤慨的眼神，轉爲憐憫的神色，放輕聲音道：「大哥！不要再喝了，自從大嫂病逝後，沒有一天你不喝酒，即管鐵打的身子，也禁不住酒毒的蝕害。」言下不勝惋惜。心想若非浪翻雲這兩年來意氣消沉，全無鬥志，乾羅和赤尊信等雖說是一方霸主，縱橫無敵，亦不敢這樣明刀明槍，欺上頭來。兼之現任幫主上官鷹樂得他投閒置散，好讓他從容安排，棄舊迎新，建立自己的班底勢力。外憂內患，曾經雄霸長江流域的怒蛟幫，勢力大不如前。

當時天下黑道三分鼎足而立，乾羅山城以北方爲基地，控制黃河兩岸。尊信門則以四川、雲南一帶爲據點，勢力籠罩了中國西陲。怒蛟幫佔據了中部地帶，包括湖南湖北江西等肥沃的土地。

無論是處在北方的乾羅山城，又或在西的尊信門，若要在中國擴張實力，都自然而然要先經略中原，換言之，就是要先擊敗怒蛟幫。但怒蛟幫昔日上官飛健在時，一代豪雄，統率全幫，武功有浪翻雲，組織有凌戰天，極一時之盛。無隙可尋，穩如泰山。

自從上官飛五年前逝世，浪翻雲兩年前喪妻，叱咤一時的長江第一大幫，已是今非昔比。縱使如此，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幫內好手仍衆，若非新舊勢力鬥爭不已，凌戰天不相信有人敢這樣欺上頭來。

浪翻雲不理凌戰天反對的眼光，再盡一杯，才把酒杯倒轉放在桌上，以示這是最後一杯。

凌戰天知道浪翻雲給足他面子，心下百感交集。

浪翻雲第一次把目光從酒杯移開，望向凌戰天道：「戰天，不若今夜由你我護送秋素和令兒，逃離島外，覓地隱居。」他自愛妻惜惜死後，還是第一次這樣積極地要去做一件事情。

凌戰天毫不領情，一聲悲嘯，站了起來，緩步走向窗前，望向窗外月夜下的洞庭湖。

涼風從湖上徐徐吹來，帶來湖水熟悉的氣味。

窗外的明月又大又圓，一點也不似窗內兩顆破碎的心，末路的英雄。

凌戰天斷然道：「凌戰天生於洞庭，死於洞庭。我若要走，就算乾羅和赤尊信親自出手攔阻，恐怕仍要付出可怕代價。擔心的是大哥方面，乾羅威震黃河，手中長矛，鬼神難測，兼之擅長陰謀鬼計……」

浪翻雲恰在這時長身而起，走到窗前。

兩人一齊望向月夜下的洞庭湖，這個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

浪翻雲喃喃道：「還有多少天是八月十五？」

凌戰天省起浪翻雲的亡妻紀惜惜便是病逝於兩年前八月十五的圓月下，知道他憶念亡妻。

凌戰天心下悲嘆。想他生無可戀，不自殺便是堅强之極。這人才智武功，均不作第二人想，獨是感情上死心眼之至。多說無益，惟有盡力而爲，見步行步了，順口答道：「還有五天。」

浪翻雲沉吟不已，好一會才道：「戰天，回家罷，秋素和令兒等得急了。」

凌戰天知道他在下逐客令，其實他肯聽他說了這許多話，大出他意料之外，一聲罷了，轉身離去。

剛推開門，凌戰天回首道：「在島南觀潮石處，我長期佈有人手快艇，大哥只要在石上現身，便有人接應。」欲言又止，終於推門而去。

凌戰天步出街外，夜風使他精神一振，回復平日的冷靜機變。想起浪翻雲昔日英氣縱橫，比之如今的頽唐失意，不勝唏噓。

一人在暗處現身出來，是凌戰天手下得力的大將龐過之。

龐過之堅毅卓絕的面容帶着失望，顯然從神色上察知凌戰天無功而還。

龐過之人極機敏，絕口不提浪翻雲的事情，沉聲道：「上官鷹方面派人來偵察，都給我方的人截着。」

凌戰天眼中寒芒閃動道：「若非我念着老幫主，便有十個上官鷹，也早歸塵土，這小子恁地了得，勢力擴張得這般迅快。今次我們硬不給他面子，以後的衝突，會更爲尖銳。」

龐過之面容不變，沉着地道：「正式鬧翻，是早晚間事，乾羅一到，便是那攤牌的時刻，可恨在那妖女慫恿下，將副座你硬調外放，令乾羅可以在此從容佈置，將我們連根剷除。」

凌戰天冷笑一聲道：「我凌戰天甚麼風浪不曾經過，鹿死誰手，不到最後一刻，豈能分曉。」話題一轉道：「明天離去的事，安排妥當沒有。」

龐過之道：「一切安排妥當，行走的路線，除了你我之外，只有曾述予一人知道。」

凌戰天聽到曾述予的名字，冷哼一聲，似乎對這手下有極大的不滿。

龐過之待在一旁，靜候吩咐。

凌戰天心道我縱橫江湖，比現下更惡劣的場面，仍能安然渡過，豈會如此可欺，大家等着瞧吧。

一輪明月，高掛天上。

好一個和平寧靜的晚上。

凌戰天轉頭望向手下龐過之道：「過之，今次我們動用的人手，須有兩個條件，首先應是核心階層的人物，忠心方面無可懷疑；其次必需武功高强，貴精不貴多，才能在防止風聲外洩下，發揮最大作用。」

寵過之道：「副座放心，一路以來，所有安排，都循着這個方向發展，當然，會迹予是唯一例外。」面上出現一個詭秘的笑容。

凌戰天道：「他是我們最重要的一隻棋子。他不仁，我不義，也沒有甚麼好說了。」

說完凌戰天望上夜空。

剛好一片烏雲掠過，明月失色。

明天，名義上他要起程赴營田。

三日後，威震黃河的乾羅山城主人，大駕光臨。

五日後，浪翻雲亡妻忌辰。

所有事情，都堆在這數日內發生。

赤尊信的尊信門又如何，他怎會坐視乾羅吞掉怒蛟幫，他不來則已，否則一定是在這三日內到來，在米已成炊前到來。

風雲際會。

龍虎相拚。

酒樓外的街道熱鬧和平，一點也不知即將來臨的災劫。

* *

乾虹青坐在馬車內，躊躇志滿。

今天早上她離島往商渡，準備各方面迎接「父親」乾羅的事宜。

一想到可以見到乾羅，她便全身火熱，陣陣興奮，這號稱無敵的黑道高手，對女人有一種驚人的吸引力。

她這個假冒的女兒也不例外。

一個時辰前她剛踏上怒蛟島，手下便報告浪翻雲和凌戰天兩人在觀遠樓商談的消息。

她不驚反喜，連忙回府梳洗，把自己打扮好，才驅車往怒蛟宮見她的丈夫上官鷹。

在任何一刻保持最美麗的形象，是她媚惑男人的一種手段。

馬車停了下來。

車門打開。

近衛在車前分兩列排開。

這種排場，上官鷹最爲欣賞。他認爲大幫應有大幫的氣勢，排場是必需的，單是這項，崇尚實際效率的凌戰天等舊人便看不順眼。

新的一代試圖爭取新的形象和位置，另一方面的舊人趨向舊有的傳統和規律，矛盾叢生，自是必然。

乾虹青輕擺柳腰，走出馬車，頓時車外所有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

乾虹青深明對付男人的道理，她雖然擁有一副美麗修長、玲瓏浮凸的胴體，卻絕不會隨意賣弄風騷，反之她每一個動作都含蓄優雅，面上有種拒人於千里之外，凛然不可侵犯，玉潔冰清的神情。

這樣使熱衷於征服女人的男人，反而更爲顚倒。

愈難到手的東西，愈是寶貴。

所以當她稍假辭色，他們莫不色授魂予。

只有那醜漢浪翻雲是例外。

即管以凌戰天爲首的一干舊人，和她是站在完全敵對的立場，她從他們眼神巡弋的部位，男女間的微妙反應，知道他們沒有一個人不是對她有興趣和野心。

獨有浪翻雲是唯一例外。

他眞是對她絲毫不感興趣。

這不是說他對她視若無睹，而是當他望着她時，便如同看見一件沒有生命的死物。

那種眼光令人心悸。

浪翻雲身材高大，面容醜陋。

皮膚粗黑不用說，雙眼細而常常帶一種病態的黃色，使人不欲看望。

可是在乾虹青這成熟而對男人經驗豐富的女人眼中，浪翻雲帶有一種神秘奇異的吸引力。他的確有異乎常人的高手風範。

況且浪翻雲雖然外貌粗鄙豪雄，但頭髮和指掌比一般人來得纖細，乾虹青知道這外貌嚇人的陋漢，絕不如表象的鋼鐵模樣，而是一個溫柔、多情和細心的男子。

否則他也不會因妻子的病逝而陷入這樣的境地。

無論如何，一般人都追求表面的美，所以醜陋的浪翻雲有幸遇到一個懂得欣賞自己的女子，種情更深，至於不能自拔。

想到這裏，乾虹青步進了怒蛟殿的大堂。

剛好一個人迎了上來，原來是怒蛟幫第二任幫主上官鷹手下的第一號謀臣和大將——翟雨時。

翟雨時面上泛起尊敬的神情道：「夫人回來了，幫主在議事廳批閱卷宗。」

乾虹青露出一個微笑，梨渦淺笑，秀色可餐。

乾虹青嗔道：「這人也是，只要工作便甚麼也不顧，每天都這麼晚。」她的語氣親切，但她卻知道這令翟雨時更不敢接觸她那會說話的眼睛。暗讚一聲，這翟雨時對上官鷹的忠心無庸置疑。

翟雨時是上官鷹從新一輩的怒蛟幫人提拔出來的人中之表表者，幫內資歷雖低，卻是位高權重，感恩知遇下，對上官鷹自然是忠心耿耿，屬於上官鷹這當了四年多新幫主的重要班底。

乾虹青心想，如果鵲巢鳩佔，奪過怒蛟幫的偌大基業，第一個要除去的人，自然是名動江湖，被譽爲當今最可怕劍手的「覆雨劍」浪翻雲。第二個要除去的人，不是凌戰天，而是翟雨時。

翟雨時一向都反對乾羅的援助，不過「名義上」乾羅是上官鷹的岳父，疏難間親，無可奈何吧。這人精明厲害，又忠心一片，是心腹之患。幸好她深知乾羅的瞞天手段，尤勝毒蛇的城腑，所以並不擔心。

這時翟雨時的聲音傳入耳際道：「夫人若沒有吩咐，下屬告退了。」

乾虹青一抬手，阻止了翟雨時的離開道：「今日入黑時份，浪翻雲和凌戰天兩人密談的事，你知不知道？」

翟雨時面容不改，淡淡應道：「兩人份屬至交，明天凌戰天便外調他方，敘在一起離情別話，平常事吧。」

乾虹青暗罵一聲，翟雨時所代表的新派勢力，和凌戰天所代表的舊派勢力，對立的情況，於今尤烈，鬥爭無事或已，所以今晚浪、凌兩人的聚首，若給凌戰天把中立而地位超然的浪翻雲爭取過去，翟雨時即管有上官鷹撐腰，仍難避全盤覆沒，動則落敗身死的局面，所以乾虹青不信翟雨時不比她緊張浪凌兩人見面的結果。翟雨時這刻偏要裝作若無其事，不問可知是待她這個笨人出手。

乾虹青心內冷笑，誰是笨人，便要到最後方知，一邊應道：「翟先生所言有理，如此我便不阻先生休息了。」

翟雨時哦的一聲，顯然估不到這一向仇視凌戰天等舊人的幫主夫人如此反應，頗有一點失望。遂告罪一聲，便行離去。

乾虹青心中好笑，往議事廳走去。

議事廳大門關閉，門前站了兩名身穿藍衣的衛士，他們胸前綉有一條張牙舞爪，似蛟似龍的怪獸，是怒蛟幫的標誌。

兩名近衛一見幫主夫人駕到，連忙躬身施禮。乾虹青影響力大，他們怎敢掉以輕心。

乾虹青阻止了兩人通傳後，推門便入。

議事廳中放了一張長十二尺闊五尺的大木枱，四邊牆壁都是書架書櫃，放滿卷宗文件，是怒蛟幫所有人事、交收、買賣、契約的檔案。

一個面容俊偉的年輕男子，正坐在枱前工作，他枱前分左右放了兩堆有如小山般高的文件，看來已完成了大量批閱，但剩下的，還是不少。

聽到有人推門入來，青年男子不悅的抬起頭來，顯然不歡喜有人不經請示便貿然闖入，打斷他的專注。

乾虹青迎着他的眼光，露出個體貼溫柔的笑容。

年輕男子一見是乾虹青，眼光一亮，不悅神色，一掃而空。

乾虹青走到他身後，貼着椅背望向他枱上的文件，乾羅曾吩咐她要盡量了解怒蛟幫各方面的操作程序，所以她從不放過這些機會。

一面看，一對纖纖玉手放在年輕男子疲倦的雙肩上，緩緩按摩，她的手法高度技巧。年輕男子停止了工作，閉上雙目，面上露出鬆弛舒適的神情。

乾虹青以近耳語的輕柔聲音道：「鷹，爲甚麼每日都工作到這麼晚，也不顧及自己的身體。」語帶嬌嗔。

乾虹青嬌美動聽的聲音傳入耳內，使上官鷹心內密佈柔情。他的頭剛枕在乾虹青高聳、柔軟而帶有彈力的胸脯上，想起她昨夜那火熱的身體，一切是那樣實在，一種幸福滿足的感覺，流遍全身。

乾虹青不待他答話，續道：「我很爲你擔心，這樣日以繼夜苦苦工作，全爲了本幫全體的利益，那些人不知感恩圖報，還暗中圖謀不軌，眞是豈有此理。」她說到最後有點咬牙切齒，像是爲上官鷹忿忿不平，其實這便是她高明的地方，每一件事都絲毫不牽涉到本身的愛惡，每一件事都是仿如從大局出發，爲上官鷹處處設想。正是一個幫主夫人恰如其份的態度。

上官鷹面上露出一絲笑意，若無其事地道：「剛才雨時來通知我浪翻雲和凌戰天在觀遠樓上，談了一段時間。我已告訴了他不用擔心。」

乾虹青心中冷笑。這翟雨時剛才裝作對浪凌兩人相見的事，毫不介懷，其實恰恰相反。在這件事上她和翟雨時目標相同，當然不會蠢得和他抬槓，扯他後腿。

乾虹青輕嘆道：「你這個人心胸太闊，過於爲人着想，所以事事都不計較，可是人心險詐，昨日忠於你的人，今天未必如是，你不要總是令我擔心呵。」

上官鷹對嬌妻的體貼入懷，感激萬分，道：「虹青你眞傻，難道連我的性格爲人也不知嗎？昨天我向凌戰天發出要他外調的命令，他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奮起反抗，一是遵命外調。若是前者，一切都會在秘密下進行，像這樣公然找上浪翻雲，只代表兩人還未建立起密契協定，不足成事。不用杯弓蛇影了。」

乾虹青嬌哼一聲，原來高聳的臀部被上官鷹反手打了一記。

乾虹青嗔道：「幫主先生，小心有失體統。」

上官鷹笑道：「幫主先生見到幫主夫人、還要甚麼體統。」跟着輪到他一聲呼叫，乾虹青的玉手按正他背上一個穴位，非常舒適。

上官鷹面容一整道：「幫內大小各事沒有一件能瞞得過我，甚麼風吹草動，我是第一個知道。」

乾虹青道：「我也知道你這幫主有通天法眼，精明厲害。聽說今次浪凌兩人相見時，周圍滿佈凌戰天方面的人，禁止我方的人接近，這就有點太過不放你在眼內。」

上官鷹怒哼一聲道：「凌戰天打由我少時開始，從沒有看得起我，怎會把我放在眼內，現今公然在幫內建立另一個勢力，與我對抗，我要他死無葬身之地。」眼光灼灼，露出狠辣的神色。在他心中，凌浪兩人，一個看不起他，一個毫不理他，使他非常不滿。

到此乾虹青大是滿意，她觸起上官鷹對凌戰天的仇恨，對於她針對凌戰天而定下的毒手，大大有利。她見

好就收，不再說及這方面的問題，轉而道：「爹還有三日便來了，還有甚麼事情不能解決，爹最疼愛我，到時將我們乾家絕學傾囊傳授，你身兼上官和乾家兩家之長，便多個凌戰天，也不礙事。」

上官鷹面上露出响往神色道：「虹青，你這樣爲我，我也不知道如何感激你，凌戰天外調後便不礙事，因爲幫規所限，他心肝寶貝的妻兒，一定要留在怒蛟島，這便等於人質在手，他是有翼難飛。浪翻雲兩年前無可否認是絕世之才，兩年後的今天，只是一個手顫腳抖的醉貓吧。惟一擔心的，只有赤尊信那凶魔，此人博通天下武術、精擅各類兵器，即管奇兵異刃，到了他手上，便像是苦練多年的成名兵器那樣運用自如。兼之手下七大煞神，凶名卓著，實在不好對付。故能與你父親在黑道上平起平坐，對他我們絕對不能疏忽。」

乾虹青心下同意上官鷹的說法。浪翻雲這樣壯志消沉，所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所以武技減弱，不在話下。不過餘威猶在，但亦如那日落西山的太陽，餘時無多。可是她的義父乾羅卻絕不是這樣想。三個月前她裝作回乾羅山城請乾羅出手助陣時，乾羅曾訓示各人說：在被譽爲十大高手裏，只有三個人他放在心上。

第一個就是尊信門主赤尊信，這人揚名江湖三十多年，所向無敵，敗在他手上的高手，不計其數。被譽爲古往今來最能博通天下武技的天才。

當時有人問乾羅，爲甚麼無論怎樣形式的武器——刀、槍、劍、戟、斧……以至長鞭軟索，飛輪旋陀，到了他手上，運用起來都純熟自如，便如苦練了多年一樣？

這個與赤尊信並列黑道十大高手的乾羅正容答道：「這好比是寫畫大師和技匠的分別，技匠只工一藝，但大師意到筆到，天下景物，千變萬化，無一不可入畫，只要一經他的妙手，佳作豁然有若天成。赤尊信亦復如是，他在武學上，貫通天下武技的精華，把握了事物的『物理』，任何兵器到了他手中，都能被發揮得淋漓盡緻。所以難怪他三十年來，雖然仇家遍天下，仍能屹立不倒。」

眾人聽了乾羅的分析，無不嘆服。

乾羅續道：「第二個不可輕視的高手便是『斬風刀』封寒，有很多人以爲他曾敗於『覆雨劍』浪翻雲劍下，應該在十大高手中除名。其實是大錯特錯。首先，他和浪翻雲是十大高手中惟一有機會互相較量的一對，這等高手對壘的經驗，最是寶貴難得。武功到了他們這個層次，已不是純靠苦練而能進步，更重要的是思想和精神上的突破，能和程度相近的人生死較量，便提供了捨此之外，再無他法的辦法，對於使他們更上一層樓，有絕大的推動性和裨益，這是不可不知。其次，封寒這人的眼力高明，否則也不可能在浪翻雲施展最凌厲的殺著前，抽身退走，成爲至今以來，惟一可以在覆雨劍下全身而退的人。」

當時有人問到，封浪兩人決戰時，乾羅本人並不在場，如何可以知道封寒是在浪翻雲施展殺著前退走？而不是在施展中或施展後。

乾虹青還記得乾羅當日傲然道：「天地間自有其不可更改的物性和數理，陽極陰生，陰極陽生，每逢至凌厲的殺著前，必有最鬆懈的一絲空隙，這是在覆雨劍下惟一逃脫的方法，當然，能察覺出這絲空隙的人，天下只有寥寥數人，所以我說即管封寒名義上是敗了，只是他選擇了退走吧了。當然這顯示出他在浪翻雲的強大攻勢下，失去了爭勝的信心。這些年來他以浪翻雲爲目標，潛心刀道，當他捲土重來時，必然大有看頭。」

乾虹青插咀說：「我知道第三個人是浪翻雲，但是他近年悲痛亡妻，無心武事，功夫必然倒退，反之封寒矢志雪耻，精進勵行，當時兩人差距已然不大，現今一退一進，勝負之數，不言可知。」

乾羅大搖其頭，答道：「虹青你這樣說是大錯特錯，浪翻雲的武學已經達到由劍入道的境界，人在劍在，就是因爲他能極於情、所以能極於劍，這種境界，微妙難明，對付浪翻雲，有兩個途徑，一是借封寒的刀，一是施以防不勝防的暗殺手段，非到不得已，我也不想正面和他對敵。」

當時對乾羅品評浪翻雲的話，乾虹青頗不以爲然，但是她一向信服乾羅，知他見解精闢超卓，所以依然照他吩咐去做。

一切都被安排妥貼。

上官鷹的說話繼續傳入耳內，把乾虹青從回憶中驚醒過來，只聽上官鷹道：「其實不應該勞動他老人家，這樣萬水千山地到來。」

乾虹青連忙大發嬌嗔，道：「你再要這樣說，我就不理你了。你是他的女婿，他怎能不親自出手。」

上官鷹慌忙陪罪，這樣體貼入微的妻子，往那裏找。

乾虹青暗暗竊笑，有時連她對自己的眞正身份都有眞僞難辨的感覺，她的演出實在太投入，太精采了。

這一切都爲了乾羅。

想起他便要到來，全身興奮莫名。

＊　＊　＊

八月十二日晚。

戌時。

凌戰天走後第二日。

乾羅抵達怒蛟幫前一日。

浪翻雲並沒有喝酒。

這是他的家。

一所築在怒蛟島南一個小山谷內的石屋。這是島上最僻靜的地方，一里內再無其他人家。兼且石屋藏在山谷的盡頭，屋前小橋流水，非常幽雅。

萬里入無徑，千峯掩一籬。

屋前的小窗，因爲山勢頗高，恰好看到一小截洞庭湖的湖水。

洞庭湖潮水漲退的聲音，隱隱可聞。

浪翻雲心中正在重覆凌戰天說的「生於洞庭，死於洞庭。」

惜惜也是死於洞庭。

在一個月圓的晚上。

在惜惜的要求下，浪翻雲抱著垂死臨危的愛妻，踏上一艘紮在湖邊的小艇上，直放往湖心。

小艇隨著水流飄動。

在明月的照射下，惜惜蒼白的臉散發著一種超乎世俗的光芒。

直至她死去，兩人也沒有一句說話。

說話已是多餘的事。

死在洞庭。

自從第一天遇到這位蘭心蕙質的美女，浪翻雲只覺得他不配。

在另一個早上，兩人坐在小溪邊，把兩雙腳浸在冰涼澈骨的溪水裏。

一切是那樣美好。

浪翻雲忍不住問道：「惜，你爲甚麼要對我這莽夫這樣好？」

惜惜轉過她的俏臉來，她的肌膚在陽光下閃閃發亮，眼中帶著笑意，溫暖的纖手，輕輕撫摸著浪翻雲醜陋的粗臉，無盡的憐愛，輕輕道：「其他的人那樣蠢，怎知你才是這世界上最美麗的人。」

就是那一句話，令浪翻雲覺得不負此生。

他決意全心全意，將自己獻出來給惜惜。無論是她生前，或是死後。

所有人都認爲浪翻雲因紀惜惜的死亡，致消極頹唐。浪翻雲卻覺得自己是更積極地去愛，去享受生命。

便像眼前的小屋，遠方和他血肉相連的洞庭湖，天上夜空內的明月，和孤獨。

只有在孤獨裏，他才能感受到心懷內那無邊無際的世界，感受到一般人忽略的事物。

往日快劍江湖，長街奔馬。

今日明月清風，高山流水。

想到這裏，心中一動。不如往凌戰天的妻兒處一行。這人極重信義，答應了的事，一定要做妥，坐言起行，取過長劍，走出屋外。

樹木清新的氣味，傳入鼻內，蟲鳴蟬唱，奏著自然的樂曲，雜著流水的淙淙响聲，浪翻雲費很大的努力，才把取消此行的強烈慾望壓制下來。

在這清幽隱蔽的環境裏，他無法連想到外邊人世間的爭權奪利，陰謀詭計。

他緩緩從小路走出山谷，這是他的禁地，除了有限幾人外，其他人都不准進入。

一邊走，一邊欣賞著從月夜的叢林內傳來的每一個聲响。

惜惜似乎是一生下來便懂得欣賞和享受這些上天賜給的恩物，自己卻要努力去學習。不過這兩年來大有進步，惜惜一定非常高興。

浪翻雲離開了山谷。

不到半個時辰，浪翻雲走在沿湖的大街上。這剛是晚飯的時刻，大多數人都躲在溫暖的家內。

浪翻雲孤單一人。

在他身邊走過的人，都認得這大名鼎鼎的怒蛟幫第一高手。他們似乎表面上毫無異樣，心中都是在鄙視浪翻雲的自我放棄。

浪翻雲習慣了他們的眼光。

幫眾的房舍集中在怒蛟島的南部和中部，凌戰天的大宅在島的東南處，這裏的宅舍較具規模，屬於統領級以上人物的居室。

浪翻雲不想遇到熟人，揀了條山路捷徑，繞個圈子，穿過一座小山前往凌戰天的私宅。走了不過兩刻鐘，山下里許遠處出現了一點點燈火，目的地在望。

就在這時，一陣輕微的風聲自背後傳來。

浪翻雲心念一動，身體如鬼魅般飄往一旁，在叢林裏一閃而沒。

背後的夜行人剛好掠過。

夜行人身形雖快，豈能逃過這名列黑道十大高手之一的浪翻雲的眼裡。

這人是凌戰天的手下，與龐過之同被他倚之爲左右手之一的曾述予。

浪翻雲本來打算無論是何人經過，避過就算，不會理會。這時卻不得不改變主意。

首先這人是凌戰天的親密手下。浪翻雲一向對這人沒有好感，覺得他有點過於聰明，風流自賞，人也有點浮滑。其次是他這時面上有點鬼祟的神情，雙眼閃爍不定，像是正在進行某一種不可告人的秘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曾述予在十年前原來是凌戰天的情敵，同時戀上凌戰天現在的妻子楚秋素，結果當然是敗於上司凌戰天的手下。這都屬殘年舊事了，可是這時剛好凌戰天不在，曾述予又是這樣鬼鬼祟祟，防人之心不可無，浪翻雲決定全力追躡，若他眞是對楚秋素圖謀不軌，浪翻雲也可施以援手。

他如大鳥翔空，在月夜下閃電追去。

＊　＊　＊

曾述予心情興奮，想到又可和佳人相會，全身每一個細胞都在活躍。

生命是如此的有意義。

興奮歸興奮，他一邊展開身形，仍是非常小心。他是老江湖，專揀些容易避開跟踪的路線，速度忽快忽慢，他自信幫內能跟踪他而又不會被他發覺的，不會超過兩個人。一個便是

凌戰天，已離此不在。另一個便是那變成廢物的浪翻雲，可以不理。只要再過幾天，他便可大搖大擺地和佳人雙宿雙棲，人生至此，夫復何求。

曾述予心想我怎會是屈居人下之人，凌戰天何德何能，豈能永遠騎在我的頭上。上官鷹那小子寸功未立，便貴爲一幫之主，見到他還要禮數十足，想起便要生氣。

他身形電閃，很快離開了山路，忽地躍入一個樹林內，忽又從側邊閃出，撲入一個莊院內，不一刻又從莊院躍出，從莊院旁一條窄巷，疾奔而去。任何人若以爲他的目的地是那個莊院，必然亂了陣腳。

最後來到一所四周圍有丈許高石牆的小平房前，平房雖小，院落頗爲寬敞。

他並不立即躍過高牆，躲在牆角暗影裏，口中裝作鳥叫，連鳴三下。

屋內燈光一閃即滅。

曾述予毫不猶豫，躍過高牆，一閃身，便從窗戶穿進屋內，動作純熟，一副駕輕就熟的姿態。

他才撲入房裏，一團火辣辣的溫香軟玉，小鳥投懷般撞進他懷內，响起一陣衣衫和肉體强烈磨擦的聲音。

黑漆的房子裏，春情如火。

女子抵死纏綿下的嬌呼，男子的喘息，雖在蓄意壓制下，仍然瞞不過窗外三丈處矮樹叢後浪翻雲比一般人更爲靈敏的雙耳。

他幾乎想立即離去，若果女方竟然是凌戰天的妻子楚秋素，他就不知如何是好了。

就在他剛要離去的時候，室內傳來輕微的語聲。

浪翻雲立時打消離開的念頭。發話的是女子。他知道這時他們仍未完事，女子分神說話，大不簡單。

他把聽覺的接收能力，發揮至盡，房內傳來的聲音雖然細若柔絲，仍給他收在耳裏聽個絲毫不漏。

女子略帶嘶啞的聲音，雜在男子的喘息聲中道：「那件事有沒有甚麼臨時改變？」

又一陣喘息和嬌啼，女子催道：「說呀！」

曾述予帶點無奈的語氣道：「有甚麼事是你料不到的，到起程的前一刻，凌戰天忽然通知我們他要將往營田的路線改變……」忽地中斷。

「呀！」一聲，女子的嬌呼傳來，這是欲罷不能的時刻。

窗外的浪翻雲冷汗直冒，他聽出正有一個陰謀詭計，針對著自己的生死之交凌戰天在進行著。他並不在這時貿然出手，讓他們自己說出來，才最是妥當。

室內最原始的動作在進行著，好一會，才回復風平浪靜。

女子柔媚地道：「你有沒有依我們的計劃進行。」她對先前的問題，一直鍥而不捨。

男子有氣無力地說：「我怎敢不依，幸好我是負責不斷將幫內消息匯報給他的負責人，否則凌戰天那奸鬼怕連我也會瞞過，所以一知道路線的改變，我便畫下兩份路線表，一份依你之言，以飛鴿傳書寄給了封寒，另一份便在我這處。」

女子一陣嬌笑，非常得意，像是自言自語地道：「封寒和浪翻雲凌戰天兩人仇深似海，一知凌戰天落單上路，如此艮機，豈會放過，凌戰天呀凌戰天，今番教你死無葬身之地。」語氣一轉道：「你幹得好，我有樣東西送你。」

男子還來不及答話，忽地一聲慘嘶，顫聲道：「你幹甚麼？」

女子嬌媚不減道：「愛你呀！所以送你歸西。」

男子氣若柔絲的聲音道：「我明白了，你是利用我。」帶著無限的後悔。

女子的聲音轉爲冰冷道：「若非利用你，曾述予你何德何能，可以任意享用我的身體？」

男子喉嚨間一陣亂响，跟著聲息全無，似乎斷了氣。

女子徐徐站起，赤裸的身子，剛好暴露在月色下，全身流動著閃閃的光采，非常誘人。

這時，一個平淡的聲音在窗外响起道：「你的身體有何價值？」

女子全身一震。她的反應也是極快。一閃身便從窗中穿出，躍入院內，手中握著一長一短兩柄利劍。

劍尖藍汪汪的光芒閃滅，淬了極毒。

襯起她驕人的美好身段，高聳入雲的雙峯，不堪一握又充滿彈力的纖腰，修長的雙腿，一身賽勝冰雪的嫩肌膚，情景香艷詭異。

一個高大的身形立在樹叢旁，雙目有如黑夜裏兩粒寶石，灼灼地注射著她。

一見來者是誰，女子幾乎失聲驚呼。

浪翻雲神情落寞，淡淡道：「你叫吧，讓大家看看堂堂幫主夫人的赤裸形象。」

乾虹青一陣嬌笑，嫵媚之至，一點沒有因爲一絲不掛有分毫尷尬。媚聲道：「能令對這世界毫無興趣的浪大俠產生興趣，小女子不勝榮幸。」她的說話語帶雙關，引人入勝。

可惜這一套在浪翻雲身上毫無作用，沉聲道：「也好，人赤裸裸來，赤裸裸去，讓我送你上路吧。」

乾虹青哎唷一聲，裝作驚恐的樣子道：「浪大俠還請三思，曾述予這等小人物死不足惜，若是幫主夫人赤裸死去，恐怕會引起軒然大波，即管以浪大俠也架不住。」

浪翻雲哂道：「那管得這麼……」

他話還未完，滿天藍芒，在乾虹青雙手暴射過來。這女人既機智又狠辣，一看事無善了，立即出奇不意，

驟施殺手，希望趁覆雨劍出手前，一擊成功。

乾虹青柳腰擺動，兩丈的距離瞬眼間掠過。

一長一短兩把利刃，化作兩道藍芒，一左一右攻向浪翻雲。她竭盡全力，務求一擧斃敵。

藍芒閃電般向浪翻雲推去，這一下殺著，純粹利用對方不敢觸摸淬有劇毒的劍尖，故必先避過鋒銳，如此一來，便會落到她的計算中。她跟著的殺著便是完全針對敵人退避而設，即管對方較自己爲高明，猝不及防下，往往陰溝裏翻船。這些絕活是乾羅親授，利用種種條件，例如男性對美麗女人的輕視等等，爲乾虹青製造最有利的條件，厲害非常。

浪翻雲卓立不動，名震天下的覆雨劍仍掛在腰上。一對修長細滑的手，像魔術般彈上半空，掌尖收聚成刀，刺削劈擋間，每一下都敲在乾虹青瘋狂刺來大小雙劍的劍背上。

乾虹青赤裸的胴體，倏進倏退，利那間刺出了七十多劍。

無論她的劍從任何角度，水銀瀉地式地攻去，浪翻雲總能恰到好處地化解了她的攻勢。她開始繞著他疾轉，一時躍高，一時伏低，雙劍的攻勢沒有一刻停止，暴風雨般打向浪翻雲。

這景象極爲怪異，一個高大醜陋的男子，被一個千嬌百媚的美女，從四面瘋狂攻擊。

乾虹青刺出第七百一十二劍時，浪翻雲一聲悶喝，覆雨劍終於出鞘。

乾虹青耳內盡是碎成千千萬萬的鳴聲，她不知浪翻雲如何拔劍，只看見浪翻雲雙眼射出從未曾有的精電，手上寒芒大盛。

乾虹青怒叱一聲，展開渾身解數，長短雙劍迴抱胸前，灑出一片光影，護著要害。身形暴退，卻遲了一步。

浪翻雲手上的光芒化作點點毫光，像一個網迎頭向乾虹青罩來。

浪翻雲手上的光點一撞上乾虹青的護身劍網，乾虹青纖手連震，在眨眼的速度裏，她手中雙劍最少被刺中了近十下，沈厚的力量，從劍身傳到乾虹青的手，有如觸電，全身痳木。

跟著雙腕幾乎同時一痛，那速度使乾虹青要懷疑覆雨劍是兩柄而不是傳說中的一柄。

乾虹青雙劍一齊墜落在地上，發出叮噹的聲响。她赫然後退，剛好撞在平房的牆上，旁邊便是窗戶。

浪翻雲手一收，滿天光點消去，剩下手上一支閃爍不定的長劍。

長劍發出一波又一波的劍氣，直迫靠牆而立的赤裸美女。

乾虹青心中嘆道，乾羅的話果然對到極點，這人劍法之高，實在進入宗匠的境界，非是一般凡俗的武功可比。

因能極於情。

故能極於劍。

乾虹青的頭貼靠牆上，把酥胸高高挺起，誘人非常，這是她目下唯一的本錢。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四周傳來悉悉索索的聲音。

浪翻雲一皺眉頭，聽出大批高手已接近。

不一會，牆上露出一個個的身形，如臨大敵，强弓硬箭，全部瞄向高牆下的浪翻雲。

在重重包圍下，高牆內一個是卓越不羣的怒蛟幫第一高手，一邊是千嬌百媚一絲不掛的幫主夫人，即管傳將出去，怕也不會有人相信。

乾虹青心下大定，事情頗有轉機，儘管解釋困難，總好過當場身死，何況乾羅一到，天塌下來也有他擋著。當下連忙使自己站得更是玲瓏浮突起來，給這麼多人瀏覽自己驕人的胴體，總是難得的。

有些人試圖躍下高牆。

浪翻雲一聲喝道：「停！」平地焦雷，登時震懾著要躍入院中的各人。

另一把聲音道：「各人保持原位。」

一時成爲僵持的局面。

上官鷹在浪翻雲左方的高牆出現，旁邊便是他的得力手下翟雨時。

四周圍著的怒蛟幫精鋭，全是新幫主系統下的人。均在躍躍欲試，想，把這個他們一向看不起，空負盛名的覆雨劍斃於手下。他們的眼光亦時巡弋在這美麗的幫主夫人身上，她眞是精采萬分。

上官鷹道：「浪大叔，大家都是自己人，放下刀劍，一切也可商談。」他的聲音仍能保持鎮定平和，非常難得。

火把在四周燃起，把庭院照得明如白晝，乾虹青更是纖毫畢現。

浪翻雲面無表情，在這迫不得已的情勢下，昔日一代豪雄的情懷，活躍起來。這時形勢複雜異常，一個應付不好，便是浴血苦戰之局。表面上來看，終是自己持劍迫著赤裸的幫主夫人。

浪翻雲沉著地道：「我可以立即說明這事的來龍去脈嗎？」

上官鷹旁邊的翟雨時道：「當然可以，但浪首座必需先放下手中利刃，讓幫主夫人回到幫主身邊，否則夫人在你威迫下赤身裸體，成何體統。」

浪翻雲冷笑一聲。翟雨時確是厲害。不理是非黑白，先趁這個艮機，扳倒浪翻雲。浪翻雲一塌台，舊有勢力自然煙消雲散，他們這個系統的人，便可全面出掌大局。最好是浪翻雲一劍刺翻乾虹青，再由他們亂箭射斃浪翻雲，那就一了百了。至於如何應付乾羅，那是後事。這些初生之犢，並不認爲這世界有他們做不到的事。

浪翻雲一邊催迫劍氣，使乾虹青

不能開口說話，以免形勢更爲複雜，節外生枝，一邊喝道：「上官幫主，我只和你一人對話，請你要其他人閉口。」

上官鷹遲疑了片刻，道：「浪大叔，我知你喪妻的心情，若果你放下利劍，我保證不會重罰。」

浪翻雲不怒反笑，到此他才對上官鷹眞正死心。上官鷹現在認爲他浪翻雲是失心瘋，正是要保留自己幫主的顏面，亦是乘機把自己從怒蛟幫剔除，以免阻礙他的發展。他現在絕對不會給自己解說的機會，這個寃屈，是要硬吞下去了。

他要做到兩件事，首先就是取得那張由曾述予繪下凌戰天的路線圖，其次就是要脫出重圍，登上凌戰天留下的快艇，前往救援將被封寒襲擊的凌戰天。

右邊一聲暴喝傳來道：「浪翻雲，我怒蛟幫爲你羞耻，只懂威迫弱女，你再不棄械投降，我教你死無全屍。」浪翻雲憑聲音認得這是上官鷹的手下勇將「快刀」戚長征，這人號稱怒蛟幫後起之輩中第一高手，手底下頗有兩下子。四周傳來嘲笑怒罵的聲音，這些人從沒有見過浪翻雲的厲害，對他鄙視之極。

上官鷹一言不發。

四周傳來弓弦拉緊的聲音。

氣氛沉凝。

一觸即發。

浪翻雲心下一嘆，自己劍勢一展，不知要有多少人血染當場。

貼牆而立的乾虹青雖不能言語，卻迫出兩行淚水，流下面頰，眞是我見猶憐，衆人更是義憤塡膺，連小小的懷疑也置於腦後。

翟雨時的聲音响起道：「現在我從一數到十，若果浪翻雲你再不棄械受縛，莫怪我們無情。」他的語氣變得毫不客氣，直呼浪翻雲不諱。

浪翻雲距離乾虹青只有丈許，在牆上虎視眈眈的敵人由兩丈到四丈不等，但出於對浪翻雲的輕視，連上官鷹在內也認爲可以在浪翻雲傷害乾虹青前，以長箭把他阻截下來，再加圍剿。

「一！」

「二！」

翟雨時開始計數。

全場百多名好手，蓄勢待發。

嘯聲自浪翻雲口中响起。

初時細不可聞，刹那後便响徹全場，蓋過了計「數」的聲音，連翟雨時下令放箭的聲音，也遮蓋了過去，一時間人人有點傍徨失措。

浪翻雲開始動作。

他手中的「覆雨劍」倏地不見，變作一團寒光，寒光爆射開來，變成一點點閃爍的芒點，似欲向四方八面標射開去。

浪翻雲的身形消失在庭院內滿空的寒芒裏。

怒喝紛紛自四方傳來，勁箭盲目地射向光芒的中心。浪翻雲藉着劍身反映火光，擾亂了他們的視覺，非常高明。

只有寥寥數人，仍可察覺到浪翻雲在劍光護體下，閃電掠向赤裸的乾虹青。

翟雨時和上官鷹從浪翻雲的右邊牆頭撲落。

被譽爲後起一輩中的第一高手戚長征從左邊牆頭撲下。

一劍、一刀、一矛，以迅雷擊火的速度，疾向浪翻雲攻去。

他們還未撲落院中，浪翻雲的長劍已在乾虹青身上輕刺了七下，封閉了她的穴道，同時一連串叮噹聲响，射來的長箭跌滿一地。

戚長征人還在半空，忽感有異，一道長虹，從浪翻雲腳下處射來，他的反應也是一等一的快，快如閃電劈出，一觸長虹便運刀一絞，虎口一陣劇震，幾乎大刀脫手。險險被擊中，一個倒翻，借勢墮地，那道長虹適才給他絞上半空，這時才噹的一聲掉在地上，原來是乾虹青長短劍中的長劍。暗吸一口涼氣，浪翻雲確有驚人絕藝，尤其對環境的利用，駭人聽聞，智勇兼備，自己這輩初生之犢，實在難望其項脊。

翟雨時便沒有他這樣幸運，浪翻雲身形一動時，順勢分成左右腳踢起地上早先擊落乾虹青的長短劍，一把飛射向戚長征，另一把便贈與翟雨時，他恨他們是非不分，只謀私利，所以含怒出手，毫不留情。

翟雨時身在半空，眼前寒光一現，一道飛芒，插空而至，事出意外，他還未來得揮劍，長劍只離胸前尺許，他甚至感到長劍的鋒鋭，透體而來，大叫我命休矣。

也是他命不該絕，恰好上官鷹和他一齊撲落，上官家傳武功，非同小可，長矛一動，硬是將長劍挑開半尺，長劍穿過翟雨時的左肩，令他慘叫一聲，向後倒跌開去。上官鷹長矛一碰上長劍，全身一震，倒翻墮地。他全力一挑，竟不能挑飛長劍，浪翻雲一腳之威，令他滿額冒出冷汗。

後起一輩的三大高手，刹那間全部攻勢冰消瓦解。

這時浪翻雲挾起乾虹青，穿窗躍入屋裏。

上官鷹和戚長征兩人站在屋前，一矛一刀，如臨大敵。

翟雨時肩被插入長劍，坐倒地上。

一時天地無聲。

只有火把燒得劈啪作响。

上官鷹臨危不亂，一舉手，阻止着各人躍下牆頭，保持合圍的形勢。現在惟一之計，就是以衆凌寡，以逸待勞。

（未完·一）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上官雲龍·文　可　飛·圖

恩仇未了情

樨子誠心受藝　恩師遇害身亡

貴州畢節縣西，有一座七星岩，崇岩絕壑，複嶺重崗，有名的七星關，便是在此山的懸崖峭壁間。

日正當中，一個身着半截黃蔴衫，生得獨眼巨鼻，嘴上兩撇灰白鬍子的乾癟老者，左脅下挾着一個年僅四五歲的孩子，在這七星岩的崇岩峻嶺間，縱躍如飛。

那孩子星目劍眉，面如美玉，雖是被人挾着飛躍於懸崖絕壁之間，但他天眞的小臉上，竟毫無一絲懼色。

獨目老者雖是毫不停留的一路飛馳，却不時低下頭去望望脅下的孩子，見其無恙，乾癟的臉上竟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絲得意之色。

大約這獨目老者已奔馳過不少路程，這時已是滿面風塵，疲態畢露。

奔馳間，忽見前面有一座峭拔的山峯阻住去路，獨目老者深深地喘了口氣，終於尋了一處較平坦的地方，和孩子蓆地而坐，並自身畔取出乾糧水袋，遞與孩子道：「娃兒，來，先吃點乾糧，再有半日工夫，咱們就可出七星岩了，到了有市集的地方，伯伯再買好吃的給你吃。」

孩子小眼兒一翻，嘟着嘴直搖頭道：「我不吃，我要媽媽，鬍子伯伯，你到底要將我帶到那裏去啊？」

獨目老者連騙帶哄道：「好孩子，你媽媽已被那個壞人打傷了……」

孩子目注獨目老者，接口道：「鬍子伯伯，你是好人？還是壞人？」

獨目老者笑道：「鬍子伯伯當然是好人囉，不然怎麼會救你。」

孩子道：「你既是好人，爲什麼不幫我媽媽打那壞人呢？」

獨目老者道：「鬍子伯伯和那壞人無寃無仇，怎能幫你媽打他呀！」

孩子似懂非懂的道：「是不是我媽和那壞人有仇？」

獨目老者的獨目中，突然流露出一絲慈愛的光輝，伸手撫着孩子的頭頂，慈祥地道：「孩子，你現在年紀還小，鬍子伯伯說給你聽，你也不懂，等你將來長大了，自然就明白了。」

孩子兩支劍眉兒一挑，驀地站了起來，大聲道：「我不要跟你去了，我要回去幫着媽媽打那壞人！」

獨目老者一把抓住孩子的小手，正色道：「傻孩子，那壞人的本領大得很呢，你媽媽尚且打不過他，你去不是白白賠上一條小命。好孩子，隨鬍子伯伯去，鬍子伯伯會教妳很多的本領，到那時再去幫你媽媽打壞人也不算遲呀！」

孩子小手兒一摔，生氣道：「我不要！你不肯幫我媽打壞人，一定也是壞人，媽常告訴我，壞人都不是好人，都該殺！」

獨目老者心頭猛震，暗忖：自己雖然收徒心切，而此子資質稟賦兩佳，確是練武奇才，但此時既騙他不過，臉上掠過一絲兇狠之色，忽然振聲笑道：「好孩子，你說的眞對，壞人都

該殺！」

右臂一抬，一掌向孩子的「百會」穴拍下。

孩子天眞無邪，那知死神已向他伸出巨靈之掌，仍自圓睜着小眼，認眞的接口道：「嗯，壞人都該殺！」

眼看獨目老者的鐵掌已離孩子頭頂不足五寸，就在這生死關頭，間不容髮的當兒，突有數十縷既勁且疾的「嗤嗤」破空聲，直奔獨目老者側背各處致命重穴。

獨目老者聽覺異常靈敏，雖不知那「嗤嗤」破空聲是什麼暗器，却能肯定暗器的體積十分纖細，他如不及時收掌對付疾射而來的暗器，固可將孩子斃在掌下，但他自己也必爲暗器所傷，權衡輕重，他不得不先求自保，急撤回右掌，順勢雙袖一捲，捲起兩股勁風，將射來的纖細暗器悉數逼落，定眼看時，原來是數十根松針，登時獨眼連翻，兇光暴射，沉聲道：「想不到這七星山還隱有高人，這倒怪我巴江的耳目欠靈了。」

話聲剛落，忽見從側面一片黑松林中，緩步走出一個鬚眉俱白的清癯老人，呵呵笑道：「巴老二！咱們的緣份倒眞不淺，想不到又在這七星岩碰面了。」

倏地面色一沉，冷冷地道：「你們哀牢四煞在武林中也算得是响噹噹的人物了，竟對一個無知稚子驟施毒手，難道不怕武林朋友齒冷？」

獨目老者巴江桀桀笑道：「巴某作事，從來就是隨心所欲，什麼齒冷齒熱，咱可不管那一套，尊駕也最好別淌這次渾水！」

白鬚老者冷笑道：「果不愧是獨眼閻羅的口吻，不過既被老夫遇上，這趟渾水是淌定了！」

巴江怒道：「巴二爺的閑帳你管得了嗎，別以爲你趙子琴望重武林，巴二爺還沒有將你放在心上。」

話音未落，已十指半屈半伸，突向趙子琴胸前抓去。

趙子琴兩道壽眉一軒，雙掌疾出，以大擒拿手法，急扣對方兩腕脈門。

巴江心知趙子琴一扣之勢，十指已貫注內家眞力，足能裂石穿革，怎敢讓他扣着，急將雙掌收回，脚下也同時連退了三步，驀地一聲厲嘯，雙掌又自胸前猛推而去。

兩股有似實質的無形掌力，帶着呼呼風聲，又向趙子琴胸腹之間撞去。

趙子琴不慌不忙，左掌虛虛一引，將對方推出的掌力引向一側，右臂一揚，一記無影掌刀，遙向巴江左肩斜劈而下。

兩人搭上手就是五十餘招，仍然不分勝負。

獨眼閻羅巴江恨極、怒極，每出一掌，必帶起呼呼風聲，潛力激盪到數丈以外，而趙子琴却恰恰相反，步下如行雲流水，雖是指掌並施，却顯得輕飄緩慢，似是有氣無力。

當然，以巴江數十年的江湖經驗，自然知道趙子琴施展的這種掌法和身法，都是上乘武學，自己若不及時罷手，祇有徒自取辱，這念頭在他心裏像閃電般一轉，登時運掌如風，幾招凌厲無匹的疾打猛攻，略將趙子琴逼退，驀地倒縱丈餘，雙拳一抱，桀桀笑道：「趙大俠果然盛名無虛，只是巴某尚有要事待辦，暫時無法奉陪，俟稍有暇，愚兄弟當親赴華山，拜領教益！」

說罷，也不待趙子琴答話，轉臉狠狠瞪了那孩子一眼，即騰身而起，兩個起落，人已在十丈開外。

趙子琴望着巴江背影，搖搖頭自語道：「這魔頭隱迹化外十餘年，今突在黔中現身，恐怕又要給平靜已久的武林，帶來一場腥風血雨！」

那孩子見趙子琴已將巴江趕走，直高興得一蹦三跳地跑到趙子琴面前，仰起小面孔笑道：「白鬍子公公，那壞人好壞喲，你爲什麼不將他殺死呢？」

趙子琴聽得心頭一震，暗道：「這孩子好狠毒的口氣！」這才注目仔細打量；噢！好一副英俊相貌，而且神清氣爽，根骨奇佳，確是副練武的上選之材，只是印堂中間，隱現一片紅暈，終生難免情孽牽纏，聯想到自己中年時的一段傷心往事，不禁微微嘆了口氣。

孩子見趙子琴臉上神色忽暗忽明，他雖不瞭解成年人的微妙心理，却覺得十分奇怪，一對小眼睛骨碌碌地滿蘊迷惘之色，大聲道：「白鬍子公公！你在想什麼呀？你喜歡我嗎？」

趙子琴見這孩子不只天眞活潑，而且也大胆得可愛，一把攬入懷中，輕撫着他的頭頂，慈祥地笑道：「白鬍子公公當然喜歡你，孩子，你叫什麼名字？」

「余筠，媽叫我筠兒。」

「噢，筠兒。你爹呢？」

筠兒小眼圓睜，迷惑地望着趙子琴道：「爹？我沒有呀！我媽叫余筱華。」

趙子琴微微一怔，旋又笑道：「好孩子，你媽被壞人打傷，現在不知道隱迹何處，你願不願意隨白鬍子公公回去？白鬍子公公會教你很多的本領，同時設法打聽你媽媽的下落。」

筠兒福至心靈，爬在地上恭恭敬敬地叩了三個頭，然後仰起小臉道：「那筠兒以後就叫你白鬍子師父囉。」

趙子琴實在愛極這孩子，俯身將他摟入懷中，在白嫩的小臉上親了一下，含笑道：「現在天已不早，還是由師父抱着你緊趕一程，如你害怕，可將眼睛閉上。」

余筠笑道：「頂好玩兒的，我才不怕呢！」

趙子琴笑喝一聲：「很好！」人已

騰空而起。

余筠只覺急風撲面，兩側的樹木迅速地向後倒退，有時飛躍於懸崖絕壁間，他雖胆大，也不由以手捂面，不敢往下看。

這老少二人自七星岩出發，經雲南威信縣入四川境界，然後由瀘州渡過滾滾長江，走復興關而達渠縣，再溯巴水而上，非止一日，才進入終南山。

途中，余筠處處透着新鮮，有時也難免會想念母親，但趙子琴不時給他講些武林掌故，他雖然聽得似懂非懂，倒是沖淡不少思親之心。

終南橫亘關中南面，迤邐千里。

趙子琴正抱着余筠飛越於衆峯之間，倏見遙遠處現出一點黑影，疾如電射，轉眼已至上空，原來是隻善通人言的鸚鵡，尖聲叫道：「老冬烘，你才來呀！你再慢吞吞的，嘿！這一罎百年松子酒可沒你的份兒了。」

余筠抬頭一看，這隻鸚鵡好大，朱喙金瞳，全身羽毛雪白，說出來的話雖然略顯尖銳，却毫無鈎磔之處，他不禁高興得拍手叫道：「白鬍子師父！這隻鳥兒眞好玩，你捉給筠兒玩要好嗎？」

趙子琴笑道：「痴兒，這鸚鵡是你師姐所豢，已通靈性，豈是隨便捉得到的，只要你將來好好學功夫，師父一定給你捉隻鳥兒豢着。」

余筠小眼兒一翻，一本正經地道：「白鬍子師父！你可不能騙筠兒喲！」

趙子琴沒有答他的話，却仰面向仍盤旋頭頂的鸚鵡說道：「你這扁毛畜牲，居然也學會了你那牛鼻子主人的油腔滑調，還不前面帶路，難道眞要老夫剝你的毛不成。」

白色鸚鵡尖聲道：「好厲害的老冬烘呀！」

雙翼一展，宛如星飛電掣般，向來路疾射而去。

趙子琴一提眞氣，隨後緊追，不多時，來到一座千尋幽谷，那白色鸚鵡突然一束雙翼，如殞星般一墜百丈，向幽谷中投去。

幽谷已被蒸騰霧氣所封，下望灰濛濛一片，不知究竟有多深淺，好在這座幽谷是趙子琴的常遊之地，對入谷道路，瞭然於胸，只見右手緊抱着余筠，左手一提青羅長衫，緩緩向霧氣中縱去。

入谷坡道甚陡，蓋在坡道上的苔蘚已被霧氣潤濕，眞箇是滑不留足，如無絕頂輕功，並熟悉谷中道路，確休想能越雷池一步！

趙子琴一路提氣輕身，輕登巧縱，片刻工夫，已達谷底。

余筠遊目四顧，只見這谷底又是另一番景象；清流翠壁，水木清華，誠不愧爲避世仙境，令人頓生出世之念！

老少二人到達谷底，只聽一陣聲如宏鐘的朗笑過後，自松林中走出一個歪帶九梁道冠，身穿百補道袍，滿臉油垢，一嘴花白鬍子的老道。

緊隨老道身側，是一個五短身材，面目陰冷的乾癟老頭兒。

老道邊笑邊道：「貧道算計你老冬烘也應該到了，所以特命白兒前往接引，你老冬烘不論幹甚麼，總是慢條斯理的，貧道偏是個火爆性兒，正是急驚風遇上慢郎中，空自着急，只有孫大聖尚對得上貧道的心思，他昨晚就趕到了，老冬烘！你瞧時刻沒有？現在午時已過，待會喝酒時，得罰你點什麼？給大家助助興。」

趙子琴哈哈笑道：「牛鼻子！你可是心痛那罈松子酒，故意找岔？」

乾癟老者一聲冷哼道：「老冬烘！牛鼻子忝爲地主，縱使他肯饒你，我孫老三也不會答應哩！」

說話間，兩眼精光電射，凝視着趙子琴身側的余筠，而余筠毫不畏縮，也正圓睜着一雙小眼睛，瞪着眼前兩位滑稽的武林怪傑呢！

老道俗家姓任，道號太虛，這時的語氣突然變得十分嚴肅，指着余筠道：「這娃兒可是你物色的弟子？」

趙子琴點頭微笑道：「不錯吧！」

接着便將在七星岩救余筠的經過，簡略地說了一遍。

乾癟老者姓孫，名達，由於他個子既矮且瘦，所以江湖朋友既謔且虐地公送了他個「孫大聖」的綽號，他凝視余筠良久，終於讚道：「這孩子根骨奇佳，倒確是可造之材！」

趙子琴低聲向余筠叱道：「痴兒！還不快去叩見二位師伯叔，他們的本領可大得很哩，一高興傳你個三招兩式，就夠你終生受用了！」

余筠走過去向二人磕過頭，任太虛突然一把抓住他的左臂，從地上提了起來，他頓覺一條左臂像折斷般痛楚，但他却始終沒有出聲，或皺皺眉頭。

任太虛見余筠小小年紀，竟能咬牙忍受，臉上不禁流露出訝異之色。笑道：「此子果是駿驥良材，眞虧你晚年還物色到這好資質的徒兒，是可喜可賀！等會貧道和孫大聖得好好賀你三杯……哦，請呀！大約玉姑的菜餚已準備好，正等得不耐煩了呢。」

趙子琴哈哈一笑，便牽着余筠向一片竹舍走去。

這竹舍倚山而建，左側有一隻數十丈方圓的荷池，池中央建着一座水閣，却是四無通路。

閣簷下懸着一塊黑底金字横匾，「潛龍小築」四個懷素草字，眞如龍飛鳳舞一般。

水閣四週，均距岸有七八丈遠，趙子琴來到池邊，喝聲：「請！」將余筠往脅下一挾，闊大袍袖猛揮，人已騰空而起，直向池中落去，脚尖略點荷梗，再次騰身，已縱入水閣中。

任太虛和孫達相繼進入閣中時，

見桌上已擺滿菜餚，好在都是野雉山兔一類的烘臘物，涼點倒不要緊。

老少四人隨意落座，余筠緊依在趙子琴的身旁。

荷池中飄來陣陣清芬荷香，直沁肺腑。

任太虛一掌拍開酒罈封泥，頓時酒香四溢，孫達已是饞涎欲滴，大聲嚷道：「任牛鼻子！你可快點呀！這酒香已把我老孫肚子裏的酒虫，撩撥得快要造反了！」

任太虛笑叱道：「這裏又不是王母娘娘的蟠桃園，你急個什麼勁。反正這四十斤松子酒跑不了，咱們今天是人不醉不休，酒不完不休，興不盡不休。」

說話間已給每人舀了一大碗，孫達急不及待地捧起碗就往嘴邊送，任太虛忙笑着阻止道：「慢來！慢來！」

孫達三角眼一翻道：「幹嗎？心疼了？」

任太虛笑道：「老冬烘新收了個寶貝徒弟，已傳燈有人，咱們應該先敬他三大碗，以表示慶賀！」

孫達雙眉一皺道：「那來這些繁文俗禮，依老孫看，你牛鼻子大概也動了凡心，想收個徒兒傳宗接代。」

任太虛呵呵笑道：「你孫大聖說的對極，貧道確有這份心意，祇是要找個根骨天資俱佳的徒兒，並非易事，所以……」

孫達冷哼一聲，接口道：「所以你想打老冬烘這個寶貝徒兒的主意，且還想把我老孫一道拉下水，是不是？」

趙子琴指着孫達笑道：「你就是改不掉這個猴兒脾氣，牛鼻子還沒說出下文，你就先發毛了。」

任太虛笑道：「孫大聖說的不錯，貧道確是這個意思，咱們三人雖非藝出同門，但數十年相交，已是情逾骨肉，心裏有什麼，說什麼，不應有所顧忌。」

略頓，面色變得異常嚴厲地又道：「貧道偶然觸發這個念頭，並非是自私，因默察武林情勢，亂象已萌，哀牢四煞雖然雄心勃勃，有問鼎中原之心，其實他們祇是序幕戰前的過河卒子，並不足畏，而眞正可怕的，是幾個現尚隱藏幕後的蓋世魔頭，一旦露面，定必風雲變色，地動天搖！

「而今七大門派式微，自顧不暇，而維護武林正義的責任，反而落在咱們這些無門無派之人的身上。

「貧道是見到筠兒，才想到未雨綢繆，這孩子確是練武的奇材，如能集咱們三人之力，相信不難將他培植成一朶武林奇葩！這是貧道的一得之愚，不知二位以爲如何？」

孫達偏着頭想了想，右拳突在左掌心一擂，大聲道：「嗯，好辦法！老孫完全贊成——祇是，徒兒是老冬烘的，得先徵求他的同意才行。」

趙子琴笑道：「趙某正是求之不得呢，豈會不同意！」

孫達美酒當前，早已饞相畢露，這時捧起酒碗，只聽「咕碌咕碌」，一口氣將一海碗松子酒喝得涓滴無存，然後咂咂嘴笑道：「現在徒兒已是咱們三個人的，誰也用不着敬誰了，還是自己賀自己吧！」

趙子琴和任太虛相顧一笑，也各自捧碗就唇仰首而喝。

這時，一個十三四歲的姑娘，雙手捧着一隻藍瓷蓋鉢，娉娉婷婷地走了進來，嬌聲道：「這鉢清燉山鴿，是玉兒特別孝敬二位師叔的。」

趙子琴見這姑娘生就一張白裏透紅的瓜子臉兒，鳳目柳眉，雲鬢霧鬢，配着一身淡雅裝束，愈顯得清麗高華，容光煥發，不禁由衷地讚道：「僅三年不見，玉姑更出落得像小謫塵凡的仙女了……」

孫達冷冷地道：「玉姑的這鉢清燉山鴿，可不是幾句讚美能搪塞過去的，老冬烘！你今天如不留下幾手絕活給玉姑，就別想厚着臉皮伸筷子。」

趙子琴微微一笑道：「行！玉姑早想學詩，這是老冬烘的拿手，決不推辭，至於武功嘛，我看你孫大聖獨步江湖的『登雲步』，倒最適合玉姑這孩子。」

任太虛急向任玉姑笑喝道：「玉姑！還不趕快叩謝兩位師叔的成全！」

任玉姑低頭一笑，深深向趙子琴和孫達一福。」

孫達嘿嘿冷笑道：「牛鼻子！你倒會打蛇隨棍上呀！嘿，可惜我老孫就是不吃這套。」

趙子琴哈哈笑道：「這是你自討的，不吃也得吃，吃定了！」

一轉臉，見任玉姑楞楞的站着，秀目中淚光隱泛，似受了滿腹委曲，忙笑着安慰道：「傻孩子！孫師叔是逗着妳玩的，妳倒當眞了，妳不是想跟愚叔學詩嗎？喏，愚叔喝完酒就教妳，怎麼樣？」

任玉姑聽趙師叔願教她作詩，心裏一高興，登時破涕爲笑，斂衽而退。

余筠自見任玉姑，就覺得份外的親切，這也難怪，他自離開母腹，來到這擾攘塵寰，就從未與自己年齡相若的孩子一起玩過，孩子終歸是孩子，不管他如何懂事，終脫不了童稚之心，所以很想隨同任玉姑一道去玩，不過因爲環境陌生，加以自任玉姑來到這座水閣就沒閑着，他自然不敢出聲，現在見任玉姑要走，心裏一急，便衝口而出道：「姐姐！我隨妳一道去玩，好嗎？」

任玉姑已到水閣門前，聽到叫聲，又踅了回來，趙子琴這才笑着爲兩小引見，說道：「玉姑，妳就帶着筠弟去玩玩吧！」

任玉姑頷首「嗯」了一聲，但旋又面現爲難之色。

趙子琴見狀一怔，任太虛却哈哈笑道：「這水閣四面環水，並無通路，

玉兒雖然自己能渡，可無力携帶筠兒啊。」

趙子琴聞言恍然，笑道：「這都是你牛鼻子想出來的餿主意。」

說着，拉着余筠向閣外走去。

這時，驀從谷外傳來一聲呼嘯，如狠嗥般凄烈刺耳。

任太虛似未在意，但孫達雙目中精光電射，冷聲道：「這嘯聲忑怪，似是有意示威，是否尋你牛鼻子霉氣來的？嗯？」

任太虛微笑道：「這老怪物性情十分乖癖，不過和玉兒倒是一見投緣，待她來時，我給你們引見。」

這時，趙子琴已送走余筠，轉回水閣。

就這幾句話的工夫，嘯聲已至荷池邊戛然而止。

「任太虛！你這該死的雜毛老道，收藏着恁好的酒也不請我老婆子喝一杯，嘿！你既存私，我老婆子就給你來個硬行闖席。」

話聲未落，人已到了閣中。

任太虛已起身相迎，含笑抱拳道：「因爲今天是咱們兄弟三年一會之期，所以不敢去驚動傅老前輩，既蒙俠駕枉顧，只要不嫌席殘，貧道得好好敬老前輩幾杯。」

趙子琴和孫達已於任太虛答話當兒，將來人打量了一遍，原來是個醜陋至極的白髮老婆子；鼻塌唇掀，顴骨高聳，兩道白眉又濃又長，幾乎遮蓋了深陷的雙目，眼皮半垂，似閉似睜，滿頭蓬鬆白髮，散披在兩肩上，手中拄着一根紫竹杖，顫巍巍地，一副龍鍾老態，像風都刮得倒的樣子，如非她入閣時顯露了一手超凡的輕功，誰會想到眼前這個毫不起眼的老婆子，竟是十五年前曾使黑白兩道均爲之側目的女屠戶傅薇香呢！

傅薇香聽任太虛把話說完，雙目倏張，兩道冷電般的眼光，直注在趙子琴和孫達的臉上，接着桀桀笑道：「妙啊！我老婆子自絕足江湖，困頓窮山，除任太虛雜毛老道因畔鄰而居，時相來往外，很難見到其他武林高人，眞是煩悶得很。

「老婆子曾聽玉姑說，兩位和任雜毛在武林中有「風塵三友」之稱，萬兒極爲响亮，老婆子今天既然有幸全遇上了，說不得欲向你們風塵三友的手上，討教幾手高招！」

孫達性子最烈，那受得住傅薇香這種咄咄逼人的言詞，一聲冷哼，驀地站了起來，大有放手一拚的架勢。

任太虛一見情勢不妙，他自然不願雙方以干戈相見，一陣哈哈大笑，總算將劍拔弩張的局面鬆弛下來，然後向傅薇香抱拳道：「傅老前輩遠來是客，理應由咱們兄弟先敬三杯，以略表對老前輩的仰慕之意。」

這幾句話雖然不卑不亢，但傅薇香聽得極爲受用，又是桀桀一笑，雙目中的冷芒也隨之斂去。

肅客入座後，重爲雙方引見，接着撮唇一聲銳嘯。

嘯聲甫歇，一條窈窕人影如巧燕般穿簾而入，正是任玉姑。

任玉姑一眼看到傅薇香，登時一聲歡呼，縱身向老婆子的懷中投去。

女屠戶傅薇香是眞的愛極這孩子，雙臂一張，將任玉姑嬌軀接住，緊緊摟在懷裏，問長問短，嘮叨不休。

老少二人一陣纏磨之後，任太虛方笑喝道：「玉兒！瞧妳這孩子，一點規矩也沒有，還不快給傅老前輩添杯箸。」

傅薇香放下任玉姑，陰惻惻一笑道：「雜毛！你不用指桑罵槐，我老婆子活到現在，已是將近百歲的人了，什麼臭規矩我老婆子一概不管，只知道凡對我老婆子脾胃的，即使指着我老婆子的鼻尖叫囂喝罵，也無所謂，否則，嘿！就是在我老婆子面前哼一聲，我老婆子也決不輕饒他！」

孫達面色倏變，冷哼一聲道：「孫某半生浪跡江湖，倒還沒有見過這樣霸道的厲害人物！」

傅薇香冷冷地道：「今天你可要開開眼界了！」

孫達嘿嘿冷笑道：「只怕未必！」

傅薇香眼中寒芒倏熾，手拄紫竹杖正欲站起身來，適時任玉姑拿着一副杯箸飛身而入。

任太虛一見女兒到來，心中略寬，忙向任玉姑使了個眼色。

任玉姑小心眼兒剔透玲瓏，鑑貌辨色，已知乃父之意，爲傅薇香擺好杯箸，並斟滿一杯酒後，嬌軀便往傅薇香懷中一倒，仰起小臉兒嬌笑道：「老婆婆！妳老喝酒呀！這鉢清燉山鴿是玉兒新近學會做的，妳老嚐嚐味道如何？」

傅薇香「嗯」了一聲，緩緩低下頭去，凝視着任玉姑天眞無邪的小臉，半晌，忽端起面前酒杯一飲而盡，然後指着孫達獰聲道：「咱們這檔子事還不算完，錯過在這潛龍谷，以後什麼地方遇上，咱們就在什麼地方見眞章！」

話完，扶起任玉姑，喝聲：「有擾了！」黑影一晃，人已到了岸上，眞箇疾似驚雷駭電！

任玉姑措手不及，一把沒將傅薇香抓住，急得大聲叫道：「老婆婆！妳老慢走，等等玉兒呀！」

大叫聲中，人也跟着穿窗而出，容她縱到岸上，女屠戶傅薇香早已走得沒了影兒。

水閣中，孫達仍是恨聲不絕，任太虛笑道：「這老怪物脾氣雖然怪異，人倒並不壞，而且，她自十五年前隱跡到秦嶺子午谷，火氣確已收斂不少，否則，你們兩個怪物此刻恐已鬥得天昏地暗了。」

孫達重重地哼了一聲，趙子琴笑着接口道：「傅老前輩說話，確是使人難堪，老實說，趙某如不是近年來靜

心參習玄門無爲之道，恐也早已捺不住火性了。」

他們這頓酒本欲喝箇三不休的，但爲女屠戶傅薇香一攪，全覺得已興味索然，於是任太虛吩咐女兒撤去酒菜，泡上一壺上好雨前茶，兄弟三人又將話題拉回余筠的身上。

商量的結果，余筠仍隨趙子琴長住華山雲台峯，由三人輪流授藝，一人一年，以每年的中秋爲更替之日……

* * *

華山在陝西華陰境內，又稱西嶽，以險著稱！

雲台峯尤爲奇險，一峯獨秀，矗立天際，山腹常年雲霧蒸騰，仰望峯尖，宛若雲台，經陽光一照，登時變成五彩流霞，更是瑰麗無比！

余筠自隨趙子琴來到雲台峯，一晃十年，這時他已是個丰神如玉的弱冠少年了。

在這漫長歲月中，他迭經三位名師的悉心指點，加以他聰明過人，力爭上游，自是進境神速，一日千里！

暇時，他也常奉師命深入羣峯之中採藥，這天，趙子琴因熬煉一種療傷聖藥，命余筠去尋找一種名叫「九葉黃金」的草本，余筠奉了師命，便揹長劍，跨鏢囊，結束停當，向後山奔去。

以余筠現在的輕功造詣，一日間往返三四百里，已非難事。

他在峯嶺間縱躍如飛地奔跑了約莫個多時辰，驀見前面展現一片山谷。

谷口幾被數百竿修篁遮斷，這些竹子好像是隨地植生，看似漫無章法，但余筠對陣圖之學頗有心得，略加注意，便覺出其中另有蹊蹺。

余筠終究是年輕人心性，好奇心特別大，加以對陣圖之學甚爲自負，便毫不猶豫地想穿竹林而過。

詎料，當他進入竹林之中，原來景象突然隱去，面前展現一片複嶺重崗，窮山惡水，且迷失了進來時的方向。

他雖然大吃一驚，但心裏並不慌亂，暗忖：我且不管它如何幻變，只照着一個方向奔去，不相信這數百根竹子眞能將我困住。

主意既決，便自認定一個方向，如飛奔去。

約莫飛奔了半個時辰，定眼一看，前面峯巒依舊，就像是根本沒有離開原地一般，他這時才有點感到驚慌。

正當這個時候，倏有一縷細如蚊蚋，但却十分清晰的聲音在他耳畔說道：「孩子！似你這般盲目奔馳一輩子也出不了老夫這座小小竹陣，還不趕緊踏左邊離宮，反穿巽宮，再由兌宮越坤、坎二宮，如此反複三遍，自能穿出竹陣了。」

聲音雖細，且語氣極爲慈祥，偏隱隱有種不可抗拒的威嚴，使余筠不得不依照他的指示去做，反複三遍，眼睛一花，人果已到了竹林之外，那複嶺重崗，窮山惡水，已是無影無踪，數百竿修竹，仍在搖曳生姿，並無異處，不禁暗想：這片竹陣果然有點鬼名堂，我進是進來了，可是又怎麼出去呢？

他蹙眉沉思了一會兒，又不禁啞然失笑自語道：「我眞是懵懂一時，方才是怎樣進來的，待會再怎樣出去不就行了嗎？」

自語方了，那細小的聲音又在他耳畔響起：「哈哈！孩子，別自作聰明啦，這奇門八卦竹陣若是如此容易出入，老夫在這天都谷僵坐十八寒暑，恐已早化鬼物了！」

略停又道：「孩子！你且過來，你既能闖入老夫這天都禁谷，也算是緣份，老夫或能對你有所助益。」

余筠雙目循聲搜尋，見百餘丈外的峭壁間，似有一座洞府，因相距太遠，看不眞切，但他相信那細小聲音是從那洞府中傳出，不由暗暗吃驚。

他常聽恩師言及，武林中有種至高無上的內家功夫，名叫「千里傳音」，「千里」二字雖是過甚誇大，但練到極緻，確可傳去數里之遙，只可惜這門功夫，早已成爲絕響，假如那細小聲音便是失傳的「千里傳音」，則此人的武功，實在莫測高深了。

余筠一路輕登巧縱，眨眼間已到了峭壁間的洞口，只聽裏面一個略帶蒼老的聲音低聲道：「孩子！老夫可不喜歡那些世俗的繁文褥節，你就進來吧！」

余筠應了聲：「是！」便低着頭，恭謹地走入洞中。

行未數步，略帶蒼老的聲音忽然哈哈笑道：「看不出你這孩子，年紀不大，却學得一副窮酸相。」

聲音近在咫尺，余筠不禁一驚，抬眼望去，原來這洞極淺，洞盡頭盤膝坐着一個臉色蒼白，鬚髮糾結，雙目深陷的怪老人，正目光烱烱地注視着他，他不由心頭微震，忙深深一揖道：「晚輩不知此谷隱有高人，致有擾前輩清修，尚請寬恕晚輩冒昧之罪！」

怪老人不悅道：「你這孩子怎麼不聽話，老夫方才告訴過你，平生最討厭俗禮了！」

余筠心知這些異人放浪於形骸之外，凡事不拘小節，若違拗他的意思，反而使他心中不快，於是一收拘謹之態，嘻嘻笑道：「老人家！你有什麼話就請說吧！」

怪老人的臉上，這時才有了一絲喜色，向余筠招招手道：「孩子！你過來，讓老夫摸摸你的『玉枕』。」

余筠不明怪老人心意，面現猶豫之色，怪老人哈哈笑道：「你這孩子的鬼心眼眞多，難道老夫會對你不利！哈哈！假如老夫眞對你懷有惡意，你能逃得出老夫的掌下？」

說罷，伸手憑空一按，余筠只覺一股强勁無比的風聲，自耳畔呼嘯而過，接着一聲「轟隆」巨响，登時走石飛砂，塵土瀰漫，轉頭望去，只見洞口岩壁，被怪老人憑空一按的勁力，劃塌數尺寬一道缺口，功力之高，幾近神化，他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

怪老人若無其事地又笑道：「孩子！老夫若對你懷有惡意，你自信能逃過老夫這一擊嗎？」

余筠驚駭之餘，被怪老人點破自己心意，不由俊臉一紅，訕訕地道：「晚輩豈敢妄加懷疑。」

說話間，已走到怪老人面前。

怪老人着他背過身子，五根枯柴般的手指在他後腦勺上一陣摩摩捏捏，倏發出一聲驚「咦」道：「將令！人生將令，超凡入聖！難道這孩子竟是未來的一代武聖？」

旋又搖頭嘆道：「可惜呀！可惜！」

余筠被怪老人時而驚詫，時而嘆息，鬧得滿腹疑雲，不由轉過身來問道：「老人家，可惜甚麼呀？」

怪老人搖搖頭道：「現在給你說，你也不會懂得。老夫問你，令師何人？」

余筠垂手道：「風塵三友！」

怪老人偏着頭想了想說道：「唔！老夫當年行走江湖時，似曾聽說過有這麼三個人，武功雖無獨特之處，人倒極爲方正。」

余筠聽怪老人語氣，顯含着輕視師門威望之意，心中老大不快，不過在尚未摸清怪老人來歷之前，不便發作，忙陪着笑臉試探着問道：「不知老人家肯否見示尊諱？」

怪老人目光何等銳利，早已看透余筠心意，不過沒有點穿，微微一笑道：「老夫複姓東門，單名一個愚字。」

余筠大驚道：「原來你老人家就是三十年前即已威震武林的東門老前輩呀！晚輩眞是太失禮了！」

忙推金山，倒玉柱，跪下去一連磕了三個響頭。

東門愚雙目中掠過一片異樣光采，伸手將余筠攙了起來，沉聲道：「孩子！你既知老夫是誰了，老夫想和你商量一件事情，不知你是否答應？」

余筠肅然道：「只要晚輩所能及，且不違背師門戒律，晚輩無不遵命。」

東門愚悠悠嘆口氣道：「老夫在這天都谷枯坐十八寒暑，業已由靜生明，雖不留戀這擾攘塵寰，但崑崙一脈竟由老夫一代而斬，實無顏見歷代祖師在天之靈，同時也不願將這十八年所參悟的武學，隨着一坯黃土掩埋地下，所以，老夫想將你收列門牆，以承繼崑崙一脈，孩子！你該不會拒絕老夫這個要求吧？」

余筠聽完，只驚得汗流浹背，囁嚅良久，才鼓起勇氣說道：「晚輩駑駘下乘，能承老前輩垂青，眞是畢生感激，只是師門戒律甚嚴，況叛師另投，武林中尤懸爲厲禁，晚輩這點不得已的苦衷，還請老前輩多多包涵！」

東門愚不住點頭，含笑道：「孩子！你能有這份純厚的天性，更屬難得！老夫並不强你所難，只是老夫自走火入魔，十八年中被困在這天都谷中，雖憑着一口先天眞氣，勉强護住練功時岔氣所傷的內腑，但因無藥物適時調理，傷勢已日漸惡化，而老夫所憑的這口先天眞氣，已如薄堤防洪，一經崩潰，便不可收拾，老夫曾靜中默察，再有半年，便是大去之期，如今老夫已屆百齡，對死自無所懼，不過崑崙一脈由老夫手中斷送，成爲崑崙派的千古罪人，老夫實在是死不瞑目！」

東門愚越說越激動，正是「英雄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他那深陷的眼眶裏，竟掛下了兩行熱淚，聲音也愈說愈顫抖，幾至不能成聲。

余筠年紀雖輕，却是性情中人，只覺心頭酸酸的，淌着眼淚說道：「老前輩，晚輩實因這棄師另投，不只犯了本門禁忌，而且也犯了武林大忌，於老前輩和晚輩均有害無益，想老前輩定可原諒晚輩這點苦心，如老前輩能想出個較好的主意，晚輩無不遵命！」

東門愚點了點頭，用破袖拭去臉上淚漬，兩眼痴痴地望着洞頂出神。

余筠這時趁機打量這座洞府，原來這山洞另有一條暗道，立處只不過是外洞而已。

這山洞雖未經人工修繕，但頗爲寬敞，而且裏面十分乾燥，正適宜於修道人居住。

突然，一個意念飛入他的腦際；東門愚是崑崙一派的掌門人，爲什麼要千里迢迢地跑來華山僵坐？如說是爲了擇地練功，崑崙山綿亘數百里，其中自不乏福地洞天，這未免使人難以理解？再說，崑崙派是武林中九大門派之一，雖不桃李遍天下，門下弟子也應不在少數，怎能說崑崙一脈由他而斬？

這些問題正在余筠腦海裏盤旋，忽聽東門愚幽幽一聲長嘆道：「孩子！老夫已思之再三，這延續崑崙一脈的責任，非得放在你的肩上不可！」

余筠急道：「老前輩！這……」

東門愚作了個手勢，不讓余筠再往下說，沉聲道：「老夫已是垂死之人，決不會强人所難，只因老夫雙腿已殘，雖能勉强在谷中走動，却是依靠着兩支竹杖，自然無法遠行，所以，老夫再三思量，想將你收作記名弟子，在這短短的半年之內，盡傳老夫一身所學，你出谷後，再代老夫物色傳燈之人，予以轉授，這樣既不違背你師門戒律，也代老夫延續了崑崙派香煙，彼此有益！孩子！你以爲這辦法可行？」

余筠思忖片刻後肅容道：「老前輩

這辦法誠佳，只是晚輩還想回去先稟明恩師，况恩師還在等着晚輩採藥煉丹呢！」

東門愚動容道：「你這孩子處處不忘師門，愈見天性純眞，老夫深幸付託得人！不過老夫當年隱跡到華山來，實有不得已之苦衷，所以不願讓任何人知道。孩子！老夫並非不明世故之人，故意攔阻你的孝思，實在是情非得已，好在只有半年時間，到時老夫當作書令師，爲你開說一切，孩子！希望你能體諒老夫這點苦心！」

余筠見東門愚爲自己設想得面面俱到，也不禁爲之深深感動，端正衣襟，行了拜師之禮……

* * *

歸鴉噪樹，晚霞滿天。

這時在華山後山的亂峯之間，正有一條矯捷人影，如星飛電掣般迅速飛馳。

這人的輕功身法奇高，雖是奔馳在亂峯之間，處處懸崖斷澗，而他却如履平地，且跨步即三五丈距離，確是神速至極！

他來自天都谷方向，向雲台峯方向奔去。

他，正是在天都谷習藝半載的余筠。

半年時間，余筠的一身武學已更上層樓，他已盡得一代武學宗師東門愚的傾囊相授，而所欠的只是火候與對敵經驗而已。

他雖未正式列入東門愚門牆，但授藝之恩，和半年的朝夕相處，已建立起師徒的感情。

東門愚死了，余筠瘞葬了他的遺體，傷心地離開了使他武功進入另一境界的天都谷。

同時他也有一份急迫的心情，恨不得一步跨上雲台峯，拜見睽違半載的恩師慈顏，並稟告半年來的奇異遭遇。

深山中的天色，說黑就黑，他一路疾馳，這時天空中已湧出一鈎新月。

兀然高聳的雲台峯已然在望，余筠雖因東門愚之死餘痛猶存，但想到與恩師相見在即，又不禁自心頭湧出一片歡欣。

一悲一喜兩種截然不同的感情在他內心交織廻盪，情不自禁地發出一聲宛若龍吟的清嘯。

余筠嘯聲甫歇，正感到內心舒暢不少，驀聽一陣陰森森的笑聲，發自身側不遠處。

他雖然胆大，但在這種四無人烟的亂山之中，加以心理上毫無準備，不禁嚇了一大跳。

過了半晌，聲音寂然，余筠甚覺奇怪，心想：方才分明聽到一聲冷笑，怎又毫無聲息，難道是自己聽錯了？不會！決不會聽錯！自己在天都谷習藝半年，功力精進，雖未至天視地聽之境，但已可於數十丈內察落葉之聲，方才笑聲甚大，豈有聽錯之理，說不定是窺伺在側的武林人物，我何不也照樣劃葫蘆，逗他一下。

余筠想到了就做，也發出一陣嘿嘿冷笑聲。

他這一着倒眞有效，笑聲未落，已見自十丈外的一片矮松中，冲空飛起一條黑影，眨眼間落在面前，冷聲道：「你這小子好大的狗胆，居然敢撩撥大太爺，大概是活得不耐煩了！」

月色雖不甚明亮，但余筠目光如炬，見來人身體十分粗壯，生就一張半邊黑、半邊白的陰陽臉，臉上神情冷漠至極，不禁打心底感到厭惡，冷笑道：「小爺看你倒像隻大野狼。」

陰陽臉顯是怒極，一聲暴喝道：「小畜牲找死！」呼的一掌向余筠劈去。

余筠冷笑道：「腐螢爝火，也敢與日月爭輝！」一晃身，疾逾飄風，已欺到陰陽臉身側，戟指直戳笑腰穴。

陰陽臉大吃一驚，身軀半旋，五指半屈如鈎，疾扣余筠腕脈。

兩人搭上手便對拆了二十餘招，余筠初試身手，覺得非常高興，於是將新自天都谷學的二十四手截手法施展開，登時把陰陽臉圈在一片如山的掌影之中。

陰陽臉不禁大駭，心知在這個年輕人手裏決討不了好處，但他狡詐異常，登時計上心來，大聲喝道：「住手！」

余筠毫無江湖經驗，果然聞言收住掌勢，冷笑道：「大野狼！可是服了？」

陰陽臉怒道：「你小子乳臭未乾，大太爺怎會怕你，只因身有要事，急着去辦，無法和你鬥個盡興。」

余筠冷聲喝道：「滾吧！下次再遇上小爺，非叫你跪地求饒不可！」

陰陽臉冷哼一聲，正待轉身離去，余筠突然一聲大喝道：「站住！」

陰陽臉一楞，冷冷地道：「怎麼？又改變主意了？」

余筠道：「留下你的姓名！」

陰陽臉臉上掠過一絲詭譎神色，大聲道：「瀟湘劉寅！」

寅字離口，人已倒縱而起，瞬即隱入茫茫夜色之中。

余筠第一次和人交手，便輕易的佔盡上風，心裏異常興奮，雖已到了雲台峯頂，口裏仍兀自唸着：「瀟湘劉寅，瀟湘劉寅……」

這時，一鈎新月，已升天中，余筠面對着那座曾經度過漫長童年生活的簡陋石屋，突然覺得氣浮血湧，心驚肉跳，這本是一種不吉的兆頭，不過他因即將見到分別半載的恩師，心中的喜悅掩蓋了一切，所以並未細加思索，便興沖沖地向石屋跑去。

當他跑到石屋門前，忽嗅到一股血腥之氣，不禁心頭猛震，再也顧不得禮教，猛地衝了進去。

屋中陳設依舊，毫無凌亂跡

象……

突然，他臉色泛白，兩眼發直，「噗通」一聲倒在地上，暈死過去。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他又悠悠地醒轉過來。

這時已是紅日滿山，他睜開佈滿血絲的眼睛一看，登時呼天嗆地，嚎啕大哭。

原來靠壁倚着一個鬚髮俱白的儒服老者，容貌全被毀壞，滿身血汚狼藉，雖無法辨認，但余筠對這身衣履極爲熟悉，是他恩師趙子琴經常穿着之物。

余筠只是個十五歲大的孩子，竟在一日之間，連遭兩次慘變，冥冥中加諸於他的，也實在是太殘酷了！

他慟哭多時，眼淚早已乾涸，聲帶亦已喑啞，不過心裏的悲苦，倒是宣洩不少。

他終於停止悲泣，痴痴地出了會神，突然想到那個自稱瀟湘劉寅的陰陽臉，在時間上，顯然與恩師被害有極大關係。

他並不知道瀟湘劉寅是何許人物，但從昨夜所見的那種鬼祟行動，顯非正派中人，於是，瀟湘劉寅在他的腦海裏成了個殺不可赦的惡魔，也成了他第一個尋仇的對象。

趙子琴死狀奇慘，臉上皮肉翻轉，已不成人形，余筠看到恩師這副慘狀，心裏又是絞痛，好在他慧根夙具，胆色過人，雖遇到這種慘痛打擊，竟仍然能夠冷靜下來，確是難得！

這雲台峯絕頂，人跡罕至，他必須節哀料理恩師身後事宜，然後趕往終南山潛龍谷，將此事稟知任師伯，商量復仇之策。

他爲恩師遺體更換衣巾時，却自恩師胸前的兩處傷口內，取出兩枚鐵碁子，略爲擦拭，即納入懷中。

草草安葬完畢，便在亡師墳前拜了三拜，默禱一番後，正待離去，無意間忽見屋邊的一叢小草裏，有一件黃澄澄的物事，不禁甚感詫異，走過去拾起一看，原來是隻金鑄的黃蜂兒，打造得極爲精巧，托在掌中，翅翼不停顫動，神態栩栩如生，當時他只覺得這隻黃蜂兒煞是好玩，未遑多想，便也隨手納入懷中。

終南山廣袤數百里，眞可說萬嶺千峯，余筠幼年雖曾來過一趟潛龍谷，但已時隔十年，儘管他記憶力過人，也僅只留下一絲極爲模糊的印象。

他來終南山一晃十餘天，由黃昏到黎明，又由黎明到黃昏，雖然他日以繼夜，毫不停歇地搜尋，但潛龍谷的下落，仍如大海撈針一般，悲傷、焦急、勞累、飢餓，交相煎迫，短短十餘天時間，已把個丰神如玉的俊美少年，折騰得精疲力盡，形容枯槁！

又是個美好的晴朗早晨——

他吃了幾枚昨日賸下來的山菓，飲了幾口山泉，這雖不足裹腹，却能暫療飢火。

驀地，他聽到一聲清銳的鳥鳴，由是聯想到任玉姑豢養的那隻白色鸚鵡，不禁仰面四處張望，但青空寂寂，那有鳥的影子。

不過，他却無意間發現不遠處的一個山坳裏，隱約露出一角紅牆。

這十幾天來，他都是奔馳在叢山峻嶺間，餐野菓，飲山泉，與人烟隔絕，完全過的一種野人生活，這時突然發現山坳裏的那角紅牆，不由精神一振，心想：既有寺廟，必有僧道，或可能打聽到潛龍谷的所在？

山坳裏雜樹生花，蓑草沒脛，一片荒涼景象。

那座廟宇更是坍圮破敗，蛛網塵封……

余筠大失所望之餘，不禁嘆道：「想不到我余筠竟是這般時蹇命苦！唉！」

他的這聲浩嘆，却引來一串含着輕蔑意味的「嘿嘿」冷笑。

這串冷笑來得太過突然，余筠不禁嚇了一跳，抬眼望去，只見破廟的屋頂上，不知什麼時候俏立着一個清麗絕倫的白衣少女，晨風飄起她的裙裾，宛似一位小謫塵凡的瑤池仙子，他不禁看得微微一呆。

「恁大的孩子了，動不動唉聲嘆氣，抱怨命運，一點志氣沒有，我眞替任玉姑抱屈，竟有你這種師弟！」

看她的年齡，似和余筠不相上下，但教訓人的口吻，一派老氣橫秋，不過聲音曼妙，眞如鶯啼鸝囀，珠走玉盤，悅耳已極。

余筠聽白衣少女提到任玉姑，登時心神一緊，忙抱拳道：「姑娘可是認識在下的玉姑姐姐？」

白衣少女冷冷地道：「認識又怎麼樣？」

余筠忙陪笑道：「在下欲往潛龍谷探望任師伯和玉姑姐姐，想請姑娘指引一條明路。」

白衣少女詫道：「你沒有去過潛龍谷？」

余筠道：「十年前曾去過一次，但印象已極模糊。」

「哦！」白衣少女嬌容解凍，低鬟一笑道：「這倒是我錯怪你了！你大概已找了不少時候了吧？」

余筠道：「已十幾天了。」

白衣少女微喟道：「眞難爲你了！」

余筠雖被折騰得形容憔悴，但掩不住他那份瀟洒氣質，和飄逸風度，尤其自俊臉上流露出一種令人樂於親近的魅力，使得白衣少女自芳心深處發生好感，嬌聲道：「小俠大概是姓余吧？」

余筠忙道：「在下正是余筠。姑娘尊姓芳名，不知能否賜告？」

「蘭夢如。」白衣少女蘭夢如表現得異常大方，一聲低喟道：「余小俠所欲尋的潛龍谷，如今已只賸下一片瓦礫，和一堆黃土了！」

余筠聞言，只覺頭頂轟的一聲，眼前金星亂竄，急急問道：「蘭姑娘！妳，妳說潛龍谷怎樣了？」

蘭夢如嘆道：「任老人家已爲宵小暗算，潛龍谷亦被賊人付之一炬……」

余筠雖是咬牙强抑悲慟，但聲音顫抖得幾難成語：「在……在下……那……位玉……姑姐姐呢？她……她難道……也遭了……賊……人的毒……手不成？」

蘭夢如搖搖頭道：「任姐姐已被傳老前輩帶走，她臨走時，託我往華山雲台峯給令師送信，想不到我趕至雲台峯後，才知令師也已遇害，後見你爲令師立的墓碑，知你並未遇害，心想你定會投奔潛龍谷，所以又從華山趕來此處，希望能不負任姐姐所託。」

余筠含淚道：「多承蘭姑娘如此費心，在下不欲以一些浮淺的謝詞來搪塞，只有深銘五內，俟諸異日了！在下還有個不情之請，希望蘭姑娘能指示潛龍谷方向，以便往敝師叔墳前一拜！」

蘭夢如慨然道：「好！我領你去。」

余筠歉然道：「只請指示個方向就行了，怎敢再勞蘭姑娘玉趾。」

蘭夢如道：「沒有關係的，請不必介意。」

余筠感動地道：「姑娘俠行義擧，在下如果再謙，便顯得矯情了。」

蘭夢如莞爾一笑，倏地撮口一聲長嘯，嘯聲清越悠遠，一會兒由空中傳來一聲鵰鳴。

余筠抬頭望去，只見一點黑影如流星劃空般，刹那間已自遙遠天際飛臨頭頂，原來是一隻純白巨鵰。

巨鵰雙翼一束，便落在蘭夢如身側，偏着頭在蘭夢如身上挨挨擦擦，顯得十分親暱。

巨鵰和蘭夢如站在一起，比蘭夢如還要高出尺許，金睛鋼啄，通體沒有一根雜色毛片，神態極爲威猛。

余筠看在眼裏，心裏暗忖：「這蘭姑娘的年齡似和自己不相上下，看她神瑩內蘊，武功顯已達到極高境地，且還豢養着這樣一隻神駿巨鵰，結伴遨遊，已與劍俠之流相去幾希！而自己習藝天都谷後，原自詡一身絕藝足可睥睨江湖，想不到和這位蘭姑娘相較，却又如螢光之與皓月，眞是學無止境！尤幸自己身畔還懷藏着一本武林奇書——武學參玄錄，以後眞得要好好下番苦功，庶幾不負東門老前輩的一番栽培和託付……」

他正想得出神，蘭夢如大聲催促道：「喂！你又在楞楞的想些甚麼呀？咱們還是趁現在涼爽趕往潛龍谷去！」

余筠歉然點點頭問道：「蘭姑娘！潛龍谷離此大概有多少路程？」

蘭夢如道：「約個半時辰的路程。」

余筠一愕，道：「個半時辰？那不過在這附近的峯嶺之間呀，可是在下這十數天來，已搜遍了附近百里的每一寸土地，怎麼沒有發現呢？」

蘭夢如微微一笑，轉向巨鵰身畔，唸唸有詞地不知說了幾句什麼話，巨鵰登時引頸一聲長鳴，蘭夢如却於鵰鳴聲中，飛身跨上鵰背，然後向余筠含笑招手道：「余少俠！你就坐在我的背後，咱們得由靈鵰白兒代步哩。」

（未完·一）

港澳商戰黑幕諷刺小說

錢莊風雲

蕭萬貫·文
可飛·圖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城狐社鼠　百孔千瘡

上文提要： 章承志會見保安部主任邱雨强，並說出當日其父章洋龍辭退王志平的箇中原委；而王志平在進身王氏印刷廠三月後，王老闆便送他到日本深造，未幾，因獲悉章洋龍病逝的消息，遂向王老板稱自己已掌握製版要訣，希望早日回港，歸來後一切行動却處處被人監視，還確定了林尚輝參與此僞咭集團……美人酒吧內，魯春齡看着余森牟手中的一疊照片發楞……

「你感到吃驚，是麼？春齡兄！」

魯春齡這心境，立刻被目光灼灼的余森牟捕捉着了，他盯逼着魯春齡立刻又補了一句。

「我還有選擇的餘地麼？嘿嘿！」

「沒有，老實對你說，你沒有選擇的餘地，余某人做事從來不會留下尾巴，但話得說回來，這事對你絕對有百利而無一害，我相信你會樂意和我合作的，既然這樣，那就甚麼事也沒有啦，發生的一切，春齡兄只當是預防萬一的權宜之計就是啦，希望你別擱在心裏！」

「既然沒有選擇的餘地，我還有甚麼話好說？嘿！但我瞧不出彼此合作對我有甚麼好處？」

「呵呵，好處就多着啦，例如說，春齡兄開出一張支票，就算是空頭支票吧，如果有銀行擔保，就可以從別人那裏十足兌現現金……又比如，春齡兄你玩過輪盤賭博這玩意麼？輪盤一轉，嘿嘿，就是一大筆彩金，當然，這得瞧你如何去拿這彩金囉！」

余森牟笑呵呵的彷彿是隨口似的一說，魯春齡的眼珠子却霍的亮了，這若隱若現的手段竟然與他深潛於腦中的不謀而合，他所缺的恰恰是一座强而有力的後台，而假如兩者合起來，那就當眞是水到渠成、天衣無縫了。

魯春齡盯着了這閃灼灼的焦點，他的臉色因而迅速的放緩了，這焦點的亮光是如此强烈，以致把魯春齡心中的甚麼個人恩怨、名譽地位等都掩蓋了。他的身子緩緩轉過來，因此與余森牟靠得更近，兩個頭兒此刻是幾乎黏在一起了。

「那麼森牟兄，那底片的事……」魯春齡悄聲問道。

「呵呵！既然彼此合作做這樁生意大買賣，就是同乘一條船的自家人啦，還理會這個幹麼？你放心，當你功成身退遠走高飛時，我保證那些底片一塊不留送回你的手上。到那時呀，其實這些底片也失去價值啦！哈哈！」

* * *

就在魯春齡和余森牟在美人酒吧會面的七天後，南亞信託銀行的董事總經理章仙綺突然飛了去馬來西亞渡假，令人感到有點意外的是，她是單獨前去的，她的密友魯春齡却依然留在香港忙着。不過這章家小姐的脾氣素來是令人難以捉摸，因此別人很快就把這細節忘却了。

章仙綺走後，她的母親方玉嬋——南亞信託銀行董事會副董事長的長途電話也突然多了許多，而且全部是從泰國、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打來的，這些電話大多是晚上夜深人靜時直接打到章家的。這點，曾一度引起章承業和章承志兩兄弟的好奇心，章承業曾有意無意向方玉嬋打探過口風，但不得要領，也就沒有再開口。章承志自知她跟

他的感情冷漠，問她也是碰釘子，自討沒趣，況且他省起章仙綺這時在東南亞那裏渡假，這妹妹的脾性素來是古古怪怪的，如果是她打長途電話回來，那是毫不足怪的，想到這點，章承志也就沒把這事擱在心裏。

半個月後，章仙綺從馬來西亞返港，跟她走時一樣，她是靜悄悄回來的，與她同行的還有那位蘇爾先生。方玉嬋昨晚就知道她這位寶貝女兒和那位蘇爾先生返港的訊息，因此今天一早她就親自駕車到機場接機。

「怎麼樣?都弄妥了吧!」

車子駛離機場，在馬路上飛駛的時候，方玉嬋打反光鏡上望了章仙綺和那位胖嘟嘟的蘇爾先生一眼，逼不及待的悄聲問道。章仙綺格格一笑，撒嬌似的一扭頭，熟絡的拿手肘碰了碰蘇爾先生的腰眼，說:「喲!我不是在電話中說了麼?大功告成的嘛!我可是照足媽媽的吩咐，事事向蘇爾先生請教哩!」

「甚麼時候啦，你還是這大不透的小女娃脾氣!老蘇，你說吧!我早就吩咐仙綺，不要在電話談這些，她就是不聽，老往家裏打電話，惹得承業這小子也起了疑心。」

「大哥他敢怎麼?他還不是最終要聽你的麼?」

「你知道甚麼，黃毛丫頭!在這骨節眼我絕對不想多事，承業這小子狂妄無知，當然不足為患，但你的二哥却是面蠢心精的人物，這事萬一被他纏上了，那時就寢食難安了!」

「喲!你說二哥，他有甚麼能耐?嘿，他只不過是個笨蛋書呆子吧了!」

方玉嬋被章仙綺嗆得一陣生氣，湊巧這時車子已到一個拐彎口，方玉嬋心神要集中閃避來往的車輛上面，因此就沒有再發話。這時胖嘟嘟的蘇爾却接了腔，別瞧他行動因太胖的關係慢吞吞的，但說話的語氣挺急促。

「算了，玉嬋，仙綺其實已盡了全力啦，七天七夜，連續奔跑於東南亞四地之間，不眠不休，也太難為她有這份勁力，而且事情總算弄得七七八八啦，眼下就只欠正式向當地政府辦一個註册手續吧了!」

蘇爾一下子扯到正題上，方玉嬋的眼珠霍地睜圓了，她咧了咧大嘴巴，微咬着下唇，從反光鏡上灼灼的瞪着蘇爾道:「那好極了，合計是多少?」

「合計是十五個，大馬五個、印尼三個、泰國五個，新加坡的公司註册法例比較嚴，為愼重起見，就只搞了兩個，而且都付出眞本錢，除大馬外，印尼、泰國也着實花了一筆，你撥去的三百萬港元就全數開銷啦，玉嬋!」

「這沒甚麼，該用就用，小財不出大財不進嘛!倒是要盡量搞得週密一點，短時間有這個數字也不錯了，老蘇你的功勞可不小哩!但怕就怕搞得太匆忙會出破綻。例如大馬有一家，聽仙綺在電話說，好像把接線生、雜役都列上公司董事這榜上去了，仙綺是麼?唔，這裏頭恐怕會有點問題!」

方玉嬋緊皺着眉頭說。章仙綺却格格一笑，自負的一揚手掌說:「怕甚麼?媽媽，我早跟蘇爾叔叔商量妥當，我親自給了他們一筆錢，萬一有人查起，他們會力稱自己是有錢加入股份的，這不就成了麼!況且大馬的公司法有很多漏洞，大可以放膽施為嘛!」

方玉嬋點點頭，也就沒再在事件上往下深究，她把軚盤一扭，車子轉入九龍尖沙嘴區，在哪兒，方玉嬋已替蘇爾訂妥了酒店房間。

*　*　*

這時還只是早上十時，返銀行保安部不久的保安主任邱雨强突然收到一封從郵局寄來的信件，上面只有收信人的姓，沒有收信人的名，更沒有寄信人的隻字資料，但邱雨强一瞧這信件上面的字跡，立刻就把手上的一疊重要文件拋開，走進保安部的密室，拆開封口就迅速的讀了一遍，他臉上霍的凝重起來了，那兩隻嚇人的老虎牙也不知不覺間齜了出來，片刻後，他就向副董事總經理章承志撥了個電話。

一會後，章承志就匆匆的趕來了。

「甚麼事?這麼急，老邱!我正在準備下星期董事會的滙報資料，也被你這急電催來了!」

見了面，章承志就熟絡地向邱雨强打招呼問道。邱雨强却沒答他，把他扯入密室，「你先瞧瞧這個!承志!」他把剛收到的那封信件往章承志手裏一塞，道。

章承志有點驚疑的眨了眨眼，便抽出信箋，仔細的閱讀了起來。漸漸地，他臉上的驚疑被一股强烈的憤怒代替了，他不敢相信似的又重頭看了一遍，終於忍不住憤怒的叫道:「好像伙!這信中說的是眞的麼?這還得了?身為銀行的高級職員，竟然勾結偽鈔集團，來個裏應外合!這豈非比明火打劫銀行的强盜更可怕嗎!但這是眞的嗎?寫信的人是誰?為甚麼要寫這封匿名信?」

章承志驚怒的連珠炮似的發問，邱雨强却沒有正面答他，反而苦笑一下反問道:「如果我告訴你，這是眞的，你信不信?」

「是眞的?不可能吧?他是大哥的同學，又是大哥引薦他進南託，二、三年間就讓他當上相等於分行經理的高職，不看僧面瞧佛面，放着大哥待他的情份，他也不致於吃裡扒外，如此謀害南託吧!」

「對現下這市面的情形你大概還沒有眞正了解哪!承志，在這商場呆久了，你就會變得更精明了!在這行上，有些人為了一個錢字，有甚麼幹不

出來?偷、詐、拐、騙，鑽狗洞、仙人跳，甚至殺人放火，出高價請强盜回來打劫他自己的金鋪騙保險費，利之所在，有些人幹起來連眉毛也不會動一動!這裏頭還有甚麼情、甚麼義?情義對這些人來簡直就像白痴在胡說八道!眼下有些公子哥兒，不是公然跟這些壞蛋同流合污算計他老頭子的資產，就是嬌生慣養，一懶二惰三嫖四賭五穀不分六親不認，他們的老頭子就算留下一座金山銀礦也給他們敗光哩!」

邱雨强說着不禁就動火了，章承志的臉上也越來越困惑，當邱雨强察覺這點時就猛地頓住，有點不好意思的咧了咧嘴，因為他突然醒悟，站在他面前的章承志畢竟也是一個「公子哥兒」啊!

「不能一概而論吧?老邱，例如我進了南託這段時間我就學了不少東西，伯祥叔、下面許多職員、還有老邱你都是我的好榜樣的，忠心耿耿為銀行服務，維護銀行這企業的利益，這才叫人感動哪!」

章承志眞誠的說，他這是想到甚麼說甚麼的，毫無做作。邱雨强瞥了章承志一眼，心頭又不禁一動，因為咭案這事與章承志相處的這段時間，使他越發加深了他內心深處的疑問，為甚麼章洋龍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選擇他的第一繼承人時竟白白錯失了眼前這塊上乘的料子!心頭勾起這事，邱雨强不禁苦笑着搖了搖頭。

「我算得甚麼?如果說忠心耿耿維護銀行的利益，你就忽略了一個眞正配得上的人了!你知道寫這封匿名信的人是誰麼?」

「誰?你說呀!老邱!」

「這個人你沒見過，但你對他印象很深，他就是跟你爸爸一樣，為了破這案子甘心背上被銀行開除這黑鍋子的王志平!他背着這個可耻的黑鍋做人已經整整一年多了……」

邱雨强終於露了這底兒!這使章承志吃驚的張大了嘴巴，「你是說爸爸當年開除他是一個佈局?」

「唔，不然志平怎能脫離銀行保安員這身份去虎口潛身!你爸爸不過是背了待下屬無情這黑鍋子，可是志平眼下却是背着他自己的腦袋去做人哪!」

「那麼他這封信裏所說的全是眞的啦?」

「錯不了!我清楚志平的品性，沒有絕對的把握他不會開口說話!」

這時章承志對這信上所說的已確信不疑，他的怒火因而又騰的跳上腦殼，「這壞蛋!不但使職員蒙冤，而且還裝出一副正人君子的假面具!我馬上通知警方把他逮捕!」

「你千萬別衝動!你一動他，事情就完蛋了!」

「為甚麼?」

「我們一動他，偽鈔集團馬上就會警覺有人告密，王志平當然最可疑，他的腦袋立刻就會搬家!偽鈔集團也會馬上隱蔽，那破案的線索就斷了!況且你也沒有他作案的眞憑實據，單憑一封匿名信根本無法判他有罪!這豈非竹籃子打水一場空麼!因此，這封信的內容除了你知我知，絕對不能向任何第三者提及!」

「那也該提醒一下大哥，讓他提防着哪?」

「暫時不成!待時機成熟再說。」

「哪，眼下該怎麼辦?」

章承志焦慮的盯着邱雨强，問道。邱雨强沉吟了好一會，才道:「靜觀其變……你會駕駛飛機麼?」

邱雨强突然加了這沒頭沒尾的一句。

「會呀!我在美國讀書時挺喜歡這玩意，而且有幾千公里安全飛行紀錄吧……但你問這個幹甚麼?」

「我想，為了搶佔先機，將來或許會用得上這個……」

邱雨强若有所思的緩緩的說，然後他咧嘴一笑，露出他那兩隻教人害怕的老虎牙。

*　*　*

這時已經是銀行將近午飯換班的時間，南託董事局常務董事會主席章承業却似乎渾忘了這吃中午飯的時間，他在高靠背軟皮梳發椅上頻頻的轉着身子，他面前辦公桌上攤開的是一份南託集團年度業績報告草擬稿。這份草擬稿，是秘書依照章承業的意思打出來的，但現下章承業又忽然猶豫起來，他的腦袋繞着這草擬稿轉了整整一個上午，依然在幾個焦點上難下判決。

「哼哼!業績報告!為甚麼每隔半年就要弄這個教人心煩的鬼東西!綜合溢利綜合……內部公積金……股東應得之集團溢利，每股盈利，每股全年股息，全部是要命的東西……溢利少了，影响存戶對南託的信心，連帶銀行營業資本相對減少，哪些老不死又會衝着常務董事會說三道四!這綜合溢利是不能少的!那目下只剩兩個辦法，減少內部公積金和股東應分股息，但耀光，汝年這些老鬼又怎麼說?街外股東倒容易應付，減少股東應分股息，還不要了這些老鬼大股東的命!偏偏在這節骨眼上碰上這要命的年景!有錢不敢貸，貸出的錢又收不回，金融生意最大支柱地產業半死不活，這銀行生意又如何做下去?這盈利又如何能夠增長?偏偏自己又是在這個時刻當上這新任的常務董事會主席，稍有個差池，哪些老東西還不把賬都算到自己身上!」

這麼盤算的結果，章承業的焦點緩緩的就全聚到作為新任常務董事會主席如何向股東交代這要命的節骨眼上了。這時辦公室外却傳進一位女人甜甜的笑語聲，隨即辦公室的門便輕輕的推開了，進來的人是方玉嬋。

「承業！吃午飯啦，你肚子不餓麼？嘻！」

「坐吧，亞姨！我正想出去。」

「一齊出去吧，我也還未吃！」

「哪好，去飯堂麼？亞姨！」

「不，在外面揀個靜一點的地方，有些事情我正要找你商量。」

方玉嬋輕聲說，她瞥了辦公桌上那份報告一眼，隨即就把視線移開了。

他們從銀行的後門出去，鑽進附近一間幽靜的西餐廳，揀了一個角落的卡位坐下，然後向走近招呼的侍應胡亂點了些如漢堡飽、奶油多士、咖啡等午餐點心。侍應很快就把這些捧了出來。

「威士忌——加冰！」

章承業捏着漢堡飽咬了一口，突然頻頻的朝不遠處站着的侍應呼喝了一句。侍應隨即把加了冰的威士忌酒送來，又識趣的迅速退了開去。

「怎麼啦？承業，忽然喝起威士忌來！不是有甚麼不愉快事吧？」

方玉嬋瞥了章承業一眼，意味深長的笑笑說。章承業默默的點點頭，抄起那杯威士忌，拚命的喝了一大口，就重重的朝桌子上一放，說：「還不是那份該死的年度業績報告！碰上這年景，有生意不敢做，也沒有甚麼好做，這年度盈利怎麼個增長？這是明擺着的，但就是不好寫到紙上！你一公佈出去，不但街外的存戶信心動搖，更要命的是那些老鬼在內部吵吵嚷嚷，說短道長……」

「嘻！你還擔心這些對你這位新任常務董事會主席的顏面不好過吧？」

「這……倒好像甚麼也瞞不了你的雙眼似的！」

章承業怔了怔，終於還是點點頭無奈的說。不知為了甚麼，在這位亞姨面前，他總是感覺自己擺不起董事會主席這個大架子。方玉嬋甜甜的一笑，體諒的拍了拍章承業按在桌上的手背。

「亞姨瞧着你長大的，還不知道你的脾性麼？你還年輕，在這商場上打滾的經驗，老實說你還比不上亞姨……例如說這業績報告吧，只要肯動動腦筋，一下子就可以把它弄得妥妥貼貼！」方玉嬋說。

章承業的眼珠霍的睜大了，他雖然素知這亞姨有「千面觀音」之名，但一下子能把纏在死結裡的「南託業績」弄得妥妥貼貼，他就懷疑她到底是否有這偌大的無邊法力！

「說笑吧？亞姨！光是這盈利增長數字就夠人傷腦筋啦！盈利少了會被人說三道四，盈利算多了，勢必影响內部公積金及股東應派股息，這兩點都是要命的！減少內部公積金就算勉强可以通過，但減少股東應派股息，像朱汝年這些老東西不跳起來大吵大嚷，那才怪喇！」

「嘿！所以就要針對這些想個法子！你說的當然是節骨眼，但這幾個節骨眼卻聚在一個焦點，這個焦點就是南託的業績！換句話說，如果賬面上的業務額做大了，盈利的數字在賬面上自然就多了，內部公積金方面和普通公積金方面減少一點，那股東的應分股息就可以比去年多一點！這個業績報告，我擔保各人皆大歡喜！」

「問題是這一年的營業額已經定下啦！亞姨！」

章承業說，他的眼光在方玉嬋臉上霍霍的打轉，她所說的自然是一招妙着，這一手他自己也早就盤算過，還定下了草稿，但終於又動搖了，因為他擔心這虛報營業額很容易會被內行人一眼看穿！

這時方玉嬋卻意味深長的咧嘴一笑，這使她的嘴張得更大，因此也更令人感覺到她打這兒衝出的聲音的份量。

「嘿嘿，數字是死的，人是活的！在這十天八天抓緊再做幾宗大生意，算上這年度，這業務額和盈利不就立刻妥妥當當地增大了麼？」

「天掉下來麼？十天八天再做幾宗大生意！有幾家地產公司倒是向南託開口，但碰上眼下這局面，誰還敢跟他們沾邊？大筆眞金白銀拿到賭場還有個五成的贏面，押在他們身上眼下是連二成贏面也不到！」

「嘿，這只是在香港說吧！在東南亞那邊就沒有香港這個前途問題！依我看，眼下南託就得把發展重點轉到那邊去，按香港眼下這個局面遲早完蛋！好啦，香港一旦沉下去，少了一個强大的競爭對手，東南亞那邊就會迅速冒升上來！到時南託就比別人先走一步，先嚐甜頭啦！」

「這，爸爸以前也這樣幹過，但終歸還是要回到香港來哩！」

「此一時彼一時嘛！再說你爸爸這幾年是老糊塗了！而且那時候香港也沒有這個前途問題！也得受余森牟這些人的制肘！此刻你這個常務董事會主席還不來個當機立斷麼？」

「那依你所說，在那邊有甚麼大生意可做？亞姨！」

「南託主要是金融業務，當然離不開放貸這碼子事兒，現成的就有十幾宗求貸生意……」

方玉嬋猛地一頓，目光灼灼的緊盯着章承業，卻依然難以估計他是接受還是拒絕，得極小心的看着，然後方玉嬋就迅速的加上了一句。

「這是第一批幾千萬的生意！往後還有更多！但就得瞧你有沒有這個氣魄和膽量！」

「嘿！正當的放貸生意為甚麼不敢做？但得看看對方的抵押品和財政狀況是否健全！雖說這馬上可以加大營業務額，但一下子十幾宗求貸，而且湊起來是幾千萬的巨款，偏偏還碰上眼下這局面，輕易下判決恐怕不大好吧！」

章承業猶豫的說，出乎方玉嬋的意料之外，他聽了她這盤算已久的主意，並未顯出特別的興奮，相反却一下子把着眼點盯在這抵押品和財政狀況這關節上來！方玉嬋靠在椅背上的身子霍的挺直了，她的眼珠子更小心翼翼的緊瞪着他的臉孔。

「他們雖然不是挺大的公司，但在當地借貸的信譽極佳！他們的財政狀況也算良好，抵押品也不錯，是當地很值錢的房產和物業，這些我都調查過了，我敢擔保這放貸的風險率極低！而且這是分散放貸，就算有一兩家萬一出點差錯，也只是十幾分之一，這風險率完全可以接受！而且這些公司的董事局大多跟我熟悉，所以他們向我提出要求，我就大膽答應了，而且我還願意作他們在借貸方面的擔保人！這你可以放心了吧！」

「嘿，亞姨，既然你算準了，還問我幹甚麼？仙綺是常務總經理，只要把這作為分散求貸個案處理，她就有權審批嘛！你告訴她一聲就成了啦！」

「你是常務董事會主席！這事如果連你也不知道，我恐怕伯祥、耀光這些老鬼會有閑言閑語！再說作為個案雖然是一百幾十萬的小數目，但合起來就是幾千萬的大數字，而且這只是第一次交易，如果做得順利，還會接着來上幾筆！所以我以為這事是應該循例在常務董事會通過一下較為明正言順哩！」

「但我瞧不出這件筆生意對南託有甚麼大收益！亞姨！」

方玉嬋不動聲息的笑笑，她瞧得出，章承業這小子已經心動了，這從他故作口硬的語氣就瞧得出來，他雖然並非她的親生兒子，但她畢竟是看着他長大的，他的脾性哪裏瞞得過她的眼睛！因此她馬上再補上幾句。

「嘿，別的不說，光是他們願意接受年息十三厘這條件，加上風險率低這一條，這在香港就沒法做到這利潤優厚的生意！眼下的情形你也清楚，銀行有錢不是不敢放出去，就是怕放出去的錢收不回，明放着這優厚的生意不做，難道白白支付存戶的利息麼！再說只要抓緊這機會做上幾筆，光這上面的盈利就可以增加一、二千萬，南託這份年度業績報告不就挺容易擬好了麼！嘿嘿，這不但對南託有好處，對你個人的利益來說，也有莫大的好處！」

至此，方玉嬋就適可而止的頓住了，因為她深知她能夠打出去撩動對方的王牌已差不多用光了，剩下的最後一隻王牌，她不敢也不願輕易的擲出，而且她深信打出去的已經是够份量。果然章承業的口氣緩緩的就放軟下來。

「這倒是一個辦法！但亞姨，我就擔心這十幾家海外公司的背景是不是正如你所說的健全良好，萬一放出去收不回，就不大好交代哪！」

「嘿！亞姨的擔保你也懷疑？」

「不！我只是怕萬一有差錯！況且這事也匆促了一點！」

「傻仔！亞姨雖然不是你生母，但說甚麼也是你的半個母親，難道亞姨會指條黑路你走麼……嘿，就拿你兩兄弟的事來說吧，亞姨甚麼時候不是維護着你啦？」

方玉嬋的臉色一沉，突然跳出來了這沒頭沒尾的一句。這一句落在章承業的耳中，却就猶如觸電了一般，他的身子騰地挺直了！

「怎麼就扯到這上面來啦？亞姨！在這場合……」

章承業失驚的叫了一聲。方玉嬋睨了他一眼，她的臉皮也舒開了，她輕輕的拍了拍他的手背，悄聲說：「瞧你！這大驚小怪的！這事亞姨已當它過去了，你害怕甚麼？其實我不過是提醒你，亞姨待你是眞心實意吧了，虧你還怕這怕哪，心肝狗肺也分不清！」

這說不出是沉重的一棍還是安撫的信息，使章承業臉上强烈的驚懼緩緩的褪去，但他身子却慢慢的萎頓下來。這時一位端着盤子的女侍應從他身邊擦過，章承業的目光下意識的落在這女侍應那扭動的豐臀上，許久，他才把目光收回，移到那杯加了冰的威士忌，然後他霍的抄了起來，咕咚的喝了一大口，把杯子砰的朝桌上一放，緩緩的帶點醉意的含混的嚷了一句：「伙計！結賬……好啦，亞姨，走吧……就依你說的吧！」

* * *

章承志從保安部出來，就逕直返回副董事總經理室去。剛一進去他就反手狠狠的把門掩上了，然後他把身子朝辦公椅上一擲，滿臉怒容的直喘着粗氣。剛才邱雨强說的那一幕，像魔鬼似的死死的纏着他的腦殼，這活像一張罩着他腦殼的嚴密的魔網，以致就連如蚊子般小的東西也休想鑽進去。他思想極其混亂，他强逼自己安靜的坐在椅上，還特意的把門鎖上，因為他唯恐他腦殼裡那强烈得接近爆炸的意念的衝擊力，把他彈射出去，在他大哥——常務董事會主席面前大吵大嚷！

「嘿……在生意場上最重要的是甚麼……這是爸爸最看重的……公正、誠實、有遠見、創造力！我這樣回答爸爸，但現在南託是甚麼一個模樣哪！表面上還是風風光光威風八面，內裡却千瘡百孔……商業道德、信義都可以不要了，為求自保，根本不理會市面經濟的死活，年來業績大降，存戶信心動搖，爸爸在世時存款達近百億元，眼下却只剩下不到五十億，整整跌了一半！天！這樣跌下去也沒個底！偏偏銀行還藏了一隻倉底老鼠！」

這夾七雜八的思念激動着章承志，像巨浪一般的冲擊着他，有好幾次

他霍的跳起來，手搭上辦公室的門鍵，就要衝出去向他的大哥質詢，但終於又無奈的把手收回來，邱雨強鄭重的叮囑，大哥的冷面孔，這一切又像洶湧的潮水把他衝了回來。他感到渾身燥熱難當，乾脆把西裝脫了，後來連領帶也解了下來，就這麼只穿着恤衫西褲在辦公室內來來回回的走動着，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氣。

終於好不容易挨到銀行下班的時間，章承志駕車回到家裡，他的亞姨、妹妹、大哥還沒回來，也不知他們甚麼時候回來，自章洋龍去世後，章家的各人都只忙着自己的活動，甚少有一家人聚會的日子。

偌大的客廳冷冷清清的，這兒的一切陳設還是跟章洋龍在世時一樣，只是客廳的正面，却多了一幅巨大的油畫，這是一個穿着最傳統的唐裝衣褲的老年男子，坐在一張寬大的古老的雕龍的檀木椅上，睜着他那略顯混濁的眼珠注視着他周圍發生的一切，緊抿的嘴角清晰的勾勒出他那兩條獨特的棱線，整座客廳，似乎就因爲這幅畫像，才能够勾起人們對章家往日顯赫而熱鬧的日子和回憶。

「……爸爸！眼下我可該怎麼辦哪？」

章承志心神恍惚的踱到畫像前面，他驀地停下來，久久的凝住着畫像中那老年男子，感觸的嚷了一句。他下意識的等着回答，但傳入耳來的却是秋風從花園外捲進客廳的空盪盪的迴鳴，他不禁傷感的歎了口氣。

「二少！你回來了？太太他們還未回來？先給你開晚飯吧？」

身後有人招呼他，這是自女管家黃玉香姑娘離職後新聘用的女管家，她已經四十多歲了，她是方玉嬋親自聘請的，最善於揣摸太太的心思，因爲她在豪門家族中混的日子不淺，且有一種識別眞正主人的獨特眼力。

「不用啦，羅管家，我現在就出去了！」

章承志聽說羅管家語氣中的猶豫，因爲她擔心不等太太回來就開晚飯她會不高興，因此就這麼答了一句。

然後他就折轉身，走出客廳去。但走出去幾步，又返回，飛快的轉入客廳後面的錦鯉池去，小心翼翼的捧了一大把飼料撒入池中，那些漂亮的錦鯉大概餓急了，聽聞飼料落水的聲音，便蜂擁而上，張着嘴拚命的搶食，章承志苦笑了一下，「唉，老主人不在，你們的日子也不好過哪……」他自言自語的嚷了一句。

「二少！你說甚麼？」

「雄叔！是你，你也上這來！」

「呵呵，章老先生去世後，你大哥也用不着我開車啦，反正閑着，總得找點活兒幹幹，白支薪水我可不安樂！老了，看來也是離開你們章家退休的時候了！但你還沒吃飯吧？」

章承志苦笑着搖了搖頭。雄叔看着他，一點憐愛之念悠然湧了出來，他雖然是富家子弟，但缺了母愛，眼下就連父愛也失去了，家裡的人不知爲甚麼又處處排擠他，這跟孤兒其實也差不了多少！

「上我家去吧！我去打個電話，叫老婆子趕緊煲個湯也來得及，老在外面吃那些不合胃口的飯。」

「謝謝，雄叔，趁今天晚上有空，我打算到伯祥叔家聊聊，在路上隨便吃點甚麼就行啦！」

「該成個家了，二少，有個女人照應着，男人在外面工作會更精神點哩！有女朋友吧？」

「還沒有，雄叔！眼下哪兒有這心思？」

章承志略顯靦覥的笑笑說，但在醫院碰見的那一位女孩子的倩影却在此時突地跳了出來，她望着他的那股幽怨的眼神，章承志想起來就抑止不住的一陣心跳，這心神激盪着他，他再沒答理雄叔的嘮叨，一轉身就跑出去了。

在街上胡亂的在一間快餐店三扒兩撥的吃完了點東西。

黃伯祥的家座落於港島一個旺中帶靜的區域，千多呎的一個獨立單位，裡面是一幢別緻的三層高的小樓房。自老伴去世後，黃伯祥就從二樓搬落地下，與他的管家兼守門僕役相伴。不久前他把許鎭風的遺孤母女接進來居住，這幢小樓才有了一點生氣。

章承志在這幢小樓側面的停車場把車子泊好，挽着一個用花紙包得很美的禮品盒走進去。

「章先生！你眞有黃先生的心意哪！」

章承志剛走進黃家的大門，那位管家兼守門的老年男子迎着他就眉開眼笑的招呼了。他瞧得出，章承志不但常上這兒走動，而且是一位很受人歡迎的客人，因此就連這老頭見了他也開心起來。

這時在客廳裡的一角，黃伯祥和許鎭風母女正在用晚膳。這是一張四方的飯桌，黃伯祥佔了一面，他的左右兩面是許太和許家的獨生女兒許少慧，或許是歲月可以冲淡一個人的哀傷，又或許是黃伯祥待朋友的深情厚誼把許太活下去的潛在意識喚醒了，總之，眼下她的臉上終於綻放出一點笑容。但她的女兒恢復的速度似乎比她緩慢，她那幽怨的眼神不但沒有減褪，相反更濃了，這至少在章承志的眼內是如此。

「嘿，承志，你這小子怎麼一聲不响就走來了？先打個電話來讓我弄點菜式不就省事多了麼？來！來！過來坐下！你別說你已吃了飯！你的脾氣我還不知道？準是在路邊飯館隨便塡幾口就算了事！」

黃伯祥一眼瞧見章承志走進來，就站起來叫道。許太也幫着招呼他。

許少慧却一聲不响的走去厨房，捧了一套碗筷出來，在空着的飯桌那一面利落的擺好了，然後又默默的望了章承志一眼。這一眼的魔力是如此强烈，以致章承志嘴裡嚷着「謝啦，我吃過了！」但雙脚不由自主的被扯吸向飯桌那邊去了。

章承志剛坐下，許少慧舀的一碗熱辣辣的鷄湯就已經擺上他面前：「勞煩你了！許小姐……」章承志說，但突地一陣臉紅，往下的話就不知該怎麼說，猛地頓住，捧起那碗鷄湯就大口大口的喝起來，也不管它熱得燙嘴。

「慢一點吧，小心把嘴皮燙破了！」黃伯祥瞧着他又好氣又好笑，「倒好像半生沒喝過鷄湯似的！」

「不！今天晚上我太高興了！我想，亞媽在生時大概也是這樣的！上這兒來瞧見你們一塊兒坐着吃飯，我就想起我媽媽在生時的情景，可惜這些對我來說只能是想像！有時我想，作一個富家子弟並不幸福，因爲他們大多缺少家庭溫暖……對不起，我不該盡說這些感觸話！」

章承志激動的說，但忽然又發覺自己在許家母女面前似乎太多說話了，便不好意思的笑笑，猛地把話頓住。但許太却表示絕不介意。許少慧臉上沒有露出喜怒的表示，但她的眼睛却很用心的緊盯着章承志。黃伯祥却像是摸透了他的心思似的，不時向他點頭微笑。受了這鼓勵，章承志說的話漸漸又多起來了，以致他久積於心頭的鬱悶也像春水東流似的盡情傾訴出來。

這頓飯的時間拖得特別長，當章承志猛地醒覺，她們早就放下碗筷，只是出於禮貌的坐着等他時，他才連忙站來，說：「飽了！吃飽了……對啦，伯祥叔，我順便帶了一點禮物送給你！」

「嘿，承志，跟伯祥叔還來這一套麼？你這小子沒事不登三寶殿，我倒要瞧瞧你給我帶來什麼神神秘秘的禮物！」

黃伯祥說着站起來，跟章承志走過客廳另一面擺了茶几沙發的一角去。那管家兼雜役的老頭這時走過來收拾碗筷，許家母女倆也熟絡的相幫着，章承志遠遠的注視着許少慧，忽爾古怪的咧嘴一笑。

「你笑什麼？承志，瞧你這鬼模樣，準是想到什麼歪道去了！」

「啊哈，我說，伯祥叔，如果你們是一家子，哪太幸福了！」

這時黃伯祥正拆開章承志帶來的那禮品盒，一聽承志這話，登時嚇了一跳，連忙示意噤聲道：「胡說八道什麼！你這話在我面前說說不打緊，但求你千萬別在外面亂嚷，不然人家還以爲我黃某人乘人之危，欺負人家孤寡母女哩！我黃某敢對天發誓，若有這種歪心，叫雷公爺打我一記！」

「我是說正經的！許太不是跟你挺相配麼？再說這樣彼此晚年也有個照應！」

「千說萬說也不該在這個時候說！況且人家哪裏瞧得起我這鰥老頭兒！你今天是怎麼啦？盡扯這些瘋話！」

「我忽然深有感觸，事業、金錢、家庭這三者如果要我抉擇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一個溫暖家庭！眞的，伯祥叔，你不是我，你不會體會我現在的心情……」

章承志痴迷的、心神恍惚的沉聲嚷道。黃伯祥被他弄得有點啼笑皆非，這時他已把禮品盒拆了開來，一瞧裡面的東西，他不禁一怔，隨即便恍然大悟似的哈哈一笑，他大聲向飯廳那面的許家母女招呼說：「許太！少慧！你們快過來瞧瞧這些寶貝！好傢伙，承志這小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虧他還巴巴地說給我老頭子送禮品來啦！」

「伯祥叔……」

黃伯祥這大聲一嚷，章承志就慌了手腳，連忙要制止伯祥叔的惡作劇。黃伯祥却詐作瞧不見他這緊張萬分的神氣，飛快的就把盒裡的東西拿了出來。這時許太已微笑着和她的女兒走到這邊來。

「嘿，這枝『人頭馬』算是送給我這老頭子，這個我謝謝啦！這枚女庄玉戒指自然是許太的啦，許太，你還不多謝他……」

許太向他點頭微笑。章承志這時滿臉窘得通紅，但黃伯祥却不放鬆的繼續惡作劇下去。

「嘿嘿，少慧你過來瞧着，這是『潤面膏』、『洗面膏』、『珍珠霜』！好傢伙，這是什麼名貴玩意兒？嘿，是一條雕花黃金鑽石頸鍊！看來只有漂亮的女孩子才配得上吧？是麼，承志！你到底是送給誰的？」

「我！我……我不知道！」章承志被伯祥叔弄得耳根也羞紅了，有點語無倫次，但却不自禁的向許少慧瞟了一眼，「你拿主意吧，伯祥叔，你送給誰都好！」

黃伯祥哈哈一笑，意味深長的瞟一眼許少慧，又睨一眼章承志，心中一動：承志這小子動了春心了！不過他們倒是挺相配的一對！但不知許太和少慧怎麼想法？這麼想着，他瞧着少慧笑笑，說：「依我說呀，這條鑽石鍊只有漂亮的女孩子才相配，黃伯伯老頭兒一個，就送給妳吧，喜歡麼？」

許少慧臉一紅，瞥了母親一眼，含羞的低聲說：「我不知道，你問媽媽吧，黃伯伯！」

許太很用心的瞧着章承志的一舉一動，這時忽爾咧嘴淺笑，說：「哪妳還不多謝黃伯伯？對啦，還該謝謝承志哥！」有意無意的，許太已把「章先生」改成「承志哥」。

許少慧含羞的接過這條精緻名貴的鑽石鍊，但「承志哥」三字畢竟沒說出口來。

這時章承志不知打那兒來的勇氣，滿臉通紅的朝少慧走近一步，擠出一句話來：「我……我替妳戴上去！」

許少慧的心房突突的跳得更厲害，她幾乎就要抬腳溜走，但畢竟還是站着沒動，微仰着脖子，讓顯得更笨手笨腳的章承志替她戴上鑽石鍊，這時她微合着眼睛，不敢跟她面前貼近的男子那火熱的眼神相觸。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黃伯祥和許太太已踱到客廳的另一角，閑聊着什麼。

「你喜歡麼？許……少慧！」

章承志不合時宜的笨口笨舌的沒話找話的低嚷了一句。許少慧沒答他，她伸手把那條被章承志弄得歪歪斜斜的頸鍊撥正，好一會，才抬起眼來，飛快的望了他一眼，突然很認眞的問道：「我爸爸……他住院和殮葬的費用是你付賬的麼？」

「這，不……但你怎麼知道？我可從來沒對人說！」

「是黃伯伯告訴我的！他還說了你一大堆好話。」

「該死！眞是的，伯祥叔跟你們說這些幹麼……因爲我怕你們拒絕！」

「哪你送這鑽石鍊給我，爲什麼？這太破費了！」

「這！這……我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在醫院瞧過你們登記的家屬資料……但你會否怪我沒禮貌麼？伯祥叔也太粗心了，連你的生日也忽略了，讓你悄悄地渡過！」

「不！別責怪黃伯伯！他待我們太好了！沒有他，我和媽媽早在街頭流浪了！況且他根本不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但你這是可憐我們麼？」

許少慧忽爾挺勇敢的仰起頭來，直直的迎着章承志的目光，異常專注的突然嚷了一句。這難辨喜怒哀樂的一句，把章承志嚇了一跳，不知怎麼回答才好，她那幽怨的眼神此刻比任何時候都更貼近他，這更把他弄得心慌意亂，張口結舌的呆立着動也不動，「……這是可憐麼……這是可憐麼……」這話把他的耳鼓震得嗡嗡迴響，「不！不！我是章家一份子，在許家的孤女寡母面前，我還有什麼資格說可憐！許家淪落到今日的地步，不是與章家寡情薄義有關係麼……她心裡還在怨恨這個！」這念頭使章承志的耳根也因羞愧而紅透了！

「不！少慧！我想，我這樣或許能替章家贖一點點罪……但你們會接受麼？你會原諒我麼？」

章承志突然衝口而出的嚷道，這把他內心最隱秘的一點也暴露了，但說完，他却又緊張起來，一叠聲的惶恐的問道。從他的眼神她明白了他的心曲，這裡面蘊含的愛意、同情、惶恐、內疚種種的意念，一下子把她和他的感情距離拉近了，她那幽怨的眼神終於閃出一縷欣慰的光和熱。

從這一晚開始，章承志就鼓着勇氣試試約許少慧出街，在母親的有意無意的鼓勵下，許少慧也接受他的邀請。與許少慧單獨相處的時候，章承志會變得非常興奮，但又有點惴惴不安。他像個盡職盡責的導遊，也不管對方是否需要他的饒舌，走到那就講到那，但他說着說着，又唯恐自己講錯了，不安的反問身邊的她：「我說錯了麼？」許少慧不作聲，他就愁眉苦臉，如果她點頭表示一下，他就不管自己是否講錯了，高興得像個娃娃般嚷跳起來。

＊ ＊ ＊

就在章承志在初戀愛河中浮沉的時候，南亞信託銀行貸款部經理邱漢章突然接到多宗來自東南亞的求貸申請函件。

最初邱漢章並不感到意外，因爲前董事長章洋龍創下這個龐大的金融企業皇國，與東南亞歷來有點特殊關係，在東南亞地區投放的貸款亦特別多。但是，從起初的幾宗求貸之後，又接連來了十宗八宗，雖然每家公司的求貸額不大，都在邱漢章的審批權限之內，但小數合計起來却是幾千萬元的巨款，這個大數目就非邱漢章的權力所能承擔。反覆思量的結果，邱漢章決定，先向常務董事會請示再作定奪，而且，爲愼重起見，還非得自己親自跑一趟不可。

但他在最有權力定奪的常務董事會主席章承業哪兒却不得要領。章承業聽他提到東南亞這幾筆貸款，神色就有點不大自然，他把手上的年度業績報告朝辦公桌上一摔，就沒好氣的略帶訓斥的對邱漢章說：「你沒看我忙着這個麼？邱經理！這些事別煩我！去跟章總經理說說就行了！」

碰了這枚軟釘子，邱漢章無奈只好去找章仙綺──章總經理，說實在的，邱漢章此行着實有點勉强，他在南託呆久了，對高層中誰的斤兩多重可秤得頗準確，在他的心目中，章仙綺除了那千金小姐脾氣外，根本就沒留下其他別的什麼。但她是常務總經理，光憑這點，邱漢章就得在她面前唯唯諾諾，這是邱漢章這貸款部不倒翁的處事信條。

在路過常務副總經理室時，邱漢章聽聞裡面竟然傳出一陣令人發毛的男子的哼歌聲，隨即門就打裡面霍的拉開，常務副總經理章承志旋風般跳了出來，他的喉嚨還哼着調子，但一見邱漢章便不好意思的咽了回去。

「……呵，是你，邱經理，早晨！去哪？找仙綺麼？」

章承志沒話找話的隨口問了一句，似乎這樣才能掩飾他這時的興奮得激蕩的心情。

「早晨！章副總經理！難得見你這麼好心情，昨天晚上打贏了桌球麼？」

邱漢章咧嘴直笑，隨便的問道，章承志在南託的中下級職員中的人緣極好，很多人都喜歡他那種毫不造作的脾

性。「對了，是一宗貸款的事，我正要去見章總經理。」

「哪你快去吧，我剛才瞧見她剛進總經理室，不然待會又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不打擾你啦！」

章承志說，然後就走開了，隔了一段路，邱漢章又聽到在走廊那面傳出剛才那令人發毛的哼歌聲。「天！章家這兩兄弟今天是怎麼回事？一個背了喪神另一位却像抱了個喜佛似的！」

邱漢章歎了口氣，就趕緊兩步，向總經理室哪面走過去。他這時可着實沒精神去探究章家這兩兄弟的心情。幸好章仙綺還沒出門，邱漢章輕輕叩了下門，裡面就傳出一個女子清脆的嗓音。

「請進來……什麼事哪？邱經理！」

邱漢章把貸款的事說了，然後把一叠個案文件呈上章仙綺。但章仙綺一聽，神情就顯得異常緊張，她逼視着邱漢章，沒接文件，却反問道：「你怎麼看？先說說你的看法！邱經理！」

邱漢章謹愼的道：「這些貸款每宗都在二百萬元以下，而且都有物業作抵押，按理沒有什麼問題，再說這些公司的董事長大多是章老先生生前的老朋友。不過一連來了這許多宗，合計起來的金額就很龐大，常務董事會又下令嚴格控制貸款，所以，所以貸款部就不大好處理。」

章仙綺的眼珠在邱漢章的臉上溜轉了一下，就不以爲然的撇一撇嘴說：「什麼董事會！放着爸爸的面子，大哥他這個常務主席大概也沒什麼好說的吧！況且人家求貸的款額不大，還有物業作抵押，這區區之數由貸款部作主審批，不就成了麼！審批結果送上來，讓我再簽個字就是！我有事出去，就這樣吧，邱經理！」

「我想，章小姐，是否需要在常務董事會討論一下？」

「小題大做！這麼的小事情，每宗不過是一百幾十萬！你分開審批不就合符你的職權範圍了麼！就這樣吧！邱經理，我眞不明白，處理這些事你爲什麼越來越膽子小！」

章仙綺生氣的訓斥了一句，然後就拿起她的小提包，擺出要出去的神態。邱漢章沒法子只好先行告退。他這時可當眞沒了主意，按着他處事的手腕，假若能把這事推上去那自然是上上之策，萬一不成，把這事拖着亦不失爲一妙着，但不幸這事終究還是降回他的頭上，而且瞧樣子章家大小姐還挺上心，就連拖着辦這中上之策亦無從施展！在走回貸款部途中，這陰影一直把他的心蒙住。這十幾宗求貸申請，表面看可說是毫無可疑之處，借貸條件一應俱全；但邱漢章總是感到有點不妥，爲什麼每宗求貸都是二百萬港元以下，而且都在貸款部審批權限內，又都趕在年度結束前的這半個月裡提出來？這意念又把另一種更可怕的推想緩緩的牽引出來：這活像有人要算謀求貸幾千萬元的巨額款項，却又怕惹人注目，因而分散開來，又放出願付高息的盤口，再通過某種無形的壓力，誘逼着貸款部──他這位貸款經理吞下這顆不知是甜是苦的無花之果！嘿嘿，在錢銀上的哪怕最微細的漏洞也會變成滅頂之災！這念頭像魔法幻影般把邱漢章狠狠的纏住，以致他正向貸款部走去的雙腳也邁不開，終於緩緩的停住，然後就決然的折向另一面的董事局主席黃伯祥的辦公室去了。

三天後，南託的各主要高層人物就接到常務董事會提前召開會議的通告。

這時是十二月尾的早上十一時，南亞信託銀行的常務董事會會議已渡過了短暫而又漫長的二小時，這至少在緊繃着臉孔悶聲不响的常務總經理章仙綺的內心中是如此。

由於這是南託實際的權力中心──常務董事會會議，常務董事會主席章承業自然就是舉足輕重的主持人物，而董事局董事長黃伯祥、副董事長朱耀光、朱汝年等反而成了配角。副董事長之一的方玉嬋這時却重新揑着她那柄一度抛開了的鵝毛扇，在悠閑的搖着，似乎在她的心目中，一切都已經最後作實了，因而這個會議實際上是多餘的。董事副總經理魯春齡坐在末席的座位上，鎮靜的甚至是冷漠的微笑着，彷彿在瞧着馬戲團最精彩的一幕猴子玩耍戲。不過，魯春齡身邊靠上一席的常務董事副總經理章承志的臉孔却憋得通紅，大有不把話吐出來就死不瞑目的神氣。終於，章承志霍的站起來，頭一昂，挑戰似的直視着坐在主席位置上的章承業叫道：「大哥！」

「該叫主席！這兒不是家庭會議！」

「都一樣吧，好，章主席！這些求貸公司的背景資料不詳細，而且作抵押的物業有重疊的嫌疑，例如來自馬來西亞的宏生、宏益兩公司的抵押物業都是吉隆坡市的帝國大厦，只是字號不同，我懷疑這裡面會有漏洞！還有，這些求貸雖然每筆款額不大，但既然是同一時間提出來，常務董事會就應該通盤考慮，因爲這是合計幾千萬元的巨款，再說這些公司大多數是第一次跟南託交道。因此我以爲這些貸款申請先不要忙着下結論，先調查清楚他們的背景資料再說！」

章承志朗朗的說，既中肯又富有說服力，一下子就把節骨眼兒挑了出來。黃伯祥讚賞地微笑一下，這段日子的泡磨使他成熟多了，雖然他說的有一半是他和他商討的結論，但他畢竟勇敢的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假以時日，他是搞企業的好料子！

章承業這時木無表情的點點頭，一反常態的默不作聲，因此他這點頭

似乎是無意義的，也不知他是反對還是贊成他弟弟的意思。

「我反對！」

章仙綺霍地一跳，很不禮貌的直逼着章承志呼道，她顯得異常的緊張焦燥。

「我認爲這些貸款不能拖！人家等着錢銀週轉才向南託求貸！他們都是爸爸生前的老朋友，又有物業作抵押，提出的數額也不大，南託總不能這樣拒人於千里之外吧！」

「不行！仙綺，就算是爸爸生前的好朋友，就算再小的款額也得愼重處理！市民信任南託才把錢銀存進來，銀行就得維護存戶的利益，當然這也是顧及銀行各股東的切身利益！」

「什麼意思？貸出這丁點款子就是違背存戶的利益麼？章承志先生——我的大副總經理！顧及股東利益？倒像南託全是你一個人似的！前陣子處理豐年地產的貸款你就說要瞧着爸爸的情面，爲什麼？嘿，大概這只是幌子，你不是跟許鎭風的女兒許少慧在打得火熱嗎？這是不是替你的未來岳丈大人說話？這是維護存戶和股東利益麼？嘿，這你心中有數！」

「你！你……你說什麼！這事跟許家有什麼關係？」

「是呀，仙綺！別扯到個人恩怨上去嘛，況且據我所知，承志是在鎭風去世後才跟他的女兒認識，這怎能把事情扯到豐年貸款上去呢！」

「這就對啦！承志雖然入行不久，但聽伯祥說處事倒是勤勤懇懇，對銀行事務也越來越熟悉，作爲常務董事副總經理有權提出建議！況且怎麼說他也是股東之一！呵呵！」

章承志反駁章仙綺，絲毫沒有退縮的打算，他那倔强性子一旦被激發就很難制止。

章仙綺嘿嘿一聲冷笑，逼視着章承志，尖刻的挖苦他。章承志被這狠狠一刺，心中又急又氣，便連口齒更不伶俐了。黃伯祥實在瞧不過去，便出面緩和了一下氣氛。朱耀光的大嗓門緊隨黃伯祥後面也吼了起來，想必是章仙綺的仗勢欺人惹他反感了。

朱耀光這大嗓門一吼起來，董事會議室登時就靜了，倒並非全怕了他的音量，而是他畢竟是僅次於常務董事會主席章承業的南託第二大股東，這才是他說話的最大的斤兩。因此就連刁蠻任性入章仙綺也不得不暫時閉上嘴巴，但又極不甘心，求助似的向她的母親方玉嬋瞟了一眼。

方玉嬋神色不變的依然在搖着她的鵝毛扇，但肚子却直罵仙綺不識進退，說話肆無忌憚！對眼下的情勢，方玉嬋把捏得清清楚楚，單單一個牛脾氣的章承志她根本不放在眼內，再加上一個黃伯祥也沒什麼大不了，但朱耀光這一站過去，她就感到吃不消了，因爲這「哈將」的身旁還有那「哼將」朱汝年，這瘦猴也是瞧着這大嗓門而行事的！假若他們扭到一塊，那就算她把章承業這塊最重的法碼扔上天秤也無濟於事！況且她還得小心翼翼的費心思才能捏緊章承業這塊扎手的法碼！

這麼盤算的結果，方玉嬋斷定她原來的算計不得不稍作更變了！她輕搖一下羽毛扇，從容鎭定的微笑一下，身子向前一探，又作了一個很得體的手勢，借以引起人們對她說話的注意。

「是喲，各位！承志所說的有他的道理，仙綺也是從銀行的正常貸款業務生意着眼，因此是不是都該參詳？這樣吧，既然宏生、宏益兩家公司的抵押品有可疑之處，那就先緩一緩再說，其餘的求貸，既然條件都俱備了，反正都是放貸收息做生意，依我看就不必猶豫了！現在銀行方面不是因爲貸款生意難做而焦急麼？這樣子白支給存戶利息，長期下去，銀行如何負擔得了？現在明擺着有一批可靠主顧怎可以放棄？眼下香港市面動蕩不安，在東南亞那邊就沒有這個弊端，這點，相信各位瞧得最清楚不過呢！耀光喲，你是那邊的木材大王，兩邊市面的情形你眼光是最雪亮的喲！」

方玉嬋說，她把她的獨特的女人的交際魅力發揮得淋漓盡緻，她的論議不但中肯獨到而且面面俱圓。朱耀光先就受落的點頭微笑，這表示他既同意她所說的在理，同時亦讚賞她處事的手腕的圓滑。

方玉嬋微笑一下，趁勢把她決定性的皇牌擲了出來。

「承業！你是常務董事會主席，大家都想聽聽主席的意見呢！」

章承業被方玉嬋逼催着，不得不表示幾句了。

「就按這處理吧！反正這是小意思，今天的會順帶提一提。如果各位沒什麼異議，就轉入下一個議題！就是有關南託的年度業績報告的事……」

章承業繼續把他盤算妥當的年度業績報告內容說下去。這時，坐在末席的魯春齡知道，這一幕猴子玩耍戲表演完了，所差的，就是猴子如何才能把攫抓到手的果子搬運到窩巢中去。他因此在心頭嘿嘿一陣冷笑：「雖然人微言輕，但魯某人也該跳往猴子那一面去了！」

第二天傍晚時份，按約定的時間，魯春齡極準時的把車子駛到南託總行的後門接章仙綺出去吃晚飯。今天一早魯春齡打電話約會時，出乎意料的章仙綺竟一口就答應了。

這時坐在車上的魯春齡可着實刻意的打扮了一番，他的鬍子刮得光溜溜的，兩邊分界的髮型噴上了名貴髮膠，三件套頭的英國料子西裝袋上掖了一條有紳士風度的餐巾，餐巾的色澤紫紅，這跟他的咖啡色西裝極爲配襯，在沐浴時，還特意噴了點香味悠久的法國古龍水。魯春齡把這視作做

生意買賣的一種手腕，既然是做生意買賣，那自然就絲毫疏忽不得。

「哈！挺神氣！幾乎連我也認不出了！今兒你是怎麼啦？倒像是去見皇帝似的！」

心情愉快的章仙綺從銀行的後門走出來，她跳上車，一眼就被車上的魯春齡這身刻意的裝扮弄得一怔，然後她坐在魯春齡的左面，忍不住就格格的一聲嬌笑。在她的印象中，她還是第一次瞧見他這麼隆重其事的掖上那條餐巾標出紳士的風味。

魯春齡微笑，「對啦，眞的是去見皇帝！瞧，這女皇不是出現了麼？」他甜甜的說，然後就把車子開了出去。

「油嘴滑舌！也不知你肚子裡打什麼鬼主意！」

「哪裡，在你面前我是動也不敢動一動……對了，仙綺，去吃海鮮，好麼？」

「隨便吧！但別去女人多的地方！」

「爲什麼？仙綺！」

「你這一身打扮呵，還不把那些壞女人迷死麼！」

「你是女人中的唯一例外，是麼？我的女皇小姐！」

「啐，稀罕麼！快開吧，說眞的，嗅了你身上這古龍水，連我的肚子也咕咕叫了！」

章仙綺撒嬌的伸手狠狠一擰他的大腿，說。魯春齡故意唷了一聲，然後車子的速度就加快了。

魯春齡特意選了一家專吃名貴海鮮的餐館，這餐館幽雅寧靜，正貼合了章仙綺此刻的心境。魯春齡精心挑選了一條老鼠斑、一條七日鮮、老鼠斑的肉幼滑，七日鮮的味道鮮美，章仙綺這一頓晚飯吃得開心極了，還陪着魯春齡喝了滿滿一杯白蘭地。這一頓海鮮直吃掉了魯春齡在南託的十日薪酬，但作爲一種「投資」，魯春齡當然不會計較，付賬時他就連眼眉毛也沒動一下。

也許是酒喝得多了點，坐上車子離開餐館時，章仙綺渾身熱辣辣的，心房突突的跳着，她情不自禁的就軟軟的倚在魯春齡的身上。

「你不舒服？仙綺！回家去吧。」

「不要緊，一會就沒事，你知道麼？我是第一次喝了這一大杯酒！但很開心！這麼快回家幹麼？冷冷清清的，我是越來越討厭啦！」

章仙綺嘟囔着說。在黑暗中，魯春齡微笑一下，他知道，今天晚上的路程已成功的走了第一步。

「去什麼地方好呢？仙綺，只要你喜歡！」

魯春齡體貼的柔聲說。章仙綺軟笑一聲，舒服的靠在車背上，閉上了眼睛。

「你拿主意吧，春齡！現在你是主人，你去哪兒都成。這段日子悶死人啦，我想熱鬧一下，你想想有什麼好去處？」

「哪，好吧，我領你去一個地方，你準會滿意！這也是朋友介紹我去過一次。」

「什麼地方？神神秘秘的！」

「等下你不就知道了麼？現在先不告訴你，讓你驚喜一點！不過你放心，那是名流聚會的場合，不怕傳出去，況且進去的人都化了粧，誰也不認識誰的！」

魯春齡略顯詭秘的說，章仙綺的心突地一跳，她有點醒悟那是什麼去處了，因爲她曾經風聞有這麼一處專供名流遊戲尋樂的秘密場所！這時她不禁猶豫了一下，她畢竟還沒忘記自己的身份，萬一傳了出去，這成什麼樣子？

「其實光去瞧瞧也行！不一定要參加進去的！」

魯春齡連忙添了一句，章仙綺這霎間的猶豫逃不出他的搜索的眼線。終於，他瞧見章仙綺略微點點頭，他不禁在肚子裏一陣失笑，嘿嘿！這正是名流千金的心態，既好新奇玩意，但又怕壞了千金小姐的名聲！

車子轉了幾條馬路，就駛上上流社會人仕聚居的半山區去。在一座豪華別墅的大鐵門外，車子停了下來，魯春齡按了長短三下號叭，這似乎是一種訊號，原來緊閉的大鐵門緩緩的蕩開了，在大鐵門的兩邊却現出了兩條大漢的身形。魯春齡在身上摸出一張精美的小紙片，伸手出車窗遞給右面那大漢，那大漢仔細的瞧了瞧，黑暗中露出兩排白森森的牙齒。

「請進去！」

大漢把小紙片還給魯春齡，作了一個請進的手勢。魯春齡把車子開進去。

「你遞給他什麼東西？」

「通行證！也可以說是這裏專用的會員證！這是我那位朋友替我弄來的，沒有這小紙片，誰也休想進去！」

魯春齡回答着章仙綺的問題，一面把車子緩緩的駛到停車場，哪兒已停放了不少車子，全是名貴的房車，光是平治牌便有十部八部。

「乖乖！光瞧這些車子就可知裡面來人的氣派了！」章仙綺吐吐舌頭，惴惴不安的說，她雖然是香港有數的富家千金，但在這種場合出現這還是平生第一次！

在幽暗中，魯春齡緊挽着章仙綺的手臂，「當然啦，這裡面有著名商家、律師、醫生、億萬富翁、時裝設計師，全是本港上流社會的知名人物！別害怕，仙綺，現在我就領你去化粧，待會就誰也認不出我們眞面目了。」

魯春齡領着章仙綺從停車場向正中那座三層高的別墅主樓走過來，遠遠的，那幢樓宇只有偶爾的幾點燈光透出來，四周靜悄悄的，路燈也故意的調較得幽暗，這時有人在別墅大鐵門外經過，準以爲這座別墅的主人已

沉入夢鄉去了。魯春齡領着章仙綺走到主樓側面的一座別緻的房間，在門口同樣有大漢守着，待驗看了那「通行證」——小紙片，才讓客人走進去，原來這是一個設備齊全的化粧間，就算章仙綺在章家的化粧間也遠遠不及這裡面化粧品的種類齊全。

魯春齡和章仙綺從裡面出來時，突然就像變了另一個星球的來客，魯春齡頭上蓋了一個亂蓬蓬的假髮，臉上披了一副虎形面具；章仙綺却戴了一頂上面插了羽毛的軟帽，臉皮却變了仿自電影『ET』外星人的形狀。

「哈，我這『ET』面具還可以吧？瞧你，千不揀萬不揀偏揀了這副老虎面，怪嚇人的！」

「行行，我這就帶你進去，現在你再不必擔心有人認出你了吧？我的女皇小姐！」

「快走吧！今晚你最多話說。」

章仙綺跺一跺脚，興奮的說着，這時，她似乎變得比魯春齡還心急往裡面尋幽探秘！

魯春齡挽着章仙綺的手臂，逕直向主樓的大門口走過去，在門口處亦站了兩名守衛，却沒再瞧他們的「通行證」，還彎彎腰恭迎他們進去。

走進大門口，裡面的大堂却是靜悄悄的，在大堂的側邊有一道小門，過了這道小門是一條蜿蜒向下的通道，通道兩面斜伸出晶瑩透亮的壁燈，下面鋪着軟而有彈性的名貴地毯，似乎直到這兒，才開始顯露這座豪華別墅的氣派。越往下走，感覺中便越幽靜。終於來到通道的盡頭，迎面是一道厚厚的漆了隔音材料的鐵門，門口處站了身穿制服的侍者，隨便瞧一眼魯春齡遞過去的「通行證」，便伸手一按暗掣，鐵門終於緩緩的向兩面退去，露出一個入口。

立刻，便有一陣充滿柔情蜜意的音樂傳了出來，這令女孩子聽來會感到很舒服。魯春齡挽着章仙綺走進去，那鐵門又緩緩的重新閉合了。裡面原來還是一條過道，但不長，再往右面走十丈遠，便是盡頭的一道漆了朱紅色的隔音橡皮門。「這裡面才是戲肉！」魯春齡挽着章仙綺的手緊了緊笑笑說。章仙綺這時的心房已因驚異而突突的狂跳，情不自禁的，她的身子往魯春齡的懷裡貼緊了。

橡皮門的作用似乎只是隔音，魯春齡伸手輕輕一推就蕩開了。立刻有一陣甜得令人昏醉的音樂從裡面傳出，隨即一幅幅教章仙綺面紅耳熱的景象便撲入她的眼中來！這是一個充滿西式氣派的大舞場，週遭近萬呎的地面鋪了粉紅色的地毯，上面是幾十個圓拱型壁頂，每個拱型壁頂均垂吊着一盞玻璃鑽石宮燈，射下來的光線却是淺藍色的，就彷彿淺藍色的輕烟與粉紅色的地毯混成一片。每座拱型壁頂下面都是一個個自成一格的小舞場，客人按着自己特別的嗜好隨意選擇。客人大約有一百來人，每人都經過了刻意的化粧，不過憑他們扭動着的腰肢和臀部，一眼就可以分辨出男和女來。在靠近橡皮門的一個小舞場上，一個戴了狐狸面具的男子在扭動着身子，戴了白兔面具的女子在背後摟住男的輕輕搖擺，這活像「白兔」在挑逗「狐狸」，但「狐狸」的雙手却插入「白兔」的褲腰，在衆人的注視中一直摸下去，然後就雙雙倒在地毯翻滾著，活像「狐狸」在吞噬「白兔」，這惹起一陣發自四周的狂野的怪叫聲！

「天！他們在搞甚麼花樣哪？還是回去吧？讓人認出了就難堪死了……」章仙綺伏在魯春齡的肩上，猶豫不定的輕聲說。「放心，仙綺，誰也不准摘下對方的面具！這是這裡的規矩。」魯春齡說着，就堅決的挽着章仙綺的手臂走進去。章仙綺心頭突突亂跳，但雙脚却不由自主的跟着魯春齡向裡面移動。幸好如魯春齡說的，這兒誰也不可能認識誰，因此就連他倆走進來也沒人留意，魯春齡領着她走到舞場右面。

這是一個供客人隨意飲用的酒吧間，汽水、麵包和小食，還有幾種果醬，可以自己動手拿麵包去選擇的。魯春齡替章仙綺要了一杯橙汁，他自己却要了一杯冰水。章仙綺呷了一口橙汁，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輕輕吐了口氣，這時她的心才安定了點兒。從這兒望去，是那些狂熱的扭動身軀的「人形獸面」的男女在舞場上尋歡作樂的圖畫。

就在這時，音樂聲突然一轉而變得狂烈，那聲音就像野獸的吼叫。幾位身穿制服的侍者，挽着手提包走到人叢中，向客人派送一包包用白紙包着的東西。侍者走到魯春齡和章仙綺這一面來，魯春齡隨手把那包東西接了，又照規矩把那張「通行證」上的號碼交侍者登記了。

「這是甚麼東西？」

待侍者走開，章仙綺驚異的問道。魯春齡輕按一下章仙綺的手掌，帶點鼓勵又帶點詭秘的笑笑。

「很快你就會知道啦……鎮靜點，有我伴着你，甚麼也別擔心！」

這時，與魯春齡他們隔了一張枱的客人，已把那小包東西拆開了，章仙綺往那面溜了一眼，原來是一小撮白色、晶瑩的粉末，那扮作太空人模樣的客人把這撮粉末倒進橙汁中，然後捧起杯子，一仰脖子就喝乾了。章仙綺發覺，幾乎在同一時間內，差不多所有客人都把這小撮粉末伴着汽水喝進肚子裏去了。

一會後，這大舞場的氣氛就越來越異樣了，音樂聲變得緩慢而強勁，有點類似非洲土人舞曲，却混雜了西方流行的狂野曲調，那噠噠的一下接一下的鼓聲，把人們敲得熱血沸騰。越來越多的奇形怪狀的化粧人扭着身軀湧出舞場去。

（未完・十一）

俠豹

新派俠義中篇故事／東方白・文／可飛・圖

捉放愛恨一念間　脫困拆疑上冷霞

上文提要：米大娘與申寒魄過招，終究還是落敗了，匿在墓園暗處的張盈盈看得透徹，知道自己復仇的希望更加渺茫了，這時却走出一名年輕俊美的公子與她搭訕……申寒魄綜合結論，認爲殺死張海川的兇手是毛錦秋，並公然揭開她的眞面目……百里長虹與申寒魄拚搏不敵時，其父百里光率衆齊來施援，申寒魄大腿受創，百里光的一雙眼睛險些也要報廢了，饒是如此，但仍不獲張盈盈的信任……

「狗蹦子」抱住了申寒魄的後腰，道：「申爺，你的腿傷了，絕對不能動手，申爺，讓我們兩個試試看，娘格細皮！我們不成你再出手好不好？」

申寒魄道：「胡冲，不是我洩你們的氣，兩個也不成。胡冲，放開我，退到一邊去看著。」

胡冲大聲道：「不，這不公平，你如果輸了，太划不來。『飄二爺』，上……」他和「飄二爺」撲了上去。

申寒魄雙眉深鎖，他最瞭解「飄二爺」，他也是個相當自負的人！對付一個年輕的人，他是不屑聯手合擊的，就算對手太硬的也不例外，這一切都是爲了申寒魄的原故。

至於他們初到石榴鋪，在「天風堂」讓「飄二爺」出風頭，那又當別論。

康、胡二人的鋼扇和十三節鞭，一遠一近交替攻擊，鋼扇近攻，十三節鞭就遠攻，有時十三鞭以臂部挽起近攻，鋼扇也能遠攻。

胡冲武功精進，這兩人聯手，非同小可。申寒魄木然地在觀戰，他眞想不通，什麼人這年紀會有如此深奧的功力？

他雖沒動手，也能看出，這個二十左右的年輕人，每一舉手投足就發揮了無儔的威力，却又是那麼飄逸悠閒。只看這一點，勝負似已分明了。

大約六十招過去了，胡冲大汗淋漓，「飄二爺」也感到渾身壓力繼續增加。就像是只能擔三百斤，一下子讓他擔了六七百斤似的。

這樣打下去，後果仍可預見，只見這小子雙掌瀟洒地揮舞，沉猛的暗勁如深海水底的暗潮，使他們的馬步浮盪不穩，「飄二爺」的鋼扇往腰上一插，五柄小飛刀呈梅花形飛出。

又是一個意外，這年輕人揮舞着白嫩的手，撥弄着飛來的飛刀，四柄被砸飛，一柄戳在胡冲的大腿上。

申寒魄大喝一聲「住手！」其實此刻雙方都停了手，「飄二爺」氣結，到此地步，實在不便死乞白賴地再胡攪蠻纏，心裡却很不舒服。

他以爲反常的是，照這「小相公」的年齡及體型，應該是招術詭奇、內力有限才對，却是恰巧相反，招術不怎麼奇絕，而是內力渾厚無儔，似乎取之不盡。

這也正是申寒魄所百思不解的。

申寒魄走了過來，爲了不甘示弱，他可以使自己的傷腿根本看不出跛來，抱拳道：「請問這位少俠貴姓大名？剛才看了半天，也沒看出少俠的門派和師承，不知是否可以見告？」

年輕人抱拳含笑道：「小弟姓段，一段兩段的『段』，單名喬木的『喬』字。家傳武學，談不上什麼門派。」

申寒魄道：「段少俠對於在下和張姑娘之間的過節，可能不盡明瞭，此事確是爲毛錦秋殺人嫁禍。」

「飄二爺」取出自鐵匠鋪偷來的鍊刀，道：「段少俠，張姑娘，這就是毛

錦秋的武器，可是她以前從不公開使用，以致都把她估低了！」

張盈盈道：「我不信！」

「飄二爺」嚷嚷着，道：「奶奶的！妳信不信是妳的事，就是不信，妳能殺了俺嗎？」

又道：「段少俠，俺相信毛錦秋是以這鍊刀的鍊子勒住張海川的脖子，然後以這刀刺死了他。因而，在很少人知道她用鍊刀的情況下，必然是懷疑申寒魄了！」

段喬道：「爲什麼要懷疑申大俠？」

「飄二爺」道：「第一是申寒魄當時正好趕到現場，其次是申寒魄的兵刃是烏金蝎尾鞭和彎匕，這兩種兵刃正好能造成死者身上的同樣創痕。」

說着便把鍊刀丟了過去。

段喬接住看了一下，點點頭道：「這的確可能，張姑娘，妳怎麼說？」

張盈盈道：「在毛錦秋自承殺人之前，我不會輕易相信這一套的。」

「狗蹦子」厲聲道：「娘格皮！妳既然不能確信毛錦秋並未殺人，而是由於毛錦秋未自承殺人。那麼申大俠自承殺了人嗎？既然他也未承認，妳憑什麼一口咬定是申大俠？」

張盈盈道：「段少俠，你聽聽這人說話有多放肆？滿口髒字，該不該教訓？」

「飄二爺」揚聲道：「依俺看嘛！講話髒不髒無關宏旨，一些一本正經的大閨女，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也照樣大肚子生娃娃，打野食，吃零嘴……」

段喬忍無可忍，厲聲道：「你出口如此粗卑，簡直沒有教養，你父母沒有教養你，我來負起這份責任……」再次撲向「飄二爺」。

「飄二爺」也不含糊，鋼扇開合，猛砸狂掃，似乎這次不勝他寧可停止呼吸。

可是這次段喬的舉手投足，內力更加渾厚，似也較上了勁，絕不再浪費太多的時間，盡快要撂倒他。

「狗蹦子」傷了腿，還是撲了上去，申寒魄要阻止已經不及。

但就在這辰光，大鋼扇被奇大的暗勁盪開，纖弱的身子往上一貼，那細嫩的右手已拍在「飄二爺」的身側穴道上。

「飄二爺」身子尚未倒下，「狗蹦子」不出鞭而想近搏救人，這下子倒使對方省了多費手腳，沉猛的內力震得他身子一偏，「啪啪」兩聲，也被砸中穴道，搖搖倒下。

面色一冷，申寒魄道：「段少俠，你似乎非要申某出手現眼不可了？」

段喬笑笑道：「不敢，不過受人之託，在下不能不忠人之事。況且，這次的約定關係在下的終身大事，申大俠務請曲諒……」

申寒魄道：「段少俠爲了美色，難道不問是非曲直，一意孤行？」

段喬笑笑道：「張姑娘認定是你，我想這事八九不離十，好在在下只是爲她逮人，人交給她之後，如何處置那就不是在下的事了！」

冷蔑地一笑，申寒魄道：「讒夫毀士，如寸雲蔽日，不久自明；媚子阿人，似隙風侵肌，不覺其損。段老弟，清純的武學傳給你這種人，那太危險了！」

段喬道：「申大俠，事非得已，務請鑒諒，不過你今夜受了傷，在下不願佔你的便宜，待你傷癒之後再……」

申寒魄斷然揮手道：「放心！這點傷姓申的還挺得住，你有本事儘管施爲，姓申的受傷和未受傷的差距也不大。」

段喬道：「在下不忍乘人之危，既然申大俠認爲腿傷不重，段某也就不再客氣了。」

兩人緩緩走近，康、胡二人被閉了穴道，雖不能言也不能動，卻能視物也能思想，兩人都焦急萬分，此時此刻申寒魄是不宜力戰的。

但他們乾焦急卻沒有用。

他們知道，在申寒魄的腿肚被竹杖戳了個洞的情況下，和此人動手會有什麼後果。

段喬道：「申大俠爲何不亮兵刃？在下久仰烏金蝎尾鞭和彎匕的厲害，就讓在下瞻仰一下如何？」

冷漠地仰仰頭，長長地吸口氣，申寒魄道：「段少俠徒手，在下也不想佔這份便宜。」

段喬仍是笑容可掬地道：「在下一向不用兵刃，申大俠慣用鞭匕，而旦不用是不同的。」

申寒魄道：「不必多說，出手吧！」

段喬抱拳道：「申大俠，請多多包涵……」

人一貼上，就像帶來了一陣狂濤，全身百骸無一處不負擔奇大的重量，掌腿揮踢不能自如，如陷泥沼或稠膠之中。

申寒魄從未如此震驚過。

除了內力沉猛雄渾，招式上不見得怎麼精奇。但正因爲申寒魄受了傷，在這奇大暗勁流動之下，馬步不穩，招式就無法中規中矩。

才不過二十招，血已自創口湧出，順脚流下，草上一片殷紅。

而這壓力卻是愈來愈大，可是申寒魄不同，他的應變反應神速，實戰經驗豐富，往往會在危急中轉危爲安。

段喬看看地上的血漬道：「申大俠，草地上可是你的血？」

申寒魄道：「流點血算得了什麼？」

段喬道：「改日也行，這樣勝了，在下難免取巧之譏，也會搏個不仁之名，對你對我都極爲不利。」

申寒魄不出聲，這種事正是明知不可爲而爲之的，而對方表面是關切

，骨子裡卻是示威。

躺在草地上的「飄二爺」和「狗蹦子」非但焦急也感汗顏，他們不在乎自己被人撂倒在地，卻極不願申寒魄被這小子撂倒，他是他們的偶像。

但眼見申寒魄也是越來越不濟，他們有淚只能向肚裡流。

一百招過去時，申寒魄一頭虛汗，這也是流血過多的現象。

可是他們絕對沒有想到，段喬並未全力施爲。

他爲什麼不全力施爲呢？

既是爲了張盈盈，他有什麼理由保留？不是越快解決越好嗎？

但是，申寒魄也隱隱體會到，對方似乎未盡全力。這對他不是喜訊，心中更是難過！

當他的大擒拿絕招「漏盡三通」也試過，未能沾到便宜時，他知道已到了決定性的關頭了！

汗血交集，那條傷腿上血汗難分，褲管已被濕透，臉色煞白而略泛青色，眼神中已失去了那素日的神采。

「蓬啪」兩聲，申寒魄的前胸被砸了一拳，對方的背後也被拍了一拳，兩人倒地翻滾三五步外。

康、胡二人眼球充血，閉目不忍觀看。

所不同的是，申寒魄倒下沒有再爬起來，段喬翻滾過之後又站了起來。

他拍拍身上的泥土和草葉，道：「張姑娘……尚幸不辱使命……請問，是就地解決還是找個地方慢慢地折騰他們？」

張盈盈道：「先不要殺他們，既然他們堅稱不是兇手，這檔子事兒有進一步詳查的必要，帶着人走吧！」

段喬拍拍手，兩個十六七歲的童子奔出樹林，向段喬施禮，段喬道：「帶着那兩個人跟着張姑娘走吧！」

兩小童膂力驚人，摔起康、胡二人，跟在張盈盈身後，段喬自己卻挾起了申寒魄跟在後面。

原來申寒魄已被點了穴道，他們二人的差距就在同時砸中對方穴道的檔口，一個內勁太足，暗勁護住了穴道，就地一滾就恢復了，而受傷的申寒魄就辦不到了。

＊　＊　＊

這屋子很大，光是這一間，大約就有一般老百姓的全部住宅那麼大了。

但內部卻是十分髒亂，沒有床榻，也沒有傢具等物，地上的稻草，都發出了霉爛的氣味。

而申寒魄、老康和胡冲三人就被關在這裡。

天都快亮了。「飄二爺」還在罵，「狗蹦子」罵了一會，道：「二爺，這他娘的不是辦法，把肚子都罵餓了！他們好像是不管飯哪！」

「飄二爺」道：「這個小相公不知道是什麼來路？他奶奶的！你說他招術未見精純吧！內力卻是渾猛無儔，俺總覺得有點邪門咧！不行，咱們不能在這兒窮等，俺還要試試……」

他站起來走到窗邊，窗上只是比拇指略粗的鐵柱，在平時，用小指一拉就可拉彎。但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氣，頹然鬆手，鐵柱還是未動分毫。

申寒魄道：「老康，先不要浪費力氣了！咱們已被暗算，內力提聚不起來。」

擂了牆壁一下，「飄二爺」道：「那個小相公看起來挺順眼地，他奶奶的卻淨是陰着幹，我操他個……」看看申寒魄，下文又嚥了下去。

因爲他向申寒魄保證過，以後不再罵這種難聽的髒話。

此刻在另一屋子中，段喬和張盈盈在吃飯，兩個小童在一旁侍立着。

這兒最近也不像有人住過，只是剛打掃過似的，床、桌等也擦洗過。

段喬舉杯道：「盈盈，妳的要求我已全部辦到，希望妳馬上實踐諾言。妳是知道，男人的耐心是很有限的。」

張盈盈微微吃了一驚，道：「我答應你的事，當然要實踐諾言，不過婚姻大事，也不能太草率，總要隆重點……」

段喬道：「這又何必？我是無家無業，而妳也是父母雙亡，沒有什麼親人。這樣也就不須舖張，咱們只要此心不渝，就在此拜個天地，不就可以了……」

張盈盈連連搖手，道：「這……這怎麼可以？我的父母雖已不在，還有我的伯父以及姑姑阿姨，終身大事總要通知他們來主持的……」

段喬醉態可掬地道：「盈盈……際此良夜……美人在座……妳就可憐可憐我吧……。」

說着，伸手欲摟。張盈盈不由失色，離座迴避，繞桌奔逃。

段喬似乎非逮到她不可，道：「盈盈，反正妳已經是我的人了！遲早還不是一樣？先行交易再擇吉開張又有誰知道？盈盈……盈盈……」

張盈盈奔出屋外，往後面奔行。

她沒喝多少酒，十分清醒；但是，輕功却比段喬差得多。

於是她在一些空屋子中兜圈子，自這間到另一間，自門中竄入窗中竄出，這一手捉迷藏除非猜個正着，迎面攔住，要不，想逮住她也很難。

這工夫，原先他們喝酒的屋中突然出現了一人，面部連頭包起，像個圍脖，纏在脖子上。

此人進屋一打量，立刻竄到桌邊，自盤子邊處抓起十幾把鑰匙。

原來那兩個小童見段喬調戲張盈盈，立刻出屋迴避，後見段喬追逐張盈盈，也跟着去看，此時這屋中也就沒有人了。

這人抓了鑰匙，立即竄出，逕奔申寒魄等人被關的大屋子。

這兒是鐵門，外面的大鎖有三四

斤重。

這人緊張地試了兩把都不對，裡面的「飄二爺」道：「是送早飯來餵腦袋的吧？」

外面的人不敢出聲，「飄二爺」以爲是段喬，罵道：「奶奶的！如果不是來放人，也不是來送飯的，就給俺滾遠點！爺們肚子裡直響，可沒有這份閒情來倒弄你這個小相公咧……」

外面的人還是不出聲，因爲那一串鑰匙足有十五六把之多，人一急動作反而更慢，有時試過的大鑰匙會和尚未試過的混在一起，等於一把鑰匙試過兩次。

這麼一躭擱，大好的機會已經失去了，開門的人突感一隻手搭在她的左胸上，這一驚非同小可，而女人對這部位又很敏感，左肘一夾，想挾住對方這隻手。

那知道這隻手縮得太快，竟未挾住，右胸上又有一隻手，滿把盈握地罩在她的肉球上。

這人驚得尖叫一聲，扭身用那一串巨大的鑰匙向來人臉上砸去。

原來正是段喬，他本在追逐張盈盈，突然聽到「飄二爺」罵咧咧地詢問門外是不是送飯的，段喬知道有人要來攪局，立刻趕來。

段喬閃過那串鑰匙，兩人交換了幾手，段喬「嘖嘖」連聲地道：「嘿！又是個女的，這兩下子可比盈盈還高明得多呢……」

兩人接實一掌，來人竟被震到屋角中去了。

來人楞楞地望着段喬，顯然被他的奇特內力所震駭，無論如何他不像個內力雄渾無儔那一類人物。

來人再次撲上時，已悄悄地彈開了雙手上的風磨銅半月型利刃，段喬沒有注意這個，兩人再次接實一掌時，風磨銅半月刃在黑暗中一閃，「嗤」地一聲，段喬的衣袖被割裂，却逃過了手掌皮開肉綻。

段喬冷峻地道：「妳是什麼人？敢下此毒手？」

來人道：「不必多問，把人放了再說。」

段喬聳肩冷冷一笑，道：「妳眞以爲手上有幾個暗算人的戒指，就唬得住人？」

來人道：「你爲什麼不相信毛錦秋殺人，非咬定是申寒魄不可？張盈盈，妳以爲這個人靠得住嗎？他是個十足的色狠，妳已經進了狠窩哩！」

門外的張盈盈道：「這是我的事，妳少操這份心吧！現在就連妳自己恐怕也走不了哩！」

段喬迴身道：「盈盈，這個女人是……」

冷冷一笑，張盈盈道：「聽說過有個叫米倉的人嗎？她就是米倉的女兒。」

段喬道：「當然聽過。看他女兒的身手，這姓米的老頭子也就很有限哩！」

他轉頭對米秀英道：「我說米姑娘，妳來救人，三個人妳都認識嗎？」

米秀英這時已沒有再蒙面的必要了，立刻扯下面上的布，丟到一邊。

段喬聳聳肩道：「想不到，妳長得也不賴呀！」

米秀英冷冷地道：「和你未來的夫人比起來，可就差得太多囉！」

段喬繞着米秀英走了一匝，上下打量着，道：「米姑娘，我想妳冒險救人，這三人之中一定有一位是妳的相好的，是那一位呀？」

米秀英道：「你這人太愛爲別人操心了！我奉勸你還是把人放了吧！我不妨告訴你，張盈盈並不喜歡你，不過是廢物利用罷了！」

段喬「噢」了一聲，向張盈盈望去，道：「盈盈，妳似乎承認了她的話哩！是不是？」

張盈盈道：「喜不喜歡和我們之間的約定並不衝突，世上的男女，誰也不敢保證男方全心全意地喜歡女方，也沒有人敢保證，女方全心全意的喜歡男方。」

又道：「情感可以僞裝，嘴皮子上說喜歡，並不表示內心喜歡。而嘴皮上說不喜歡，也不能說他內心不喜歡……」

段喬點點頭，道：「這話也有道理，這麼說來，妳並不喜歡我，只是由於我的身手高可以利用，甚至於利用完了以後，還準備背信毀約，對不對？」

張盈盈道：「這倒不會。不過你眞要幫我報仇，就該幫到底，還有一道手續你還沒有完成。」

段喬道：「什麼手續？」

張盈盈道：「他們既然說毛錦秋行兇的嫌疑最大，就該把這件事弄清楚，以免眞正的兇手逍遙法外。」

「飄二爺」在內間大聲道：「這他奶奶的還像句人話，妳要是早就想通了這一點該有多好？不過也不算太晚。」

「狗蹦子」也接着道：「毛錦秋那個爛貨，手頭上沒有稱手的兵刃，要去逮她正是時候，只不過她身邊有個小公雞百里長虹，不大好倒弄罷了！」

段喬道：「當時說好的就是捉拿這姓申的，如今爲妳加了兩個綴頭，妳又要我去找別人，盈盈，妳可眞難侍候呀！」

張盈盈道：「讓眞兇手逍遙法外，會被她笑掉了大牙！」

接着又催促道：「段少俠，你到底是肯不肯去澄清這件事呀？」

段喬道：「好吧！爲了妳，我是千依百順的。」

看了米秀英一眼又道：「依妳看，這個米秀英一旦逮住了之後，把妳關在那三個人一起，讓他們去樂豁樂豁呢？還是另關一屋？」

張盈盈道：「當然是另關一屋。」

這話一出口之後，又感覺自己太不謹

愼了。

段喬淡然一笑，道：「就照妳的意思去作吧……」立刻撲向米秀英。

兩人都不用兵刃，而米秀英手上的風磨銅半月刃已合起，兩人是憑眞功夫折騰，硬橋硬馬，一點都不含糊。

只可惜段喬之所長，正是米秀英之所短，那種渾厚的內力連申、康二人都吃不消，米秀英怎麼成？就算盡量迴避不接實也不成。

所謂：不接實只是不硬接，而非根本不碰上，那是不可能的。

這種奇特渾猛的力道是防不勝防的，米秀英比張盈盈的身手高出很多，但也接下對方五十招，被震得東倒西歪，有如宿醉未醒，步伐蹣跚。

米秀英恨他不久前出手輕薄，出招狠辣，專打要穴。但因身心俱顫，攻擊的手到了對方要害處都用不上力道，反被對方身上湧出的暗勁震散了。

大約在第四十五六招上，左手扣腕，右手在她的雙乳上一摸，米秀英正要罵人，穴道被制，已不支倒地。

在內間看不到外間的情形，却可以聽到，這工夫「飄二爺」低聲詛咒道：「奶奶的！都怪俺，多嘴多舌地，把小相公引來，要不，已經逃出去了……」

段喬吩咐道：「把她關在另一間屋子裡，好好看守着。」

兩童子挾起米秀英應聲而去。

段喬道：「盈盈，我只要把毛錦秋抓來，不管她是不是殺令尊的殺手，任務已圓滿達成，妳要實踐諾言，一切由我作主才行。」

張盈盈默然，兩人立即離去。

「飄二爺」喟然道：「小申，俺這個鳥人簡直是沒有救哩！本來是一件好事兒，這麼一來……」

申寒魄揮揮手，道：「老康，算哩！別抱怨哩！五行有救自能脫困，倒是這個段喬，我發覺他纖纖細細，嬌聲嬌氣地，頗像個女人。」

「狗蹦子」拍了他的元寶頭一下，道：「對！申爺，娘的！俺早就看出，這個小相公有點娘娘腔。」

「飄二爺」道：「俺也覺得他不像個男子漢，三條腿的人物，如果不見其人，而僅聞其聲，就更容易聽出來了！」

停了停，「飄二爺」接着道：「另有一件事，可能你們還沒有看出來。那就是張盈盈，她可能對小申你仍有意思哪！」

「狗蹦子」道：「得了吧！二爺，不提她還好，提起她俺就有一肚子氣，不是她，咱們會在這兒嗎？」

「飄二爺」道：「你他奶奶的懂什麼？女人的事是不好弄的，要不，爲什麼連聖人都感到棘手，拿女人和小人相提並論呢？」

申寒魄道：「如果段喬是女的，她是什麼來路？戲耍張盈盈有何企圖？」

「飄二爺」道：「你問我還不如問問你自己的膝蓋咧……」

此刻已是四更多天，張盈盈帶路，找到了地頭，伸手一指那個客棧最後面的小院子，道：「就在那兒，有兩個人，除了她還有窮家幫的小幫主，你應付得了嗎？」

段喬道：「不就是那兩個斷指的傢伙嗎？」

張盈盈一怔，段喬立刻拿話岔開，道：「好！妳給我把風，如果有人想溜走或想對妳下手，妳就大聲吆呼，聽到沒有？」

張盈盈點點頭，抽出長劍，伏在屋脊上。

段喬對男女之事沒有一般的年輕人那麼清楚，他所知道的只是本乎自然對異性的憧憬，再加上一些猜測吧了！

現在他已站在一張大床之前，兩個人共用一個大枕頭和一條棉被，一男一女交頸而卧，段喬臉上「呼」的燒熱起來。

儘管心跳耳熱，「男女」到底是怎麼回事兒？段喬自然不會去看春宮，仍是一知半解。

他伸手一扯，大棉被應手而落，掉在床下。

驚呼聲中，床上兩個赤裸的身子，由緊摟而突然驚醒分開，張惶失措，各自摸兵刃。

而段喬的尖叫聲，也許比床上二人更爲尖銳而高亢些。

段喬第一次看到這景象，羞怒之下，把一切責任全歸咎於對方，忘了是自己的手把棉被扯下來的。

這景象連火神都退避三舍。（傳說火神是女的，所以以前當舖多藏有春宮珍品。）

百里長虹剛抓起點穴鐝，段喬伸手就奪了過去，用鐝指着百里長虹的頭部，另一手已抓起棉被丟在二人的身上，道：「給我摑，每人自動各摑十個耳光！」

毛錦秋猶豫了一下就「劈劈啪啪」摑了起來。

但百里長虹沒有摑。

段喬道：「你爲什麼不摑？」

百里長虹冷冷地道：「好好一個人，既未作奸犯科，也沒有作虧心事，爲什麼要自摑耳光？」

段喬一字一字地道：「你想死是不是？」

冷峻一笑，百里長虹道：「我並不想死，這要問你自己是不是想殺人？有什麼理由殺人？」

冷哼一聲，段喬道：「你們在此苟且，作些傷德敗行的事，難道不該殺嗎？」

百里長虹道：「雖無父母之命，却有媒妁之言，以及兩情相悅，誰敢說這是敗德傷行的苟且行爲？」他暗指有冷霞觀主作媒，有這麼硬的靠山，他

怕什麼?

段喬的點穴鍬往下一移，點了百里長虹的「日月」和「天谿」二穴，却指着毛錦秋道：「妳叫毛錦秋，對不對?」

毛錦秋陪着笑道：「是的。」

段喬道：「妳用鍊刀勒斃了張海川，又戳了他一刀，對不對?記住!有一句一字不實，妳要揹着床，赤着身子上路!」

毛錦秋反應犀利，可是這檔口就不好回答了。

承認吧?坐實罪行，殺人要償命的；不承認吧?萬一他的點穴鍬一動，在死穴上一點怎麼辦?

她吶吶道：「是……是的……是我殺的。」

段喬道：「既已把人勒死，又何必再劃一刀?」

毛錦秋一顆心直下沉，道：「那是因爲申寒魄他一直不放過我，我只好嫁禍於他，使盈盈把他當作仇人，不斷地找人對付他。」

身邊的百里長虹雖被點了穴道，耳能聽，眼也能看，只是不能動彈而已。聞言之下，眼珠子轉向毛錦秋，盡是不屑和憤怒之色。

段喬道：「申寒魄爲什麼不放過妳?」

毛錦秋道：「他這人性喜漁色，幾次對我色迷迷地，都被我……」

段喬一揮點穴鍬，道：「如果妳承認說了謊，自摑十下，如不承認說謊，自摑五十下。」

毛錦秋吶吶道：「少俠怎知我說了謊?」

輕蔑地一笑，段喬道：「如果他好色，試問張盈盈和米秀英比妳如何?妳只是一個爛桃子而已。還有什麼巧辯的?」

毛錦秋道：「沒有了!我自願摑十下。」

段喬道：「如果虛應了事而不用力，摑了之後再加十個。」

「劈劈啪啪」摑起來，倒挺認眞，摑完兩頰火紅，還有點腫哩!

段喬道：「起來把衣服穿上，我在外面等妳。」

毛錦秋道：「少俠放心，盞茶工夫我就好了……」

段喬出屋，毛錦秋一邊匆匆穿衣，一邊考慮，要不要和百里長虹一道逃了?

考慮之下，還是一起走較有保障，儘管她剛才也看出百里長虹眼神中盡是歧視之色。

她點了百里長虹幾處穴道，可惜未能解開，顯然段喬的點穴手法怪異，於是她有了借口，低聲道：「長虹，既然咱們不能走，我能脫身也好，總能設法救你的……」

她也知道，比輕功也不是對方的敵手，她一出屋，不出百步就會被追上。

她略一籌思，把潔白的被單撕下約四五寸寬，五六尺長的長條，一頭拴在一個黑泥燒成的茶杯把手上。

然後，她輕輕掩到後窗口，推開窗子用力擲出杯子。「卜……」地一聲，黑色杯子帶着布條以高速向後院院牆外疾瀉。

外面天黑，倉卒間看來，像個只穿了內衣的人，疾射出牆而去。

這一手雖幼稚而又簡單，但幼稚的事往往能造成極不幼稚的後果。

段喬和張盈盈往後疾撲，毛錦秋却自前窗溜了。

追出後牆外就看到了那個碎茶杯和一條白被單。

段喬大罵毛錦秋是頭狡狐，也知道她暫時不敢回來了。

進屋解了百里長虹的穴道，道：「百里長虹，毛錦秋跑了!你知不知道她會在何處藏身?」

百里長虹道：「不知道。但從此以後，她不論到任何地方，作任何壞事，都與在下無關……」

段、張二人返回，首先查看被押的人，一個也沒跑掉。

現在他們站在關米秀英的屋子窗外，段喬再次向內望去，張盈盈運指如風，連點他背後的「膏肓」、「神堂」和「魂門」三大要穴。

這一手算是段喬的疏忽，身子一陣痙攣，癱在窗下，吃力地道：「妳……妳要恩將仇報?」

張盈盈道：「那倒不是，只是因爲眞正的仇人已經查明，不必再麻煩你了。至於婚姻之說，沒有親屬長輩的允諾怎麼成?而你似乎又想馬上就要……」

段喬痛苦地道：「妳要毀約食言嗎?」

攤手苦笑着，張盈盈道：「事非得已，本姑娘十分抱歉!不過你幫我的忙，將來有機會我會報答你的。」

張盈盈自段喬身上取出大鑰匙時，兩個童子突然撲了上來。

張盈盈接了兩手，自知以一敵二不是對手，又無法脫身。

而此時段喬被點三處大穴，尚能說話，此人武功怪異，說不定不久就能自解穴道。

這工夫她已撤出劍來，以劍對付兩個空手的童子，仍然有點吃力。

窗內的米秀英道：「張姑娘，快把鑰匙丟給我，我脫了困可以幫妳……」

張盈盈很不喜歡米秀英，尤其是證明兇手不是申寒魄，她更不願幫助她。

可是衡量眼前情勢，拖延下去就很危險，而兩童子的攻勢越來越凌厲。

米秀英敲着鐵窗道：「張姑娘，把鑰匙丟給我，快點!」

張盈盈希望把兩個童子引到申寒魄的大屋子附近，她想先救那三個人。但是這兩個童子攻勢很急，由不

得她離開現場。

她發現段喬已半倚在窗下牆上，似在運氣冲穴，考慮之下，終於力劈五七劍，稍稍逼退二童子，把鑰匙丟入窗上鐵欄之內了。

原來這屋子的門也是鐵柵欄，在內可以伸手到外面開鎖。

但申寒魄等人大屋子的門却不是鐵柵欄。

那知米秀英開了門奔出，並未先助她合擊兩童子，而是逕奔申寒魄那大屋子去了。

張盈盈不由咬牙切齒，心想：好個浪女人，我弄到的鑰匙要妳來作現成的好人!哼!走着瞧吧!

心浮氣躁，立被一童子砸了一掌，退出五六步，另一童子過去抱起段喬竄入正屋去了。

張盈盈被砸得五臟翻騰，倚在牆上，趁機喘了幾口氣，本以爲這童子還不會放鬆，那知這童子也一頭鑽入屋中去了。

張盈盈試運內氣，尚能暢通，却知道多少受了點內傷。

她恨米秀英利用她，急忙奔忙向那大屋子。

但奔到一半時，忽見米秀英已奔了回來，道：「張姑娘，謝謝妳的援手之恩，怎麼樣?兩個小童子一定不是妳的敵手吧?」

張盈盈冷笑着攻出一劍，米秀英閃了開去，道：「張姑娘，妳怎麼哩?」

張盈盈自以爲被耍了大頭，心裡窩囊就不願開口，「颯颯颯」連攻三劍，可惜米秀英本就比她身手高，又是激動震怒之下出手，長劍只是在攪動空氣而已。

米秀英道：「莫非張姑娘以爲我沒有先幫妳而去放人，是有意佔妳便宜?這妳就誤會了!」

力劈五六劍，張盈盈厲聲道：「什麼誤會?還不是用我玩命得到的鑰匙去丑表功，我看妳這個賤女人渾身輕飄飄地，一屁股雞毛，簡直不是個玩藝兒。」

米秀英道：「妳才是個雞婆啦!妳知不知道?他們三人都被段喬弄了點手脚，渾身無力，如不讓他們快走，一旦段喬解開穴道，他們還會入籠的，折騰了半天，不等於沒救一樣嗎?」

張盈盈冷笑道：「他們人呢?」

米秀英道：「走了!」

氣得直翻白眼，張盈盈道：「妳這一手借花獻佛可眞高明呀!姓申的答應讓妳作嬪、作妃，還是正宮娘娘?」

漠然一笑，米秀英道：「笑話!以後遇上不妨問問他們，知不知道是誰放的人?」

看了看張盈盈，米秀英又道：「告訴妳，我根本沒有出聲，在外面開了大鎖，抽下巨鎖就溜了，我怕他們躭誤了時間走不了，我相信他們也許會去而復返的。」

張盈盈道：「那妳就在這兒等吧!妳的大情人會來接妳，到你們米家去作養老女婿，改良品種……」說着，人已在院外了。

此刻申寒魄等人一陣急奔之後，「飄二爺」道：「小申，你有沒有感覺，渾身無力好了許多?」

「狗蹦子」道：「我也有這感覺。」

申寒魄點點頭，四下一打量，附近有個很大的晒穀場，一角上有個很大的稻草堆，他道：「先過來試試再走……」

到了草堆之後，申寒魄首先坐下，二人也都坐了下來，試運眞力，果然暢行無礙。

於是三人就在乾草上靜坐了兩個時辰，直到天亮才離開。

他們相信，是奔行後血脈流暢所致，可見段喬對他們並無太大惡意。

* * *

這天午後申末，三人再前往冷霞觀。

穿林越嶺，迎着夕陽邊走邊談，「飄二爺」道：「小申，俺上次問你，關於這冷霞觀主是什麼人?你他奶奶的只說那聯語中嵌了這位觀主的名字，其他的一字不吐，到底她和令師兄有甚麼關連?還是不能說嗎?」

申寒魄道：「她是家師兄未入空門之前的情人。」

「飄二爺」道：「這也沒甚麼稀奇，還有什麼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秘密嗎?」

申寒魄走了一會才道：「她和秘圖有關。」

攤攤手大搖其頭，「飄二爺」道：「這話過去似乎說過了!倒弄過來再倒弄過去，實在沒甚麼意思。」

申寒魄嘴皮子啓動，以蟻語傳音道：「非常可能，金丹已在她的手中，或者已服了一部份了。」

這幾句話可眞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飄二爺」也以蟻語傳音道：「這麼說八九不離十兒，要不，你不會把圖送給米老頭。」

申寒魄道：「老康，這你就完全誤解了。」

想了一會，申寒魄又道：「我送圖給米老頭時，還沒有想到這件事的可能性，後來想起了冷霞觀主，想來拜訪，順便探探口風。」

停了會，又道：「結果那日未獲接見，後來我自行潛入踏探，看到一件奇事才猜到，那金丹極可能被她捷足先登了。」

「飄二爺」道：「小申，不是俺對令師兄不敬，實在是這麼作有點欺世盜名。」

又道：「令師兄表面上說是要找位心地好、資質佳的年輕人成全於他，骨子裡卻不是那麼回事，竟把藏丹地點告訴了以前的情人!」

嘆了口氣，「飄二爺」接着道：「小申，俺這鳥人雖是稀鬆平常，馬馬虎

虎，在節骨眼上却是釘是釘，鉚是鉚哩！」

揮揮手，表示他又猜錯了。

仍以蟻音傳語，道：「錯了！家師兄絕不是那種人，如果是，他就不必把圖紋刺在腿上。」

接着申寒魄又道：「由於家師兄出家後和冷香仍有往還，相信由於情感不同，家師兄可能透露了這秘密，或者冷香已有耳聞，直問家師兄，以家師兄的爲人，當會告訴她，但告訴她之後，所發生的任何事，就不是家師兄所能控制的了……」

「飄二爺」道：「這麼說俺就信咧！令師兄告訴冷香，表示信任她的人格，可能她也向令師兄保證過，不會告訴別人或者偷偷據爲己有。」

「而事實上，他奶奶個熊！八成無法抗拒那金丹的誘惑而據爲己有，你說看到奇事，又是甚麼事呀？」「飄二爺」接着又道。

申寒魄道：「老康，人人都知道，自己無法挑起自己，也就是用一根扁擔，一頭挑一個筐子，挑者把兩足各放入筐子裡，然後用力挑……」

「飄二爺」道：「這他奶奶的還成嗎？就是把扁擔挑斷了，也不能把自己挑起來呀！」

申寒魄道：「我相信問任何人都會這麼說，而且我還偷偷試過，的確不能，但是老康，我發現冷霞觀主辦到了。」

「飄二爺」突然發出一聲「嘎」音，道：「她一定服了舍利金丹，要不，奶奶個熊！絕對辦不到。」

申寒魄沒有再出聲。

這次求見，小道姑進去不久就叫他們進去。

在一個小精舍內，地方不大，一切陳設和傢具都十分典雅整潔，眞正是一塵不染。

小道姑獻了三杯茶退出。

「飄二爺」道：「小申，你看這套茶具，竟是江西景德鎮官窯的精品，不用問，一嗅就知道這茶也不是凡品，他奶奶的！廟不大，譜兒可不小哩！」

申寒魄使個眼色，因爲外面已傳來了輕靈的步履聲音。

接着，精舍門口出現了一位束髮金冠，一襲杏黃道袍，手執金色拂塵而又十分冷艷的道姑。

申寒魄過去見過冷香，但那時她是俗家衣裝，如今事隔六年多，道家衣裝，人也略爲豐腴了，看起來僅僅是似曾相識而已。

申寒魄抱拳道：「兩次打擾，冷霞觀主請多擔待……」

冷霞觀主微微問詢道：「這不是申大俠嗎？能在此與故人相聚，眞是太榮幸了！太榮幸……」

連說兩句榮幸，以便表示她的確感到快慰。

她面如銀盆，白中透紅，威稜隱隱的美眸，此刻却射出了極爲柔和的光芒。

她伸手肅客，都坐了下來。

小道姑這才再端上一杯茶和兩道精美點心。

冷霞觀主道：「申大俠請，沒有甚麼招待的……」

申寒魄爲了表示信任，吃了點心也喝了茶，道：「好精美的茶點！」

冷霞觀主道：「申大俠既然喜歡，回去時就帶些回去……」

隨即吩咐小道姑，包一斤香茶和精點一包。

申寒魄道：「謝謝觀主厚賜。關於師兄的仇人，在下已經找到，張海川已死，毛錦秋已到了這裡……」

觀主道：「這件事本觀主也有過耳聞。」

申寒魄道：「有件事在下百思不解，我想觀主和家師兄交非泛泛，可能回答一些難題，所以才老遠趕來打擾……」

冷霞觀主道：「申大俠的事儘管提出來問，能回答的絕不保留。若需本觀主效勞的，也自管吩咐！」

抱抱拳，申寒魄道：「這怎麼敢當？來此打擾觀主清修，已感罪過了，只是這件事說出來，也請觀主不要誤會才好。」

冷霞觀主笑起來很迷人，甚至於身入空門，這個二十六七歲的道姑身上，還散發着無比的青春熱浪。

不但申寒魄有這感覺，連坐得較遠的「飄二爺」也感覺出來了。

她道：「本觀主說過，不是外人，有甚麼話都自管說，絕不會怪你。」

頓了頓又道：「有一點，本觀主要略予更正，本觀主昔年和令師兄交往，只因他救過本觀主溺水之危，後來往還較頻，外傳私交極厚，或有男女之情云云則全屬臆測，不足採信。」

這些話實在也沒有必要說出來，至少「飄二爺」有這種想法。

申寒魄道：「關於那紋身人皮，在下已經找回，可是前往華山毛女洞去掘，整個洞內全翻土六七尺深，結果一無所獲。關於此事，在下以爲觀主和家師兄私交頗深，或許知道，但請觀主不要誤會。」

又是嫣然一笑，觀主道：「本觀主說過，不論甚麼問題，申大俠自管問，就算問錯了也無妨。」

申寒魄抱拳欠身道：「謝謝觀主。」

冷霞觀觀主輕輕吁口氣，那銀盆似的臉又嚴肅起來，道：「這件事你不懂，可惜我和你一樣，因爲令師兄雖與本觀主有點交情，這等大事也不會循私見告。不過昔年他稍露了點口風，說是有這檔子事，只是爲了避嫌，不能告訴本觀主那骨灰罎藏於何處，請我原諒。」

申寒魄道：「觀主也不知道，別人也就不大可能知道……（未完·十三）

塞外風雲錄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爲眞經爾虞我詐　不齊心難出生天

上文提要：黃長河、常恨春制住了「金錢豹」錢養吾，吐蕃軍却要脅以段秋山作交換，且不允將他們辛苦得來的無名經交還。入夜，羣豪吃着武士送來的糌粑，而楚嘯雲吃的一個竟附有一紙團，未幾，他們便陷入沉睡中……附近的營帳突然着火，吐蕃兵慌亂不已，羣豪逃至山時，再遇上錢養吾，方知錢養吾與范長鎮勾結，引他們至此……

侯知機急道：「錢養吾，你還不走？范長鎮的話，你還敢相信？」錢養吾想起兩番受騙，又動搖起來。

范長鎮道：「養吾兄，爲了那幾塊銅鼎碎片，毀了你的前程，難道你肯白白損失？收拾了他們，咱們再訂協議合作，將來在中土也可橫行，分江而治，共享榮華，何樂而不爲？」

這些話終於說動了錢養吾，心中忖道：「大丈夫不成功，則成仁，何不拚他一拚？留下一條命，也不見得有何好處，回中土還不是要東躲西藏？」當下道：「范長鎮，錢某兩番受騙，還敢相信你麼？倒不如幫黃長河，反來得安全，他是名捕，自然守信諾！」

侯知機道：「這才像人話！」

范長鎮忙道：「姓黃的手段毒辣，你未領教過自然不知，俺就是被他迫得無路可走？罷了罷了，俺多分一塊銅鼎碎片給你吧！」

錢養吾心頭一動，突然發出大笑：「一塊銅鼎碎片，要咱們十個人替你賣命？無名經縱然是至寶，但生命更加寶貴，多謝范兄好意！」

范長鎮是成精的狐狸，豈有聽不出他有討價還價之意，心想先解決了目前的窘境，而後再慢慢收拾錢養吾也未遲，正想開腔，但聞身邊一道慘呼聲起，轉頭一望，張立鼓已倒在地上，嘴角血漬殷然，不死亦無再戰之力！他心頭一驚，但覺眼前白光一閃，黃長河的刀已斜砍而至，匆促間，舉刀撥去！

不料黃長河這一刀，只是幌子，但求引開其刀，范長鎮果然中計，右手一舉起，脅下便露出空門，黃長河一拳急搗，正中其脅！

范長鎮大叫一聲，忙不迭後退，黃長河不讓他有喘息的機會，揮刀緊迫。范長鎮又驚又急，脫口道：「錢養吾，速速動手，俺願將名下那一份，分一半給你！」

錢養吾道：「一半俺生受不了，四分之一吧！」他亦知道再不動手，良機即逝，是以向手下揮一揮手，上前合攻羣豪。

楚嘯雲道：「這干人反覆無常，再不能慈悲，能殺多少個，便殺多少個！」其實羣豪長期奔波，飲食不正常，體力已不如平日，再鬥了半天，亦已有點力不從心，是故，經過休息的錢養吾等人，加入戰圈，形勢立即吃緊，欲多殺敵人，亦有心無力。

錢養吾見控制了局勢，恐范長鎮食言，又道：「老范，你說的話可得算數！」

不料背後却有人答道：「他有心無力！」錢養吾吃了一驚，驟然回首，但見一隻巨靈之掌，挾風印至胸膛，他雙臂一合，及時架住，但對方掌上傳來之力極大，他站立不穩，蹬退了兩步，再抬頭望去，偷襲自己的人，是一位披頭散髮的老頭！

那老頭雖然鬢髮均白，但渾身上

下無一絲老態，相反散發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殺氣！錢養吾爲其氣勢所懾，脫口問道：「你是什麼人？敢來破壞咱的好事！」

白髮老頭冷笑一聲：「連老夫是什麼人也不知道，還敢耀武揚威，再吃我一掌！」他第二掌又擊出，掌風更是凌厲！羣豪見到他，心頭又詫又奇，都想道上官百山爲何會來此？

上官百山只幾招已迫得錢養吾連連後退，忙呼手下上來助戰，誰知「叭」地一聲，一名手下已被上官百山擊斃！

錢養吾大叫一聲，抛出一把金錢鏢，喝道：「老匹夫快報上名來！」

上官百山雙手縮在袖管內，揮袖拂之，那些金錢鏢全被捲飛。「你家爺爺乃上官百山！」

錢養吾吃了一驚，脫口道：「是『屠魔』上官百山？」

「算你還有一點見識！可惜老夫不會因此而放過你！」上官百山手掌又自袖管中突出，怒攻錢養吾，把錢養吾迫得連連後退，又令手下上前助戰，他那些手下見狀，誰還敢上前？

上官百山一至，便打得范長鎮等人的陣脚大亂，常恨春奮起神威，又踢飛了一名流寇，道：「姓上官的，你一直跟着咱們？」

上官百山哈哈笑道：「你們這些後生小子怎能成大事？錯非老夫暗中保護，你們還能走得出西夏國境！」

段秋山大叫一聲：「那次李尅南追咱們，軍中突然大亂，便是你的傑作？」

「不是老夫還有誰？」上官百山得意洋洋地道：「唯老夫能單槍匹馬闖西夏軍和吐蕃兵營！其實……」

黃長河目光一閃，急問：「其實什麼？」

「若無老夫之助，你們早已死在地道機關中了。」

毛元章怒問：「你有什麼陰謀？將咱們陷在地道內，又放咱們走，必有不可告人之目的！」

黃長河忙喝道：「老五，此刻最重要的是殺敵，廢話少說！」他知道己方勝負，全靠上官百山，不願在此刻得罪他。他話音剛落，但聞「蓬」的一聲，連忙轉望去。

原來錢養吾抵擋不住上官百山的攻勢，迫得與他對了一掌，他內力自不足與浩瀚如海的上官百山比較！一掌之後，身子極力後退卸勁，但內腑依然受了震盪，嘴角血絲汩汩滴下。

范長鎮一見形勢不對，忙又呼道：「停手停手，范某有話說！」

楚嘯雲道：「千萬不可中計，這廝反覆無常！」

上官百山却首先停手，淡淡地道：「聽他說幾句話又有何妨？」羣豪沒奈何，只好住下手來。

范長鎮轉頭道：「上官兄，你千里迢迢跟着咱們，是爲什麼？盼你能老實相告！」

上官百山冷哼一聲，不慌地道：「如今是你審老夫，還是老夫審你？是老夫與黃長河佔上風，還是你佔上風？」

范長鎮仰天打了個哈哈。「老兄不說，范某也猜到幾分，你是爲了那些銅鼎碎片而來的，換而言之，你是爲了無名經！爲了無名經也用不着討好黃捕頭！」

「放屁！」上官百山惱羞成怒地道：「誰說老夫討好他！你再不把話說清楚，老夫可要動手了！」

范長鎮忙道：「算范某說錯了話！您老人家幫黃長河殺死范某也是爲了銅鼎碎片！若銅鼎碎片在范某身上，你們殺死我，固然可以得到，不殺我亦可以得到，若不在范某身上的，殺死我也是白費！」

上官百山雙眼一瞪，怒道：「你始終還在說廢話！到底銅鼎碎片在不在你身上？」

范長鎮一字一頓地道：「不在！」

侯知機道：「老上官，你千萬莫相信他的鬼話！」

上官百山回首盯了他一眼，不悅地道：「老夫的事，用不着你管！」他再望着范長鎮，沉聲道：「你這小子說話如同放屁，又反覆無常，教老夫如何相信你？」

范長鎮迅速將外衣打開，道：「弟兄們都把外衣解開！」段秋山紅着臉啐了他一口，連忙轉過身去。

上官百山道：「眼看難以作實，老夫只信自己的一對手。」他邊說邊走前，向范長鎮迫去。

范長鎮吃驚地道：「銅鼎碎片那麼大，藏在身上，必然顯眼，一望便知有沒有，何必再搜？」

「那你最好老實告訴老夫，把銅鼎碎片藏在何處，否則老夫絕不客氣，屆時莫怪老夫心狠手辣！」

范長鎮長笑不已，掩飾內心之驚恐，「原來如此，老兄爲何不明言？銅鼎碎片仍在吐蕃軍營內！」

話音剛落，錢養吾已喘着氣道：「放屁！錢某與你同時離開軍營內的，你幾時將銅鼎碎片藏在營內！」

范長鎮道：「當范某與你分開時，范某便再度回營將之藏起來。那是最安全的地方！你以爲范某眞的要回國？哈哈，范某一回去，還有命去學無名經上的武功？還有福份去享受寶藏？俺說離開只是一個幌子，將你們撇掉之後，再悄悄進營偷之，如此方最安全！」羣豪思之，也覺得這個辦法的確安全之至！

錢養吾當然不信，回頭問一個跟隨范長鎮的手下道：「老金，他說的可是眞的？」

老金受傷匪淺，喘着氣道：「他的確拿了一包東西，與葛纏說要回營，去了一個時辰才回來，然後迫咱們帶他們抄小路來此！」

范長鎮笑道：「范某不是信口開河吧！諸位若還不信，俺亦無語好說！」

上官百山道：「老夫暫且相信你，請你帶路！嘿嘿，這本無名經，本是華夏子孫之物，豈能落在外人手上！」他說得堂皇冠冕，但在場之人，全是老江湖，豈有聽不出之理，是以一齊報以一陣嘿嘿的冷笑聲。上官百山惱羞成怒地道：「難道老夫說錯？老夫潛伏在西夏，便是不想讓無名經落在外人手中！假如西夏得到此物，恐怕我大宋國危矣，百姓苦矣！如今既知在吐蕃營中，豈有不取回之理！你們不去的，大可以在此相候！」

黃長河道：「咱們的確有此意思！」

上官百山一怔，反問：「你眞的不要銅鼎碎片？」

「武功也好，寶藏也好，若殘缺不全的，得來終是無用！黃某認爲得到半部已足矣！」

上官百山臉色大變，冷笑一聲：「原來黃捕頭這般慷慨，如此可否將那半部送與老夫！哈哈，老夫屢次救你們，論價值取你們幾塊碎片，也應該！」

常恨春不冷不熱地道：「但若非咱們，你去西夏找了二十多年，也不知無名經刻在銅鼎碎片上面！這筆賬如何算？」

上官百山目光一凝，冷冷地道：「你們取得了銅鼎碎片，老夫早已知道，若非有慈悲之心，何須放你們出地道！」

周晋道：「那只不過是你利用咱們，替你將銅鼎碎片帶離西夏！」

上官百山哈哈大笑，傲然道：「不錯！老夫這計謀好不好？如今這些銅鼎碎片還不是……」話至嘴邊，突然停住。

黃長河道：「還不是你囊中物？未必！若咱們聯手對付你，恐怕你連一塊也得不到！」他暗中打了個手勢，羣豪立即上前將他圍住。「老上官，你雖然老謀深算，可惜太沉不住氣了！」

上官百山臉色再一變，强振精神地道：「你認爲范長鎮和錢養吾會與你合作？你以爲老夫會孤身犯險！」話說畢，突然發出一道長嘯，羣豪不由自主回轉頭四望，上官百山趁此拔身飛躍出圍。

范長鎮這當兒已作了決定：「黃長河到底比較好應付，我若與上官老魔聯手殲滅了他們，到頭來仍要栽在老上官手中……」主意打定，乃高聲道：「諸位請再聽范某一言，咱們尚未脫離險境，便起爭執，實非大家之福，如今當務之急，乃先返國，屆時再作打算！」

侯知機冷笑道：「你不是說不想回國麼？」

范長鎮老臉發熱，訕訕地道：「此一時，彼一時也，爲人豈能一成不變？」

上官百山含笑道：「這也是個好辦法，不過咱們還得先請老范帶咱們到吐蕃兵營，取回另外之十八塊銅鼎碎片！」

范長鎮尚在猶豫，忽然段秋山叫道：「不好，吐蕃兵衝殺來了！」原來她轉身向西，固此第一個發現。

羣豪轉頭望去，見吐蕃兵漫山遍野奔馳過來，氣勢懾人，羣豪雖都有一身武功，但見到此情勢亦暗自心驚，幸好離此還遠，而且山道陡直，吐蕃兵上山不容易。

楚嘯雲道：「是戰是退，須立即決定！」

上官百山道：「他們空巢而出，咱們正好繞路回營，取回那些銅鼎碎片！走！」他率先下山東行。

黃長河緊跟其後，問道：「老上官不是說還有手下麼？適才發嘯不見動靜，也許已有不測，爲何不先去看看？」

上官百山哈哈笑道：「適才那道嘯聲正是通知他們準備！嘿嘿，他們是老夫的一路奇兵，豈能隨便露面？放心，他們無事，待用得着他們時，老夫自不會吝嗇！」

黃長河心中忖道：「這屠魔所說未知眞假，若只他一個人，則咱們便用不着怕他！」身旁忽有馬蹄聲响，一回頭，却是毛元章。乃低聲問道：「老五有事？」

毛元章道：「老大，咱們何必跟他們走？」他拉停了黃長河的坐騎，附耳道：「銅鼎上所記載的，只是概要，上面尚有地址，大概是記載藏經地點，不如咱們溜吧！」言畢又低聲說了幾句話。

上官百山住步轉頭問道：「黃捕頭欲改變主意，獨吞十八塊銅鼎碎片？不怕犯衆怒？」

黃長河道：「在國境外，大家是朋友，因爲有共同的目的和共同的敵人，但到底不是同道中人！嗯，黃某有一個求全之法，咱們九個人，每人取一塊，剩下的分給你們，吐蕃營中的咱們也不要了！」

上官百山神色一動，反問：「你眞的肯作這麼大的犧牲？不是另有圖謀吧！」

侯知機道：「俺可沒答應！」

黃長河道：「黃某與四位弟兄每人取一塊，餘下的就由你們分派，一切與我無關，黃某只想平安回國。」

常恨春道：「常某只願取一件留念！」

范長鎮道：「老上官他們一定另有圖謀，千萬不能放走他們！適才那姓毛的，跟黃長河不知商量些什麼？」

「商量回國的事！」黃長河回道：「咱們每人一塊，剩下來的，抛給他們！」毛元章迅速塞一塊在其他弟兄手中，段秋山和常恨春亦只取一塊，毛元章把剩下來的全塞在侯知機手中。

侯知機見人人均瞪着自己，心頭

吃驚，取了一塊塞在懷內，把剩下來的要給楚嘯雲，誰知楚嘯雲不接，只取一塊便退了開去，淡淡地道：「如今最多的便是你的了！」侯知機此刻深知懷璧有罪，把銅鼎碎片抛在地上。

錢養吾道：「侯知機，這可是你們自己不要的？好，剩下的九塊，咱們分了！」

上官百山哈哈笑道：「既然是黃捕頭的美意，咱們却之不恭，便作三份分了吧？每份三塊！」錢養吾略一沉吟，見范長鎮不敢反對，便先抓起了三塊抛給上官百山，然後再去取其餘的，同時抛了三塊給范長鎮。

黃長河道：「諸位都已滿意，咱們可以走了吧！」

上官百山哈哈笑道：「當然不可，因爲一分散，彼此都無活命之機！」

毛元章怒道：「咱們才不信你的鬼話！」

「你看！」上官百山回身一指，但見山上已現出許多吐蕃兵，人人張弓搭箭！羣豪叫一聲來得好快，急忙揮鞭催馬，山上箭下如雨，吐蕃兵也衝了下來，羣豪向東馳，誰知上官百山撮唇一哨，那些馬兒改向北行，原來他也有馭騎馬之功夫。郭全煥見狀也連忙發哨，令馬向東，一時間哨聲此起彼落。

那些馬兒無所適從，起初還忽東忽北地移着，後來索性停了下來，上官百山怒道：「臭小子，你敢與老夫作對，可是要找死！」

郭全煥趁他說話分神，喝道：「快向東引！」羣豪連忙催馬向東，上官百山運勁一哨，馬兒又向北馳。

范長鎮道：「操你娘的，人家已殺上門來，你們還在玩什麼鳥！索性都死在這裡吧！」

黃長河知郭全煥內力不足與上官百山相抵衡，又見吐蕃兵已至，只好道：「老六任得他，先擺脫了吐蕃兵再作打算！」當下一行人向北急馳。

上官百山撥轉馬首，反向吐蕃兵衝去，羣豪十分奇怪，但見他在箭矢當中，發出尖銳的哨聲，吐蕃兵的馬匹聞哨，都停了下來，上官百山這才慢慢退後，如此一來，羣豪與吐蕃兵的距離便拉遠了。

錢養吾低聲道：「這老魔的確有兩下子！」

范長鎮回道：「請佛容易送佛難，恐怕最後咱們都要栽在他手中！」

黃長河道：「可惜咱們不能衷誠合作，否則有兩個屠魔，也用不着害怕！」

范長鎮乾笑一聲：「生命交關，豈有不衷誠合作之理？黃捕頭過慮了！」

毛元章道：「怕就怕送走了瘟神，又得吃你的迷藥，到頭來，還是你得勝！」

范長鎮突然自懷內掏出一包東西來，抛在馬下，道：「如此諸位可以放心矣！先幹掉老賊，咱們再作分配！」

黃長河見上官百山馳了回來，忙道：「可不能魯莽，一切照我眼色行事！」

未幾，上官百山趕了上來，道：「快，咱們趁機進營，范長鎮你來帶路，老夫先把話說在前頭，別想打歪主意，你跑不脫老夫的五指山！」羣豪回頭望去，吐蕃兵仍在後面不即不離地跟着，但相距三四里，威脅力不大，頃刻已繞過山，向吐蕃兵營的方面馳去。

上官百山又下命令：「咱們只管向西，待接近兵營，才猝然南下，范長鎮負責挖掘銅鼎碎片！」忽又想起一件事來，沉聲道：「范長鎮，老夫再問你一句，銅鼎碎片可眞的埋在吐蕃兵營中？」

范長鎮結結巴巴地道：「是……不是……」

上官百山拍馬縱前，喝道：「到底是不是？老夫最恨被人欺騙！」

范長鎮猛吸一口氣，道：「不在營內，在兵營附近！」

上官百山這才鬆了一口氣，道：「不管如何，進營之後，咱們負責抵擋吐蕃兵，由你帶人挖掘！」未幾已接近吐蕃軍營，上官百山撥馬南下，直踹大營，營內的守兵見狀大駭，連忙吹起號角。上官百山一馬當先，勇不可擋，回答道：「有機會便搶糧食！」

說時遲，那時快，已進入吐蕃兵的射程，箭矢雨中，上官百山雙袖齊飛，無一根箭矢能接近他，范長鎮帶了兩個手下，向側馳去，錢養吾忙派一名親信尾隨其後，以防有詐。

羣豪進營衝殺，吐蕃兵見他們神勇，不敢抵擋，只敢躲在暗處發冷箭。「颼」的一聲，一枝長箭，直貫進張啓林的後背！

所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張啓林顧得了前面，顧不了後面，被射個正着，登時一頭栽落馬下，郭全煥在旁見狀，雙眼盡赤，大叫一聲：「老四！」飛躍下馬，將他抱起，一探鼻息，已無動靜。

段秋山揮劍護住他，道：「快上馬！」此時錢養吾和范長鎮的手下，亦有不少人中冷箭，黃長河又驚又急，道：「大家小心！」他衝進一座營帳，放起火來。

幸而不久，即有人來報，范長鎮已經得手，上官百山見吐蕃大軍已殺了回來，連忙下令：「突圍！」衆人呼嘯一聲，再度向北馳去。

待出了大營，仔細清點了一下，羣豪死了一個張啓林，段秋山腿部受輕傷，錢養吾死了兩個手下，范長鎮手下死了三個，統計一下，共只餘三十九騎。吐蕃大軍見他們離營，仍在後苦追不已。

上官百山回頭問范長鎮：「挖回了沒有？」

范長鎮舉一舉手下的一個布囊，道：「一共十八塊，全在裡面！」言畢

打開讓衆人過眼。

上官百山道：「且由你保管！」他一回頭，又道：「快折向東行。」當下又改向東行，過了那座長山，前面是一片草原，馬速更快，再回頭不見吐蕃兵追來，衆人這才鬆了一口氣！

錢養吾見手下疲不能興，忙道：「諸位，咱們人雖還挺得住，但馬兒適才這一陣急馳，只怕抵受不了，不如停馬歇歇，也好讓馬兒吃點草！」

羣豪自無異議，紛紛下馬，倒在草地上休息。范長鎮心念一轉，道：「老上官，咱們這些人之中，數你武功最高，這些銅鼎碎片還是由你保管吧！」言畢將布囊抛給上官百山。

上官百山也厲害，將布袋抛回給他。「老夫請你好好保管，你理該當仁不讓！」

「范某恐怕擔當不起！」范長鎮抓起布袋抛給錢養吾，道：「老錢對此地最熟悉，由他保管最適合！」

錢養吾不肯接此燙手的山芋，雖然心中極希望能據爲己有，但仍將布囊推向黃長河，「捕頭爲人最公正，若由他保管，乃最佳人選！」

黃長河自地上一躍而飛，再倒退幾步，布囊砰地一聲，摔落在地上。「黃某有一塊留作紀念已然滿足，剛才已說過，多的任由你們分派，與我無關！」

侯知機坐在他身邊，那布囊擧手可及，他心頭怦怦亂跳，似乎看到一大堆黃金，當下忍不住伸手抓住了布袋，顫聲道：「諸位推來推去，躭誤工夫，既然大家客氣，侯某唯有肩負起此一重任！」

不料眼前人影一閃，范長鎮和錢養吾已竄了過來，兩柄鋒利的刀，一齊指着他的要害，侯知機吃驚地道：「兩位何事動刀子？你們不敢保管，侯某肯代勞，還不感激我！」

錢養吾冷冷地道：「將布囊放回地上！」

侯知機怒道：「你們葫蘆裡面賣什麼藥！哦，原來是欲玩弄侯某！」他用力將布囊摔在地上，負氣地道：「這件事侯某也不管啦，咱們走吧！」

他剛長身，范長鎮鋼刀隨之改變方位，封住其退路。「不是咱們玩弄你，而是信你不過，你跟黃長河差遠了！輪到常恨春和楚嘯雲，也未輪到你！」

侯知機紅着臉道：「好，算侯某不知機，如今布囊已不在某手上，俺要走，還不讓我走，是何道理？」

上官百山長身道：「走不得，在未回大宋前，誰也走不得，一定要聚合在一起，方能應付突變！」

侯知機望了黃長河一眼，粗着脖子道：「侯某不管自己的生死也不行？」

「不行！」上官百山忽然哈哈一笑。「范長鎮，他既然不管自己死活，你便送他上路吧！」

常恨春忍不住道：「諸位不嫌自己太過份？這可是强盜的行逕！」

上官百山臉色微微一變，道：「並非老夫不講理，實乃此時此地仍有危險，萬萬不能分散實力！若他求死，老夫倒歡迎之至，最怕他半死不活的，徒浪費糧食和食水！」

常恨春吸了一口氣，反問：「若到了大宋國境又如何？」

「老夫最乾脆，那就是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此話後不收回，如此汝等大可以放心吧！」

黃長河恐常恨春與他鬧翻，忙打圓場道：「有老上官這句話，咱們便放心不少，既然無人肯接此燙手山芋，不如仍由你們三家分了吧，以免有意外，會產生誤會！」

錢養吾接口道：「對極對極，作三份分了吧，每份六塊，互不虧欠！」

上官百山略爲沉吟一下，終於贊同，道：「如此請黃捕頭替咱們分派！」

黃長河心頭一動，忙道：「老上官，此事由始至終，都是由范長鎮經手的，最後這一道程序，當然亦是由他負責，黃某不想淌這趟渾水！」他脚尖一勾一甩，地上那袋東西便向范長鎮飛去。

范長鎮忙道：「不行，還是由捕頭分派……」

黃長河快口道：「除非你袋內另有乾坤，否則絕無拒絕之理！」

范長鎮臉色大變，乾笑一聲：「既然你們懷疑，范某只好自己來分發！」他隨手抛了六塊給上官百山，上官百山不接，任由銅鼎碎片落在地上，錢養吾見狀亦不接。范長鎮臉色再一變，將最後六塊放在自己面前，道：「每份六件，不多不少，公平麼？」

「未必！」上官百山撮唇一哨，一匹馬走前，上官百山指揮馬兒用舌頭去舔銅鼎碎片，范長鎮突然長身而飛，道：「你們懷疑范某什麼，用手拿的可是我！」

上官百山冷笑一聲：「這一招人人均懂得，誰知你是不是先在手上塗了解藥？」

那馬兒舔了銅鼎碎片之後，神情呆滯，走了幾步，忽然雙脚一曲，前身扒落地上，低聲悲鳴不已！上官百山大喝一聲，飛身向范長鎮撲去！「好小子，居然敢耍老夫，錯非老夫有先見之明，倒地的不是馬兒，而是我！」

范長鎮不迭後退，邊呼道：「老上官且聽我解釋！銅鼎碎片根本沒有毒！」

侯知機道：「這姓范的最不是人，下了毒又不敢動手，不殺死他，咱們實無安樂日子過！」

「眞的，范某可以發誓！」范長鎮邊應付上官百山邊說話甚是吃力。「老上官，你若不信，俺可以試給你看！」

黃長河道：「何不給他一個機會。」

上官百山霍地收掌，道：「且看你有何辦法，令老夫相信你！」

范長鎮吸了一口氣，道：「小七，你過去用手抓之銅鼎碎片！」一個手下應聲上前，用手抓起銅鼎碎片，居然無恙。「如何，范某沒有騙你們吧！」

侯知機冷笑一聲：「若無下毒，那馬兒怎會自己倒地？莫非牠疲乏過度？」這當然不可能！

范長鎮冷笑一聲：「這有誰知道！諸位若是害怕的，大可以都給范某！」上官百山瞪了他一眼，突然撕下一幅衣襟，小心翼翼將那六塊銅鼎碎片包好，再放進布囊裡，錢養吾依樣葫蘆，也將銅鼎碎片包好，然後納了兩顆傷藥進嘴巴。范長鎮看得目光閃動，長笑一聲：「無名經既然已得手，留在此處，夜長夢多，走吧！」

當下衆人再度上馬，慢慢向東馳去，如此又走了一天，晚上就在郊野上席地休息。計算一下行程，兩日後便可脫離吐蕃國境，心情輕鬆之餘，羣豪又在暗中打主意。

計算一下，上官百山、錢養吾、范長鎮三人，各有九塊，黃長河等人共有九塊，三十六塊，恰好分成四份。武林至寶，人人均想獨自佔有，誰都不願意與人分甘，蓋經中所記載的，若是蓋世奇功，且得四分之一，是否練得成固有疑問，說不定反招來走火入魔奇禍，換而言之，雖得四分之一，若不設法獨吞，根本得無所用。

上官百山閉上雙眼假寐，心中轉過無數個念頭，無人知道他在想什麼，只見他臉色變幻不定，顯然在思索獨佔計劃！

天色已黑，山區裡猛然刮起風來，羣豪雖都有一身武功，亦都有點吃不消。毛元章找了好些枯枝，好不容易才在一塊大石後面，生起一堆篝火，衆人就圍着篝火席地休息，彼此呼吸相聞，但每個人的想法都不同。

范長鎮突然打破僵局，問道：「咱們此去中土，不會再有麻煩吧？」

錢養吾道：「邊境雖還有吐蕃軍隊，但問題不大，應該能平安到達！」

段秋山問道：「此去是宋國的什麼地方？」

錢養吾在此生活有年，答道：「乃宋國之利州路，還有一條路好走，南下直至大理，方東行入宋。」

上官百山道：「那路途太遠了，還是照此方向走吧！」他抬頭望一望蹲伏在遠處，似怪獸般的山峯，續道：「進入山區，便不怕吐蕃的大軍！」

常恨春道：「常某却不敢如此樂觀；古人有云：懷璧有罪，咳咳，常某自覺無此福份！」

錢養吾接道：「既然如此，何不將你懷中那塊捐出來？相信大家必然歡迎！」

常恨春笑道：「僧多粥少，若因此而引起流血事件，常某擔當不起！閣下若能保得住懷中的銅鼎碎片，正是上上大吉，切勿貪多！」言畢衆人都嘿嘿哈哈地怪笑起來。

忽然黃長河道：「別笑！」他倏地伏在地上凝神靜聽。

上官百山長身而起。「有人騎馬自北來！」衆人吃了一驚，紛紛長身，毛元章忙將篝火踩熄。

錢養吾道：「情況不明，還是走爲上着！」

上官百山道：「你們先走，老夫殿後！」錢養吾躍上馬，在前帶路。馬蹄聲驟然打破黑夜寂靜，數十騎人馬呼嘯向東南馳去。上官百山走在最後面，他站在馬背上遠眺，四周漆黑，但他功力深厚，運足目力望去，依稀見到一隊士兵急馳而來，看服飾居然是西夏兵！

「大家聽着，是西夏兵追來！」

衆人一聞是西夏兵，既詫且驚，拍馬急馳，未幾即進入山區。黃長河心頭一動，急道：「大家小心，說不定山裡有吐蕃兵！」

錢養吾道：「這一帶情況，錢某十分熟悉，不必擔心，只須跟着吾！」他馳在前面，忽左忽右前進，對此帶地形，果然瞭如指掌。

上官百山入了山區便傳音道：「西夏兵不明情況，咱們無須如喪家犬般，找個地方躲藏起來，可守可攻！」但錢養吾仍然不停地向高處進發。

看看又上到半山，山坡逐漸陡斜，馬匹行走困難，錢養吾跳下馬，回頭道：「大家拉馬前進，附近有一個山坳，過了那裡，便可以下山。」話音剛落，「颯」地一聲響，一枝長箭擦身射過，嚇得他後背出汗，沙着喉嚨叫道：「小心，山上有伏兵！」

一句話說畢，「颯颯」一陣弓弦聲響，伴着馬兒的痛嘶聲，已有幾個人中箭倒地，錢養吾連忙匿在馬旁。范長鎮怒道：「老錢，你想坑害咱們？故意引咱們到絕境！」

侯知機亦罵道：「先幹掉他，姓錢的欲獨吞無名經，是以引咱們到吐蕃兵的駐地！」

錢養吾驚怒地道：「放屁，錢某自己也幾乎被射死……」一語未畢，山上突然亮起好些火把。火光下，但見那些人不是吐蕃兵，而是西夏兵，爲首那人赫然是龔雙龍！

范長鎮大叫一聲：「好小子，原來又是你！常恨春，你仇家來了！」回頭一望，却不見常恨春和黃長河等人。

龔雙龍聞言暗吃一驚，轉頭回望，又吩咐手下小心提防，然後運氣呼道：「常恨春，你有種的便現身，做縮頭烏龜，算是那門子好漢！」他連呼兩次，都不見回音。

西夏兵居高臨下，不斷發射箭矢，佔盡地利，范長鎮等人只好匿在石後，那些坐馬的紛紛被箭矢射斃。

（未完・十二）

斧環傳奇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公孫喬藏寶秘密　令狐宣遺書示知

上文提要：話分兩頭，原來總護法史南溪接受的女娃就是楚湘雲，是寧不歸、公羊叔在三官堂小廟趁厲山雙煞不備而擄走的。小廟聚集的江湖人，發生衝突後亦一哄而趕到石鼓山上，繼之而到的有白衣崆峒楊開源、老狠神狠奇里師徒，都是覬覦異寶而來，等候賽孫臏揭開石鼓歌之謎，寶物出現，伺機下手。陸翰飛、楚湘雲暗中防範……

陸翰飛聽得心中大急，暗叫「要糟！」

果然！他話聲才落，老狠神仰天厲笑，道：「豎子好狂的口氣，你當在場的是些何等樣人？」

楚湘雲眼看大家臉色全都不對，心中一急，叫了聲：「老前輩……」

賽孫臏毫不理會的道：「令狐宣從沒在江湖走動，不知道江湖上有些何等樣人，我叫你們退出十丈以外，就是十丈以外。」

老狠神門下白狠老大厲聲喝道：「令狐宣你是找死？」

賽孫臏哈哈大笑道：「區區坐在這輛逍遙機車之上，誰也傷不了我，你們如果妄想出手，十丈之內，只要我舉手之勞，就是千軍萬馬，也得悉數盡殲，不信你們瞧瞧就知道！」

他說話之時，突然車身疾轉，左手輕輕朝沒人方向指了一指！

就在這一指顧之間，不知從何處噴出一大蓬細密如沙的星星綠燄，足有一丈方圓，激射而出，正好落在十丈左右！

大家只聽到一陣「滋」的輕響，山石上登時冒起絲絲黃烟，山風吹過，那丈許見方的一大片山石，被灼成無數細孔，焦痕斑剝！

要知他方才這一大蓬暗器，不僅霸道無比，而且幅度廣及一丈，即使是武功再高冉强的人，也斷難閃避得開。

這一下，當眞瞧得大家凜然失色，紛紛自動退出十丈以外。

賽孫臏哈哈一笑，拱手道：「方才這一陣『射工沙』，只是區區逍遙機車上七十二種暗器之一，世道險惡，令狐宣雙腿已殘，要不能以此自保，焉敢涉足江湖？」

他說到這裡，微微一頓，接着又道：「諸位能夠自動退出十丈，令狐宣自表感謝，區區實因對這首石鼓題詩，光憑玄思冥索，極難解答，是以至今尚未想得出箇中玄機，諸位在這段時間之間，幸勿擾亂。」

說到這裡，不待衆人回答，從車上取出一支鵝卵粗的手杖，支着地面，緩緩跨下來！

陸翰飛見他行動不便，正想伸手去扶。

賽孫臏搖手道：「用不着，你們兩位也只管在石上休息，我沒出聲，你們也不要出聲。」

陸翰飛知他脾氣古怪，只得和楚湘雲兩人一齊退到邊上，找了一塊大石坐下。

賽孫臏腿上，裝着兩條木腳，手拄一杖，一拐一拐的走到大石鼓下面，仰頭向上，口中一字一字，漫聲長吟！

「天下無道，我黼子佩，天下有道，我負子戴。」

他面對石鼓，站了好一會工夫，只是不聲不響，一動不動，所有的人

，也全都鴉雀無聲，靜靜的瞧着他的背影，沒敢驚動！

艮久，他口中喃喃的唸着：「我黼子佩，自然說白衣劍侶的一斧一環了，我負子戴……」

「我負子戴……」

他整個思想，似乎集中在「我負子戴」這四個字上面，口中不停的唸着！

又過了一會，漸漸，他捨棄了這一句話，口中只是唸着：「負……負……負……」

突然，賽孫臏好像發現了甚麼，一下轉過身來！

他這一轉身，所有的人，全都爲之精神一聚，無數目光都投注在他蠟黃而瘦削的臉上，屏息凝神，連大氣都不敢稍透！

賽孫臏連正眼也沒瞧他們一下，雙目烱烱精光，一下朝陸翰飛瞧去。

「陸老弟，你從前可曾來過？」

陸翰飛連忙呼的站起身子，答道：「晚輩以前曾隨先師來過一次，後來，先師逝世之後，晚輩和楚師妹也曾來過一次。」

賽孫臏微微頷首，又道：「你可曾到過山頂？」

陸翰飛點點頭道：「晚輩到過。」

賽孫臏又道：「山頂後面，可有小山？」

楚湘雲忽然「哦」了一聲，陸翰飛道：「老前輩說得不錯，這山頂稍後，果然還有一座小山。」

賽孫臏點點頭道：「走，我們到山頂去。」

他此言一出，大家頓覺一亮，心頭熱血跟着沸騰起來！

老狠神一聲長嘯，身形率先騰空掠起，宛如一朵黃雲，朝山上飛去！

神鈎眞人郝公玄不甘落後，雙足一頓，也同時飛縱而起，稍後，東門子艮、左浩，獨角龍王紛紛朝山上竄去！

只有白衣崆峒楊開源心機較深，賽孫臏沒走，他們師兄弟三人，也不肯貿然離開，另外就是距離較遠的千手儒俠史南溪、杜志遠，也依然站着不動。

冷秋霜急道：「師傅，咱們快走咯！」

陰風煞冷笑一聲道：「秋兒，讓他們先去好了，反正令狐宣沒到之前，他們除非把山翻了，也莫想找到甚麼！」

賽孫臏對這些人紛紛搶着上山奔去，絲毫不以爲意，緩緩的拄杖而行，回到車上轉動圓形輪軸，孔明車兩個木輪，朝小徑上駛去。

陸翰飛、楚湘雲緊跟在他身後，黑衣娘子、冷秋霜、厲山雙煞、白衣崆峒等人，却跟在他們身後，依次朝山上走去。

陸翰飛瞧着賽孫臏那輛孔明車，居然還能夠翻山越嶺，不由得大爲驚奇！一瞧孔明車，只見那兩個木輪之間，伸縮着許多純鋼釘齒，難怪在巔簸不平的山石之上，仍能如履平地。

正走之間，只聽冷秋霜悄聲問道：「楚姐姐，妳也到過上面？」

楚湘雲搖頭道：「沒有，上次我和陸大哥一起來，只到了石鼓下面。」

冷秋霜又道：「那麼方才令狐老前輩問陸大哥山頂後面可有小山，妳不是哦了一聲？」

楚湘雲笑道：「那是令狐老前輩說出來，我才想起。」

陸翰飛聽得一怔，暗想：難道湘雲妹子也詳參出來了不成？

心中想着，只聽賽孫臏哈哈笑道：「女娃兒，妳也想到了？」

楚湘雲忙道：「晚輩方才聽老前輩口中一直唸着『負』字，後來你又問陸大哥，山頂後面可有小山，晚輩才想到『我負子戴』的這個『負』，該作『負丘』解釋。」

賽孫臏大笑道：「難得，難得！妳猜得不錯，我雖然把這個『負』字，暫作『負丘』解釋，但對與不對，還得到上面，才能決定。」

冷秋霜急着問道：「楚姐姐，甚麼叫做『負丘』？」

楚湘雲道：「負丘，爾雅釋丘上曾說：『丘背有丘爲負丘』。郝懿行義疏解釋爲：『丘背有丘者，背猶北也，言丘北復有一丘，若背負然，因名負丘』。」

冷秋霜小嘴一噘，道：「師公因教我唸了一本三字經，難怪我不懂了呢！」

她說來天眞，聽得賽孫臏也不由得笑起來。

一會工夫，便登上山頂，大家舉目瞧去，果然見山後還有一座小山，和峯頂相連，樹木葱鬱，蔚然挺秀！

老狠神、郝公玄等人，早已在那裏佇候。

賽孫臏的逍遙機車，却在山頂停了下來，他手拄木杖，從車上走下，面對正北瞧了一陣，忽然回頭朝陸翰飛道：「陸老弟，我有一件大事相托，不知你可肯代辦？」

陸翰飛忙道：「老前輩有甚麼吩咐，晚輩自當效勞。」

賽孫臏點頭道：「好，好，那麼待會如果我死了，你就替我就地埋葬，這輛逍遙機車，務必在我墳前焚毀。」

陸翰飛聽他無緣無故的向自己交待後事，心中未免升起一絲不祥之兆，口中說道：「老前輩正當盛年，怎地說出這種話來……」

賽孫臏呵呵大笑道：「人生幾何，譬如朝露，這是天數，你記着就是。」

話一聲落，便自轉身上車，逍遙機車雙輪轉動，直往嶺下駛去！

從山頂到山後那座小山，是一個平坦山脊，賽孫臏登上小山，立即從車上跳下來，拄杖徐行，在山頂上繞了一個轉，口中依然唸着：「我負子戴

，子……戴……」

小山頂上，佔地不廣，但大家誰也不敢驚擾，只是站得遠遠的，瞧他打轉。

每一個人的心頭，都感到緊張至極，因爲只要賽孫臏再把「子戴」兩字解開，白衣劍侶的藏寶即可出世！

同時隱伏而沒有露面的高手，和在場之人，難免不紛起攘奪。

老狠神、郝公玄、白衣崆峒、東門子艮，以及厲山雙煞、千手儒俠、誰都目光烱烱，提聚全身功力，暗中戒備！

太陽逐漸西沉，時間慢慢接近黃昏：「戴……戴……戴……」

賽孫臏口中，還在喃喃的嘴嚼着那個「戴」字。

這和方才一樣，他唸到一個字的時候，表示他智慧之鑰，料已打入這個字的中心，就快接近開啓了！

每一個人全都聚精會神，期待着他揭開白衣劍侶石鼓上四句題詩中最後的一個字。

「哈哈哈哈！」賽孫臏突然把手中木杖，奮力往地上一頓，雙手叉天，仰面大笑！

雖然他的笑聲尖銳而沙，有如破竹，但此時聽到老狠神、郝公玄、白衣崆峒、東門子艮一干人耳中，無殊滿天仙樂，使人精神振奮，心花怒放。

隨着他的笑聲，大家腳下，情不自禁的往前湊近，伸長脖子，等着他大笑之後，指出「戴」字的秘密，和藏寶所在！

衆人之中，只有陸翰飛並不關心白衣劍侶的藏寶，他只是想着殺害師傅的仇人夏侯律，此刻可能也已到了石鼓山，正潛伏附近，自己已從魔敎長老嘉檀尊者那裏，學會專破「透骨陰指」的「火燄刀」，正好和他一拚。

是以大家都全神貫注賽孫臏的一擧一動，陸翰飛却只是暗暗向四週留神。

賽孫臏笑聲一落，瞧着陸翰飛、楚湘雲兩人，搖搖頭道：「這眞是一場以訛傳訛！」

楚湘雲道：「老前輩，你說甚麼？」

賽孫臏大笑道：「石鼓上的這四句詩，根本和白衣劍侶的寶藏，毫無關連。」

大家眼看寶藏就可出世，但在這最後關頭，他忽然說出這樣的話來，顯而易見，賽孫臏已經解開詩句之謎，知道藏寶所在，意存獨吞！

白衣崆峒楊開源一下搶到逍遙機車之前，冷笑道：「只怕你言不由衷吧？」

大家見他一下搶出，也紛紛圍了上去。

老狠神厲聲笑道：「令狐宣，你想在大家面前耍甚麼花樣，你是不想活了？」

陸翰飛眼看大家紛紛逼近，把自己幾人圍在中間，不由心頭大怒，嗆的一聲，掣出玄龜劍，劍眉一剔，厲聲說道：「諸位要待怎的？」

神鈎眞人郝公玄陰笑道：「陸老弟，這與你無關，令狐宣詭計多端，他分明……」

他話聲未落，身形霍地旁躍，大袖揮處，一股凌厲勁風，迅如雷奔，朝身後捲出，口中喝道：「甚麼人……」

老狠神也響起狠嘷般厲笑，一掌往空拍去！

這當眞快得像電光火石，兩人同時警覺，同時發難，但還是遲了一步！只聽得一聲陰沉冷笑，隨着一條黑影，劃空遠去，一閃而逝！

賽孫臏令狐宣喉頭「呃」了一聲，噗的一聲，往後倒去！

變起倉猝，任誰也沒有防到賽孫臏會突遭毒手！

陸翰飛瞧得大驚，急忙丟下長劍，俯身下去，口中急叫道：「老前輩，你怎麼了？」

只見賽孫臏眉心凹下黃豆大一粒，早已氣絕多時。

楚湘雲道：「陸大哥，令狐老前輩還有救嗎？」

陸翰飛雙目盡赤，黯然搖頭道：「透骨陰指，令狐老前輩是傷在『透骨陰指』之下，這惡賊，我陸翰飛非把他碎屍萬段不可。」

賽孫臏令狐宣方才到了最後，確有存私之嫌，他分明已從石鼓歌最後一個「戴」字上得到了答案，知道藏寶地點，每一個人心中，都有這樣的想法。

但他却在此時突然遭人暗算，死在「透骨陰指」之下，那麼白衣劍侶的藏寶，從此又沒人知道了！

白衣崆峒楊開源爲人陰沉，他還感到懷疑，徐徐走近賽孫臏身邊，仔細察看了一陣，才感歎的道：「他眞的死了！」

陸翰飛憤然道：「人死難道還有假的？」

白衣崆峒微嘿一聲，轉身朝大家拱手道：「請恕兄弟先走一步。」

說畢，帶着兩個師弟，飄然朝山下走去。

神鈎眞人郝公玄望了東門子艮一眼，正待說話，瞥見身側一株松樹上，釘着一張白紙，隨風飄動，仔細瞧去，紙上墨瀋未乾，寫着：

書奉神鈎眞人郝公玄、老狠神狠奇里均鑒：

此間事了，請至廻雁峯一叙。

白衣敎主

郝公玄心頭不期一怔，隨手取下，朝老狠神笑道：「狠兄請過目。」

老狠神接過一瞧，迷惘的道：「中原武林，幾時出了一位白衣教主？」

郝公玄道：「這個兄弟也不知道，他既然指名邀約，咱們去瞧瞧也好。」

老狠神點點頭道：「不錯，咱們這就走。」

這兩人一走，華山派的東門子良和黔幫幫主獨角龍王，也跟着朝山下而去。

這時陸翰飛已在一小山頂上，挖了一個土坑，把賽孫臏屍體埋好，然後遵照他吩咐，把逍遙機車在墳前用火焚化。

諸事妥當，和楚湘雲兩人在墳前拜了幾拜。

這一陣工夫，厲山雙煞已從冷秋霜口中得知千手儒俠史南溪，原是奉陸地神龍之命，暗中保護陸翰飛、楚湘雲來的。

千手儒俠史南溪趁機朝厲山雙煞拉攏，說了些久仰的話，就邀約兩人到船上一叙。

這時天色昏黑，一行人回到江邊，船老大一見陸翰飛回來，慌忙從艙中取出一封信來，雙手遞過，笑道：「公子爺，這封信是你老的。」

陸翰飛心頭大奇，接到手上，只覺沉甸甸的，裏面好像是一件圓形的東西，再看信封上，明明寫着自己親啓字樣，不由問道：「船老大，這是甚麼人送來的？」

船老大諂笑道：「公子爺走後不久，他就送來了，那是一位老相公，坐着一輛小車子上的，他叫小老兒等公子爺回來，親手交給你老。」

陸翰飛心頭又是一怔，坐在小車子的老相公，除了賽孫臏，還有誰來？他方才當着自己，何以隻字不提？

千手儒俠終究經驗老到，微笑道：「陸老弟，我們進艙去罷。」

大家魚貫進入船艙，船老大點上蠟燭。

陸翰飛打開信封，從裏面倒出兩枚古色斑剝的大錢，一枚正面鐫着「石城通寶」四個古篆，另一枚却是「公孫藏珍」四字。

再看另外還有一張紙條，寫着兩行蒼勁行書，那是：「身後無所贈，古錢兩枚，佩之大吉。

今晚二更，可在瘞骨之處，潛伏暗角，愼勿出手。

知名具

陸翰飛瞧得大是驚詫，這封信，分明是賽孫臏令狐老前輩的筆迹，他好像早已知道會在石鼓山遭人暗算，才要自己替他就地埋葬。

如今這封信上，却要自己在二更以前，到他埋骨的地方去，那又爲了甚麼？

廻雁峯，乃衡山七十二峯之首，峯在衡陽縣南，下有雁峯寺，因峯勢如雁之廻旋而名。

俗傳雁飛至此，不過，遇春而回，人們常以此爲故實。

高適「送李少府貶陝中王少府貶長沙」的一首詩中，曾有「衡陽歸雁幾封書」膾炙人口的句子。

范大成驂鸞錄亦謂：「陽鳥不過衡山，至此而返。」

廻雁峯也因詩人筆下的渲染，而名聞全國。

這是仲冬的傍晚時光，濃重暮靄，籠罩大地，廻雁峯半山腰上，早已白雲繚繞，霧氣滃然。

盤曲而上的石磴上，此時却有兩條人影，腳不沾地，隨着山勢廻旋上升！

前面是一個穿着半長不短黃蔴長衫，頭戴羊皮帽的瘦小老人，稍後一個，却是灰袍椎髻，骨瘦如柴的蒼鬚老道！這兩人，正是兇名久著的老狠神狠奇里、和黑道輩份極高的老魔頭神鈎眞人郝公玄！

天色昏黑得極快，老狠神和郝公玄兩條人影，躍登峯頂，早已對面不辨耳目，但兩人內功何等精湛，黑暗之中，四點寒星似的目光，往峯頂一瞥！

果然瞧到一個文士打扮，身穿白長衫的人，面罩白紗，在十餘丈外，倚石而坐，他身後站着一個彎腰駝背，老態龍鍾的僕人。

敢情自稱白衣教主的，就是此人了？

但瞧他除了面蒙白紗，稍顯得神秘之外，也瞧不出有甚麼異人之處？兩人心頭同時這樣想着。

那白衣人倚石而坐，不但身子紋風不動，就是連頭也不回一下，但他似已察覺兩人登上峯頂，口中低沉的道：「你們來了？」

他說話之時，身子依然大模大樣的坐着一動不動，生似絲毫沒把兩人放在眼內。

要知老狠神狠奇里、神鈎眞人郝公玄兩人，早在三十年前，已是惡名四播的大煞星，一身武功睥睨江湖，何曾受過人家這等輕視？

如今，這位名不見經傳的白衣教主，居然敢在他們面前這般目中無人，眞是悍不畏死。

老狠神狠奇里一張淡金臉上，嚴肅得沒有一絲笑容，兩道金光烱烱的眼神，盯着白衣人，嘿了一聲道：「你就是白衣教主了？」

他口中說着，腳下緩步走去，但所謂「緩步」，只是說他步履從容的樣子，其實他每一跨步，就足有一丈遠近，話聲未落，人已到了白衣人身前五丈來遠站停。

白衣人冷冷的道：「你既已知道，何用多問？」

老狠神厲笑道：「老夫從沒聽說過，江湖上還有甚麼白衣教主？」

白衣教主低沉的道：「你現在不是知道了麼？」

神鈎眞人郝公玄手拂蒼鬚，大聲笑道：「你要明白，老夫和狠兄，並非應邀而來！」

白衣教主哂道：「你們是自恃身份？」

神鈎眞人點頭道：「不錯，老夫和狠兄豈是你名不見經傳的自稱教主，所能邀請得到的？」

白衣教主冷漠的道：「但你們總算來了。」

神鈎眞人大笑道：「這是老夫兩人要瞧瞧誰吃了豹子膽？」

老狠神似笑非笑的點點頭道：「在大石鼓前偷襲老夫的，可是你麼？」

白衣教主道：「不錯，就因尊駕能夠接得住本教主三成力道，本教主才會邀請你到這裏來談談！」

老狠神臉上神色微微一變，他回想山下襲擊自己的那股力道，估計雙方距離，少說也在十丈以上，自己當時雖然沒被震退，但此人能在遠處發掌，還是這般凌厲，確實不可輕視！

心中想着，不由仰天厲笑道：「這麼說來，那擲下兩塊巨石，也是閣下所爲？」

白衣教主臉罩白紗，身子依然是倚石而坐，似乎對身前兩位大煞星毫不在意，聞言只是微哼了聲，低沉的道：「你以爲那是老夫所爲？」

老狠神道：「還有是誰？」

白衣教主哂道：「老夫身爲一教之主，豈屑爲之？那只是老夫手下之人，看不慣你那副目中無人的狂態，推下兩方巨石，不過聊以示儆而已！」

老狠神淡金臉上怒氣漸熾，口中發出一聲狠嗥般大笑，倏地跨前一步，喝道：「來，尊駕口出大言，老夫先要伸量伸量你是否言過其實？」

白衣教主臉垂白紗，絲毫不爲所動，依然冷冷的道：「老夫邀約兩位來此，實有正事相商，尊駕如有不服，要想動手，不嫌早了些嗎？」

老狠神厲笑道：「老夫先要知道你配不配和老夫商量正事？」

話聲未落，左手大袖，驀地一揮！

這一下若迅雷驟發，一股強烈罡風，隨袖湧出，直朝白衣教主湧去！

白衣教主若無其事，依然倚石而坐，只見他身側站着的老僕人，忽然低嘿一聲，右掌橫立，輕描淡寫的朝旁一撥！

老狠神這一下只不過使出五成眞力，試試對方，此時一見那老僕人出手，心頭暗暗冷笑，正待加勁，但在這一瞬之間，陡覺自己拂出的力道，和對方乍然一接，便被悉數向旁引開，心頭不由大驚！

白衣教主緩緩抬起頭來，只見他覆面白紗中，射出兩道冷電似的眼神，朝兩人掃來，身子微欠，發出低沉的笑聲，說道：「兩位何妨請坐下來談談？」

神鈎眞人郝公玄趁老狠神和他說話之際，冷眼旁觀，實在瞧不出這位白衣教主有甚麼過人之處？就是他身後老僕，也是一副老態龍鍾，佝僂着身子，根本不像會武功的人。

但這一下居然把老狠神五成力道的一拂硬接下來，心中十分駭異，思索良久，也想不出這一主一僕，究竟是何來歷？

此時被他兩道眼神一照，心頭不期微微一怔，暗想：此人好精湛的內功！

同時也覺得對方大模大樣的坐着，而自己兩人，却只是站在人家面前，豈不有失身份？這就朝老狠神頷首笑道：「狠兄，咱們先坐下來談談也好。」

說罷擺了擺手，在白衣教主身前不遠的一塊石上坐了下來。

老狠神方才雖只使了五成力道，但對方一個僕人，已有如此身手，主人身手自可想見，自問眞要動上了手，雖不致落敗，但也並無制勝把握，正好藉機下台，聞言乾嘿一聲，也大馬金刀的隨着往石上坐下。

神鈎眞人稍稍等待了一下，目光瞧着白衣教主，沉聲說道：「尊駕邀約老夫兩人，到廻雁峯來有事相商，在尊駕尚未說出相商何事之事，老夫首先想請教一事。」

白衣教主靜靜的道：「尊駕請說！」

神鈎眞人道：「尊駕自稱白衣教主，不知白衣教在江湖上算不算是開門立派的正式教會？」

白衣教主冷漠的道：「白衣教雖在草創期間，規模不夠龐大，不爲人知，但也許一鳴驚人，唯我獨尊！」

神鈎眞人淺笑道：「這個老夫早已料到，尊駕如無萬丈雄心，也不會邀約老夫兩人來此。」

白衣教主點點頭道：「尊駕知道就好！」

神鈎眞人掀鬚道：「尊駕既邀約老夫兩人到此，有事相商，何用白紗遮面，不敢以眞面目示人？」

白衣教主冷漠的道：「兩位只要知道老夫是白衣教主就行了。」

他話到此處，驀聽一聲響徹羣山的長笑，劃空傳來，老狠神、神鈎眞人同時抬頭望去，只見一條高大人影，已隨着笑聲登上峯頂！

此時一鈎新月，斜斜升起，清光朦朧，煙景如畫！

這人身穿古銅團花長袍，腰圍玉帶，生得紫臉長髯，環眼重眉，一雙眼神，雖在黑夜，精光如電！

老狠神和神鈎眞人瞧清來人，不由齊齊一愣，暗叫一聲：「毒神逢巨川！」

不錯，來人正是「白帝西毒」——毒神逢巨川！

當他目光朝到老狠神狠奇里和神鈎眞人郝公玄也巍然坐在山石之上，似乎也微微一怔，走前兩步，抱拳笑道：「狠兄郝兄也在這裏，眞是幸會！」

說着又朝白衣教主拱拱手道：「這位大概就是白衣教主了？哈哈！逢某還是第一次會面！」

老狠神、神鈞眞人同時起身還禮。

白衣教主依然倚石而坐，只朝毒神逢巨川略爲欠身頷首，低沉的道：「老夫算定逢大俠也該到了。」

神鈞眞人聽得心頭直是犯疑，毒神逢巨川，果然也是白衣教主約來的，不知他邀約自己這些人前來，到底爲了甚麼？

毒神逢巨川眼看着白衣教主大模大樣的坐着，漫不爲禮，一張紫臉微微變色，不待謙讓，也自在一塊大石上坐下，手捋長鬚，呵呵笑道：「教主寵召，不知有何見教？」

白衣教主冷冷的道：「逢大俠只怕不光爲應約而來的吧？」

神鈞眞人和老狠神聽得又是一怔，毒神逢巨川明明和自己兩人一樣，應白衣教主之約而來，他却反說他不光是應約而來的？

心中想着，四道目光，不約而同齊往毒神臉上投去！

逢巨川雙目乍睜，精光暴射，一張紫臉隱泛怒意，縱聲大笑道：「教主猜得不錯，逢某此來，一是爲了教主寵召，二是爲小妾虞三娘忽然身罹怪疾，百藥罔效，小妾此病，來得十分怪異，除了曾替老夫代拆教主賜柬之外，別無得病原因……」

白衣教主不待他說完，冷峻的道：「逢大俠這般說法，倒好像老夫在信柬上做了手腳？逢大俠號稱毒神，自是用毒的大行家，老夫眞如在信柬上做了手腳，又豈能瞞過逢大俠的法眼？」

神鈞眞人郝公玄、老狠神狠奇里聽到毒神逢巨川的寵姬黑鳳仙虞三娘就是因拆閱白衣教主的一封信柬，身罹怪疾。

逢巨川有「毒神」之稱，居然還束手無策，想起適才自己兩人，也曾親手傳閱過白衣教主的字條，心頭不禁大凜。

當下急忙運功檢查，却又絲毫不覺有甚異樣，方自疑懼之間！

只見毒神逢巨川忽然從大袖中，掏出一封信柬，隨手輕輕一送，那張信柬，宛如被風吹起，緩緩的朝白衣教主身前飛去，口中說道：「教主這份柬上，經老夫仔細詳察，雖查不出絲毫端倪，但小妾症候，和苗疆只有傳聞的『無形惡蠱』差相近似，老夫無暇久躭，失陪了！」

說到這裏，霍地站起，回身欲走！

白衣教主伸手接過平穩飛來的信柬，漫不經意的朝身邊石上一放，抬頭道：「且慢，逢大俠既然來了，何妨小坐片刻。」

逢巨川正待轉身，聞言住足，洪聲道：「教主還有甚麼見教？」

白衣教主緩緩伸出左手，從手上褪下一隻薄如蟬翼的絲質手套，冰冷的道：「逢大俠退回的信柬上，附了劇毒，差幸老夫事前早有準備，同時以本身三昧眞火，把信柬煆化，免得流毒無窮，逢大俠當不見怪吧？」

說到這裏，用口輕輕一吹，果然那信柬早已化成灰燼，經他一吹，便自吹散！

神鈞眞人見他褪手套之際，那隻左手，竟然瑩白如玉，不類男人手掌，心頭方自疑慮，這白衣教主，身材瘦小，話音低沉，難道竟是女子喬裝不成？

心念轉動，只聽毒神逢巨川哈哈一笑，道：「高明，高明，教主要說的，就是這幾句話？」

他敢情因寵姬得了怪病，急於趕去，是以身子並沒落座，話聲一落，即有轉身欲走的模樣。

白衣教主這回居然緩緩站起身子，雙手一拱，徐聲說道：「老夫誠懇邀請三位，到此一敘，更有正事相商，逢大俠何用如此見疑？」

逢巨川果然又坐下，點頭道：「教主請說。」

白衣教主並沒有坐下，只是負手而立，山風吹着他月白長衫的下襬，飛揚飄忽，越發顯出他神秘詭異。

連坐在他面前生性兇殘、不可一世的老狠神，享譽黑道，輩份最高的神鈞眞人，以及善使百毒．馳名武林的毒神，也感到眼前這位自稱「白衣教主」的神秘人物，確實使人有莫測高深之感！

白衣教主沉寂了半晌，輕咳一聲，才嚴肅的道：「白衣教出現江湖，萬流歸宗，唯我獨尊……」

他一個字一個字的說出來，似乎故意拖長時間，以觀察三人反應。

那知眼前三人，全是多年老江湖，閱歷已深，在未明對方來歷、意圖之前，誰也沒開口。

白衣教主微微一頓，接着說道：「目前本教創立伊始，老夫有意敦請三位爲本教最高護法，其地位與教主相等，不知三位可肯屈就？」

神鈞眞人捋鬚大笑道：「最高護法與教主地位相等，話倒十分動聽，尊駕最好先亮亮你的萬兒。」

白衣教主問道：「難道老夫『白衣教主』這四個字還不夠麼？」

老狠神嘿道：「可惜江湖上從無人知。」

白衣教主微含慍意的道：「老夫不問江湖上有沒有人知道，只問三位願不願意屈就？」

毒神逢巨川側目道：「要是不願高就呢？」

白衣教主淡淡說道：「人各有志，老夫決不勉强。」

老狠神道：「你勉强得了麼？」

白衣教主哂道：「那也不一定。」

毒神逢巨川再次站起身子，朝老狠神、和神鈞眞人拱手道：「恕逢某先走一步。」

白衣教主低沉的道：「逢大俠不要忘記尊寵中了的是『無形之蠱』！」

逢巨川長袍鼓動，雙目圓睜，猛地跨前一步，沉聲喝道：「果然是你做了手腳？」

白衣教主依然負手而立，徐徐道：「尊寵身中『無形之蠱』，也是逢大俠自己說的，老夫只是提醒逢大俠一聲，老夫雖無專解『無形之蠱』的藥物，但治標之藥，老夫身邊倒有現成的，服下之後，三個月內，決可無恙，三個月時間，想來足夠逢大俠尋找解藥了。」

說到這裏，從袖中取出一顆蠟丸，和一個竹筒，隨手遞過，鄭重的道：「竹筒之中，老夫已寫下尋找解藥之道，逢大俠不妨斟酌一試。」

毒神逢巨川接過之後，收入懷中，同時也取出一個磁瓶，傾了一粒金色藥丸，隨手遞去，笑道：「教主方才收轉信柬之時，雖會注意到信柬上的劇毒，但忽略了老夫隨手發出之『無形之毒』，十二個時辰內，如無解藥，肝腸寸斷而死，老夫此丸，可保三月之內，決可無恙，三個月時間，諒來也足夠教主尋找解藥了。」

兩人這一番互相贈藥，直瞧得老狠神和神鈞眞人凜然失色！

白衣教主點點頭道：「逢大俠果然用毒如神，老夫早已發覺中了逢大俠巨毒。」

說着伸手接過藥丸，坦然不疑的納入口中，吞了下去。

毒神逢巨川哈哈一笑，轉身轉過山峯下走去。

「姓逢的，你把解藥留下了再走！」

白衣教主身側那名老僕，突然厲喝一聲，搶先躍出，擋住了去路。

毒神逢巨川想不到對方一名僕從，身法會有如此迅速，微一怔神，臉色一沉，道：「你和老夫身份懸殊，還不退開？」

白衣教主抬手道：「你回來，讓逢大俠走吧！」

黑衣老僕雙手一垂，應了聲「是」，立即回到白衣教主身側。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 常勝公子——小神通人小鬼大，既收唐蜜作奴婢，又拉拉扯扯幹起男女色慾之事，作爲侍妾，賭坊易名神通，胡掌柜、許總管依舊任職。來到九江不久，南龍龍九天派手下徐立夫邀請餐叙，遭到嚴詞拒絕，大家不歡而散。又來聖僧不空禪師的衣鉢弟子歡喜頭陀，要求以聖僧的遺寶山水畫換取胡蘆仙，互相賭賽競技，歡喜頭陀輸掉山水畫……



新派諧趣江湖遨遊錄／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賭國豪雄

武昌羣英大會　公開競逐賭王

碰了一鼻子灰，小神通一點也不懊惱，臉皮看來的確不薄，依舊嘻皮笑臉的道：「不嫁給我也沒有關係，妳還有一個機會。」

金不換將信將疑的反問道：「還有機會？」

「可以賭。」

「怎麼賭？」

「用妳的人，賭本公子的葫蘆或山水畫。」

「你如果落敗，捨得將葫蘆、山水畫讓人？」

「我小神通的信用一向呱呱叫。」

「姑娘我敗北又怎樣？」

「嫁給我做老婆。」

「呸！我才不要嫁『二手貨』的男人。」

「什麼意思？」

「你風流成性，到處留情，早已不是童男。」

「赫！妳倒很挑剔，須知這樣的男人才有魅力，夠味道。」

「放屁！」

「再說，對別的女人，我的條件可苛刻得很，爲妻、爲妾、爲奴、甚至僅是春風一度，全憑本少爺一句話，不得異議，對妳可是另眼相看，簡直是大優待。」

「不幹！不幹！不幹！」

對女人，小神通一向是予取予求，做夢也想不到，會在金不換的面前失敗、吃癟、栽觔斗，三句不幹，好似盆冰水澆下來，令他頗感顏面無光。

話出口後，金不換刻意的甩一下長辮子，已揚長而去。

越是如此，小神通越發心有不甘，得到她的心也更强烈，朗聲說道：「哼！三隻手，妳瞧着，不把妳弄到手我就不是小神通！」

金不換不甘示弱，回過頭來嬌叱道：「小色魔，下流胚，你也等着瞧，不把你的葫蘆、山水畫偷過來小姑奶奶就不姓金！」

金字出口，人已消失在洶湧人潮中。

有氣魄，夠潑辣，完全是以牙是還牙，以眼還眼的架式，根本未將常勝公子放在眼內。

白小痴耳聞目見，跑過來勸慰道：「主人，玫瑰雖美，奈何有刺，算了，何必爲一個女扒手傷腦筋。」

小神通的答覆果斷有力：「本公子喜歡帶刺的玫瑰！」

「喜歡就把她抓回來『趴』嘛。」

「我要她自己送上門來！」

唐蜜聞言有點酸味兒，嬌嗔道：「主人厚此薄彼，不公平。」

小神通瞪眼道：「那裡不公平。」

「奴婢充其量只是主人的一個玩物，高興就來，不高興就甩，對那個女扒手却另眼相看，一開口就要娶她爲妻。」

「道理很簡單，因爲我喜歡她！」

「也該分個先來後到。」

「對喜歡的人總會特別優待。」

「可是，奴婢——」

「好啦，別他媽的婆婆媽媽，只要妳表現良好，有一天將金不換抱上床，少不了還會分妳一杯羹。」

＊　＊　＊

天興樓，在武昌是數一數二的一家大客棧。

客棧兼飯莊，規模很大，橫跨兩條街。

三人就住在天興樓內一個獨門獨院，幽靜雅緻的跨院裡。

或道聽途說，或目見耳聞，他們發現，武昌的武林人物與賭國豪客，近數日來至少增加了一倍。

天興樓已宣告爆滿，住宿者十之八九都是這些人。

這意味着武昌將有不尋常的事要發生。

奈何三人人生地不熟，却理不出一個頭緒來。

一夜好睡，翌日下午白小痴忽然發起牢騷來：「主人，你變啦。」

這話突如其來，小神通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道：「什麼地方變啦？」

白小痴一本正經的道：「以前，咱們只要有錢，即使不『扮皇帝』，也會夜宿青樓，現在可好，天興樓雖大，却獨缺胭脂嬌娥，主人身邊還有一個小糖蜜，可以療饑渴，我呢？只有獨守空幃，鬧饑荒的份兒。」

小神通「哦」了一聲，道：「原來是爲了這個，好辦，你去打聽一下，看那裡有類似『扮皇帝』的銷金窟，咱們馬上搬，你又不是不知道，昨夜就是因爲無處可去才窩在此地的。」

白小痴一臉無奈的道：「這不是杭州，小的也不得其門而入，所以才在這裡生悶氣。」

唐蜜有意將二人的話頭引到別的地方去，道：「閑着也是閑着，何不去武昌的賭坊殺一殺？」

小神通拍一下唐蜜的香肩，道：「對極了，許久未賭，正手癢得緊，同時賭坊人多口雜，定可打探出武林人物，賭國豪客齊聚武昌的原因所在。」

白小痴神情奕奕的道：「亦可藉此機會，一探此間花國虛實，順便查訪一下燕無雙的下落，若能再對聖僧的遺物遺著增添一些瞭解，更是求之不得。」

＊　＊　＊

武昌是個大地方。

到處賭場林立。

不多一會工夫，便找到一家大賭坊。

孰料，重門深鎖，大門上還掛着一塊牌子：「暫停營業」。

一家關門，許是「整修內部」，不足爲奇，家家關門就透着邪門了。

尤其武林人物，賭國豪客齊集在此，理當城開不夜，生意鼎盛才對。

一口氣跑了十餘家，家家如此，三人心兒打鼓，如置身五里雲霧中。

四絕大俠白小痴望一望天色，道：「找不到賭窟，去找艷窩好啦，天色將黑，找幾個妞兒來陪酒談心也不賴。」

唐蜜啐道：「哼，骯髒鬼，你就曉得幹那件事，此刻當務之急，應該是先查清楚賭坊關門的原因。」

白小痴不服氣，求助於小神通：「主人，你說說看，是去逛窑子？還是管閑事，咱們少數服從多數。」

他明白，不輸少爺跟他有同好，定會投一張贊成票。

詎知，事出意外，小神通却投了反對票：「糖蜜言之成理，我們是應該先查一下賭坊歇業的來龍去脈。」

唐蜜報以一聲冷笑，加快脚步前行，不一時，在前面不遠處，又發現一家大賭場。

店名很新潮，叫「爽爽爽」！

「爽爽爽」賭坊的大門是開着的。

三人互望一眼，大踏步的走進去。

裡面沒有賭徒，所有的賭桌全被厚絨做的罩子罩起來。

櫃枱後面，有一個女人正在整理銀錢籌碼。

年約三十上下，充滿了女性成熟的魅力。

雙峯、臀部、臉蛋兒，皆顯得十分飽滿，一雙桃花眼特別迷人，明眼人一看即知是屬於妖冶放蕩那一類型的女子。

發現有人進來，忙將銀錢收好，步出櫃枱，嗲聲嗲氣的道：「三位是不是跑錯地方了？」

小神通的一雙賊眼猛在她身上吃冰淇淋，道：「如果這是爽爽爽賭坊就沒有錯。」

妖冶少婦道：「沒錯，這是爽爽爽賭坊，三位有什麼事？」

白小痴嘻嘻笑道：「這還用問，自然是想來賭一賭，爽一爽。」

妖冶少婦不屑道：「你們才多大，就往職業賭場跑？」

白小痴不悅道：「別瞧不起人，我們年齡雖小，賭齡却已經很老，稱得上是老資格。」

拍一下小神通的背，又意氣風發的道：「就拿我們主人來說吧，在他娘肚子裡時就開始賭了，從台灣賭到中原，從厦門殺到武昌，百戰百勝，至今尚無敗績。」

妖冶少婦聞言臉色大變，瞧一下常勝公子的葫蘆，道：「想必這一位小友就是轟動賭國武林的小神通？」

小神通點頭未語，白小痴道：「唔，還算妳有點見識。」

妖冶少婦的眸光凝注在唐蜜、白小痴的臉上，口齒好尖刻：「不用說，兩位都是小神通的手下敗將，貶身爲奴，你是杭州的敗家子白小痴，妳是輸掉一家賭坊不算，連身子也賠上的唐蜜？」

唐蜜，白小痴俱覺面上無光，方待發作，被不輸少爺壓下來，道：「還沒有請教芳駕何人？」

妖治少婦不假思索的道：「花香香，地面上的賭友喜歡叫我『賭國奇女』。」

許是用了不少香水，是很香，白小痴却故意糟蹋她：「那裡有香味！我倒覺得有點臭。」

唐蜜譏諷道：「即使有一頂點兒香，也是人工香味。」

花香香怒目圓睜，小神通及時相詢：「大概是爽爽爽的老闆吧？」

「不，是老闆娘！」

「老闆不在？」

「有事外出。」

「冒昧請教，爽爽爽的幕後東家是誰？」

「敝坊沒有幕後東家。」

「難道不是賭國大亨的關係企業？」

「不是！」

白小痴插言道：「主人，且不管是否賭國大亨的關係企業，咱們就搬出天興樓。」

賭國奇女花香香不待小神通開口，便自正容說道：「對不起，本坊今天休假不上班。」

唐蜜奇道：「武昌所有的賭坊，好像全部歇業休假，這是爲何？」

花香香道：「爲了參加羣英大會。」

小神通一怔神，道：「什麼羣英大會？」

「小神通，你應該知道吧，武林皇帝，賭國之王，是經由競技產生的？」

「是呀，這是盡人皆知的事。」

「然而，並非每一個人都可以自由參加。」

「可知參與角逐者的資格如何產生？」

「這應該分兩方面來講。」

「願聞其詳。」

「一是種子代表，二是一般代表。」

「種子代表共幾位？」

「五個。」

「那五位？」

「東司馬，西歐陽，南龍北虎，再加上現任的武帝賭王。」

「也就是司馬豪、歐陽建、龍九天、張飛虎、以及芙蓉仙子易如意？」

「正是。」

白小痴道：「所謂一般代表，又是指那些？」

賭國奇女花香香道：「係指南七北六十三省所選出來的代表而言。」

「怎麼選？」

「自然是公開競逐，勝者中選。」

「連日有不少江湖英雄，賭國豪客湧進武昌，想必都是爲此而來？」

「武帝賭王之尊，那個不想。」

「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賭坊應可大發利市才是，怎麼會反而關門歇業？」

「小友有所不知，大會前夕，羣雄畢至，明爭暗鬥，黨同伐異，大家都不願展露鋒芒，自然也不會涉足賭場。」

「不可能所有的賭徒都去爭取代表權吧？」

「我們可以這樣說，差不多所有的賭徒都去看熱鬧，賭坊門堪羅雀，只好暫停營業。」

「哦，是這樣的。」

唐蜜道：「羣英大會何時舉行？」

「報名明日截止，大會大後天開鑼。」

「在那裡？」

「黃鶴樓。」

白小痴雙眉一挑，道：「主人，明天一早，也去報個名，參加羣英大會玩玩，一定很好玩。」

唐蜜阻止道：「白痴，你少出餿主意，會無好會，別給主人添痲煩。」

不輸少爺沉吟有頃，毅然說道：「小痴之言不差，參加羣英大會一定很好玩，將來弄一個武帝賭王幹一幹也挺鮮的。」

這小子好大的口氣，賭王武帝，至大至尊，不知道要經過多少爭逐苦戰，方可脫穎而出，他却以兒戲視之，豈不叫人拍案叫絕。

同時，在他這個小小的小王國裡，他的話就是命令，他決定的事誰也不敢反對。

唐蜜只好閉上了嘴，沒敢再持異議。

白小痴却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樣，又挺胸脯又瞪眼，猛向她示威。

* * *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這是前人崔顥題在黃鶴樓牆壁上的一首詩，抒懷詠景，堪稱千古絕唱，不久李白亦遊歷至此，一時詩興大發，本欲亦題詩爲念，因見崔顥已題詩在前，故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不過，後來太白還是技癢難耐，終於寫下了一首詠黃鶴樓的詩，以爲頡頏，其詩白。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這些都是詠黃鶴樓的經典之作，也由於騷人墨客的廣爲傳頌，益使黃鶴樓聲名大噪，名聞天下。

黃鶴樓，位於武昌西邊的黃鵠磯上，俯瞰長江，極目千里，景色極爲壯觀，遊人之多，多如過江之鯽。

今天，遊人特別多，尤其是賭國武林中人。

因爲，湖北省的羣英大會要在此舉行，今日正是截止報名的最後一

天。

報名的地方設在二樓，看熱鬧的人遠比報名的人多得多，將一大半空間擠得水洩不通。

主要是因爲條件限制嚴苛，並不是阿貓阿狗，有鼻子有眼睛的人就可以自由參加。

「喂，借光，借光，我家主人要來報名啦。」

「請讓一步，踩爛了脚，擠破了頭，恕不賠償。」

白小痴在前，唐蜜殿後，簇擁着小神通，硬從人羣中擠出來。

赫！主僕三人全部換上了最流行最時髦的新衣服，看上去寶里寶氣的，又搶眼。

報名處用長桌隔開，擋住人牆，另有一條桌子隔成的甬道作爲入口，設想甚爲週到。

甬道裡，報名的人排成一條龍。是條小龍，總共還不到十個人。

沒多久，便輪到了常勝公子。

這時候才注意到，受理報名的人不是別個，正是在九江時，替龍九天傳話，邀小神通餐叙的徐立夫。

白小痴小聲道：「傷腦筋，怎麼會是他，要是存心找痲煩就糟啦。」

不輸少爺天不怕，地不怕，可不當一回事，道：「哼，他敢，倘若瞎了眼找碴兒，本少爺就將他的人頭摘下來。」

樓內人聲吵雜，徐立夫聽到有人說話，却沒有清楚說些什麼，抬頭見是常勝公子，先是一怔，繼即表情全無的道：「是你，小神通，幸會，幸會。」

不輸少爺單刀直入的道：「客氣，不知閣下是憑什麼身份，在此辦理會務？」

「係奉武帝賭王之命，鄂省的羣英大會着由我家老爺子主持。」

「南龍也在黃鶴樓？」

「現在不在，等一下一定會來。」

「請教報名的手續如何辦？」

「公子是來參加羣英大會的？」

「閑着也是閑着，玩玩嘛。」

徐立夫的臉色微微一變，拿起紙筆來問道：「請問公子尊姓大名？」

「趙默梵。」

「幾歲？」

「十五。」

「那裡人？」

「台灣。」

「台灣人應該參加福建的羣英會才對。」

「有規矩，台灣人不可以遠征湖北省？」

「那倒沒有。」

小神通冷然一哂，傲然言道：「沒有就好。」

徐立夫寫完了上述資料，接着又道：「在賭國武林中，是何身份地位？也就是說，在賭國中有無產業地盤。」

小神通道：「你這是明知故問，神通賭坊正是本公子名下的產業。」

徐立夫道：「在武林中可曾開宗立派？」

常勝公子正不知如何作答，白小痴靈機一動，道：「有，神通教就是我家主人創立的，自任教主，神通賭坊只能算是關係企業。」

純屬應急之詞，徐立夫疑雲滿面的道：「總壇設在何處？可有徒衆？多少？」

小神通覺得神通教這個頭銜還挺唬人的，決定從今以後，要眞的將神通教建立起來，聞言胡吹八吹道：「總壇、門徒都在台灣，人數三千，獨霸全島。」

徐立夫一一記錄下來，道：「請繳一千兩銀子的報名費。」

唐蜜一揚柳眉兒道：「這麼貴？」

徐立夫苦笑道：「是萬聖宮規定的。」

小神通道：「作何用途？」

徐立夫道：「作爲與賽者的食宿費用等。」

白小痴道：「我看其中一定有人揩油拿回扣。」

不輸少爺想一想，道：「三年一會，機會難得，拿點回扣揩點油也是應該的。小痴，繳報名費呀。」

白小痴不同意也不行，如數交出一千兩的報名費。

小神通道：「這樣就算已經取得逐鹿代表權的資格了吧！」

徐立夫交給他一個紙牌，上面的號碼是一〇八，道：「還沒有，必須經過初試才算合格。」

小神通老大不高興的道：「這麼嚕嗦？」

徐立夫冷冷一笑，沒有答腔。

白小痴道：「通不過是否要將報名費退回來？」

徐立夫沉聲道：「合格與否，概不退還。」

白小痴啐道：「哼，這簡直是吃人嘛！」

* * *

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儘管心裏不痛快，還是得照着大會的規矩辦。

初試的「題目」只有兩個，說難不是很難，說簡單還眞的不簡單。

地點就在隔壁的一個大房間裏，考試的工具是骰子與痲將牌。

「鯉躍龍門」，小神通和唐蜜都玩過，不過，這個龍門更小，只有三寸見方，被測驗的人須站在五尺以外擲骰子，能通過龍門，落入另一邊下方三尺外的碗中，而又不跳出來，便算合格。

這是武力與賭技的大結合，沒有相當的內力，尤其在暗器方面的造詣火候不夠的話，成功的機會幾乎等於零。

通過的人不多。

淘汰的人多。

所幸，憑小神通的本事，只能算是牛刀小試，輕而易舉的便過了關。

第二關比較複雜，受試者站在一張空桌前，另一張緊鄰的桌上擺着一副麻將牌，受試者只能利用內家功夫的「吸」字訣，以遙控的方法，將牌摸到手。

不能看，只能摸，翻牌的同時，必須將這張牌叫出來。

叫錯了，就淘汰出局。

吸不到牌，自亦難逃出局的命運。

排在小神通前面的兩位仁兄已經被淘汰，現在該他上場了。

有人在叫：「一百零八號。」

小神通挺身而出，伸手虛空一抓，好神、好妙，就好像有一根線在牽着，一張麻將牌飛快的到了他手中。

「九萬！」

不輸少爺輕輕一摸，已瞭然於胸，發話同時，啪！的一聲，將牌翻在桌上，果然是張九萬。

麻將中，萬字好摸，九却不易，贏得同行者數道羨慕的眼光。

四絕大俠白小痴馬上趨前道賀：「恭喜主人，賀喜主人！」

唐蜜亦道：「主人現在已取得羣英大會的正式候選資格了。」

小神通却沒有絲毫喜悅之色，嘻皮笑臉的道：「哼！小事一件，如探囊取物，只能唬一唬笨蛋飯桶，何喜之有。」

自大！狂妄！目中無人！激起同行者的公憤，同聲罵了一句：「臭小子！」

徐立夫也過來恭賀，並且親自爲他佩上一枚製作精巧的銀質號牌。

不輸少爺瞄一眼，道：「報名的人這麼多，合格者才僅區區十三人？」

徐立夫不苟言笑的道：「已經不少，何況還會繼續增加。」

白小痴道：「再多也不會超過二十人，大把大把的報名費全飛了，好賺，好賺，這種生意太好賺啦，甚麼時候我們也辦『會』來撈一票。」

徐立夫沒有答理他，白小痴忽又大呼小叫的道：「哇呀呀，大事不妙，主人，十三號可是下下籤，大大地不吉啊。」

唐蜜亦附和道：「十三是黑號，不吉利，我看乾脆退出算啦，免得惹禍上身。」

白小痴却不同意：「要換號，不能輕言退出，這種機會三年才有一次，退出去多可惜，要是教主當上了武帝賭王，我白小痴就是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的身份，說多好就有多好！」

看他那副眉飛色舞，神氣活現的樣子，好像神通教主眞的已經當上了武林皇帝，賭國之王。

徐立夫斷然拒絕道：「各人的號次，係依序排列，歉難變換，同時，還必須再繳一萬兩銀子才行。」

這下小神通可火啦，聲色俱厲的道：「媽的，還要錢，你們眞的想要吃人呀？」

徐立夫反而堆下一臉的笑容來：「教主誤會了，這一筆銀子與大會無關，而是依照鄂省的傳統，作爲與會者的彩金。」

「彩金？你的意思是說，等於大家都下注，在羣英大會中賭一賭？」

「是的，羣英大會本來就是一場大搏鬥，大賭博。」

「這麼多人，如何決定輸贏？」

「取得代表權的人就是贏家，囊括全部彩金。」

「集榮譽與財富於一身，奶奶的，這個點子不賴！」

「那就請——」

「白總管，繳錢！」

「是，教主！」

白小痴口中應是，探手入懷，清理一下銀票，連散碎銀子算進去，還差一大截，急得他直跺腳，汗流滿面的道：「糟啦！糟啦！銀子不夠。」

小神通臉色一沉，道：「混賬，在九江，許總管不是預支了二萬兩的紅利嗎？」

「是預支了兩萬兩的紅利，我們在路上花得也不少，又繳了一千兩的報名費。」

「再多也不會超過一萬兩，大概是你他媽的監守自盜侵吞了。」

「沒有，沒有，絕對沒有，奴才斗膽也不敢背叛主人，私吞公款。」

唐蜜一向與他格格不入，火上加油的道：「少強辯，你沒有？莫非是銀子長翅膀自己飛了？識相的還是自己吐出來，免得吃『奪命釘』，『命喪小神通，做鬼也不寃』的標誌，教主一定不希望留在你的臉上。」

小神通殺人的手法，白小痴可是親眼見過的，嚇得他雙腿發軟，噗通！一聲跪下去，如泣如訴的道：「主人饒命，你可千萬不能聽信讒言，奴才保證不會挪用一分一釐，不信公子可以搜！」

不輸少爺沉思一下，飛起一腳，踢得他站起來，罵道：「膽小鬼，沒有出息，說，既然你沒有侵佔，銀子到那裏去了？」

「這——我想可能是被人扒啦。」

「會是三隻手金不換？」

「可能性很高。」

「分手之後，好像沒有再見到她。」

「我們還有多少銀子？」

「五千不到。」

小神通轉對徐立夫道：「咱們打個商量，掛個賬如何？」

徐立夫楞了一下，道：「彩金乃是賭注，事關大家的權益，小老兒恐怕做不了主。」

常勝公子振振有詞的道：「只是暫時欠一下，又不是賴着不給，快則一天，慢則二日，一定如數奉上，反正羣英大會尚未開始，這一筆彩金還用

不到。」

白小痴的花樣眞多，異想天開的道：「憑我家主人的武功賭技，定可技壓羣豪，獨佔鰲頭，取得代表權，贏得一大筆彩金。」

唐蜜的話更清楚：「換句話說，欠大會一點彩金，等於是自己欠自己，不繳最省事。」

徐立夫是老江湖，豈會中他們的圈套，道：「暫時欠一下或許可以考慮，不繳萬萬行不通。」

小神通聞言大喜，吹噓道：「本來就是暫時欠一下嘛，憑本教主的身價，怎會計較這點小錢，更不會賴帳。」

徐立夫可不敢掉以輕心，追根究底：「教主在武昌可有親戚故舊？」

「沒有。」

「那這銀子如何籌措？」

「到九江去取，多得很。」

「來得及嗎？」

「放心，快馬加鞭，很快。」

「徐某願將醜話先說在前頭，如在大會正式開始時尚未將彩金繳足，就取消資格。」

「那當然，公事嘛，事公辦。」

「現在，可先離開黃鶴樓，但在日落之前必須再回來。」

「幹嘛，羣英大會不是後天才舉行嗎？」

「今晚，先要開一個預備會議，並餐叙，藉此讓大家認識一下。」

「就在此地？」

「在三樓。」

「誰來主持？」

「南龍龍九天。」

* * *

報名的時限尚未截止，距日落還早，小神通、白小痴、唐蜜步下黃鶴樓，到處閒逛了一會兒，最後找了一家臨江的茶館坐下來，一面喝茶磕瓜子，一面欣賞江上風光，消磨時間。

小神通表現的悠哉遊哉，好整以暇，白小痴却沉不住氣，憂心忡忡的道：「主人，沒有銀子就不能參加羣英大會，事急如焚，好似火燒屁股，你還有心情泡茶館？」

不輸少爺拿起一粒花生米，丟得老高，待它落入口中後始笑呵呵的道：「有甚麼好急的，銀子也不會因爲咱們急便從天上掉下來。」

唐蜜道：「主人不是說要到九江去取嗎？」

小神通冷然一哂，道：「那只是騙人的鬼話，事實上根本不可能，除非坐特快車。」

白小痴愁眉苦臉的道：「那怎麼辦？」

小神通若無其事的道：「船到橋頭自然直，山人自有妙計。」

唐蜜追問：「主人有何妙計？」

小神通道：「本教主正在想。」

如果當眞運籌深思也好，小神通不此之圖，見附近有幾個孩子在玩官兵捉强盜的遊戲，一時童心大發，他也插了一腳，跟娃兒們玩在一堆，扮起强盜來了。

急得白小痴捶胸跺腳，咬着牙齒暗中大駡道：「臭小子，不知死活的傢伙，原以爲跟着你可吃香喝辣，如今看來，不被你害死就阿彌陀佛了。」

* * *

西方，晚霞燒天。

江上，歸帆點點。

極目望去，太陽就懸在水天交會處之上方一竿高。

報名的時限早在半個時辰前便結束，取得正式候選資格者僅寥寥十六人。

其中有十四人已到達黃鶴樓的三樓。

另有二人未到。

主持人龍九天亦未到。

十四人中俱屬生面孔，高矮肥瘦、黑白美醜、奇裝異服，不一而足。

有一共同點，皆目光如電，顯係武林高手無疑。

當然，他們也必然具備不同凡響的賭技。

小神通發現有一個熟人，女的。

是賭國奇女花香香，剛到不久。

在她的身旁，還有一位護花使者，乾巴巴的，又黑又瘦，又矮又醜，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看上去似有病在身，如果趴在花香香肚皮上，放一個屁就會把他震下來。

小神通望一下花香香胸前的銀牌，招呼道：「老闆娘，幸會，原來妳也是羣英大會的角逐者。」

爽爽爽賭坊的老闆娘花香香瞧一下小神通胸前的銀牌，嬌聲嬌氣的道：「好說，彼此，彼此！」

白小痴的眼珠子，一直在那位護花使者的身上打轉，道：「老闆娘，這一位是誰？替我們介紹一下吧。」

花香香面露不悅亦復不屑之色，愛理不理的漫應道：「是我們家的死鬼當家的。」

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美一醜，一强一弱，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皆找不出一絲相匹配的地方，是怨偶，一定是閻王爺點錯了鴛鴦譜。

小神通暗道：「這位仁兄一定會戴綠帽子。」

白小痴暗道：「花香香至少會有一打以上的性伴侶。」

二人料事如神，果然，來了一位方面大耳、虎背熊腰，穿着一身料子絕佳，織錦緞面的黑色長袍的老頭，就在大庭廣衆之前，人家元配老公的面前，摟住花香香的腰，親了一下，肉麻兮兮的道：「甜心，好久不見。」

這動作，這言語，馬上引起大家的側目。

可也怪，當事人却視若無睹，充耳無聞，好像事不關己，不聞不問。

花香香另外一位相好的却吃醋了，怒沖沖的跑過來，指着黑袍老頭的鼻子大駡道：「老不修，急色鬼，憋不

住就去開間房間，別在這裏丟人現眼！」

黑袍老頭不甘示弱，立與那人大吵大鬧起來。

唐蜜忽然指着樓梯口，道：「主人，你看誰來啦？」

展目望去，小神通馬上發現，樓下上來一個人。

是個和尚。

是歡喜頭陀。

胸前別着一塊銀牌，也是羣英大會的角逐者。

小神通迎了上去，見他神采奕奕的樣子，沒見酒色，亦未聞酒氣，奇道：「和尚今天沒喝酒？」

九江落敗之事，酒肉和尚引爲奇恥大辱，恨聲道：「戒啦，免得貪杯誤事，被王八兎崽子誆去。」

挑明了是在罵小神通，不輸少爺卻一點也不生氣，道：「和尚假如不服氣，劃個道兒，不論武功賭技，水裏火裏，本教主隨時接受挑戰！」

歡喜頭陀語冷如冰：「不必，眼前咱們就可以好好賭一賭。」

「現在？」

「老佛爺係指羣英大會。」

「對，大家一起賭，大賭特賭！」

語氣一轉，小神通接着寒臉說道：「同時，本公子要鄭重的警告你。」

「警告？」

「是警告，警告你別到處宣揚，說聖僧留下一幅山水畫，已落入本少爺手中。」

「此乃糗事，而且關係重大，只有你知我知，貧僧怎會自揭瘡疤。」

「放屁！騙人！」

「臭小子，你——」

「我有人證！」

「誰？」

「就是她！」

說巧眞巧，正當此刻，金不換從樓梯口冒出來。

身後緊跟着一位紅光滿面，目似寒星的老頭，正是乃父妙手神偷金滿堂，也是來參加羣英大會的。

一照面，妙手神偷金滿堂便拱拱手，朝歡喜頭陀開了火：「和尚好像不是鄂省人氏，亦來此開寺建廟？」

酒肉和尚也不是省油的燈，立即還以顏色：「偷兒難道是鄂省土生土長，或曾在此開山立寨。」

金滿堂笑道：「是啊，是啊，人家台灣小子都可以渡海而來，我們當然也可以躬逢其盛，恨只恨東司馬、西歐陽、南龍北虎，不必東奔西跑，便可坐享其成，這都是令師聖僧太看得起他們四大世家，留下來的臭規矩。」

歡喜頭陀道：「規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偷兒若肯助一臂之力，幫和尚當上武帝賭王，貧僧就廢掉這一條臭規矩。」

金滿堂道：「如何幫忙？」

歡喜頭陀道：「放水，作假，都可以，你是這方面的專家。」

妙手神偷道：「可惜只有一個名額，如果有兩個，或者可以考慮。」

一眼瞧見了賭國奇女花香香，酒肉和尚的神色一緊，道：「不幫忙就算了，再見，和尚要去會會老朋友。」

接着又吟唱起他的歪詩來：「佛祖神前一炷香，來來去去走四方，吃喝嫖賭俺都愛，阿彌陀佛使人煩。」

一面吟唱，一面走，唱完了，人也到了花香香的面前，拿起她白白胖胖的玉手來吻一下。

白小痴看在眼中，暗道：「赫，花香香好大的胃口，連和尚也偷，她老公的綠帽子可眞多啊。」

金不換正在質問小神通：「喂，你剛才在說姑奶奶甚麼來着？」

小神通道：「野和尚不承認洩露山水畫秘密的事，打算找妳對質，你們兩個，一定有一個在睜眼說瞎話，不是妳，便是他。」

「是他！」

金不換的性子像是辣椒，辣得不得了，一把拉住小神通，來到歡喜頭陀身邊，道：「臭和尚，你聽淸楚，那件事是在你大醉之後，發酒瘋的時候偶而聽到的，時間約旬日前，地點在九江一個破廟裏。」

時間地點都沒有錯，顯然是發生在歡喜頭陀被拖出神通賭坊之後，不輸少爺自然深信不疑。

酒肉和尚正與花香香卿卿我我，情話綿綿，事實上連半句也沒聽進去。」

白小痴道：「這件事算妳過關，另外還有一筆帳本總管必須跟妳算清楚。」

金不換玉面一寒，道：「那一筆帳？」

「銀子是不是被妳扒去的？」

「不是我，但與本姑娘有關。」

「此話怎講？」

「本姑娘提供消息，由地面上的小混混下手。」

「媽的，他們好狠，差點扒光。」

「他們太笨，要是姑奶奶親自下手，保證叫你們淸潔溜溜，想吃飯就得當褲子！」

「那幾個小混混現在何處？」

「早已遠走高飛。」

「那就唯妳是問，賠！」

「假如本姑娘說不賠呢？」

「不賠就揍人。」

「你敢！」

「不敢就不是白小痴。」

「掌嘴！」

「看打！」

都是氣盛的年紀，都是火爆的脾氣，白小痴發招在前，金不換掌摑在後，可是，說也邪門，先發的未至，後發的却先到了，好厲害的金不換，說時遲，那時快，但聞啪！啪！兩聲，從白小痴重重掌影中穿進去，左右開弓，打了小痴兩個耳光子。

還不輕，身子搖晃了幾下才站穩

，待要再度出手拚命，小神通及時搶在前面，道：「小痴，平時叫你練功夫，總是喜歡偷懶，現在可好，吃虧了吧，以後可得好好的練。」

故意乾「咳」了兩聲，又道：「同時腦袋瓜子也要放靈光一點，我是教主，金不換將來有可能是教主夫人，得罪了老闆娘，你將來還有好日子過？」

根本不理會氣得杏眼圓睜、柳眉倒豎的金不換，不輸少爺繼續說道：「再說，就算你打得過人家，可曾考慮過，贏了小的，後面還有個老的，而本公子愛屋及烏，既不忍傷害未來的老婆，也不敢得罪未來的老丈人，你還是註定要吃癟，蠢！蠢！蠢啊！」

冷嘲熱諷，指桑罵槐，外帶高級黃腔，金不換不悅，金滿堂更怒，氣虎虎的道：「小子，你狂妄，也好厚臉皮！」

小神通嬉皮笑臉的道：「老偷兒此言差矣，喜歡你女兒不會有罪吧？」

「哼，金家的女兒絕不會嫁給一個花花公子。」

「用賭也可以，我贏了她嫁我爲妻，我輸了我嫁她爲夫。」

「臭小子，你這一張嘴好油。」

「前輩，這樣吧，條件由你開，只要能將小金弄到手，本教主不惜任何代價，包括那一幅山水畫在內。」

這話無疑一聲春雷，頓使妙手神偷金滿堂的神色爲之一變。

但他還沒有想清楚該如何作答，便被那邊激烈的吵聲打斷。

＊　＊　＊

常聽人說女人是醋罈子。

實則男人的醋勁比女人還大。

女人吃醋，大不了抓頭髮，扯衣服，花拳繡腿。

男人吃醋可兇得很，輕則拳打腳踢，重則會拔刀殺人。

爲了一個花香香，兩個老男人大吵大鬧一場不算，打了一架還不過癮，現在眼看提升到要拔刀殺人的層次。

花香香却似乎引以爲榮，仍在和歡喜頭陀眉來眼去，打情罵俏。

她老公更絕，搬了一張椅子，在一邊閉目養神，好像這一切根本與他無關，更不會計較他老婆到底給他戴了多少頂綠帽子。

如果此地有怕老婆會，他應該可以穩坐會長寶座。

如果選舉王八、烏龜、或綠帽子王，他老兄一定也可以名列前茅。

乖乖，驀見金光一閃，兩個老男人都亮出了刀。

毛病還眞不少，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動作，劈！的一聲，以刀面拍在桌子上。

力道好大，一隻景德鎮的大杯被震得飛起來，穿窗而出。

接聽「嘩啦啦」的一串碎裂的聲響。

「操你媽，老子宰了你，你就不會爭風吃醋了。」

「操你親娘祖奶奶，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話已說絕，決心在刀口上見眞章，不料，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小神通突然一彈身，箭射而至，分毫不差的將二人的刀踩在脚下，正經八百的道：「兩位，爲了一個婆娘玩命多傻，瞧瞧，人家花香香已另結新歡。」

二人聞言一齊回頭，果見賭國奇女花香香正與酒肉和尚打得火熱，不由的皆發出一聲怒吼，罵了一句：「賤人！」

回頭想要拔刀，給她一點顏色看看，那知小神通的脚力奇大，竟然拔不出來。

不輸少爺道：「別忙，爲了緩和一下緊張的氣氛，爲了測驗一下諸位的運氣，更爲了給大家一個發財的機會，何不起來玩一個遊戲。」

黑袍老頭粗聲大氣的道：「那一類的遊戲？」

小神通道：「賭博遊戲。」

金不換好奇的問：「賭甚麼？」

小神通指着窗外，道：「賭剛才摔出去的那一隻茶杯碎成幾片，一注一千兩，猜中的人通吃，猜錯的人吃癟。」

人之初，性本賭，在場之人全部都是賭國豪客，馬上引起了大家的興趣，有人說道：「遊戲嘛，一千兩太多，又不是麻將，牌九等正規賭博，誰也沒有把握一注一百兩，碰碰運氣。」

小神通純粹是臨時起意，白小痴根本不知道他弄甚麼玄虛，但還是精神抖擻的猛敲邊鼓：「小兒科，小兒科，要賭就賭大的，少了就乏味，沒意思。」

然而，大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對毫無把握的事皆不願意作較大的投資。

經過一番折衷後，決定一注二百兩。

下注的情形非常踴躍，十六位候選人一人一注不算，花香香的老公，金不換，以及另外兩位朋友也各下一注，共是二十注。

猜測的片數，則由五片至二十餘片不等。

白小痴終於明白了是怎麼回事，道：「這跟玩『大家樂』大同小異嘛。」

小神通道：「差不多啦，這是最新發明的大家樂。」

「我也下一注。」

「你下注幹嘛？」

「多一注，多一個希望呀。」

「笨啊，由本教主一人通吃就夠啦，何必多此一舉。」

「主人知道茶杯碎成幾片？」

「本公子從來不打沒有把握的仗。」

（未完．五）

上文提要： 梅嚴霜裝作在慈心庵被擒，由白姓老者送交房珏，復仇之花出現，嚴霜睜目撤劍，面對房珏，廳內五霸列開陣式，那天璣、地旋知小主人佟鍾被殺，決意對付嚴霜，房珏趁勢溜掉，嚴霜殺掉五霸，追問天、地二公，捉到房珏，釘在木架上，活生生受殘肢斷骨、面目全非而死……藍衫公子和藍姑趕到慈心庵，猜不出誰人先到一步下手……



新派武俠長篇　金玉明・文　可飛・圖

煞氣嚴霜

留字約鬥我罷　聲明清算王家

藍衫公子聲調嚴肅的說道：「藍妹注意看！」

話鋒一頓，接着指向那粒翠星道：「妳留下的那藍星，非妳不能將它擦掉，這一粒翠星却不是，隨便用點水就可以擦去它！」

說着，藍衫公子澆了一點點唾液，在那翠星上一抹，果然，那粒翠星非常容易的就擦沒了影子！

藍姑傻了，不由怔愕在一旁！

藍衫公子適時驀地摘落了蒙面藍巾，眞摯而誠懇的說道：「藍妹，我是克圖而非克業，這將近一月來，承藍妹不棄，同道江湖，是我今生最感欣慰的事情！現在我去了，若藍妹仔細考慮之後，仍願嫁我這不成材的人時，四天後的早晨，請到勾漏山山口相會吧，藍妹前途珍重！」

話聲中，王克圖飛身而起，疾射遠去！

藍姑被這種突出的意外所驚，愕在了那兒！

直待克圖走沒了影子，她才如夢初醒！

不知何故，她的心酸酸的，珠淚已順勢而下！

她立刻揚聲向遠處喊道：「克圖，克圖，等着我，我要和你一道去！」

說着，她已縱身而起，直追向前！

適時，在她背後却突然有人喝道：「藍兒且慢！」

藍姑聞聲知人，又驚又喜又有悲傷，立即止步！

她轉過身來，喊一聲：「師父。」人已撲在了她師父的懷中，像個小女孩般哭出聲來！

這位昔日橫霸天下的「怪婆子」，慈母般拍着藍姑的肩頭，直待藍姑哭聲止住之後，才含笑道：「好過一點了？」

藍姑點點頭道：「妳老人家早來了？」

怪婆子一笑道：「不算早，但却正好聽到你們談話。」

藍姑嬌羞不勝，道：「不來了！」

怪婆子嘻嘻兩聲，道：「不來什麼？這麼大可還撒嬌？」

藍姑低頭無言，怪婆子神色一正，道：「藍兒，現在是妳拿定主意的時候了！」

藍姑點點頭，怪婆子又道：「妳到底是想嫁給誰？」

藍姑不加思索，立刻說道：「克圖！」

怪婆子頷首道：「很好。」話鋒一頓，又道：「爲什麼？」

藍姑羞紅雙頰道：「因爲他……」說到這裏，藍姑已說不下去了。

怪婆子却嚴肅的說道：「因爲他愛妳？」

藍姑頷首，却沒開口。

怪婆子嗯了一聲，道：「很好，既然妳已經決定，我可要告訴妳幾件事了。」聲調一變，轉爲鄭重的又道：「被人愛是十分幸福的事情，但是愛一個人却非常痛苦，現在我先問妳，妳是願意被愛還是也願意愛人？」

藍姑瞪目道：「這好像是一件事嘛？」

怪婆子却搖頭道：「兩件事，是絕然不同的兩件事！」

藍姑道：「徒兒聽不懂了！」

怪婆子看了藍姑一眼，道：「被愛不是主動的，因此就沒有牽掛和得失之念，祇覺得冷暖人間，事無巨細皆有人關懷，十分幸福！愛人却不然了，要處處小小心心，戰戰兢兢，以所愛之人的喜怒爲喜怒，好惡爲好惡……」

藍姑接口道：「祇要坦誠無私不就好了嗎？」

怪婆子一笑道：「話是不錯，但是妳可知道，直言眞話有時却會傷人，何況身爲女子，又和男孩大不相同……」

藍姑搖頭接話道：「徒兒認爲男女一樣，是相等的平行的！」

怪婆子哦了一聲，道：「也許我是古板了些。」

話鋒一頓，神色穆然的又道：「藍兒，我問妳，假如妳有個朋友，曾欺騙過妳，姑不論是出於善意不是，妳會原諒他嗎？」

藍姑道：「當然會！」

怪婆子道：「這人要是克圖呢？」

藍姑一愕，道：「妳是說克圖騙過我？」

怪婆子搖頭道：「不是，這祇是個假設……」話沒說完，藍姑已接口道：「這人要是克圖的話，我也會原諒的，不過……」

怪婆子一笑，接着又道：「妳希不希望克圖出人頭地？」

藍姑道：「當然希望！」

怪婆子頷首道：「很好，祇要妳記住一點，不論什麼，若是發生在朋友身上，妳仍能原諒的話，要是發生在克圖的身上，就更該原諒了！」

藍姑道：「這爲什麼？」

怪婆子微吁一聲，道：「這是血淚教訓的經驗之談！」話鋒一頓，接着說道：「古語說的好，至近者父母，至親者夫妻，不要錯覺認爲既是至親至近，就該凡事較量分毫不讓！人是血肉筋骨所成，而非銅鐵，是故氣動則傷神，神傷則心枯，心枯則必死，這是事實！天下事之爭論，不管巨細，無不傷神，婦人百年所靠者，夫也，其所生子女所依者，父母也！既知如此，設對友皆可諒宥之事，而斤斤相較於一生托靠之人，使其傷神，令其心枯，何忍哉！」

藍姑看了師父一眼，道：「這樣說的話，凡事相讓，總有一天會被欺……」

怪婆子接口道：「所謂讓，是讓於爭，而非讓理，也就是說，避免怒火時言語相較，當氣消後，可溫言質之！」

藍姑似有所得的一笑，道：「徒兒懂了！」

怪婆子報之一笑道：「克圖爲妳，已很受了些委屈，今日心跡已明，爲師願妳好自爲之，不要辜負了他這片心意。」

藍姑頷首道：「徒兒理會得。」

怪婆子嗯了一聲，道：「趁這三天餘暇，妳再好好的想想，若是心意決堅，到克圖所約時日，前往相會就是！」

藍姑道：「徒兒心意已決，想現在就去！」

怪婆子搖頭道：「到時候再去的好！」

藍姑道：「這爲什麼呢？」

怪婆子正色道：「克圖不是個行事魯莽的人，他既然說出時日地點，必有用意，妳不該早去或晚到的！」

藍姑道：「師父有所不知，他是去與强敵相搏……」

怪婆子道：「就算如此又怎樣呢？」

藍姑道：「徒兒認爲，該去幫他！」

怪婆子道：「幫得了？」

藍姑道：「盡心盡力……」話沒說完，怪婆子已接口道：「若强敵功力極高，妳去反而會分他心神，若敵者强不過他，他自能從容解決，不必妳去幫忙！」話鋒一頓，接着又道：「憑據爲師所知，他們兄弟早已相會，此番對敵，可能是兄弟聯手，這場面妳是不便出頭的！」

藍姑沉思多時，認爲乃師話對，遂頷首道：「師父說的是。」

怪婆子道：「好啦，爲師也該辦事去了！」

藍姑道：「師父還有什麼事要辦呀？」

怪婆子一笑道：「現在師父還能有什麼事辦呢？」

藍姑一愕道：「師父是反問我？」

怪婆子道：「當然嘍？」

藍姑搖頭道：「徒兒若是知道，就不會問師父了！」

怪婆子道：「傻丫頭，婚姻大事，並非兒戲，不是像你們一樣，一個願娶，一個願嫁，就能解決了的！」

藍姑雯雯星眸道：「那要如何呢？」

怪婆子一笑道：「不如何，祇是師父要爲妳跑斷老腿而已！」

藍姑懂了，也羞紅了嫩面。

怪婆子眞夠怪，她愛這寶貝徒弟，如同女兒一般，如今在話說完了之後，却對藍姑一笑，頓足而去！

等到藍姑出聲招呼的時候，她却早已走沒了影子！

* * *

「什麼人？」

黑影中，突然暴出了喝問聲！

月影下，一個藍衫蒙面的人，聞聲停在小道上！

小道，長約里餘，藍衫人已走了一半！

小道盡頭，就是那「勾漏山」的山口！

藍衫人停步之後，冷冷地說道：「你又是什麼人？」

黑影中，適時閃出了兩個人來！

他們竟然是隱身在一塊巨石後面，難怪藍衫人沒有發覺！

自巨石的黑影中，閃身而出的兩個人，竟然是「天魔叟」的那兩名親信，天璣和地旋！

天璣首先開口道：「老夫在問你是什麼人，你就該立刻回答！」

豈料藍衫人却冷哼了一聲，道：「笑話，區區走路，沒有報名的義務！」

天璣嘿嘿兩聲，道：「走這條路，就

得乖乖地報名！」

藍衫蒙面人又是一聲冷哼，道：「作夢！」

地旋道：「小子，別看你臉上蒙着塊布，瞧上去也有身功夫，但若想在這條山道上撒野，却是自找難堪！」

藍衫蒙面人冷冷地說道：「天下人走天下路，區區沒聽說過，有誰已將這『勾漏山』購爲私有？」

天璣嗤笑一聲道：「井底之蛙，你懂什麼！」

地旋接口道：「我們說過走這條山路要報名姓，就是非報名姓不可，那怕這座山是你們家的，也得報名才行！」

藍衫公子哦了一聲，道：「這樣說來，不報名姓的話是過不了山嘍！」

天璣道：「一點也不錯！」

藍衫公子一笑，道：「算我怕了你們，我不過這座山就是！」

說着，藍衫蒙面人果然不再向前，左顧右盼了剎那，竟在左近找到了塊靑石，坐了下來！

這舉動，出乎了天璣和地旋的意外，他倆不由互望一眼，交換了個感認奇怪的眼色之後，天璣開口道：「喂，坐在這裏也不行！」

這句話，却說惱了藍衫蒙面人，他哈哈的笑出聲來！

笑聲乍止，藍衫蒙面人冷冷地說道：「那你們要怎麼樣呢？」

天璣道：「你仍然要報出名來！」

藍衫蒙面人一笑，道：「不呢？」

地旋道：「很簡單，立刻自己滾回去！」

天璣接話道：「也就是說，回到你來的地方！」

藍衫蒙面人又是一笑，道：「也不呢？」

天璣道：「更簡單，老夫就幫你個忙！」

地旋接着說道：「把你小子打得滾回去！」

藍衫蒙面人哈哈一笑，道：「當眞？」

天璣和地旋互望一眼，雙雙逼向藍衫蒙面人而來！

藍衫蒙面人慌不迭地擺手道：「且慢且慢！」

天璣和地旋停步道：「願意自己滾了？」

藍衫蒙面人搖頭道：「不！是願意報出名姓了！」

天璣哦了一聲，道：「可以，說吧！」

藍衫蒙面人道：「咱們話可說到前面，祇報名姓，名姓報出之後，你們若是再沒有完，那可不怪我了！」

地旋叱道：「話太多，還不說那些該說的！」

藍衫蒙面人道：「古人說過，禮上往來，兩位的名姓是……」

地旋接口道：「告訴你你也不知道……」

藍衫蒙面人接話道：「話不是這麼說，報名吧！」

地旋哼了一聲道：「小子，咱們是誰，你問誰？」

藍衫蒙面人道：「誰也不問誰，咱們互通名姓！」

天璣沉聲道：「沒有那麼多好事，老夫兄弟問你，你不能反問！」

藍衫蒙面人突然說道：「原來房珏的手下，都這麼不講道理！」

天璣聞言一愣，地旋似乎是小心眼，立刻怒聲道：「你小子說誰是房珏的手下？」

藍衫蒙面人心中一動，道：「難道你們不是？」

地旋呸了一聲，道：「放屁，你才是呢！」

藍衫蒙面人眼珠暗轉，道：「那兩位是何人的門下？」

地旋道：「老夫是『天魔叟』座下的天、地二公！」

天、地二公是誰，藍衫蒙面人並不知道，但天魔叟是何許人，他却是十分清楚，因之已有些瞭然內情了！

於是他哈哈一笑，故意道：「兩位這大年紀，却怎說謊話呢？」

天璣却沉聲道：「小子，你要講不出道理來，看老夫不揭你的皮！」

藍衫蒙面人道：「兩位說是『天魔叟』前輩座下的二公，但我却明明知道，目下這『勾漏山』區，是房珏的巢穴……」

地旋接口道：「後生小子，對道聽途說之言，竟信以爲實，告訴你，此山乃家主清修之所，房珏祇是暫居之客……」

藍衫蒙面人有心話裏套話，道：「噢，這就難怪兩位甘願在山口坐着，而不回去了！」

地旋噗嗤笑了，道：「你小子又把驢頭安在馬屁股上，你當房珏敢不叫老夫兄弟回去，哼！簡直你在作大頭夢！」

藍衫蒙面人哦了一聲道：「不是這樣的話，兩位爲何在山口……」

地旋道：「告訴你也沒有關係，有個姓梅的女娃兒，上了山，房珏跑啦，女娃兒去追，老夫兄弟懶管閑事……」

藍衫蒙面人無意中知道要知道的事情，不由大喜，道：「兩位是不幫房珏嘍？」

地旋冷哼一聲道：「那一個幫這壞小子！」

藍衫蒙面人道：「如此兩位祇要不和梅家姑娘動手就很夠了，又何必跑到山口外面，受這風霜之苦呢？」

地旋道：「我們和那女娃兒約好，等她報了仇出山之後，在這山口中，要和老夫兄弟作一次必分勝負的搏戰……」

藍衫蒙面人聞言不由暗笑，已知道這是嚴霜之計，打發這兩個怪物等在山口，她好安心報仇！

想到這裏，藍衫蒙面人突然記起一件事來，立刻道：「說了半天，這些事都和咱們無關，對不對？」

天璣此時開口道：「不錯，老夫不是傻子，就等你問到沒有可問的時候，看你還能不能再不報出名姓和門戶來！」

地旋嘿嘿一笑，道：「有意思，你小子大概認爲老夫兄弟忘記此事了！」

藍衫蒙面人搖頭道：「我沒有這樣想！」

天璣道：「那就快報名姓！」

藍衫蒙面人一笑，道：「當然要報，不過有句話，必須問明！」

地旋道：「好，老夫就再等你片刻，問吧！」

藍衫蒙面人道：「你們爲什麼和梅姑娘訂約一搏？」

天璣道：「她殺了我們的小主人！」

藍衫蒙面人嗯了一聲，道：「不錯，但是據我所知，天魔叟前輩，已然應諾不再追問這件事了，你們不遵諭令，怕……」

地旋厲聲叱道：「放你的狗屁，你這話是聽誰說的？」

藍衫蒙面人道：「親自聽天魔叟老前輩說的。」

天璣大步逼前，道：「你小子好大狗胆，敢這樣欺騙老夫兄弟……」

藍衫蒙面人道：「你們倆胆子更大，敢如此無禮！」

地旋看了天璣一眼，道：「大哥，我可動手了，這小子不是個東西！」

天璣道：「隨你，但是別殺人！」

地旋答應一聲，步向藍衫蒙面人逼來！他邊走邊道：「老夫不打賴漢子，你先動手！」

藍衫蒙面人始終沒離開所坐石頭，此時依然安坐說道：「聽着，我奉天魔叟前輩之令，要你們莫再追究小主人之事，並且立刻趕奔長安城外的『賈家老店』相會！」

地旋聞言一愣，止步不前，道：「小子，你沒生病吧？」

天璣也一縱而到，道：「老二，這小子胡說得像滿有那麼回事似的，先別動武，我要好好的問這小子幾句話！」

藍衫蒙面人冷哼一聲，探囊取出了一件東西，身形一閃而起，將那件東西十分恭敬的放在了石頭上面！

然後手指天、地二公道：「你們的眼又沒瞎，何不自己前來看！」

天、地二公早已注意着了，聞言走向近前！

在仔細注目之下，二公神色陡變！

天璣首先向藍衫蒙面人拱手道：「你怎不早說懷有老主人的信物呢？」

藍衫蒙面人叱道：「怎麼，嫌我說晚了？」

天璣忙道：「不是不是……」

藍衫蒙面人不待二公再開口，已接口叱道：「看明白了沒有？」

地旋開口道：「沒有錯，沒有錯！」

藍衫蒙面人道：「我騙你們沒有？」

天璣陪笑道：「你別生氣，不知者不罪，不罪！」

藍衫蒙面人哼了一聲，道：「還不快去！」

天、地二公躬身應聲，道：「是是，就走，就走！」

說着，天璣和地旋立即飛身而起，奔向大路！

藍衫蒙面人適時揚聲喝道：「回來！」

說來眞怪，天、地二公當眞是聞聲倒縱了回來！

天璣首先開口道：「還有什麼吩咐？」

藍衫蒙面人道：「你們身上可帶着銀子？」

天璣看看地旋，地旋瞧瞧天璣，兩個都搖了搖頭！

藍衫蒙面人冷哼一聲道：「此去長安，路途不近，一路你們吃什麼喝什麼？」

天璣霎霎眼，沒開口！

地旋索興低着頭，當然也沒講話！

藍衫蒙面人一笑，道：「這裏有十兩銀子，拿去！」

天璣接過銀兩，道：「若無吩咐，我們去了！」

藍衫蒙面人道：「地點記住了沒有！」

地旋接口道：「記住了，長安城外的『賈家老店』！」

藍衫蒙面人道：「不錯，先到先等，別忘了，去吧！」

天璣和地旋，又向藍衫蒙面人一揖，飛身而去！

藍衫蒙面人等他們去遠，方始自言自語道：「賈者『假』也，抱歉，爲免多生事故，祇好罰兩位白跑一趟長安城了，兩位可別動氣！」

天璣和地旋當然已經聽不到這些話了，這兩個老怪物作夢也沒想到，有人會生心消遣他們兄弟！

* * *

有兩位藍衫蒙面人坐在「勾漏山」外箭遠地方小徑的靑石上，他們是王家兄弟，克圖和克業！

突然！一聲接一聲的淒厲慘號，劃破長空自山中傳出！

克圖適時道：「我們來了兩天啦，這聲音也直響了兩天！」

克業長嘆一聲，道：「今夜也停不了，嚴霜和我們約在明夜，看來房珏還要多受上一夜又一整天的活罪！」

克圖沉聲道：「這丫頭太狠了！」

克業道：「不能怪她，當初是房珏太毒辣陰狠了些！」

克圖無言可答，但却猛的連連跺脚！

克業又是一聲喟吁，道：「古人說：但得一步地，何處不爲人，有它的哲理呀！房珏昔日若能想到，有朝一日會也身受此苦，就……」

克圖接口道：「話是不錯，但那已經是過去的事了，死者早已死去，如今嚴霜對敵這般狠毒，令人難以忍耐！」

克業却道：「話不是這樣說，小弟深信，昔日血洗『梅莊』時，情況必然比現在慘酷得多，當時有誰動過心來？」

克圖再次無言以答，不由頓足道：「回去吧，明夜再來，我聽不下去了！」

克業點點頭，於是兄弟雙雙默默無言的走去。

正行走間，王克圖倏忽止步，道：「二弟，我要問你句緊要的話！」

克業一愣，道：「什麼話？」

克圖道：「是不是你仍然在愛着嚴霜？」

克業苦笑一聲，道：「大哥應該知道，何必多問。」

克圖道：「差不多了，當年參與血洗

梅莊的黑白高手，如今死得差不多了，剩餘的怕已不足十幾家……」

克業接口道：「大哥是什麼意思？」

克圖道：「時間匆忙，今夜相見我沒能談及分手之後的種種，如今正好趁這一日夜的餘暇，詳細的和你談談。」話鋒一頓，聲調一沉道：「你可知道，雲萬里等四十餘名黑道中人，俱皆慘死！自嚴霜復仇紅花出現，到今日已有多少……」

克業接口道：「小弟知道！」

克圖嗯了一聲，道：「你可知道，二叔也死了？」

克業看了克圖一眼，道：「小弟也知道。」

克圖吼聲道：「你知道二叔是化作了一灘血水嗎？」

克業有心問道：「是嚴霜下得手？」

克圖搖頭道：「這就不清楚了，不過傳言說二叔死前的刹那，是在『羣仙居』酒樓之上，和嚴霜對坐飲食！」

克業劍眉一揚，道：「我想這種手段，她使不出來！」

克圖冷哼一聲，遙向勾漏山中一指，道：「現在這種手段如何？」

克業無言答對，克圖接着又道：「二弟，那八位掌門前輩呢？」

克業道：「大哥問及此事，莫非有什麼安排？」

克圖道：「二弟，嚴霜爲父母復仇，自屬應當，但如此濫殺，如此手段，看來她的本性已經喪失殆盡了！明夜之戰，不但關係着你我兄弟的生死，更關係着阿爺奶奶和父母叔嬸的存亡，這一戰，我們必須獲勝！但按目下所知，我們恐非嚴霜的對手，是敗多於勝，因此我想，二弟似乎該以金鈴發令，十人聯手而攻！」

克業苦笑一聲，道：「大哥想得主意高明！」

克圖喟嘆一聲，道：「我也知道，這樣作是過份了，但是我們對付的是非常人，所以也祇好用非常的手段，否則……」

克業冷冷地說道：「這主意大哥說晚了！」

克圖哦了一聲，道：「怎麼？八大掌門你沒領率至此？」

克業搖搖頭道：「來是來了，中途路上他們又走了！」

克圖一愕，道：「這怎麼會？」

克業再次苦笑一聲，道：「是恩師他老人家在中途現身，帶走了八位掌門！」

克圖猛一頓足道：「大概他始終沒有離開過你吧？」

克業瞭解乃兄話中之意，頷首慨然道：「恩師也始終沒有離開過嚴霜！」

克圖恨聲道：「我猜就是這樣，他難道就不過問嚴霜的事？就眼看着嚴霜那朶小小紅花到處，血流不息，屍堆如山？」

克業道：「小弟求過恩師！」

克圖道：「他怎樣說？」

克業長嘆一聲，道：「恩師問我，誰不該死，祇要我能說出人名，舉出這人不該死的事實來，恩師說拚着和快活婆婆決一次死戰，也一定救下那個人來！」

話鋒一頓，又喟吁了一聲，道：「可是我却指不出這個人是誰，更想不出某一個人，有什麼不該死的事實，所以恩師狂笑着走了！」

克圖又一跺脚，恨聲道：「這和尚，眞糊塗得可以！」

克業沒有答話，克圖也沒再開口，雙雙繼續前行！

別看克圖是這樣說和尚糊塗，心中却又驚又服，糊塗和尚說的對，那一個人又不是份內該死的呢？

＊　＊　＊

到了！

到了嚴霜和克圖兄弟，作約一戰的時間了！

克圖和克業，守信到達了勾漏山口外！

他們兄弟已將掩面紗罩取了下來，露出本來面目！

武林王家，是磊落光明正大的門戶，今夜之戰，克圖克業兄弟，不願再隱藏着身份，要明朗的一搏！

勾漏山口外的一塊大石上，不知是誰，插上了一盞明燈，照耀得三五丈內明亮至極！

那塊插着燈籠的大石，一望即知，有人以罕奇卓絕的功力，將石面削平，平到滑不留手！

上面，有不少赤紅的字跡，紅字筆劃，時有中斷！

克業和克圖互望了一眼，飛身而前！

人到了近前，這才看清楚所謂紅字，竟是以人體的鮮血所寫成的，所以才有筆劃時而中斷的現象！

不過儘管紅色時有中斷，但眞正的筆劃，却無不深入石中寸半，絕沒有一個字深些或淺些！

字跡寫的是——

『我早已知道蒙面人是你們兄弟了，作約今夜，並無傷你們的心意，但在心悲父母大仇，怒氣未消之下，却難自制！爲此，特在石上留字，此約作罷，這樣非但不傷往昔之情，並可避免再見時的痛苦！倘二叔不幸中了雲老賊毒計而亡，我已替他報了仇，當你們看到石上字跡時，我已遠行數百里外了！以後成友成仇，自有天定，但我殺家洗莊之仇之恨，誓言必雪，凡參與昔日惡行者，皆難得恕！別矣！別矣！』

克業兄弟傻了，互相木愕的望着！

半晌，克業皺眉道：「大哥可曾打聽到咱們家遷到了何處？」

克圖左顧右盼了多時，方始低聲說道：「有消息了！」

克業大喜，道：「在那裏？」

克圖神色微變，悄聲說道：「聲音低一些！」

克業道：「不會有人偷聽的！」

克圖搖頭道：「小心點總是好的。」話鋒一頓，接着聲調壓得更低，道：「要先去『昆明』城外，『滇池』南找到羅伯父！」

克業眉頭一皺，道：「那個羅伯父？」

克圖在克業耳邊低聲幾句，祇見克業頷首道：「是他呀，那就走吧，說不定往返要費不少日子呢？」

於是他兄弟將石上血字以功力掃平，飛縱而去！

＊　＊　＊

小小紅花，轉了方向！

自它在勾漏山區現踪後，又轉回湖北，岔進了四川，斜登甘肅一角，轉到了綏遠，飛向關外遼東！

這一路上，屍堆又成了山，血流始終未止！

但在遼東路上，這朶小小紅花，却突然失踪！

＊　＊　＊

在那朶無名的小小紅花，到達遼東之後的第五天，另外有兩騎寶駒，也飛馳出了關外，踏上了冰雪的大地！

寶駒上，駕馭牠們的主人，王克圖和王克業！

他們兄弟，繞了一趟「昆明」，晚了五天，當獲知父母家人，遷居的新址之後，立即往家中飛奔！

他倆是自雲南斜跨過西康，四川、山西而來的！

沿路之上，自武林中人的傳言中，知道了嚴霜已經踏上了這一條路，並且較他兄弟早了幾天！

因之克業和克圖，竟然日夜不停的策馬奔馳，心憂如焚，焦急至極，一心一意要趕到嚴霜的前面！

但是這怎麼能夠呢！

嚴霜非但功力勝過他兄弟多多，坐騎更快過他們，他們兄弟又怎樣能夠一步追到嚴霜的前面呢？

何況嚴霜自進了遼東地區，已再無別掛，事前偵訪得十分清楚，不必中途停留，自然又加快了不少！

＊　＊　＊

說怪也眞怪，天下怪事今朝索興一道兒來！

在克業兄弟身後，相隔大半天的時間，又有兩騎快馬，飛馳進了遼東，那是一老一小兩位婦道人家！

這兩位堂客，似是專爲克業兄弟而來，一路緊追不捨。

＊　＊　＊

遼東，因境內有遼河流貫其間而得名！

境內以長白山脈最爲著名，主峯在長白山北，上多白色浮石，故而又名「白頭山」，簡稱「白山」！

就在「長白山」後的後峯腰上，人跡罕到而罕見的地方，却藏着一片廣闊約有十畝大小的微傾小坡！

平坡盡山壁處竟有一座稱得上是宏偉的莊院！

這座莊院，佔地畝半，就地取材，屋宇樓閣，都是以粗可合抱的巨木所建，望之古樸而偉岸！

時值隆冬，天凍地寒，宇宙一片銀白！

自昨夜到今日清晨，狂飈猛飈，鵝毛片似的大雪，飛個無休無止！

別看天實在冷得看着叫人從心底透着寒顫，但它却在冥冥中育生着天心，當冬去春來時，萬物會自發生機！

因此人們不管在冬天過得多麼苦，却都會因爲春即到來而堅挺下去，忍受下去，並在準備着，計劃着一年的開始！

這時雖剛剛五鼓，但却因爲天地一色的關係，已顯得很亮了，按照這座莊院主人的平常習慣，此時早已起身了！

可是今天奇怪，全莊的人，竟都毫無聲息！

此處地勢較高，站在莊門口，俯望四外，一望千里！

千里地內，皆是銀白世界……

不！不！

在松枝積雪，簷下掛凍，一片銀白中，却有一丁點兒嬌鮮的紅色，紅的特殊，紅的怕人！

那是在這座莊院的大門口，正中地方的地上！

地上插着一朶腥紅嬌艷欲滴的無名紅花！

不會錯的，絕不會錯，是一朶紅色的花兒！

這是一場罕見的大風雪！

這是一朶無名的小花！

這是一戶等死的怪人家！

此時，面對莊院大門的前大廳中，兩扇木門開了！

一位五旬老者，低頭疾步而出，直到莊門口，停在了那朶小而無名的紅花面前，木愕了多時！

半晌之後，老者伸手拔出了這朶小紅花，倏忽轉身又奔回了廳中，急掩上了廳門，似是背後有人追趕一樣！

廳內十分寬敞，左右兩壁正生着熊熊烈火，因之廳中不覺寒冷，此時這前廳內，竟已坐滿了人！

一張八仙桌，挪到了廳中間，上首坐着一雙古稀老人，一男一女，正是昔日蘇州武林王家的老主人夫婦！

其餘三面圍坐着的，不問可知是王正兄弟！

當然，這座莊院，也就是武林王家的新居！

適才出去拔取那朶無名小紅花的人，正是王正！

王正此時雙手將那朶小紅花，捧遞到乃父的面前。

王懷仁接過這朶無名小小紅花之後，仔細的看了幾眼，和老伴兒交換了個苦笑，將花放置在桌上！

這家人，此時業已失去了往昔的沉着和應有的歡娛，按時間來說，這正是王家每天清早習慣的全家進食之時！

平日，在這個時候，是歡笑聲聲，暫無長幼之分，一家人笑嘻嘻的，談着天南地北，如今却個個垂頭無言！

有頃，王懷仁吁嘆一聲，道：「你們注意過這朶紅花沒有？都仔細看看！」

王正、王隱等諸兄弟，聞言又瞥目瞪在小小紅花上面。

王懷仁此時接着說道：「這朶紅花，很有意思，竟留了兩片嫩葉！」

王正恭敬的說道：「孩兒不太明白，這代表什麼？」

王懷仁雙目中含着珠淚，低沉的說道：「着實是使人難懂，不過若綜合這朶

紅花會出現過的往事來判斷，却也不難明白它的用意！」

王懷仁話鋒一頓，接着沉聲又道：「前天自『昆明』傳來了一個噩耗，儉兒去了！」

一句「儉兒去了」，使所有的人都流下淚來！

王懷仁顫抖着雙唇，又說道：「不過他並非死在嚴霜手中，而是被雲萬里所殺！雲萬里等人，和那昔日一手掩盡天下耳目，暗中誘使各派爲其所用，終於導致血洗梅莊的罪魁房珏，在儉兒死後一個月內，俱皆遭了果報，死於嚴霜之手！如今，以爲父所獲消息，自嚴霜這朵代表復仇的小小紅花，出現到今天，昔日參與惡行的人，已剩得有限了！所剩有限的人數中，計有武當、少林、峨嵋等八大門戶的掌門人，另外還有一家，就是我們！」

「我們」的這個字出口之時，如泰山一般重，頓時壓得大家動不能動，個個頭垂得更低，身上也覺得更冷！王懷仁掃視了諸子一眼，聲調突然一換，又道：「現在想來，嚴霜待我們一家，已很厚道了，早知如此，爲父眞懊悔搬離蘇州那個極美麗的地方！人總有死，殺人者人恆殺之，這是道理，也是因果，今天我們父子家人能夠偕死於此，也該知足了！」話鋒一頓，手指花上那二片碧綠嫩葉道：「我想這兩片嫩葉，是象徵着王家永存，這是嚴霜的仁慈，也是上天最公平的處置，她要給王家留下兩個後代！誰呢，這兩個人是誰呢？爲父已經明白了，就是克圖和克業兄弟，若是事實，我們一家更該安心了！」

王愼此時突然說道：「爸，我們爲什麼不逃？」

王懷仁苦笑一聲，道：「逃，走得了嗎？」

王隱此時目光向廳外一掃，道：「爸！孩兒認爲，我們走得了！」

王懷仁哦了一聲，道：「走得了，你認爲能走得了？」

王隱道：「嚴霜祗一個人，若我們向四面逃散，孩兒不信她能夠全部追上，殺得一個人也不留！」

王懷仁悽然一笑，「若不叫你試上一試，看來你是不會死心的，別忘記，昨夜柬上所寫，出莊院十丈必亡的話！」

王隱道：「孩兒絕非爲己，但却想着一試虛實！」

王懷仁苦笑一聲，道：「好吧，你去把大黑等那四條虎獒放出莊去試試看！」

王隱應聲而去，衆人雖說皆知避走無望，但求生之心却有，於是一個個都出了前廳，仔細注意！

王隱牽來了那四條守莊的虎獒，並帶着那四條鮮肉和弓箭，站在莊門口，以全力對四條鮮肉分四面射到雪地上，距離足有三十丈以外！

然後王隱猛地鬆脫了虎獒的繩子，虎獒立即分向四方，飛奔撲向遠處的四塊鮮肉而去，其疾無倫！自王懷仁老夫婦起，在四隻虎獒飛奔而去之後，無不聚精會神，目注在虎獒身上，一瞬不瞬！

尤其是老奶奶，但她非但注意在虎獒身上，並且提聚了「天聽」之術，在搜索方圓十丈地區！

虎獒在轉瞬間，出去了八九丈之外，依然無碍奔馳未停！

詎料約計虎獒剛剛超越十丈距離，奇變突生，一隻隻如中魔似的，倏然停爪慘號出聲，接着臥地而斃！

王懷仁無言的長嘆一聲！

王正却頻頻搖頭！

老奶奶低聲喃喃自語般道：「好厲害！好歹毒！這是什麼武功？什麼功力？」

王愼一言未發，但在思索過半晌之後，却悄沒聲的奔向了左方的馬厩，將所養的馬匹，牽出了六騎！他親自把六四馬身上，塗上了一層雪白的粉子，抹得十分均匀，並且選了一匹最快的馬，拴上了十四丈的軟繩！

然後將馬匹牽了前面莊門，揚鞭將馬匹趕出莊中！

這六匹快馬，和那四隻虎獒一樣，在奔出了十丈之後，俱皆倒臥在雪地之上，一動不動的死去！

王愼拉動了那匹快馬的繩索，要把那匹快馬一點點的拖了回來，剛剛拖了不到一丈，耳邊突傳人語聲道：「別自以爲聰明，火速將繩索擲出莊去，否則馬屍之上所染的奇毒，必將使你們感染而亡！」

王愼神色變了，如言將軟繩拋棄，長吁出聲！

這次以六馬相試的逃亡安排，又失敗了，王家已不再抱着可能逃脫的希望，回轉前廳。

王懷仁在衆人坐下之後，說道：「今天大概是我們一家人，最後生聚於一堂的日子，現在各自回房，將俗務料理清楚，然後再來此廳！」

衆人聞令應聲，各自回轉私室而去。

這前廳之中，就只剩下了王懷仁夫婦兩個！

這一對老夫婦，推開了廳窗，面向着莊外，相偎靠着，好像在等着什麼人，又想是在回憶着那些美麗的往事。

久久之後，王懷仁喟吁了一聲開了口，道：「嬤嬤，要來的總要來的，喔！」

「嬤嬤」，是王懷仁對老夫人最最親切的稱呼，已有難以計數的年月，王懷仁沒這樣呼喚她了！

老夫人臉上掠過了一絲苦笑，道：「你倒還沒忘了這個稱呼？」

王懷仁道：「這怎麼會忘，想想看，當年我娶妳有多難……」

老夫人接口道：「還提那些作什麼？」

王懷仁却正色說道：「我這一生，除了此些事是忘不了的和該提的之外，其餘的眞沒什麼好說好想了，尤其是現在……」

老夫人微微一笑，道：「還記得嗎，你第一次稱呼我『嬤嬤』的那一天，二老瞪着你，荃妹咬着牙說你沒有出色……」

王懷仁笑了，但自然的抓緊了老夫

人的手，道：「沒有出色就沒有出色吧，反正妳是我的了！」

老夫人把眼一瞪，道：「忘了，又說這句話！」

王懷仁一笑，道：「沒忘，那就算我是妳的好了！」

老夫人噗嗤一聲也笑了，王懷仁笑聲由是轉高，這對老夫婦，在這樣情形之下，竟歡愉的大笑起來？

笑聲停了，老夫人一翻手腕，反抓住了王懷仁的手，雙目中閃射出了親切的眼神！

王懷仁也注視着老夫人，微笑着。

老夫人神色微微一悲，道：「懷仁，想起當年，我的是太辛苦你了！」

王懷仁搖着頭，老眼含着珠淚，道：「妳還算有良心，老來說了眞實話！」

老夫人吁喟一聲，道：「年輕時我太剛强了一些，現在想想，眞虧你是怎麼承受來的，若換人也許沒有今天了！」

王懷仁霎眼道：「也不會的。」

老夫人哦了一聲，道：「爲什麼？」

王懷仁道：「妳太美了，俗話說，一美遮十醜，當時不論是誰，也會承受下妳那些刁蠻和無理的脾氣！」

老夫人道：「也許，但是決不會有今天！」

王懷仁道：「妳那時還這樣說着，男人若經不起愛的考驗而退縮，就莫怪女子朝秦暮楚！」

老夫人道：「你現在眞會說話，不過我剛才說的却是眞心話，是眞的由經驗體會中而得到的教訓，如今老來，才深深了解到萬金易得，知心不渝的良伴難求！」

王懷仁垂頭道：「嬤嬤，我年輕時不是說過了嘛，我配不上妳？」

老夫人白了王懷仁一眼，道：「你又這樣說了？」

王懷仁道：「這是眞的……」

老夫人手一緊，誠摯的說道：「懷仁，說老實話，是我配不上你，我承認，在當年當時我也有認爲你配不上我的想法，現在我承認錯了！」

王懷仁搖頭道：「沒有錯，當時妳爲我所承受的誣蔑和痛苦，已經太多太多了，況且不論學問，功力，心性，年齡，我都配不上妳……」

老夫人接口道：「當年我有時也這樣想，但到現在，我却變得非常欣慰和高興了，高興我昔日能不顧人言嫁給你，欣慰我得到了個親切的丈夫，比別人幸福！」

王懷仁含笑而微羞的道：「我沒有這麼好！」

老夫人却正色道：「有！你比我說的還好，懷仁，當年我若像那些閨友姊妹一樣，祇顧一時的安樂，如今豈不也和她們相同！你是知道的，譬如菊妹，嫁夫未到一年，那小子的眞性露出來了，非打即駡，飽受侮辱，菊妹終於含恨而死……」

王懷仁接口道：「像菊妹所嫁的男人，總是少數的！」

老夫人道：「少數？哼！還有春姊、婷姊，又怎麼呢？」

王懷仁道：「其實我也夠壞，那些惡習慣……」

老夫人接話道：「這個我承認，更承認當初除掉其他的障碍外，你那些惡習慣也是使我考慮到能不能嫁你的原因……」

王懷仁道：「但妳終於嫁給我了！」

老夫人嘴巴一噘，道：「是嘛，還不是你這張嘴會說！」

王懷仁哈哈一笑道：「就算是吧，說動妳可也眞的不容易呢！」

老夫人笑了，道：「多虧嫁你之後，你果如所言，始終不渝，總算在親友面前，爭回了面子，否則呀？哼！」

王懷仁笑道：「妳這聲冷哼，令人聞之胆寒心怕！」

老夫人噗嗤一笑，道：「我承認有這個可能，不過這威力在當年才有，現在……」

王懷仁接口道：「現在我仍然害怕。」

老夫人瞥了王懷仁一眼，道：「昧心話！」

王懷仁道：「妳沒聽人家說嗎，薑越老越辣，我是越老越怕！」

老夫人噗嗤一聲又笑了出來，道：「我看你快變成『老沒羞』了！」

王懷仁一笑道：「當年就……」

話還沒有說完，老夫人神色突然一變，道：「來了，要來的人來了！」

王懷仁聞言心頭一沉，沒有開口，目光却移向窗外！

果然，外面有人來了。

老夫人看看王懷仁，道：「接她？」

王懷仁頷首道：「今非昔比，接就接吧！」

於是王老夫婦，雙雙離開前窗，步向窗門！

他夫婦由窗中看到來人之時，來人還在莊外半箭之地，但當兩句話後，來人已站在前廳的門口！好快！眞是快得嚇人！

老夫人正想開口，來人却已襝衽恭敬的揖拜下去！是大禮，因之使王夫人俱皆一楞！她夫婦還沒來得及還禮，來人已開口道：「阿爺和奶奶妳好，義孫女梅嚴霜，恭叩金安！」

兩老總是識多見廣的人物，老夫人首先恢復了正常，微笑着，以昔日那種慈祥對待嚴霜的語調，親切的說道：「好孩子，妳倒還記掛着我們，快起來，快起來！」

王懷仁却道：「外面冷，快到廳裏坐！」

嚴霜應了聲，親自左、右扶了兩老，進了前廳！

她把廳門和前窗扣好，在下首恭敬的肅立着。

老夫人坐下之後，道：「好孩子，眞難爲了妳有這麼高的志氣，好！」

嚴霜答道：「孫女兒爲事實所迫，逼成今天這個樣子！」

老夫人頷首道：「說的是，來，近前些，拉個椅子坐下。」

嚴霜應是，拉把椅子坐到了老夫人的身旁！

王懷仁冷眼注意，不由暗中心服梅嚴霜的沉着，在嚴霜臉上，看不出半毫兇暴或什麼不安的神色來！

老夫人適時說道：「嚴霜，我們接到了妳昨夜送來的信柬了。」話鋒一頓，手指着八仙桌上的小紅花道：「還有這朵代表妳的復仇紅花，也收到了！」

嚴霜神色如故，但並沒有說話！

王懷仁以坦誠的口胳，道：「嚴霜，我想問問妳，這花上兩片嫩葉是代表什麼？」

嚴霜道：「阿爺是怎麼想？」

老夫人却接口道：「我們認爲，這證明妳有網開一面的意思！」

嚴霜淡淡的說道：「凡昔日參與殺孫女一家人，孫女都不敢放過！」

老夫人一笑，道：「對，人當恩怨分明，是非分清！」

嚴霜又道：「昔日沒有參與那件事的人，並非孫女兒的仇家，孫女兒不想難爲他們，因爲大家都是風馬牛無關！」

王懷仁點着頭道：「我再問句露骨的話，譬如我王家，除去當年曾經參與過血洗梅莊的人外，其餘無辜，是能夠活命的了？」

嚴霜道：「阿爺，這是當然嘛！」

王懷仁微微一笑，道：「如此我就放心了！」話鋒一頓，接着又道：「妳想什麼時候動手呢？」

嚴霜道：「今天不算，再等上三天！」

老夫人一楞，道：「這爲什麼？」

嚴霜道：「收養之恩，教誨之德，孫女兒應有所報！」

老夫人搖頭道：「這大可不必，昔日不知妳就是梅家的孤女，所以到今天，妳也用不着說什麼恩報不恩報的話！」

嚴霜神色依舊未變，道：「孫女兒的看法却不一樣！」

老夫人豪放的一笑，道：「那就隨妳吧，有這三日餘暇，使家人多聚上幾天，也總是好的，再說多年沒見，我還有好多話……」

話未說完，王正夫婦恰好推門而進，將話鋒打斷！

老夫人看看王正，道：「正兒可還認識嚴霜？」

嚴霜此時早已起座，萬福的禮拜了下去，道：「義女梅嚴霜叩安。」

王正爲人一向肅正，雖說這是十分以外的和嚴霜見面，但依然能神色不變，以嚴父的口胳而慈祥的說道：「起來，多年沒有見了，妳的確長大了啦！」

嚴霜恭應起身，老夫人略以沉思，向王正道：「去喊隱兒，愼兒他們來吧！」

王正哦了一聲，道：「請問母親，可是時間到了？」

老夫人一笑，道：「你祇管去叫人來，少問！」

王正應一聲是，退出了前廳，但他心中却在思索着慈母剛的笑容，斯時斯地，母親怎麼笑得出來！

王氏兄弟奉召，都到了前廳，他們已自大哥王正口中，知曉嚴霜來了，因此在心理上都有了準備！

到達廳中，嚴霜依然以晚輩之禮相叩，然後大家入座。

老夫人首先開了話鋒，問及嚴霜這幾年來的經過，嚴霜陳述詳盡，老夫人在聽罷全情後，感慨的說道：「妳吃盡苦處了！」

嚴霜却搖頭含笑道：「孫女兒倒不覺得有多苦！」

老夫人喟吁一聲，道：「從蘇州到峨嵋，這是一條如何漫長的行程，妳却能夠安然抵達，看來上蒼對妳不算薄了！」

嚴霜一笑，道：「這要感激二哥，若非二哥偷偷傳了孫女兒一身罕絕的輕功，和不敗的三式，孫女兒怕不早已死了！」

老夫人頷首道：「這話也有它的道理，不過天下事，莫不巧應天心，克業身懷奇技，一家人都被他瞞在鼓裏，却偏偏被妳識破！」說到這裏，話鋒突然一停，話題頓改，道：「對了，這孩子從當年逃避對藍姑的那件事後，直到現在，我沒再見他，嚴霜你呢？」

嚴霜道：「孫女兒見過他了，並且也見過了克圖大哥！」

這句話，說驚了一屋之人，王正由不得急聲問道：「是在什麼地方看見他兄弟來的，在什麼時候？」

嚴霜道：「義父雖然退隱在此，但女兒相信，對武林中的種種動態和消息，必然似先前一般的清楚！」

王正眉頭微皺，道：「爲父不必瞞，這是事實！」

（未完．卅七）

常服

氣全身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